

醫谷驚魂(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神秘劍手，萬里殲仇，恐怖魔船，興風作浪。羣雄會師方家集，決一死戰蝴蝶城，陸上行舟，有何驚人秘密？浪子一刀，怎生力挽狂瀾？



992

編者話

近年來，由一般武俠小說故事改編而成電影或電視長篇劇集的演出，爲數實屬不勝枚舉，據說票房賣座及收視率同樣不俗，且深受一般觀衆與影迷熱烈愛好，這足以反映時下的武俠小說原著作品，在讀者們心目中也非常投入喜愛閱讀，同時更加有所認識，發生濃厚興趣！

本刊多年以來所刋載之名家作品，素爲一般電影公司矚目，成爲爭相羅致對象，搶購電影版權，拍攝影劇。我們往往日常所見活現銀幕與螢幕中部份影劇，很多故事題材均採自本刋各大名著中，因而對劇中主角人物，相信讀者們也有耳熟能詳之感

** ** **

另一方面，我們爲了投合普遍讀者閱讀興趣起見，本刋創辦以來，已儘將一切最佳精采作品，在短期內彙集編印精裝單行本發行，目的能令各位讀者對所偏愛之佳作，得以回味再三之閱讀。目前，本刋隸屬的新系機構之環球出版社所發行的各項精采單行本，已普遍展開採購中心，除了市面各大書店報攤有所發售外，港九及新界各大超級市場同樣有本機構各類發行作品陳列供應，歡迎蒞臨選購。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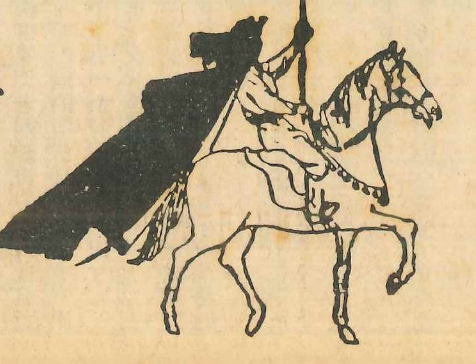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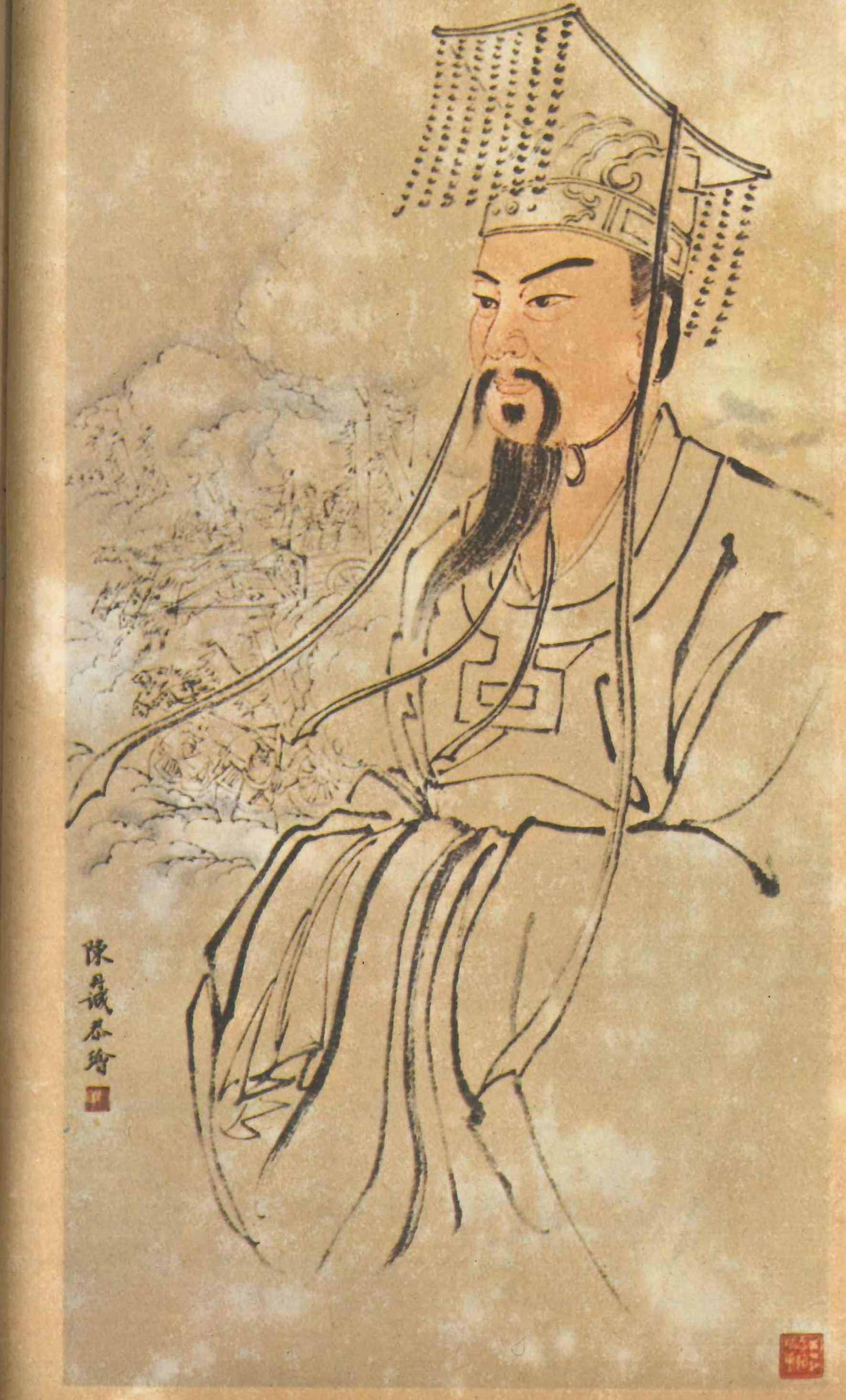
第99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之一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黃帝（距今約四千六百餘年）

黃帝，中國古傳說中最偉大之帝王。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又稱軒轅氏。繼衰微之神農氏而興，修德治兵，敗炎帝於阪泉，誅蚩尤於涿鹿，諸侯尊之爲天子。上古帝王如堯、舜，及夏、商、周三代王室皆尊之爲遠祖。中國古文化上之重要貢獻，如文字、算學、曆法、音樂、陣法、政制、貨幣、衣裳、宮室、舟車等，相傳皆黃帝及其臣子所創造發明。以此，我中華民族自稱爲「黃帝子孫」。

孫會文敬撰　袁守謙拜書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醫谷驚魂

陸地行舟 魔船震憾江湖

三十七月二十四日，狗。
三十八月初五，羊。
三十八月十二日，黑芝蔴。
三十九月初九，趙天爵。

× × ×

這是一張殺人名單。

前三行的二十六個字，已被塗去。字是用墨寫在一塊白絹上的。

但塗掉這二十六個字的，却是已經乾透了的血。

還有九個字未沾上血漬。

「血債血償，趙天爵的血，將會染濕這塊白絹一百次、一千次，直到他最後一滴血都被搾乾爲止！」

× × ×

說這幾句話的，是個長髮披肩，一身白衣的青臉漢子。

他的年紀並不大，但臉上却已有太多的皺紋。

除了皺紋之外，更有一道長達五寸的疤痕，由左耳一直橫過面頰，幾乎伸展到喉頭之上。

他這一張臉，已足以嚇跑世間上絕大多數的女孩子。

× × ×

殺人名單上，唯一還未染上血漬的，就是最後的九個字。

——三十九月初九，趙天爵。

一年只有十二個月，怎會弄出個三十九月初九？

三十九月是甚麼意思？

趙天爵又是個怎樣的人？

還有狗、羊、黑芝蔴，又是些怎樣的人物？

× × ×

五月初六，雷電交加，風雨大作。

官道上，泥濘處處，連拉車的馬匹都不願在這種道路上走動。

雨茫茫，視綫模糊不淸。

就在雨勢最急的時候，大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奇景。

這裏竟然出現了一艘船。

不是小船，而是一艘比馬車還大三十倍以上的巨船！

× × ×

這一條官道，延綿百里，一直通到蝴蝶城。

在這蝴蝶城東一里之外，有一間小客棧。

這一間既是小客棧，也是小酒家。

小客棧只有五間小客房，飯堂上也只有五副座頭。

這裏日間最多的人客是蒼蠅，到了晚間却是蚊子的天下。

在客棧的左邊，還有兩座茅舍。

這兩座茅舍也有住客，那是四頭又臭又髒的豬。

人豬爲隣，這種客棧實在令人「拍案叫絕」。

所以，這裏的生意，已可用「不忍卒睹」四字來形容。

小客棧的老闆，是個已快將七十歲的老蒼頭。

附近的人，都稱呼他勤伯。

勤伯人如其名乎？

非也。

他非但談不上一個「勤」字，簡直就是一個懶惰的老闆。

他唯一最關心的，似乎並不是客棧的生意，而是茅舍裏的四頭豬。

幸好他還有一個叫小鷹的小伙計。

小鷹辦事遠比老闆勤快得多，而且還懂得狩獵，據說他的箭法很不錯，有一次還居然射中了另一個狩獵者的屁股。

看來那一次，他已惹出大禍。

可是，那個狩獵者也眞奇怪，中箭之後不但沒有找小鷹算帳，反而像受了驚的兎子般，急急遁去。

這裏距離蝴蝶城並不遠，那個被箭所傷的獵人是否來自城中？

× × ×

大雨天，也是留客天。

平時難得有客光顧的小客棧，今天總算來了幾枱人客。

無三不成幾，剛好三枱顧客，總共八個人。

坐在窗前那副座頭上的，是三個老年人。

這三個老人，比小鷹矮得多，小鷹今年才十四歲，但居然比起他們中最高的一個還高出五寸。

他們身上穿着的衣服，既不算好看，也不算難看。

他們來到這間小客棧的時候，渾身都已濕透，小鷹眞担心他們會着涼。

他們的年紀已有一大把，冷壞了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看來這三個矮小老人似乎是三兄弟。但再仔細看一看，又好像不像。

他們雖然長得同樣矮小，然而容貌神態却並不相似。

在這三個矮老人隔隣的一副座頭，也有三個客人。

這三個人的身材，可魁梧得多。

尤其是坐在最靠門口的那個黑袍大漢，他整個人簡直就像一座巨塔般，幾乎連大門也給他的身軀堵塞住。

坐在他左右兩旁的人，也是精壯如牛般的大漢，看他們一臉兇橫霸道的樣子，若說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大盜，恐怕人人都會深信不疑。

他們眞的是強盜嗎？

× × ×

除了這六個顧客之外，小客棧還有兩個醉漢。

小鷹從來都沒有見過醉得這麼厲害的人。

這兩個醉漢一共喝了二十八斤竹葉靑，摔破了十六隻酒杯，拗折了三十八雙竹筷，連櫈子也坐爛了四五張。

小客棧裏的酒差不多已給他們喝光，還有五六斤已開始發霉的花生，也給他們吃個乾乾淨淨。

他們比其他兩枱顧客來得早。

這兩人是從昨晚就到現在的。

當其他兩枱顧客相繼光臨的時候，這兩個醉漢早已醉得不省人事。

小鷹沒有理會他們。

勤伯更懶得去理會這兩個醉鬼。

這兩個醉鬼雖然差點沒把小客棧的傢俱全部毀掉，但他們在櫃頭上早已存放了二十兩銀子。

二十兩銀子雖然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已足够付酒帳和賠償傢俱有餘。

× × ×

老天在發脾氣，雨暴風狂，雷電交加鬧個不停。

勤伯今天比平時更懶。

往日在這個時候，他總會到豬舍裏看看那幾條豬。

但現在，他仍然臥在床上，咀裏却咬着一根旱烟袋。

無論怎樣看去，他都只像個土頭土腦的老鄉下。

他唯一值得慶幸的事，就是請了一個像小鷹般勤力工作的小伙計。

外面雖然有幾枱顧客，但他好像漠不關心。

忽然間，勤伯聽到外面一個粗魯的聲音大喝道：「偌大一間酒家，就只剩下是兩斤水酒？臭小子，你當老子是來白吃白喝的強盜嗎？」

勤伯雖然懶得走動，但這時候也不得不從床上爬起來，出去看個究竟。

只見那個黑袍大漢，居然把小鷹當是一隻小鷄般，單手提了起來。

看他的樣子，倒像是如果沒酒喝便要把這少年活活吞掉般，模樣好不嚇人。

但小鷹並沒有被嚇得幾乎撒尿，他只是嘆了口氣，道：「這位大爺還沒有喝酒

,火氣便這樣驚人,倘若灌下三兩斤烈酒,豈不是這間小店也給你拆了?」

黑袍大漢臉色一變,大喝一聲,忽然亮出一把沉重巳極的厚背鐵刀。

黑袍大漢的刀很快,刀光一亮,立刻就架在小鷹的頷子上。

「臭小子居然敢消遣你祖宗?」黑袍大漢兇巴巴的道:「你看我敢不敢把你剁成肉醬?」

鐵刀架在小鷹的頷子上,勤伯可急死了。

他連忙撞撞跌跌的走了過來,叫道:「別剁!別剁!剁死了這個臭小子誰來伺候幾位大爺?各位要酒,老漢儘管想想辦法。」

黑袍大漢的火氣總算消了一點,但他仍然提抓着小鷹。

勤伯在店中東翻西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罎十斤裝的酒。

黑袍大漢放下小鷹,伸手拍開泥封。泥封剛拍開,一陣醉人的酒香,立時充滿着整間小客棧。

黑袍大漢深深的吸了口氣,連眼睛都亮了。

「好酒!好酒!」

勤伯乾笑着。

黑袍大漢忽然對左邊的一個灰衣大漢道:「拿試毒銀針來。」

灰衣大漢立刻掏出一根銀針,在酒中浸了一浸。

銀針仍然銀光燦爛,絲毫無異。

黑袍大漢瞪了小鷹一眼,叱聲道:「這種好酒爲甚麼不早點拿出來讓大爺嚐一嚐?」

小鷹淡淡的道:「這酒裏有毒,你喝下去會腸穿肚爛而死。」

黑袍大漢哈哈大笑。

「臭小子,是那個臭婆娘養下你這個小王八,酒有毒無毒,還瞞得過老子?」

他說完之後,立刻就把整罎酒扛起,喝得痛快極了。

但他只喝了兩口,臉色就變了。

他馬上放下酒罎,一雙眼睛瞪得像銅鈴般。

「毒……毒……」

灰衣大漢一呆,道:「這酒沒有毒,那是剛才用銀針試過的。」

黑袍大漢的臉突然發青。

小鷹嘆了口氣,道:「我早就說過這一罎酒有毒,你偏不相信,那又有甚麼辦法?」

一陣震天價巨响,酒罎摔破,瓦片和酒液四處飛濺。

黑袍大漢竟渾身虛軟,面色由青變綠,又由綠變藍,但嘴唇却殷紅如血。

他突然揮刀,就向小鷹的頭上劈去。

但小鷹却像泥鰍般,早巳溜得老遠。

灰衣大漢和另一個穿黃衣的大漢也是臉色同時一變,齊聲吆喝,就待追殺小鷹和勤伯。

他們一個使用鑌鐵所鑄造的短棍,另一個用的武器却是一隻長約兩尺的鋼鈎。

「你們竟敢在酒裏下毒,快拿解藥出來。」灰衣大漢揮動鐵棍,「叭」的一聲,木桌應聲被打斷數截。

他直到現在還弄不清楚,酒裏何以竟然有毒。

黑袍大漢巳用試毒銀針浸在酒裏,證明酒中無毒才放心喝下去的。

小鷹急急躲在勤伯的背後,嚷道:「別動手,毒藥不是咱們放在酒裏的。」

灰衣大漢怒道:「臭小子,你還敢抵賴?」

一陣鐵棍呼嘯之聲响起,灰衣大漢竟毫不留情,就向勤伯和小鷹兩人的腰上同時掃去。

這一棍來勢洶洶,不難把這老幼二人,同時活活打死。

但這棍沒有擊中勤伯和小鷹。

因爲這一根鐵棍忽然間就像變魔法般,落在了另一個人的手上。

灰衣大漢連看都沒有看清楚,鼻子上又突然傳來一陣劇烈的痛楚。

「啃!」

就只這麼「啃」的一聲,灰衣大漢的鼻子居然就給自己的鐵棍撞扁了。

他現在的臉,就好像一個被搗爛了西瓜。

灰衣大漢還想再發狠,但他忽然覺得腰間一麻,突然就此僵立在地上,彈動不得。

他不但被自己的鐵棍撞扁了鼻子,也被自己的鐵棍點了麻穴。

他愕住了。

——就算他沒有被人點了麻穴,他也一樣會愕住。因爲他的鐵棍竟然巳落在了一個又矮又瘦的老人手中。

那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但不可能發生的事,巳經發生,他的鼻子現在還痛得要命,鮮血仍然像噴泉般從臉上湧出。」

× × ×

三個身材魁梧的大漢,現在巳有兩個變成了廢物。

長得最高大相貌最兇惡的一個黑袍大漢,他只不過喝了兩口酒,便巳倒在地上,連呼吸都巳停頓。

他的臉龐,就像他身上的衣服一樣,變成深黑之色。

至於灰衣大漢,其人兇惡的程度,絕不在黑袍大漢之下,但現在他的情況,似乎比黑袍大漢好不了多少。

還餘下來的一個黃衣大漢,他雖然手中握着一把鋒利無比的鋼鈎,但看見這種情景,居然怕得不敢出手。

矮老人冷冷的盯着黃衣大漢,半晌才道:「你爲甚麼站在哪裏?你怕死?」

黃衣大漢一句話也說不出。

矮老人嘿嘿一笑,道:「遼東三煞雖然在東北頗有名氣,但常言有道,物離鄉貴,人離鄉賤,蝴蝶城這一淌渾水,你們本就不該來插上一脚的。」

黃衣大漢幾乎連肚子都氣破了。

他姓屠,叫屠勾魂。

遼東三煞,也有人稱爲遼東三盜,近十年來,最少巳有八間鏢局的紅貨,落在他們三人的手裏。

這三個劇盜不但殺人刦鏢,連六扇門中的不少高手,也栽在他們的手下。

昔年威震河朔的名捕頭天環神爪駱茂,就是死在遼東三盜手下的。

但現在,遼東三盜却變成了比三脚貓還不如的東西,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竟會栽在三個矮小的老人手裏。

× × ×

屠勾魂雖然幾乎被氣破肚子,但他還是不敢向眼前的矮老人動手。

矮老人突然揮了揮手,嘆道:「老夫雖然覺得你們三人極討厭,但此刻並不是與你們這種人斤斤計較的時候,你們還是快點滾開,別再讓我老人家生氣。」

屠勾魂吸了口涼氣,半晌才道:「咱們三個巳有兩人動彈不得,還望前輩放他們一馬。」

矮老人嘿嘿一笑。他考慮了片刻,終於還是解了灰衣大漢的穴道。

灰衣大漢穴道被解,再也不敢胡來。

屠勾魂又道:「老大他何以會中毒的呢?」

矮老人冷冷道:「酒本無毒,但他把酒喝進肚子裏時,酒就變成有毒了。」

屠勾魂莫名其妙。

矮老人冷笑道:「毒並不在酒中,而是在酒罎的邊緣上!」

屠勾魂一雙目光注射大勤伯和小鷹的臉上,却又兇不出來。

小鷹仍然否認毒是他下的。

屠勾魂道:「若不是你們下毒,又如何預早會知道?」

矮老人淡淡一笑,道:「他瞧見了老夫下毒。」

屠勾魂將信將疑。

矮老人突然把一包藥散,丟給灰衣大漢。

「給那傢伙服下,以後再也別讓老夫碰上。」

「遼東三煞」這一次碰上了煞星。

但他們總算幸運,並沒有丟掉性命。然而,自此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三個劇盜,他們居然因此而退出江湖。

× × ×

「遼東三煞」瞬即溜個乾乾淨淨。

小客棧裏似乎又平靜了不少。

那三個矮老人,一個穿白衣,一個穿黑衣,還有一個,却是穿着一件七釘八補的破爛棉襖。

剛才把遼東三煞趕跑的,就是穿破棉襖的矮老人。

他忽然問小鷹:「你是怎樣看見老夫在酒罎上下毒的?」

小鷹淡淡的道:「勤伯找着這罎酒的時候,你曾故意碰了他一碰,而且伸手在酒罎的邊緣上摸了一摸。」

矮老人道:「就憑這一點,你便巳能認定老夫巳在酒罎上抹了毒藥?」

小鷹道:「現在,總算我沒有看錯了罷?」

矮老人點點頭,道:「你的確沒有看錯。」

一直坐在角落裏的白衣矮老人忽然道:「沙老邪也沒有看錯人,這小子的確是個可造之材。」

穿破棉襖的矮老人却嘆了口氣,道:「可惜賀教主快要到了,他們的死期也巳逼近眉睫。」

勤伯仍然是那副老樣子。

他好像連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朵裏。

就在這個時候,一幕奇景呈現在他的眼前。

他看見大路上突然出現了一艘船。

不是小船,而是一艘比馬車還大三十倍以上的巨船!

× × ×

那是一艘巨船。

這艘巨船不在江河大海之上,却從陸路緩緩來到這裏。

船不在水中,又如何能動?

別的船不能,但這一艘船能。

因爲這艘船居然是有輪子的。

在船的前面,有數十匹健馬,就像拉動一輛巨大的馬車一般,把大船徐徐的拉動。

如此龐大的陣勢,的確是令人吃驚。

這是一艘怎麼樣的船?

主持這一次行動的人又是誰?

目的又是甚麼?

× × ×

小客棧裏的兩個醉漢突然喃喃地在交談。

其中一個道:「我瞧見了……一艘……船……」

另一個笑了起來道:「這裏距離最近的大河流還有八十里路,何來有船?」

「你瞧……」

「那不是船……是馬……」

「馬拉着的不就是船嗎?」

「船?哈哈,眞的瘋了,那明明是馬,怎會是船?」

「馬拉着的不是船?那是甚麼?」

「馬拉着的也是馬,馬拉馬,一匹一匹的拉下去……」

「對,對,馬拉馬,沒有船,但爲甚麼我的舌頭又再發大?媽的……」

這兩個醉漢不倫不類的胡扯了一番,又再昏昏沉沉的伏在桌子上,醉得不省人事。

勤伯嘆了口氣!

他忽然望了望天色,也喃喃道:「今天的暴風雨眞可怕……」

× × ×

那大船不停地移動,終於來到了小客棧。

那三個矮老人忽然神態恭謹地,垂手站在小客棧的門外。

大船上倏地迅速掠出一條人影。

那是一個看來精明的中年漢子。

看他的模樣,一點也不像個經年在海上辛勞工作的船家。

他渾身上下,都巳被雨水所淋濕,但仍然給人一個乾乾淨淨的感覺。

這人像個秀才。

他唯一不像秀才的地方,就是他的手裏有一根粗大的鐵鏈,鐵鏈的末端,却緊着一個金光燦爛的骷髏頭!

× × ×

中年漢子還有一點不像秀才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輕功身法,巳練得比燕子還更輕盈。

他從大船上飄然掠到小客棧,身法奇快無比,而且着地無聲,就像一頭巨大的白貓。

他臉上的神態,既不像貓,也不像秀才,却像個拘魂索命的無常。

事實上,他在江湖上的外號,就叫金無常。

他姓金,本來的名字是善和。

但金善和絕不是個善男信女,也不是一個很和氣的人。

他在江湖上還有另一個外號。

這個外號就是金不打。

他從不打人。

他只會殺人,而且殺人的速度往往比他眨眼還快。

這種人,當然堪稱「煞星」無愧。

所以,他又被稱爲金煞星。

常言有道:「書生多別字」。

他的別字似乎比書生還多,但他絕不是個讀書人,而是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殺手。

× × ×

殺手分開幾種。

有些殺手甚麼人都殺,同時也肯爲任何人去殺人。

他們的原則只有一個。

這個原則就是:「見錢開眼,六親不認」。

這種殺手並不多,但也絕不少,只不過他們的殺人本領有高低之分而已!

而另一種殺手,却對僱主和被殺者,却有某種程度的揀擇。

例如太弱的對手不殺。

不該殺的人也不殺。

心情不好的時候,更不接下任何買賣的。

又有另一種殺手,甚麼人都殺,但僱主却永遠只有一個。

這一個僱主,也就是他的大老闆。

大老闆把他的性命買了下來,以後無論要他去殺任何人,他都絕不會猶疑。

金無常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殺手。

十五年來,他一直都在海魔船的船艙裏,享受着最香醇的老酒,和最漂亮動人的女人。

他絕少晒太陽,十五年來他在船艙裏渡過的時間,遠比在其他的地方爲多。

所以他的膚色也比任何人都更蒼白一點。

也許他有點酒色過度。

但十五年來,他每次出動替大老闆殺人,都沒有讓主子失望過。

他的大老闆是誰,江湖上任何人都很清楚。

那就是海魔船的主人,也就是海魔五教的總教主賀譽。

× × ×

動用到五十四健馬拖拉的這艘巨船,就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海魔船。

近十餘年來,海魔五教已雄霸了整個東海。

在東海,誰都不能與賀譽爭一日之長短。

這裏距離東海不算太遠,但把海魔船拖拉到此,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賀譽並不是個瘋子,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沒有人知道。

海魔船自東海而來,途中經歷過不少艱險。

它的目的地是甚麼地方?

是蝴蝶城?

還是就在這一間小客棧的門外?

× × ×

海魔五教,是由五個本來絕無關連的帮會所組合起來的,把它們組合的人就是賀譽。

這五個帮會,是潛鯨帮、海城教、飛盜會、水魔堂和三仙教。

三仙教源出於東海三仙島上的三仙鎭。三仙教的三位教主,本來是三仙鎭的三位長老。

他們並非三兄弟,但却都是矮若侏儒,但又總算比侏儒稍高一點的矮小老人。

在小客棧門前垂手恭立着,身穿破棉襖的矮老人,是三人中的老大,也就是江湖上人稱「毒手天王」的焦降魂。

還有另外兩人,分別是「偸心一刀」于百喜,及「回頭一笑」費連環。

他們本是三仙教的三位教主。

但現在,三仙教也和東海其他四大帮會一樣,加盟在海魔教的旗下。

可以說,海魔教的陣容是極其鼎盛的。在東海,誰都不敢與海魔教硬碰。

海魔船既已在東海稱雄稱霸,它爲甚麼竟然遠離海域,來到這裏?

× × ×

除了金無常之外,還有十二個手持大刀的大漢,冒着大雨闖到小客棧。

金無常走進客棧內,冰冷的目光立刻注視着勤伯。

勤伯的眼睛瞇成一綫。

他的眼睛好像在笑,但臉上却一點笑意也沒有。

對着金無常這種人,又有甚麼好笑?

金無常忽然坐了下來。他坐的是桌,而不是椅。他的舉動也和臉上的神態一樣,不禮貌得很。

勤伯輕輕嘆了口氣,道:「你們終於來了。」

金無常冷冷道:「難道你認爲咱們不應該來?」

勤伯乾笑兩聲:「賀教主可還好?」

金無常道:「他老人家的胃口很好,甚麼東西都吃得下。」

勤伯道:「難道他想把蝴蝶城也吞進肚子裏?」

金無常冷冷一笑,道:「就算他老人家不吞掉蝴蝶城,但吞掉你這家小客棧,總不是一件難事。」

勤伯淡淡一笑:「我這間發霉的店子,就算拱手送給賀教主,他也不會要。」

金無常冷冷的道:「店子雖然不値錢,但彭大毒的兒子,却値錢得很。」

他說這三句說話的時候,目光已轉到另一個人的身上。

他盯着小鷹,就像一條餓狼盯着一隻野兔。

× × ×

小鷹仍然靜靜的站在勤伯的身旁。他好像不知道金無常正盯着自己,也好像從來都沒有聽過彭大毒這個人的名字。

金無常的臉上突然浮起了一絲殘酷的笑意。他不但像條餓狼,簡直就像一隻比豺狼更殘酷、更陰鷙的食屍鷹。

勤伯忽然冷冷一笑,道:「老金,你已準備好一切,要把咱們一老一少置諸死

地?」

金無常沉默了片刻,才道:「那是賀教主的命令。」

勤伯道:「但這裏並非東海。」

金無常道:「即使你躲到天涯海角,賀教主亦有十足把握取你的性命。」

勤伯的臉色變了變。

就在這一刻間,焦降魂,于百喜和費連環已圍了上來。

小鷹微微一笑,道:「你們三個老不死想打我的主意,倒是有趣得緊。」

勤伯冷冷一叱,道:「小鷹不得無禮,雖然這三個老匹夫都不是人,但畢竟是你的長輩。」

焦降魂淡淡一笑,說道:「他的父親心毒,做兒子的却是口毒,但無論是大毒也好,小毒也好,今天已是他們了帳的時候。」

金無常也在笑。

他的臉上雖有笑容,却無笑聲。

就在他笑得最起勁的時候,他手中的金骷髏突然激蕩飛起,直向勤伯的臉上砸去。

× × ×

金骷髏雖然看來並不太大,但它却比同樣大小的流星鎚沉重得多。

這一個金骷髏,就是金無常的殺人武器。

絕少人能避得開他的金骷髏。

就算有人能避得開金骷髏,也沒有人能避得過金無常的另一把劍。

他的另一把劍,是用左手發動的。

平時,他單憑金骷髏,便足以取掉別人的性命。

但今天他的對手有點不同。

因爲這個懶惰的老闆勤伯,其實就是以前潛鯨帮的副帮主沙一殺。

× × ×

海魔教——是由潛鯨帮、海城教、飛盜會,水魔堂和三仙教所組合而成的一個帮會。

這五個原本不同的帮會,就是海魔教的骨幹。

要把這五個不同的帮會連結在一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賀譽終於辦到了。

然而,海魔教唯一的漏洞,就出在潛鯨帮這一個支屬帮會之上。

在海魔教,除了教主之外,另設有五堂。

那就是潛鯨堂、海城堂、飛盜堂、水魔堂和三仙堂。

海城堂主——是昔日海城教的副教主,此人姓卜名世康,江湖上人稱「舉手不回」。

「舉手不回」是他的外號,也是他所練獨門掌法中最後一式的名堂。

飛盜堂主——是昔日飛盜會的龍頭老大厲三爺,他的外號是「萬里飛魔」。

水魔堂主——是昔日水魔堂的刑堂堂主湯恕,他的外號是「攔腰一剪」。

至於三仙堂,則共有三位堂主,他們就是焦降魂、于百喜及費連環。

但潛鯨堂却只有堂,而沒有堂主。

因爲潛鯨帮的帮主,早已被沙一殺所殺。

沙一殺絕不同意潛鯨帮加入海魔教,他不願意向賀譽屈服。

爲了這一件事,潛鯨帮正副兩位帮主大起爭執,結果潛鯨帮主死在沙一殺的手下。

潛鯨帮於是陷入名存實亡之局。

當然,海魔教中高手如雲,潛鯨堂主這個職位,最少有七八個武功高強,江湖經驗豐富的人可以勝任愉快。

但賀教主的命令却是:

「不殺沙老邪,決不罷休。」

在沙一殺被誅之前,潛鯨堂將不設立堂主!

× × ×

沙老邪就是沙一殺的「雅號」。

他不但殺了潛鯨帮的帮主,同時更把海魔教的另一個叛臣,從東海一個孤島秘密囚室中救了出來。

那一個叛臣,賀譽早就該把他殺掉,以絕後患的。

但賀譽不捨得。

他不捨得殺他的原因共有兩個。

第一:那人雖然武功不及賀譽,但對於下毒和解毒的本領,却是特別有一手。

第二:那人曾經是京城裏最有錢的一個富翁,賀譽相信他埋藏着一批寶藏,價値絕不會少過黃金二十五萬兩。

賀教主一直都希望從那人的身上獲得好處,於是採用禁錮與肉體折磨的方法,來對付這個叛臣。

這個叛臣,就是彭大毒。

× × ×

叛臣與英雄這兩個名詞是對立的。

賀教主認爲是叛臣的彭大毒,但在沙一殺的眼中看來,他却是一個大英雄,大豪傑。

賀教主把彭大毒折磨得不成人形,但却又偏偏不讓他死。

誰都料不到,沙一殺竟然會甘冒奇險,把彭大毒從囚室中救出。

彭大毒本來的名字,並不叫大毒。

但由於他用毒藥的本領極爲厲害,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彭大毒。

他眞正的姓名,是彭大鷹。

他還有一個兒子,現在已成爲了這間小客棧的小伙計。

那就是小鷹。

× × ×

近年來,沙一殺除了殺鷄殺豬之外,從沒有殺過人。

他好像已眞的成爲了一個殷實的小商人,而不是昔日武林中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大煞星。

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沒有把當年的武功就擱下。

在這裏,從沒有人見過他練習武功。

誰也不知道,這間小客棧的老闆「勤伯」,原來是一個身懷絕頂的武林高手。

金無常是名震天下的「金不打」,「金煞星」,在他的金骷髏與骷髏劍下,永無活口。

他從不打人。

他只會殺人,而且殺人的速度往往比他眨眼還快。

賀教主派遣他對付沙一殺,顯然是已立下了決心,一定要把他置諸死地。

金無常的金骷髏攻勢兇猛，但眞正致命的，還是緊隨而來的一劍。

劍迅有如電閃。

這一着，對手若是換上了別人，必已然得手，因爲金無常的金骷髏已把對方壓逼得透氣不過，趁此時機再來一劍，又有誰還能抵擋？

但沙一殺例外。

他一瞥見劍影向自己刺到，身形已倒退，一退就是五尺。

五尺並不是一段很遠的距離，但金無常這一劍却已被他遠遠閃過。

「呼」的一聲，金骷髏再向沙一殺的胸膛怒射。

如此沉重的一顆金骷髏，在金無常的手中揮動起來，就像是棉花枕頭般，毫不費力。

忽然間，沙一殺一聲冷笑，右手伸出，五爪如鈎般，竟然向金骷髏上插去。

金骷髏堅硬無比，難道沙一殺的手指比它還更堅硬？

金無常絕不相信這一回事。

不過，就算他相信沙一殺的手指能把金骷髏抓穿五個大洞，他也絕不會退縮。

金骷髏已快撼在沙一殺的五指上。

金無常已幾乎可以肯定，沙一殺的指骨一定會被金骷髏擊斷。

就算是淮南大力魔王劉翼的鷹爪功，也絕不敢與金骷髏在這種情況之下相碰。

邪只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金無常已無法猶豫，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招式

但他深信形勢對自己極其有利。

可惜他還是料錯了一件事。

沙一殺並不是眞的用手指與金骷髏硬碰，當金骷髏再逼進五寸的時候，他的五指已化爲擒拿手。

「刷」！

聯繫着金骷髏的鐵鏈，居然被沙一殺抓着。

金無常兇狠的目光閃動，骷髏劍急刺沙一殺的右腕。

兩人已從離身搏鬥，演變成近身搏鬥，短兵相接的兇險局面。

金無常肯定自己這一劍刺去，沙一殺必然會鬆手。

但他這一個「肯定」，又再度變成錯誤。

沙一殺竟然絕不鬆手。

「嗤」的一聲，骷髏劍刺在沙一殺的右腕上，鮮血從他的掌緣汩汩流下。

但沙一殺臉色沒有變，反而向金無常露出了一個淡淡的笑容。

金無常的臉突然扭曲，身子也踉蹌後退。

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他的胸膛上竟已插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

既是短刀，也是飛刀。

沒有人看見這把刀怎樣射進他的胸膛，同時每一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沙一殺的身上。

而這把刀，居然是由小鷹發出的！

× × ×

金無常倒下去的時候，這裏就只剩下暴風雨的聲音，和門外希聿聿的馬鳴嘶叫聲。

三個矮老人的臉色都變了。

他們想不到金無常竟然會死在小鷹的飛刀之下。

沙一殺的右腕雖然鮮血直冒，但那是有價値的。

他捱這一劍，目的就是要把金無常的雙手封死，同時更把他的注意力分散。

小鷹的飛刀，果然是沒有讓沙一殺失望。

焦降魂突然嘿嘿一笑。

「沙老邪的手段，果然厲害。」

沙一殺冷冷道：「老夫今年已有六十六歲，若沒有兩下子保命的本事，恐怕早已然變成死人。」

焦降魂嘆了一口氣，道：「不過就算你保命的本事再大，也難以逃避今天這一場厄運。」

沙一殺道：「老夫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的日子。」

焦降魂道：「人貴自知，沙兄倒還不太糊塗。」

沙一殺冷冷一笑：「三位老兄想替金無常報仇，最好就快一點動手！」

焦降魂笑了笑，道：「沙兄快人快語，正合焦某的心意，但現在老夫又不想動手了。」

沙一殺道：「你害怕？」

焦降魂聳聳肩，道：「賀教主就在海魔船上，老夫何懼之有？」

沙一殺道：「你言下之意，是說老夫與小鷹已陷入了海魔教的羅網中，再也逃不出去？」

焦降魂道：「實情本來就是如此。」

沙一殺冷冷一笑：「就算是賀譽那個老匹夫親自到此，老夫亦無所懼。」

焦降魂道：「沙兄有何所恃？」

沙一殺目中突露出殺機，冷笑道：「別忘記這裏是甚麼地方。」

焦降魂臉色一沉，道：「你果然早已和蝴蝶城有所勾結。」

沙一殺冷冷道：「蝴蝶城主雖然不能算是甚麼正人君子，但比起賀譽那個老匹夫却還勝百倍。」

于百喜厲喝道：「放肆！你竟敢講出這種說話。」

沙一殺長笑道：「這裏距離蝴蝶城只有一里，海魔教揮軍壓境，趙城主早已知道，他並不急於反擊，目的就是儘量等待有利時機！」

焦降魂冷冷道：「恐怕等到趙天爵出手的時候，你早已死在本教刑堂堂主的無情杖下。」

沙一殺的臉色忽然變了變：「桑七星也在海魔船中？」

他這九個字剛說完，門外立刻就傳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然後又有人說出了五個字。

「刑堂堂主到。」

× × ×

刑堂堂主。

這四個字本身就已具備了一種逼人的殺氣。

據說在江湖上各門各派任職刑堂堂主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性格冷酷無情的人。

海魔教的刑堂堂主也沒有例外。

他在未曾加入海魔教之前，便已是江湖上一個著名的大魔頭。

自從他成爲了海魔教刑堂堂主之後，江湖上反而因此而平靜了一點。

提起了桑七星這個人的名字，江湖中人莫不感到頭疼。

但海魔教中的人提起了桑七星，却更加談虎色變。

無論是誰，若是違犯了教規，而落在桑七星手裏的話，那可眞是生不如死。

桑七星最喜歡用的一着殺手鐧，就是分筋錯骨大法。

沒有人能捱得住這種酷刑。

沙一殺雖然已把性命豁了出去，但當「刑堂堂主到」這五個字仍然令他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 × ×

桑七星並不是一個很高大的人。

但站在三仙堂三矮的面前，他最少還高上尺許。

他大約四十上下的年紀，面孔狹長而蒼白，但他的鼻子却長得比嘴巴還闊，令人看來有點滑稽的感覺。

但沒有人覺得他的長相滑稽。

因爲在這個畸型的鼻樑上，還有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

這一雙眼珠子好像不會轉動，但却透射出一種令人寒森森的光芒。

他剛走進小客棧裏，店堂上的氣溫彷彿就冷了一半。

× × ×

桑七星並不是單獨一個人走進來的。

在他的身後，還有兩個身穿紫衣的少年武士。

這兩個少年武士的年紀，比小鷹約大一兩歲，但身材却反而矮細得多。

小鷹淡淡一笑，對沙一殺道：「今天爲甚麼來了這許多矮子？」

沙一殺嘆了口氣，道：「這些人雖然長得矮，但武功却高得很，沒有一個是容易對付的。」

小鷹道：「這個甚麼刑堂堂主兇巴巴的，相信比剛才的一個更難對付。」

沙一殺道：「你別把事情看得太輕鬆，說不定咱們一老一少，却無法活得過今晚。」

小鷹皺了皺眉，道：「在這個時候說這種話，不嫌喪氣一點？」

桑七星突然重重一咳，臉色很難看。

小鷹展顏一笑，道：「難道他病了，看他的臉倒像死人一樣。」

桑七星的目光倏地射向小鷹的臉，然後又緩緩地說道：「你的嘴很刁。」

小鷹哼一聲：「那又如何？」

桑七星慢慢的說道：「嘴刁的人，他的舌頭一定很好吃。」

「甚麼？」小鷹的眼睛陡地睜大：「你喜歡吃人的舌頭？」

桑七星淡淡一笑：「用何首烏、冰天雪蓮來燉人舌頭，是最佳的人間美食，將來你有機會，千萬不要錯過。」

小鷹聽得有點汗毛倒豎。

桑七星的笑容忽然又收斂，沉聲道：「可惜你不會有這種機會了，你很快就會死在本堂主的玉魔杖下，本堂主向來言出必行，我一定會把你的舌頭割下，燉得稀稀爛爛來下酒。」

沙一殺「呸」一聲：「堂堂刑堂堂主，就只會唬嚇小孩子。」

桑七星不再說話了。

他忽然輕輕拍掌。

掌聲一起，門外立刻又有兩個紅衣大漢，扛着一根慘綠色的木杖走了進來。

這一根木杖，竟比鐵杖還更沉重。

桑七星把木杖接在手中。

沙一殺冷冷道：「這就是你的玉魔杖麼？」

桑七星緩緩點頭，隨即舉杖就向沙一殺的面門撞去。

× × ×

正當桑七星動手對付沙一殺的時候，三仙堂的三位堂主也開始向小鷹下手。

小鷹笑了。

「嘿，以大欺小，以衆凌寡，好不要臉！」

不過，他嘴裏說得輕鬆，情況却是甚爲不妙。

焦降魂、于百喜和費連環這三個老人雖然看來又矮又小，但他們的武功却高得令人無法想像。

小鷹初時仗着輕靈的身法，與三人展開游鬥，還可勉强支持一陣，但時間一長，就決不是對方的敵手。

尤其是于百喜，他一上來就已亮出了一把長約尺許的彎刀，處處不離小鷹的心窩、咽喉兩大要害。

不過，即使這把刀刺在別的地方，小鷹也是勢難活命，因爲這把刀是淬上奇毒的。

小鷹年紀輕，不知道這種厲害，但沙一殺却是看得心驚肉跳，却又被桑七星苦纏鬥，無法抽身相助。

于百喜的外號是「偷心一刀」。

他這個外號並不是白白得回來的，他手中這一把毒刀，已不知刺破了幾許英雄豪傑的心臟。

每一個心臟被刺之後，它所流出來的血都是綠色的。

這一把毒刀，的確厲害無比。

小鷹雖然從八歲便開始練武，而且進步神速，但他無論如何都絕不是三仙堂這三個老魔頭的敵手。

尤其是于百喜的刀，更是令人防不勝防。

等到小鷹覺得自己的情況已極爲危險的時候，于百喜的刀突然就已送到他的胸膛上！

× × ×

這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一刀。

在這一刀之前，于百喜已發出過不下七八十刀。

他最具威力的，却是這一刀。

這一刀既精絕，復狠辣。

雖然小鷹的身法閃動得很快，但于百喜這一刀却留在最有利的時候才出手，他已有十成的把握，可以把小鷹的心臟剜了出來。

好厲害的「偷心一刀」。

沙一殺怒喝如雷，不再理會桑七星的玉魔杖，反身便欲救小鷹。

但桑七星豈容他溜脫，杖勢一緊，猛然就向沙一殺的右腿上劈去。

這一劈之勢，力逾千鈞，沙一殺的腿就算是鐵鑄的，恐怕也得被打扁下去。

但沙一殺仍然置諸不理。

——別說是廢了一條腿，就算整條老命丟掉，也不能不救小鷹。

可惜他力不從心。

一陣刺耳的骨折聲音響起，沙一殺的右腿被玉魔杖打斷。

但沙一殺却連于百喜的衣角都沾不上，更談不上救人了。

那只是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事情，無論是誰都以為小鷹這一次已難逃大限。

接着，一陣慘呼之聲響起。

有人中刀，刀鋒直刺過他的心臟。

但血不是綠色，而是紅色的。

因為中刀的人並不是小鷹，而是于百喜！

× × ×

于百喜的彎刀有毒。

無論任何人捱他一刀，所流出來的血都一定會變成綠色。

就在他有十成把握，可以把小鷹一刀刺死的時候，眼前的小鷹突然不見了。

于百喜的心中猛然一震。

那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明明還在眼前的人，怎會忽然就不見了踪影？

如果說小鷹的輕功身法如此高明，一眨眼間就能躲到自己看不見的地方，他實在是難以相信。

但他驚訝未已，另一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告同時發生。

他突然看見了一隻手，一把刀。

那一隻手，絕對不是小鷹的手，而那一把刀，却是閃閃生輝，寒光如雪般的寶刀。

由於這一把刀來得實在太突然，他根本就沒有機會看清楚那是甚麼刀。

他大驚，急急向後倒退。

但這把要命的刀，却遠比他的身子移動得更快。

颼！

那是令人震慄的一種聲響。

于百喜同時慘呼。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看清楚這一隻手是誰的。

同時，他也看清楚這是一把怎樣的刀了。

他相信自己沒有認錯人，也沒有認錯這一把刺進自己胸膛的刀。

他臨嚥氣前瞪大了眼睛，斷斷續續的說出了七個字：「雪……刀浪子……龍城璧？」

說完之後，刺進他胸膛的刀已被拔出，他的人也像元寶般倒了下去。

× × ×

雪刀浪子龍城璧！

在近年來，無論是誰聽見這七個字，都難免會有一陣心跳的感覺。

但焦降魂和費連環做夢也沒有想到，在小客棧中喝得醉薰薰的兩個醉漢，其中一人竟是雪刀浪子！

于百喜突然死在風雪之刀的刀鋒下，更使兩人大為震駭。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于百喜不明白小鷹為甚麼會在忽然之間不見了踪影，但焦降魂和費連環却看見了。

小鷹是被一個灰衣人挾走的。

灰衣人的輕功，簡直就比流星瀉地的速度還更快幾倍。

這個灰衣人也是個醉漢，而且他的醉態比龍城璧還更厲害得多。

想不到他的輕功一經施展之下，就把焦降魂和費連環看得瞠目結舌。

殺死于百喜的是龍城璧。

把小鷹救出生天的人又是誰？

× × ×

灰衣人的酒意好像已醒了一半。

但他仍然抓着一個已經空了的酒罎，拚命的在喝。

酒罎裏的酒，還有幾滴。

幾滴酒又怎能令他感到過癮？

小鷹仍然在他的脇下，就像一隻小鷄被老鷹抓着，動彈不得。

但他沒有掙扎。

他並不是個渾小子，他比絕大多數的人都更聰明。

他知道若不是這個醉漢把自己挾走，此刻已然變作刀下之鬼。

但這個醉漢是誰呢？

× × ×

沙一殺的右腿廢了。

他為了要救小鷹，結果犧牲了一條腿子。

不過他絕不後悔。

現在，小鷹平安無恙，但他却被桑七星繼續追殺，情況危險到了極點。

桑七星杖法威猛沉雄，而且沙一殺又已受傷，如何是他的對手？

但他畢竟還有些保命的本事。

就在桑七星的杖勢最瘋狂的時候，他突然撒出七把刀。

七把飛刀，分別向桑七星的七個要穴同時射去。

他的飛刀本領，看來又比小鷹高明不少。

桑七星杖勢急變，把七把飛刀盡皆震飛。

就在此時，沙一殺已趁機潛出客棧後門之外。

可惜他的右腿已廢，這一陣飛刀只能把桑七星的攻勢拖緩一時。

桑七星又再掄杖橫掃攻到，氣勢駭人已極。

沙一殺勉強接招。

桑七星連攻十杖，他接下了九杖。

但第十杖他却再也接不下去。

桑七星已把沙一殺的退路完全封死，玉魔杖閃電般向他的腰腹間擊去。

沙一殺慘笑一聲：「來得好……」

他自份必死，居然不避不閃，反而向桑七星撲去。

桑七星是老江湖，他當然明白沙一殺此舉的用心。

然而他已算過，即使沙一殺希望來個同歸於盡，但形勢上他是無法辦得到的。

玉魔杖去勢更急。

被灰衣醉漢挾在脇下的小鷹一聲驚呼，就待飛撲上前相救。

但灰衣醉漢的手，簡直比鐵鉗子還更厲害，小鷹雖然用盡全力，亦無法掙脫。

小鷹急得幾乎連褲襠都濕了。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寒光一閃，一把

雪亮的刀突然把玉魔杖震開五尺。

桑七星雖然身子仍然站得極穩，但他的臉色却變得異常難看。

「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錯，」握刀的人悠然說道：「在下就是龍城璧。」

他既是醉漢。

也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雪刀浪子！

× × ×

小鷹還被灰衣醉漢挾在脇下，很不滋味。

但他沒有再掙扎。

因為他知道就算自己怎樣掙扎也是多餘的。

他只好問一聲灰衣醉漢：「你究竟是誰？」

灰衣醉漢淡淡的道：「你不妨猜猜看吧。」

小鷹道：「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灰衣醉漢道：「你怎會知道我是衞空空？」

小鷹笑嘻嘻地道：「衞空空是個著名的酒囊。」

灰衣醉漢笑了：「酒囊總比飯袋好一些。」

小鷹的臉上也露出了一個可愛的笑容：「我果然沒有猜錯，你就是衞空空。」

但灰衣醉漢却又搖頭。

小鷹一怔：「你不是衞空空？」

灰衣醉漢道：「的確不是。」

小鷹抓抓腮子，忽然笑道：「你若非衞空空，就必定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灰衣醉漢淡淡一笑：「你為甚麼會知道我是司馬血？」

小鷹毫不遲疑立刻就回答：「因為司馬血也是一個酒囊。」

灰衣醉漢一呆。

小鷹又笑了笑，伸手指了指龍城璧：「既然他是雪刀浪子，而你又是他的朋友，同時兩人還拚酒拚過不亦樂乎，你若不是衞空空，就一定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灰衣醉漢忍俊不禁，道：「如此說來，龍城璧的朋友，似乎個個都是酒囊飯袋了？」

小鷹立刻提出更正：「不是飯袋，而是酒囊而已。」

灰衣醉漢道：「龍城璧有個好朋友，他也是個大酒囊，他姓唐名竹權，你為甚麼不猜我就是唐竹權？」

小鷹向灰衣醉漢腰腹間打量了一眼，笑道：「你的肚皮遠遠及不上唐大胖子，唐竹權若變成你這副樣子，他可能已經『瘦死』了。」

灰衣醉漢道：「瘦死？太瘦也會死掉嗎？」

小鷹道：「若唐竹權變成你這副身材，身上的肥肉最少不見了二百斤，他還能活得下去倒是奇蹟。」

灰衣醉漢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如果你一定要說我是個酒囊，那也並無不可，但你千萬不要忘記一點：有些人看來醉薰薰的，但却比任何人都還更清醒。」

小鷹道：「這一點我知道。」

灰衣醉漢嘿嘿一笑：「你又知道？」

「當然知道，」小鷹嘆了口氣，道：「你若不清醒，現在我也許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

灰衣醉漢搖了搖頭，道：「你說得不對。」

小鷹一怔：「又有甚麼不對？」

灰衣醉漢道：「不是也許，而是必定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

小鷹點點頭，道：「所以，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灰衣醉漢道：「當然。」

小鷹道：「你要我怎樣報答你？」

灰衣醉漢道：「你報答我的最好法子，就是乖乖的閉上嘴巴別再問長問短。」

小鷹的眼睛眨了一眨，道：「行！但在此之前，我還要再問一句。」

灰衣醉漢嘆息一聲，終於道：「你儘管問，但只限再問一句。」

小鷹瞪了他一眼，半晌才道：「你真的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灰衣醉漢緩緩的道：「如假包換。」

小鷹滿意地點點頭，然後就履行他的諾言，乖乖的閉上嘴巴。

× × ×

客棧雖小，但却熱鬧極了。

龍城璧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有時候喜歡孤獨地喝悶酒，但有時候却喜歡鑽到最熱鬧的地方。

這間客棧本來很靜。

但現在這裏却比市集還更熱鬧。

桑七星是海魔教的刑堂堂主，武功深不可測，但他原本可以打死沙一殺的一杖，却給龍城璧一刀震了開去。

桑七星重重一咳。

他冷冷的盯着龍城璧。

「你就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雪刀浪子？」

龍城璧悠然一笑，慢慢的道：「在下的確是個浪子，但却並不是個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桑七星的眼中露出一陣奇特的光芒，半晌，才道：「人貴自知，你還算不太狂妄。」

龍城璧向客棧門外的海魔船望了一眼，道：「這艘船居然跑到這裏，倒算是一件怪事。」

桑七星冷冷道：「蝴蝶城主廣邀黑白兩道高手助拳，而且出手不低，據說在重賞之下，江湖上已有不少高手願意趕到蝴蝶城，為趙城主賣命。」

龍城璧說道：「這件事在下亦畧有所聞。」

桑七星道：「憑閣下這般身手，相信趙城主一定會加以重用。」

龍城璧淡淡一笑：「桑堂主認為在下準備投奔趙天爵？」

桑七星道：「難道不是？」

龍城璧好像又醉了：「在下是否投奔趙城主，你最好去問司馬血。」

桑七星的眼睛一亮，盯在那個灰衣醉漢的身上。

「司馬血？」桑七星嘿嘿一笑：「好一個殺手之王，好一個雪刀浪子。」

司馬血悠然一笑，道：「龍城璧是不是去投奔趙天爵我不知道，但在下已接受了趙城主的聘請去殺人，那倒是真的。」

桑七星的臉色微微一變。

「你準備要殺誰？」

司馬血忽然放下了小鷹，然後緩緩地一字一字的說道：「我準備要殺的人，就是你！」

× × ×

小鷹扶着沙一殺退開一旁。

司馬血的酒意彷彿已完全消散，他腰間的碧血劍也已亮出。

鋒利而薄的碧血劍剛亮出，整個店堂立刻就充滿了一種逼人眉睫的殺氣。

桑七星冷冷一笑：「你自信能殺得了本堂主？」

司馬血忽然嘆了口氣：「在這種時候你居然會說出這種無聊的話，眞令在下有點懷疑，你是不是海魔教的刑堂堂主？」

桑七星笑了。

但他的一雙眼睛，已露出了刀鋒般森銳的殺機。

弓已在弦，決戰一觸即發。

桑七星的玉魔杖已準備出手，那將會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桑七星絕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司馬血亦然。

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戰況都一定相當可觀。

除了龍城璧之外，每一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他們兩人的身上。

而龍城璧的目光，却盯着客棧門外的那艘巨船。

這一艘巨船之中，究竟埋藏着些甚麼秘密？

忽然間，龍城璧看見巨船之上，有一座巨鼓。

當龍城璧看見那座巨鼓的時候，一個綠衣大漢，正手持鼓錘，大力地在巨鼓上敲了三下。

鼓聲深沉而雄壯，撼人心絃。

龍城璧聽不出這三下鼓聲代表甚麼意思。

不過，他雖然聽不出，却看得出來。

因爲那三聲鼓響之後，原本從海魔船上走到客棧的人，就立刻紛紛撤退。

顯然，那是撤退的訊號。

但桑七星呢？

他是否也和其他人一樣，準備撤退回到船上？

× × ×

玉魔杖與碧血劍仍在對峙。

桑七星的眼睛，絕不放過司馬血任何細微的動作。

但司馬血自從亮劍之後，根本就完全沒有動過。

他全身上下，連頭髮都似已變成鋼絲一樣紋風不動。

桑七石的鼻尖開始有點濕冷。

他也不動。

他不動，並不是他不想動，而是不敢動。

他不敢。

現在就算有條蝮蛇咬他的屁股，他都不能稍亂方寸。

蝮蛇再毒，也許還有藥可解。

但殺手之王的劍，却肯定比蝮蛇的牙齒更毒辣，更要命。

他只希望司馬血早一點出手。

但司馬血仍然像一塊岩石，像一塊鋼鐵。

桑七星鼻尖上的冷汗已開始下滴。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何以會在忽然間變得這樣緊張。

他自從在江湖上成名立萬以來，從未有過今日的這種現象。

難道他已碰上了生命中最大的尅星？

× × ×

海魔教的人，已經退得乾乾淨淨。

連已經死在龍城璧刀下的于百喜，他的屍體也被抬回海魔船上。

——于百喜雖然已經被殺，但無論他是死是活，好歹也要回到海魔船上交差。

但桑七星却居然連動都不敢動。

他知道自己最少有七八種以上的方法，可以不戰而退。

但他却隱隱覺得，這七八種方法都不一定會有效。

若不奏效，那又如何呢？

桑七星沒有再想下去。

龍城璧覺得他和司馬血對峙的局面很有趣。

但他覺得更有趣的還是彭小鷹。

他覺得有趣的地方，是彭小鷹的相貌，居然與强小鷹有幾分相似。

强小鷹，就是大漠鷹王的强大鷹的兒子。

世間上巧合的事情實在太多，尤其是名字，雷同的更有不少。

在早些日子以前，龍城璧曾經爲了强大鷹父子的事，與薛班等惡魔展開了一幕激烈的戰鬥。

現在，强大鷹父子的事已經解決，自己又牽涉到另一對父子的事情身上。

那就是彭大鷹和彭小鷹兩父子。

他們的名字又是大鷹和小鷹。

但這一次的事情，似乎更加複雜。

龍城璧爲甚麼會介入這一件事的漩渦裏？

原來彭大鷹昔年不但是京城中的百萬鉅富，同時更是八姑媽的同門師弟。

× × ×

八姑媽？

八姑媽是誰的姑媽？是龍城璧的姑媽嗎？

不！

龍城璧只有大姑媽和二姑媽。

這個八姑媽，是唐竹權的八姑媽。

唐竹權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這個在九虛鎮上的八姑媽。

八姑媽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唯一最關心的老婦。

他們一向都是好姐弟，由三歲到七十歲都沒有改變過。

八姑媽很疼愛唐竹權唐竹君兄妹。

但唐竹權却很怕八姑媽。

因爲八姑媽每次看見了他，都少不了要罵他三幾百句。

她罵他快四十歲了，還不娶老婆。

她也罵他喝酒太多，吃肥肉不戒口，以致肚子越來越是脹大。

不久之前，八姑媽親自跑到杭州找唐老人。

但唐老人不在杭州。

沒有人知道唐老人去了甚麼地方，連唐竹權和唐竹君兩兄妹都不知道。

這一來，唐竹權又倒霉頂透了。

八姑媽找不着唐老人，便又再照例的向唐竹權來一大堆「長篇教訓」。

唐竹權在八姑媽的面前，就像是老鼠碰見了貓。

八姑媽教訓了一大堆之後，接着還給了他一個任務：

「快去找龍城璧大俠，姑媽有點事情要拜托他。」

唐竹權一呆。

他想不到八姑媽居然要找龍城璧，而且還稱呼他爲大俠。

八姑媽又皺着眉頭，道：「你的老子不喜歡龍城璧，那是你老子的事，但姑媽很喜歡他，將來竹君要嫁他，姑媽一定不會反對。」

唐竹權聽得有點心花怒放。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知道八姑媽對於龍城璧的印象很不錯。

但她找龍城璧有甚麼事情呢？

唐竹權沒有問，也不敢問。

他只好派人到處去找龍城璧。

找雪刀浪子這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唐竹權的運氣很好，他的手下只花了三個時辰，就已經把龍城璧抬了回來。

抬回來？

不錯，龍城璧的確是被抬回來的。

他喝了不少酒。

雖然他還能走動，但既然有人願意把他抬回來，他倒是樂得舒服舒服。

龍城璧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有人說他很懶。

也有人說他很狂。

這兩點，正是唐老人最不喜歡他的地方。

但當龍城璧見到了八姑媽的時候，他整個人就完全清醒過來。

有人說，恐懼是會傳染的。

唐竹權很怕八姑媽。

不知怎的，龍城璧看見這個老婦人的時候，心中也有一點害怕的感覺。

但八姑媽對龍城璧很客氣，而且態度也相當親切，簡直就把他當作是自己人一樣。

常言有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這八個字眞是半點也不錯。

八姑媽找龍城璧，原來就是爲了彭大鷹彭小鷹父子的事。

她已經多年沒有見過這一對父子。

但最近她又探聽到這兩人的下落，而且知道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

彭大鷹是海魔教極力要找尋的叛臣。

現在，彭大鷹的下落，已被海魔教查出。

唯一能挽救彭大鷹父子的人，就只有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一直都是八姑媽最信任的人，這一點，連唐竹權都絕不知道。

× × ×

暴雨中，又再響起三下鼓聲。

桑七星的臉色已變成灰白色。

面對着司馬血的碧血劍，他的臉上已毫無血色。

雖然撤退的訊號已再次發生，但他仍然僵立在小客棧之內。

司馬血忽然淡淡道：「你爲甚麼還不回到海魔船上？」

桑七星道：「哼，你不是要殺本堂主嗎？」

司馬血道：「不錯，但不一定要在現在動手。」

桑七星咳嗽一聲：「本堂主不明白你的意思。」

司馬血道：「難道你不明白賀教主爲甚麼下令你們撤退？」

桑七星道：「莫非蝴蝶城的高手已快將來到此地？」

司馬血點點頭，道：「不錯，蝴蝶城的高手將會恭迎你們，把海魔船接進蝴蝶城中。」

桑七星道：「蝴蝶城遲早都將會成爲本教的地方。」

司馬血淡淡道：「這只是海魔教一廂情願的想法，趙天爵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蝴蝶城也擁有不能輕侮的力量。」

桑七星冷冷一笑，道：「無論是誰，若與本教爲敵，他的下場，都一定會很悲慘。」

司馬血突然回劍入鞘，嘆了口氣，道：「可惜趙城主沒有出高價要我殺了你，否則我現在一定可把你殺個狗血淋頭。」

桑七星的臉色倏變，厲聲道：「好一個司馬血，你竟敢戲弄本堂主？」

司馬血冷冷道：「不錯，我偏就是喜歡戲弄你，趙城主沒有叫我殺你，但在必要時，在下偶然也會免費殺人。」

桑七星的臉色變成陣紅陣白。

過了半晌，他才咬牙迸出了五個字：「咱們走着瞧！」

說完這五個字之後，桑七星就像一溜烟似的回到海魔船上。

× × ×

蝴蝶城其實並不能算是個城，它只是一個小小的市鎮。

這裏只有三百多戶人家，但却有九十二家商號。

蝴蝶城中的人口不多，但店舖却多得令人出奇。

這裏最大的一家商號，是蝴蝶院。

蝴蝶院的老闆，也就是蝴蝶城主。

蝴蝶城主姓趙，名天爵。

趙天爵今年剛好六十歲。

他身長六尺二寸，年紀雖已一大把，但他的身材仍然像三十年前一樣，絲毫沒有改變過。

他仍然是以前那副樣子，整個人就像銅筋鐵骨鑄造出來的。

他曾經有過無數次出生入死的經驗，但近年來，他的生活似已漸漸從絢燦歸於平淡。

這一天，蝴蝶城最少有一半以上的地方變成了澤國。

趙天爵在蝴蝶院的翩翩樓上，爲這一場豪雨而感到煩悶。

他平時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晴朗的天氣裏，騎着快馬，帶着他的十二隻久經訓練的獵犬，到蝴蝶城外的郊野狩獵。

他的箭法，在蝴蝶城中，早已享有盛名。

今天的大雨，使他原本訂下來的狩獵計劃被逼取消。

但他很快就接獲到另一個比狩獵更具

刺激性的消息。

海魔船居然從海裏鑽上來了。

蝶城陷敵　醫谷閙耗驚魂

即使今天不下雨，趙天爵狩獵的興趣恐怕也不會很大。

因爲在蝴蝶院的後園子裏，正擺着三口嶄新的棺材。

棺材是黑色的，黑得就像是棺材裏死屍的臉色。

趙天爵不喜歡看棺材，更不喜歡看死屍。

但在這一個倒霉的上午，居然有人把三口棺材運到蝴蝶院的後園外。

運送這三口棺材到這裏的，是一個咀裏已經沒有牙齒的傅公公。

傅公公是蝴蝶城西三里外一間義莊的看更。

他唯一的財產，就只有一條老牛，和一輛還算頗結實的木頭車。

老牛拉動木頭車，木頭車上放着三口棺材。

三口棺材裏俱有死屍，雖然已被抹上一種防腐的粉末，但屍體的肉色已開始變成黝黑。

傅公公吃了豹胆熊心？他竟然敢把這些東西運到蝴蝶院？

他是不是已經瘋了？

× × ×

傅公公沒有瘋。

如果說他瘋，也許他是窮瘋了。

他已有八天沒有吃過飯，連稀粥都沒有喝過一口。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幾天是怎麼熬過的。

就在他快要餓瘋的時候，突然有人給他一大碗熱騰騰的鹵肉麵，還有一瓶白干，十兩銀子。

這三種事物在別人眼中，可能會覺得微不足道，但在傅公公看來，那簡直是一筆驚人的寶藏。

他吃完這碗麵，喝掉大半瓶酒之後，就遵照着一張字條上的意思，把三口棺材運送到蝴蝶院的後園子裏。

× × ×

經過一番精細的調查之後，趙天爵已可以肯定這三口棺材，是從三十里外一間長生店賣出的。

買棺材的人，是個頭戴闊邊草笠的男人。

他花了三百兩銀子買下這三口棺材之後，就用一輛馬車把棺材運走。

長生店的老闆可以肯定，買棺材的人絕不是當地的人。

趙天爵不喜歡看棺材和死屍，但當這三口棺材被送到蝴蝶院後園子外的時候，他却不能不看。

不但看，而且還要仔細的看。

第一口棺材放着的是一個男屍。

雖然他的臉已變了形狀，也變了顏色，但趙天爵還是一眼便已認出，他就是飛天狗皮羣。

皮羣的臉孔形狀有點像狗，但他的輕功却極了得，於是被人稱爲飛天狗。

飛天狗不但會飛天，而且還會咬人。

但現在，咬人的飛天狗已變成了一堆霉爛的腐肉。

在第二口棺材裏放着的，也是一個男屍。

那是一個白髮高冠的老道人。

這個老道人的手中，還緊緊的握着一柄拂塵。

趙天爵當然也認識他。

因爲這個老道人，就是趙天爵從南海重金聘請回來兩大高手之一的鐵羊道長。

還有一口棺材，裏面放着的却是一個女屍。

她的年紀比皮羣大得多，但比起鐵羊道長却又年輕了十多歲。

她的臉色也已變成黑色。

但她還是活着的時候，本就是個皮膚顏色黝黑的女人。

她叫黑殺手，又叫黑芝蔴。

趙天爵感到最心疼的，就是黑芝蔴的死亡。

不但心疼，而且憤怒。

因爲黑芝蔴不但是他最信任的心腹，同時也是他最喜愛的女人。

× × ×

三具屍體擺在蝴蝶院後園子外，已足足兩個時辰。

趙天爵看得很仔細。

這三個人，都是駐守在蝴蝶城外的秘密殺手。

平時他們很少回到蝴蝶城。

但趙天爵一直都與他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但在近數十天以來，飛天狗、鐵羊道長和黑芝蔴，先後相繼神秘失踪。

他們就像是氣泡般消失掉。

趙天爵加緊派手下偵查他們三人的下落，但直到今天之前，仍然杳無音訊。

現在，他們回來了。

他們躺着回來，而且屍體更已變成腐黑之色。

趙天爵在雨中檢視屍體，他可以肯定，他們都是死在同一個人，同一種武器之下。

他們的死，是否海魔教的傑作？

趙天爵一言不發，沒有向任何人表示他的意見。

直到下午，雨勢開始較弱。

趙天爵又再接到他手下的報告：

「海魔船已逼近本城只有半里。」

趙天爵聞報，露出了一個冷酷笑容，然後就把這三口棺木，一口一口的疊起。

他居然把三口棺木，用一隻手擧了起來，然後就向自己的臥室走了進去。

每一個人都看得有點呆了。

蝴蝶院不但是賭場、是酒家、是妓院，同時，也是趙天爵的家。

—他沒有結婚，雖然他的年紀已不輕。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一直都不結婚，就像是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一樣。

他爲甚麼要把這三口棺木扛到臥室之中呢？

× × ×

趙天爵的臥室很寬敞。

在牆壁上，總共掛着十二把劍。

這十二把劍的價值，從來沒有人能估

計出來。

名劍，本就是一種無價之寶。

平時有空，趙天爵總喜歡把這些劍拿出來，仔細慢慢的欣賞。

他把這些劍抹得很乾淨，堪稱一塵不染。

但現在，對於這些名劍，他連看也沒有看一眼。

他的目光，只集中在牆角的一個銅瓶身上。

這一個銅瓶子的製作，相當精巧，但却已塵垢堆積，與牆上那十二把一塵不染的劍，恰恰成爲一個强烈的對比。

趙天爵長長的嘆了口氣，突然伸手把銅瓶子向後大力一推。

他這一推之力並不輕。

但銅瓶子沒有被推跌，只是向後移動了少許。

當銅瓶子被推後之際，那幅懸掛着十二把名劍的牆壁同時向左移動，而地上一塊名貴的波斯地毯也露出了一個缺口。

趙天爵緩緩地從那個缺口鑽了進去。

前後不到半盞茶的時間，趙天爵已從這間臥室裏消失，連那三口棺材也已不知所踪。

接着，牆壁和地毯又回復到原來的位置，和以前的樣子一點也沒有改變。

但蝴蝶城主趙天爵和那三口棺材，却已從此在世間之上消失。

× × ×

黃昏。

滂沱大雨早化爲絲絲小雨。

到了黑暗即將來臨的時候，一抹斜陽，却從西山之巓悄悄地透出。

彩霞殷紅，夕陽照在海魔船上，看來是那末壯麗，又是那末神秘。

這一艘船，已從東海來到了蝴蝶城裏最寬闊的一條街道。

海魔船居然就停在蝴蝶院的外面。

但蝴蝶城好像已經自行崩潰。

城中的人，士無鬥志，海魔船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抵抗。

海魔船的聲勢，雖然異常龐大，但在此之前，又有誰能料到，它在進入蝴蝶城的時候，居然沒有遭遇到抵抗呢？

趙天爵的手下仍在。

但趙天爵却不見了。

蛇無頭不行，蝴蝶城中又有誰敢代替趙天爵發號施令？

× × ×

海魔船現在已不像一艘船。

它只像一間屋，一座堡壘。

它又像是一隻龐然巨獸，靜悄悄的伏在蝴蝶城中最寬闊的一條街道上。

蝴蝶院本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但當海魔船來到蝴蝶城之後，這裏的顧客都已走得乾乾淨淨。

原本蝴蝶城最熱鬧的地方，忽然間就變得冷清清的。

就在黑暗開始吞噬大地的時候，海魔船的船舷旁，突然冒出了一個錦袍老者。

他的身材也許瘦削一點，但他並不因此而給予別人一個瘦弱的感覺。

他的眼睛，正逼視着蝴蝶院門前的一塊橫匾。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趙天爵眞的逃走了？」

他的說話剛響起，立刻就有人回答：「回稟敎主，趙天爵已逃之夭夭，城中每一個角落都找不着他的影子。」

回答錦袍老者的人，是個年紀大約三十出頭，身穿杏袍，腰懸長劍的文士。

錦袍老者、赫然正是海魔敎的敎主賀譽。

賀譽默默的凝注着杏袍文士，半晌才道：「你可知道本敎主爲甚麼不再停留在沙一殺的那間小客棧？」

杏袍文士微微一笑，道：「敎主此擧，莫非是存心暫時放過沙一殺和彭家父子麼？」

賀譽淡淡的一笑，道：「老夫正有此意。」

杏袍文士道：「但屬下不明白教主何以要暫時放過這幾個叛將？」

賀譽道：「本敎最大的敵人，並不是沙一殺，更不是彭家父子。」

杏袍文士微微點頭。

賀譽又緩緩的道：「趙天爵一直都與本教爲敵，你可知道這是甚麼緣故？」

杏袍文士搖搖頭。

賀譽輕輕一嘆，半晌才道：「你聽過黑芝蔴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杏袍文士道：「當然聽過，她是趙天爵最寵信的一個風流女殺手。」

「風流女殺手？」賀譽的臉忽然一沉道：「你甚麼時候聽人說她是個風流女殺手？」

杏袍文士忙道：「那只是坊間市井的一般傳說。」

賀譽冷冷一笑，道：「以後你不知的事情，最好就別妄下判語。」

杏袍文士的神態有點窘，但他仍然勉强一笑，道：「屬下記住了。」

賀譽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黑芝蔴並不是個風流的女人，她既不風流，更不下流。」

杏袍文士靜靜的聽下去。

賀譽續道：「雖然她的膚色並不皙白，但除了這一點之外，她實在是個很漂亮動人的女人。」

杏袍文士道：「她現在的年紀聽說已不輕。」

賀譽道：「不錯，她已超過四十五歲了。」

杏袍文士道：「黑芝蔴這個女人與趙天爵又有甚麼關係？」

賀譽淡淡的道：「趙天爵是她的同門師兄，他們兩人的武功，同出一源。」

杏袍文士「嗯」一聲，道：「他們的師父是誰？」

「八絕上人。」

「八絕上人？」杏袍文士的臉色變了：「北天山八絕谷的谷主？」

「不錯。」

杏袍文士沉默了片刻，緩緩道：「這是個性情孤僻，武功絕頂的怪人，他已有數十年未曾在江湖上露過面。」

賀譽悠然道：「八絕上人早已變成了一堆白骨，又豈會再在江湖之上露面？」

杏袍文士一怔。

「八絕上人已死？」

「不錯，」賀譽冷冷一笑：「自從八

絕上人死後，感到最傷心的人，就是黑芝蔴。」

杏袍文士道：「黑芝蔴的身世很神秘，她的眞實姓名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賀譽道：「她本是一個孤兒，若不是八絕上人把她收養，她早已葬身於狼腹之中。」

杏袍文士道：「黑芝蔴一直不嫁，趙天爵一直不娶，難道與八絕上人的死亡有關？」

賀譽淡淡一笑，道：「你沒有猜錯，在師父大仇未報之前，他們是絕不會嫁娶的。」

杏袍文士道：「其中又有何緣故？」

賀譽道：「八絕上人的武功如何，你可有聽聞？」

杏袍文士道：「據說他昔年曾與北極異人風雪老祖拚過三次，結果都是不分高下。」

賀譽緩緩地點頭，道：「風雪老祖的武功如何，相信你更清楚罷？」

杏袍文士道：「屬下的叔父，就是死在風雪老祖掌下的。」

賀譽道：「八絕上人的武功，也和風雪老祖不相上下，由此不難想像得到，他的武功確有不凡之處。」

杏袍文士道：「但他死後，趙天爵與黑芝蔴何以不能嫁娶？」

賀譽道：「黑芝蔴不嫁，是因爲她曾誓言，師父之仇若不能報就永不婚嫁。」

杏袍文士道：「而趙天爵呢？」

賀譽道：「趙天爵不娶，是因爲他想得到八絕神功秘笈。」

「八絕神功秘笈？」杏袍文士道：「那是八絕上人寫的？」

「不錯，」賀譽淡淡道：「八絕上人臨死之前，把這一本秘笈交給天山醉神君狄不平，並囑咐黑芝蔴與趙天爵兩人，在師父之仇未報前，不能談婚嫁，否則，這一本八絕神功秘笈，就會由狄不平加以燒毀。」

杏袍文士道：「狄不平很聽八絕上人的說話？」

賀譽道：「狄不平是八絕上人的私生子。」

杏袍文士道：「然則殺八絕上人的又是誰？」

賀譽的瞳孔慢慢地收縮，他看着杏袍文士的時候，笑容已凝結得比冰還冷。

杏袍文士不敢再說話。

賀譽沉默了很久，才一字字的說道：「八絕上人是老夫殺的，他與老夫對掌，結果他的掌心却吃了老夫一枚毒鏢！」

杏袍文士垂下了臉。

賀譽的說話很坦白。

當年他的武功並無把握能勝過八絕上人，但八絕上人却沒有料到，賀譽竟會來一記「掌裏藏鏢」，結果他被暗算，終於毒發而死。

現在，黑暗已完全統治大地。

賀譽昔年的手段，豈非也像今夜的天色同樣黑暗？

× × ×

夜已深。

在蝴蝶城外的那間小客棧，燈光似乎比平時黯淡了不少。

沙一殺雖然斷了一條腿，但他的行動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海魔船雖然已離開了這裏，但戰爭尙未結束。

龍城璧的責任是保護彭家父子，離開這一個是非之地。

但他很快就發覺，海魔教已經埋伏着不少高手，暗中監視着小客棧裏的一切動靜。

龍城璧是一個浪子。

一個不怕艱難，也不怕死的浪子。

世間上根本就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的熱情。

他決定要辦的事，就算困難再大，他都絕不畏縮。

但他現在不能走。

因爲彭大鷹並不在這裏，而且司馬血已接受了趙天爵的聘請，龍城璧倒想陪一陪司馬血。

趙天爵的確曾付出過一筆可觀的酬金，要他去殺一個人。

趙天爵要司馬血去殺的人，並不是桑七星。

但龍城璧沒有向司馬血追問。

司馬血要殺的人是誰？

現在，除了他和趙天爵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龍城璧唯一担心的人，是唐竹權。

他知道唐竹權已經到了蝴蝶城。

八姑媽雖然沒有叫唐竹權去找彭大鷹父子，但龍城璧却知道這個唐大少爺一定會親自出馬。

唐竹權雖然並不孝順，但一提起了喝酒和殺人這兩件事，他總是特別精神爽利的。

× × ×

夜已更深。

在小客棧旁的那座豬舍，忽然傳出一陣豬叫的聲音。

豬舍傳出了豬叫，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沙一殺的臉上，却突然露出意外的神色。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這一頭豬叫得很特別。」

沙一殺嘆了口氣，道：「那不是豬叫，而是彭大鷹的呼叫訊號。」

龍城璧的眼睛陡地一亮。

「彭大鷹在豬舍裏？」

沙一殺搖頭。

「他並不是在豬舍裏，而是在豬舍之下。」

沙一殺一面說，一面帶着龍城璧和司馬血兩人，來到了豬舍，而小鷹也緊緊跟隨着。

豬舍裏傳出微弱的燭光，裏面果然有人。

原來在豬舍之下，赫然有一條狹窄的地道！

× × ×

這一條地道的存在，當然是一個絕大的秘密。

但沙一殺却不惜在龍城璧和司馬血的面前，把這一個秘密暴露了出來。

由此可見，他對這兩個年青人已相當的信任。

事實上，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都是值得信任的人，雖然他們的作風有時候未免狂放得令人爲之側目。

在地道裏扮豬叫的人，是一個比豬還更骯髒的青衣人。

他的頭髮上，居然還沾着若干臭氣薰天的豬糞。

龍城璧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知道這個人就是彭大鷹，更知道他的武功已被盡廢。

這一點，是他從小鷹口中探聽得來的消息。

看見彭大鷹之後，他知道小鷹並沒有說謊。

彭大鷹以前也許有很不錯的武功，但現在，他却比一個普通的農夫還只不如。

這是賀譽對待叛逆者的一種手段。

彭大鷹露出了一個乾澀的笑容，對龍城璧和司馬血道：「兩位大概就是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

龍城璧感到有點意外。

他不明白彭大鷹是怎樣知道自己和司馬血的身份的。

但他仍然點頭，表示彭大鷹的猜估並沒有錯。

彭大鷹輕輕的嘆了口氣：「趙城主能夠得到兩位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只可惜彭某現在已成爲一個廢人，誅滅海魔教這番盛舉，彭某實在有心無力了。」

他一面說，一面帶着衆人走進豬舍下的那條秘道。

秘道並不寬闊，只能容一個人勉强前進。

沙一殺走在最後，他必須把豬舍回復原來的形狀，以免留下令人可疑的痕跡。

秘道狹長，而且裏面的空氣又濕又焗，龍城璧和司馬血的背上都已冒出了汗。

足足行走了一頓飯時光，秘道突然逐漸寬敞，隱約間遠處還傳來燈光。

燈光漸漸明亮。

狹長的秘道，已走到盡頭。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看見了秘道的盡頭，是一個巨大的石洞。

石洞裏有三口棺材。

棺材的旁邊，有兩個人。

其中一人，赫然就是杭州唐家的大少爺唐竹權！

× × ×

唐竹權！

這個神出鬼沒的大胖子，居然比龍城璧和司馬血更早一步到了彭大鷹的藏身之所。

這一個無酒不歡的唐大少爺，今天居然沒有喝酒，他全身上下，連半點酒臭的氣味也沒有。

司馬血淡淡一笑，頻頻道：「難得！難得！」

唐竹權怪眼一翻：「老子爲了八姑媽的這趟差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這裏，你們倒輕鬆得很。」

龍城璧的目光，只落在唐竹權旁邊另一個人的身上。

五年之前，他曾與這人有過一面之緣的。

那時候，龍城璧的名氣，還不及今日之盛。

但這人在江湖上却早已是個大名鼎鼎的大人物。

他就是蝴蝶城主趙天爵。

× × ×

巨洞之中，燈光輝煌，每一個人的臉都被燈光照得發亮。

但趙天爵的臉，却是愁眉深鎖。

龍城璧忽然道：「趙城主，海魔船是否已到了蝴蝶城中？」

趙天爵道：「不錯。」

龍城璧道：「你打算放棄蝴蝶城？」

趙天爵一陣苦笑：「難道你以爲憑蝴蝶城的力量，可以抗拒海魔教的侵犯？」

龍城璧淡淡道：「蝴蝶城的眞正實力怎樣，沒有人會比趙城主更加清楚。」

趙天爵道：「這一點理所當然。」

龍城璧目光閃動，道：「但據在下所知，趙城主麾下，最少有三百個劍法和輕功都堪稱一流的高手，就算海魔教的氣勢再盛，也未必就能輕易闖過這三百高手所組成的劍陣。」

趙天爵傲然一笑：「龍大俠對於本城的實力，倒似是相當了解。」

龍城璧道：「除了這三百個劍手之外，蝴蝶城中還有不少深藏不露的高手，集合他們這一股力量，又有誰能輕易攻破蝴蝶城？」

趙天爵沉默下去。

龍城璧又道：「在下倒想知道，趙城主何以輕易放棄蝴蝶城？」

趙天爵忽然冷冷的盯着他。

「打硬仗雖然痛快，但吃敗仗是一件痛苦的事。」

龍城璧目光一落：「難道你爲了害怕吃敗仗，就寧可甘願把把蝴蝶城雙手拱讓給別人？」

趙天爵冷冷一笑，道：「賀譽雖然得到了蝴蝶城，但本城的實力，却仍然保持完整。」

龍城璧笑了。

「在下早就知道趙城主絕不是個容易輕棄基業的人，剛才的說話，趙城主切莫記在心上。」

司馬血緩緩的道：「趙城主的計劃，莫非是先把海魔教的人引進蝴蝶城，然後再慢慢把它擊破？」

趙天爵道：「海魔教並沒有眞正佔領蝴蝶城，他們只是墮進了一個大網！」

他的雙拳漸漸緊握，目中露出了堅決的神色。

龍城璧的心中，很希望趙天爵能戰勝海魔教。

趙天爵雖然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却總比賀譽這個老魔頭好千百倍。

蝴蝶城一旦落在賀譽的手裏，唇亡齒寒，第一個最受到嚴重威脅的就是醫谷！

× × ×

醫谷！

這一個神秘的山谷，谷中有多少高手？多少神醫？

沒有人能知道。

但由於醫谷本身就是一個醫藥經書的大寶藏，所以江湖中不少邪惡的組織，都曾經打過醫谷的主意。

海魔教進軍蝴蝶城之後，下一個目標是否就是醫谷呢？

雖然目前來說還是言之過早，但誰也不能抹煞這一個可能性的存在。

× × ×

龍城璧的猜測，絕對合理。

就在這個時候，許竅之來了。

× × ×

許竅之。

名滿天下的醫谷谷主，竟然也在這一個巨洞之內出現。

江湖三大奇俠，已有兩人在此。

還有偷腦袋大俠衞空空，他又在甚麼地方？

許竅之第一句說話就已經把衞空空的下落說了出來：「衞空空在霧萍小築。」

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三人的眼睛同時一亮。

霧萍小築就在醫谷之中。

許竅之淡淡一笑，目注趙天爵道：「如果咱們沒有料錯，海魔教將會在三天之內，大舉進軍醫谷。」

趙天爵點點頭，道：「賀譽這一着，早就在趙某人意料之中。」

許竅之道：「冷碧橋的傷毒，當眞如此嚴重？」

「冷碧橋」三字一出口，龍城璧的臉色首先變了。

他瞪着許竅之：「甚麼？冷碧橋仍然活着？」

許竅之淡淡道：「江湖上一萬人中，最少有九千九百人以爲冷碧橋已經在八年前死在黃山五毒的毒掌之下。」

龍城璧道：「難道事實並非如此？」

許竅之道：「冷碧橋不錯是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但她並沒有死。」

龍城璧道：「這倒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唐竹權揉了揉胖大的肚子，道：「冷碧橋是甚麼東西？」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冷碧橋並不是東西，而是一個女人。」

「女人？」唐竹權裂嘴一笑：「他奶奶的，老子可未曾聽過她的名字！」

龍城璧笑道：「你對女人的興趣一向都並不大。」

唐竹權冷哼道：「女人又不是酒，有甚麼好值得研究的。」

但他隨即又接着問龍城璧：「冷碧橋是個怎樣的女人？」

龍城璧嘆息一聲：「她是二十年前武林中十大美人之一，她不但貌美如花，却也毒如蛇蠍。」

唐竹權似懂非懂，非懂又似懂地點點頭：「原來是個心狠手辣的蛇蠍美人。」

龍城璧接口道：「昔年少林寺的千字輩高僧，竟有三人受不住她的誘惑，自動把自己的一身內功，貫輸到她的身上。」

唐竹權矍然動容，道：「好厲害的妖女。」

龍城璧嘆道：「自此之後，冷碧橋就成爲了江湖上最兇殘最厲害的女妖精，她對武林災害之烈眞不下於洪水猛獸。」

唐竹權道：「冷碧橋又和賀譽有甚麼關係？」

龍城璧道：「賀譽一直暗戀冷碧橋，直到八年前，冷碧橋與黃山五毒發生激烈的火併，結果她身中毒掌，幾乎就此死掉，但賀譽及時趕到，把她的性命救回。」

許竅之緩緩接道：「冷碧橋中的是下崖蛇啖手，除了下崖蛇尾草之外，別無其他解藥可救。」

唐竹權道：「如今已事隔八年，她倘若仍然能夠活着，想來賀譽必已找到了下崖蛇尾草？」

許竅之搖搖頭，道：「下崖是天竺極西的一個荒蕪之地，除了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之外，誰也沒有到過那個地方。」

唐竹權道：「黃山五毒能練成下崖蛇啖手，難道他們也沒有到過那個地方？」

許竅之道：「黃山五毒是在無意中得到一本練功秘笈，才練成下崖蛇啖手的，但他們只懂用蛇啖手，但却無解藥。」

趙天爵悠悠一笑，道：「普天之下，只有兩個人能把冷碧橋身上的毒解除。」

唐竹權的眼睛立刻睜大：「誰？」

「時九公。」

「還有一個呢？」

許久已沒有開口說話的彭大鷹突然緩緩接道：「那是我！」

× × ×

——彭大鷹不但是個富翁，同時也是一個下毒和解毒的名家。

——蜀中唐門使用暗器毒物的本領天下第一，但若論解毒的本領，彭大鷹的本領恐怕猶在唐門之上。

彭大鷹的聲音有點激動，他喘着氣續道：「十五年前，時九公曾贈送了三種稀世罕有的藥物給彭某，其中有一種就是下崖蛇尾草。」

龍城璧恍然大悟。

賀譽一直都向彭大鷹壓逼，目的就是想得到下崖蛇尾草。

唐竹權道：「那個女妖精中了毒掌八年，又沒有蛇尾草作爲解藥，何以仍然能夠活到現在？」

趙天爵道：「賀譽雖然沒有下崖蛇尾草，但海魔教中仍有不少靈丹妙藥，可以暫時保住冷碧橋的性命，但她却已成爲了一個癱瘓之人。」

唐竹權哼一聲：「害人的女妖精，正合當受此報應。」

許竅之嘆一口氣，道：「近幾年來，海魔教已多次邀請時九公前往東海爲冷碧橋醫治傷毒，但像冷碧橋這種人，若把她治好，將來又是江湖上的一場浩刦，是以時九公決不肯前往東海。」

唐竹權哈哈一笑：「時九公這個老怪物倒還頗有點見地，他若治好冷碧橋，說不定她立刻就會拿時九公開刀，試一試自己的武功是否已經恢復。」

他說這幾句話時，臉上的神態很滑稽，彭小鷹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但龍城璧和司馬血的臉上，却是毫無笑意。

這並不是一件值得發笑的事，唐竹權的說話並不荒唐，以冷碧橋兇殘暴戾的性格，癱瘓了八年之後若一旦復原，說不定眞的會把治好她的人一掌劈死，以消除悶氣。

許竅之忽然長長的吸了口氣，道：「海魔教今次自東海大舉進師蝴蝶城，是具有多種目的的，趙城主、彭家父子，沙帮主以及醫谷的時九公，都是賀譽的主要目標。」

趙天爵輕輕一咳，道：「趙某鑑於敵方來勢太過洶湧，所以並不打算來一個硬碰硬，我已把蝴蝶城中全部精英高手，調駐在一個隱密的地方。」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這一支精兵，對於殲滅海魔教這一個邪惡的組織，具有極重要的作用。」

許竅之緩緩道：「趙城主早已與敝谷有所協定，咱們聯手對付海魔教。」

唐竹權笑道：「這一戰必定十分燦爛可觀。」

許竅之背負着雙手，腳踱着步，道：「海魔教雖然高手如雲，但他們想一口氣攻破醫谷與蝴蝶城，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趙天爵冷冷的道：「總有一天，賀譽將會面臨到最無情的反擊，那時候，就是海魔教的末日。」

說到這裏，他的臉色突然黯淡下來。

他的目光，直盯在那三副漆黑的棺木之上。

黑芝蔴已經死了。

就算他能够殲滅海魔教，爲師父報却血海鏢深仇，並得到八絕神功秘笈，那又如何？

× × ×

五月初八，風和日麗。

雨後天晴的景色，總是比平時美麗得多。

在蝴蝶城西南二十五里外，有一個小小的市集。

這個地方的名字叫方家集。

方家集裏絕大多數的居民都姓方，但百掌鏢局的總鏢頭却例外。

如此一個小市集，居然也有鏢局？

不錯。

這裏有鏢局，而且規模還不小。

百掌鏢局的總鏢頭，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獨臂漢子。

他姓宰，名字是德苗。

但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叫他宰一刀。

他用的兵器是一把薄而鋒利的快刀。

他宰人從來只用一刀。

一刀便已分勝負。

當然，他從未敗過一次，自從百掌鏢局成立以來，還未曾有人能接得下他的第一刀。

× × ×

江湖傳言，宰一刀其實只懂得兩招刀法。

第一招，是最可怕的一招。

這一刀出手，敵人的腦袋立刻就會被他的刀鋒搗個稀爛。

他的刀就像是一個鑽子，無論是誰的腦袋，只要他一下殺手，刀鋒就會像鑽子般鑽到對方的臉上、額上，或者是後腦之上。

從沒有人能避得過他這一招刀法。

而他的另一招，却是「砍手式」。

「砍手式」這一招刀法不會致命，但却能把敵人的右腕，在一刀之內，砍了下來。

宰一刀的刀法，是天下間最殘酷的刀法。

他出道僅十八個月，就已經砍下了整整一百個人的手掌。

就在他砍下第一百隻手掌的時候，他創立了百掌鏢局。

他選擇方家集這個地方開設鏢局，許多人都認爲並非明智之舉。

就算宰一刀的本領再大，又有誰會跑到這種地方來找他保護貨鏢呢？

× × ×

在百掌鏢局的左隣，是一個養鷄鴨的小農莊。

養鷄鴨的，是一對年紀已很老邁的夫婦。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小農莊外突然來了一個頭戴闊邊草笠的白衣漢子。

雖然他這一頂草笠帽邊很闊大，但仍然掩蓋不住他的一頭長髮。

他長髮披肩，步履沉實，但沒有人看得見他的臉。

在方家集這種小地方，突然出現了一個這樣子的人，自然難免令人爲之側目。

但沒有人理會他。

這種人，很可能是個流浪漢，而流浪漢的脾氣，通常都不太好。

這是一般人的見解。

無論他是流浪漢也好，是個叫化子也好，甚至是閻王老子派來的催命煞星也好，只要不沾惹他，就不會有麻煩。

所以，看見這個白衣漢子的人儘管爲之側目，但誰也沒有停下來再觀察他的行動。

少管閒事，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門，這一個道理，他們都很明白。

小農莊的一雙老夫婦，早就已注意到這個白衣人的行動。

他們只盼望這個人不會來找自己的麻煩。

只可惜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實在太多。

他們不希望與這個白衣漢子打交道，但白衣漢子却偏偏一步一步的向小農莊逼近。

這一雙老夫婦，在方家集已居住了六十多年。

這裏的人，都稱呼他們方老爹，方大嫂。

方老爹對方大嫂低聲說道：「千保祐，萬保祐，望菩薩保祐，他別拍咱們的木門。」

但他的禱告還未說完，白衣漢子偏偏已走到小農莊的木門前，輕輕的敲了三下了。

方老爹打個眼色，暗示方大嫂千萬莫開門讓他進來。

但白衣漢子又再敲門。

他再度敲門的力度大了一點，仍然是連敲三下。

但這一次，他竟然是用一隻手指來敲的，而且每敲門一次，木門上就被戳穿了一個小洞。

方老爹夫婦看得呆了。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人這個樣子敲門的。

門上被敲穿三個小洞並不打緊，但若再不開門，一旦給他連門都卸了下來，那倒是更麻煩的事。

方大嫂嘆口氣，低聲對方老爹道：「

看來這一塊木門絕對阻不了他，常言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已窮得連鷄鴨都快餓死，難道還怕他來搶刼？」

方老爹的身子在發抖。

他雖然不是個武林中人，但從門上那三個小洞看來，這個白衣漢子的武功顯然很厲害。

這種江湖煞星，把他放進屋子裏固然不妙，但若給他闖門而進，激怒了他，恐怕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誠如方大嫂所說，他們除了有幾十隻鷄，幾十隻鴨子之外，可謂一貧如洗，就算這個白衣漢子眞的是個强盜，也只好認命了。

但方老爹的心裏，又有另外的一種想法。

白衣漢子既然是個武林高手，他絕不會找到自己這等貧苦人家來下手罷？

就在他的心中卜卜亂跳的時候，方大嫂已走上前把木門開啓。

× × ×

白衣漢子的白衣並不很白。

嚴格的說一句，他這一身白衣差不多已變成了黃衣。

人在江湖，風塵僕僕，再純潔的人也難免被染上垢汚，又何况是衣裳？

方老爹的心在跳。

方大嫂的胆子雖然比丈夫大一點，但她現在的一顆心却跳得更厲害。

因爲她已看見這個白衣漢子的臉！

× × ×

闊邊的草笠向上掀起，冒出了一張青白的臉。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但臉上却已有太多的皺紋。

皺紋並不可怕，也絕對不會令方大嫂心跳。

但這個白衣人的臉上除了皺紋之外，更有一道長達五寸的疤痕，由左耳一直橫過面頰，幾乎伸展到喉頭之上。

若果在三十年前，方大嫂看見這張臉一定會被嚇得昏倒過去。

但她現在的年紀已有一大把，胆量總算比以前大了不少。

她居然還能鼓起勇氣首先說話：「這位相公敲門，未知有何貴幹？」

方大嫂是個目不識丁的人，她能夠說出這兩句說話，連她自己都覺得十分得體大方。

白衣漢子露出了一個平淡的笑容，緩緩地道：「我姓白，白無淚。」

方大嫂勉强一笑，道：「原來是白公子。」

白無淚搖搖頭。

「我不是公子，而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方大嫂陪笑着：「公子說笑了。」

白無淚的臉突然沉下。

他冷冷一笑，一雙眼睛發出逼人寒光，直盯着方大嫂！「我是個說一就一，說二就二的人，我爲甚麼要跟你說笑？」

方大嫂給白無淚這幾句說話嚇呆了，一時之間，嘴裏竟然甚麼說話也講不出來了。

方老爹雖然胆子細小得可憐，但在這個時候，他也不能不站出來，代替妻子對白無淚說話。

「這位白……白先生，想必是從外地來到這裏？」

方老爹一面說，一面牙齒震得格格作响。

白無淚淡漠地點點頭。

方老爹喘一口氣，道：「白先生莫非是想找一間客店歇歇脚？」

他伸手向左一指，道：「從這邊走，不遠處有一間悅賓樓……」

「我不喜歡住客棧。」白無淚截然道：「今天晚上，倒要打擾兩位，希望你們能騰出一個地方讓我住一晚。」

方老爹的臉立刻又青又黃。

他看見白淚的相貌，便已暗暗叫苦，這種人，準是以江湖上的魔王煞星，如何能夠讓他在屋裏睡上一晚？

「白先生，這裏的地方又臭又髒，只怕……」

「沒有甚麼怕不怕的，」白無淚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我昨夜睡在甚麼地方？」

方老爹苦笑。

他並不是能知過去未來的神仙，又怎會知道白無淚昨夜睡在那裏？

白無淚冷冷說下去：「昨夜我睡在一間客棧裏。」

方老爹一怔，道：「既然你昨夜睡在客棧，今天又何以例外，莫非……」

他言下之意，再也明顯不過，分明是指白無淚已身無分文，雖然昨夜住在客棧裏，但今天却再也付不起房錢。

白無淚的瞳孔慢慢收縮，陰冷的目光却逼成一綫地直盯着方老爹的臉：「那一間客棧，沒有床，只有棺材。」

方老爹渾身打了個寒戰：「白……先生說笑罷？」

白無淚突然吊着嗓子怒道：「我早就說過，我不喜歡說笑！」

方老爹垂下臉：「是！是！」

白無淚的目光遙注着遠方，緩緩地說道：「那間客棧，本來就是專給死人居住的。」

方老爹沉默半晌，終於恍然大悟。

「難……難道白先生……昨夜睡在義莊之中？」

白無淚點點頭，道：「睡在棺蓋上總比睡在棺蓋下好得多。」

這一點方老爹倒很明白。

因爲睡在棺蓋上的是活人，而睡在棺蓋下的却必已是個死人無疑。

面對着這個連棺蓋都敢睡在上面的人，方老爹的兩條腿又虛軟了幾分。

他忽然又看見了白無淚的腰間有一把劍。

這一把劍只有一尺七寸，劍鞘是用豹皮精製的。

但豹皮和劍鍔之上，都染滿了已經乾透了的血。

方老爹敢肯定，那些血一定是屬於人類的，而絕不會是野獸的血。

白無淚不像個獵戶。

一點也不像。

他只像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手。

想到這裏，方老爹差不多又幾乎暈倒過去。

——他雖然已活了一大把年紀，而且，養了幾十年的鷄鴨，但如果有人告訴你，他連一隻鷄鴨都未曾宰過，你會不會相信？

然而，那是事實。

方老爹怕血，就算要宰鷄鴨，這個責任也是落在方大嫂的身上。

此刻他忽然面對着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漢子，又怎敎他不爲之方寸大亂？

× × ×

白無淚一點也不客氣。

他簡直就把這個小小的農莊，看成是自己的家一樣。

方老爹夫婦兩人不敢待慢這一個「客人」。

不速之客也是客，而且這種客人萬萬不能開罪。

白無淚忽然掏出一錠金子，擺在一張已殘舊得幾乎快塌下來的木桌上。

方老爹夫婦看得一呆。

白無淚的神色仍然是那般冷漠。

他忽然又說出了兩個字：

「拿去。」

方老爹夫婦同時一呆。

他倆面面相覷，彷彿在問自己的老伴：「我的耳朶是否出了毛病？」

白無淚忽然一拍桌子：「怎麼還不收下，難道嫌少不成？」

方老爹嚇了一跳。

他又望了老伴一眼，才伸出一雙發抖的手，震巔巔地把那錠金子捧在手上。

方老爹暗暗叫道：「我的媽啊！這錠金子少說也有二十兩……」

二十兩金子，對於方老爹夫婦來說，簡直就是一筆連做夢都沒有看見過的驚人財富。

白無淚冷冷一笑，道：「這二十兩金子，你並不是白拿的，所以你絕對不必說半個謝字。」

方老爹的手顫抖得更是厲害。

雖然他和方大嫂般目不識丁，但「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八個字，他還是聽人說過的。

這一來，他眞是又驚又喜又是担心。

他正在担心白無淚會提出某種可怕的條件。

但白無淚的要求，却令他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這二十兩金子，是我向你買一隻鷄所付出的代價。」

「買一隻鷄？」

「不錯。」

方老爹瞧了瞧手中的那錠金子，一雙眼睛發直地連眼珠子都不曾動一下。

這錠金子重甸甸的，絕對是眞金，假不了的。

它可以買多少隻鷄？

方老爹算不出。

一千隻？三千隻？還是一萬隻？

方老爹眞是算不出。

但這個姓白的「武林人物」，居然花二十兩金子來買一隻鷄。

難道他以爲這間小農莊的母鷄會生金蛋？

但白無淚却補充了一句：「我只要一隻公鷄，越强壯的越好。」

現在方老爹的心情，比起四十年前娶老婆的時候還更緊張。

方大嫂不敢怠慢，立刻從鷄籠裏抓着一隻平時最兇惡的一隻公鷄。

這一隻公鷄的啼聲特別响亮，走路時的姿態也特別威武。

她把這隻公鷄抓到白無淚的面前。

白無淚看了牠一眼，淡淡道：「這一隻鷄很不錯，的確值得上二十兩金子。」

方大嫂訕訕一笑，然說一聲「白先生說笑了」，但這句話她剛想出口，立刻又猛然省起白無淚不喜歡說笑，於是又把這句說話生生的吞回到肚子裏。

白無淚忽然輕輕的吸了口氣，道：「把這一隻鷄向上拋。」

方大嫂一呆。

她就算再生多八個腦袋，也不會想得到白無淚爲甚麼要她抓一隻鷄，然後又要把牠向上拋。

她也不敢問白無淚，依言用盡全身氣力，把公鷄向上一拋。

咯咯咯咯！

這一隻公鷄的啼聲果然威猛。

牠在半空中啼叫，在半空中飛翔。

當然，鷄永遠是飛不起的。

但就算牠是一隻鴿子，甚至是一隻兀鷹也好，牠也一樣不可以振翅高飛。

因爲就在方大嫂把牠向上拋起的時候，白無淚突然跪在地上，然後就是一道刺目的劍影掠過。

嗤！

劍鋒快如電閃。

鷄啼聲仍在耳邊，但白無淚的劍尖已從牠的左肋下刺出，然後劍鋒又再從鷄頭之上透穿過去。

這一劍，絕對致命。

別說這只不過是一隻公鷄，就算牠是一條獅子，恐怕也得立刻倒了下去。

方老爹夫婦看得一陣心驚胆顫。

但他們却又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白無淚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白無淚的臉色依舊是那末冷漠。

他忽然檢起地上的公鷄，仔細的看了幾眼。

過了片刻，他才緩緩的說道：「把這一隻公鷄送去給宰一刀，然後向他討些賞錢。」

方老爹夫婦更加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討賞錢？」方老爹忍不住道：「憑這一隻死鷄就可以向宰……宰總鏢頭討賞錢？」

白無淚淡淡的道：「不錯，你若不向他討些賞錢，那是你自己的損失。」

方老爹實在想不出這是甚麼道理。

他也不敢存有奢望，他只希望把這隻死鷄送給宰總鏢頭之後，事情就此一了百了。

他已擁有二十兩黃金，別的財富他再也不想貪取。

知足者貧亦樂。

方老爹的確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他這種人，壽命往往都會比別人長久一些的。

× × ×

凡是瞭解宰一刀的人，都知道他平時

很喜歡吃鷄。

當他看見了鷄的時候，就像是鷄看見了蚯蚓般，非要吃個痛快不可。

但當他看見這隻死鷄之後，他的臉色立刻就變得像個臭鷄蛋。

方老爹夫婦在百掌鏢局的大廳裏垂手肅立，連氣都不敢吭出來。

他倆都已看見，這個宰總鏢頭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倒像是這隻死鷄咬了他一口似的。

宰一刀的臉色，不但難看，而且很凝重。

百掌鏢局有六個鏢師，他們都在鏢局大廳之內。

這六個人中，性子最魯莽，但武功也最高的一個鏢師是樊逵。

樊逵有七尺六寸高的身材，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條巨熊。

他忽然怒吼起來，走上前一手就揪住方老爹的衣服。

「你好大的胆子，這一隻死鷄算是甚麼意思？」

方老爹的臉都黃了，咀裏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宰一刀立時喝道：「樊鏢師，別難為他。」

樊逵氣呼呼的道：「這厮好生無禮，竟然敢把一隻死鷄捧過來，還像煞有介事般……」

「住口！」

宰一刀又把樊逵的說話喝止下去。

樊逵的臉陣紅陣白，終於還是退開一旁。

宰一刀長長的嘆息一聲，然後問方老爹：「他仍然在老丈的家中？」

方老爹恭聲道：「他聲言要在老漢的家中渡宿一宵，此刻自然仍在農莊內。」

宰一刀道：「他除了要老丈送鷄之外，可還有甚麼話對你說？」

方老爹沉吟半晌，才吶吶的道：「老漢不敢說。」

宰一刀神色肅穆，緩緩的道：「這一個人的來歷絕不簡單，他曾經說過甚麼話，老丈不妨直說，我絕不會怪你的。」

方老爹喘一口氣，道：「他叫老漢把這隻鷄送過來了之後，不妨向宰總鏢頭討些賞錢。」

樊逵的臉色又變了。

「討賞錢？討個屁討個鳥！」

宰一刀怒喝道：「樊逵，你瘋了？怎可以在老人家的面前如此放肆？」

樊逵再碰一個釘子，果然不敢再開口罵人。

宰一刀忽然又嘆了口氣，對樊逵道：「吩咐帳房的陸管事，取三錠十兩重的黃金出來。」

樊逵嚇了一跳。

「三十兩金子？」

「不錯，這是我贈給方老丈的。」

× × ×

方老爹夫婦兩人，又再次你望望我，我望望妳。

他們的眼睛不瞎，耳朵也不聾。

但他們又怎能相信，宰一刀竟然會為了區區一隻死鷄，就給他們三十兩黃金的打賞？

那簡直是不可能，也不能置信的一回事。

難道自己是在夢中？

可是，當那三錠沉甸甸的黃金塞到方老爹手中的時候，他們終於證實自己並不是在做夢。

二十兩加三十兩，總共就是五十兩。

方老爹在一天之內居然能賺到五十兩黃金，恐怕他會三晚都闔不上眼睛睡覺。

但無論怎樣，這一對孤苦伶仃的老人，總算在晚年的時候發了一筆大財，他們以後的日子，是比以前過得舒服多的。

人生在世，不幸的事情雖然不少，但當運氣來臨的時候，就算關上大門也是一樣阻攔不住的。

× × ×

夜已深。

方老爹和方大嫂雖然都躺在床上，但他們都沒有闔上眼睛。

他們真的睡不着覺。

那五十兩金子，他們已收藏在一個最秘密的地方。

白無浪這一晚真的睡在小農莊之內，他睡的不是床，而是禾稈草。

他一躺下去，就似已睡得很香甜。

方老爹和方大嫂都渴望今天晚上，不會有特別的事故發生。

他們默默地在祝禱，希望一切都平安大吉。

他們的祝禱似乎有點生效，這一個晚上，總算是平平靜靜的渡過。

但明天又將如何？

× × ×

黎明，當陽光照在方老爹眼睛的時候，白無浪已不在那堆禾稈草之上。

方老爹到處找他，但找不着。

白無浪在哪裏？

× × ×

微風輕吹，晨光曦微。

陽光雖好，但宰一刀的臉色却一點也不好。

通常在這個時候，他大多數都會在鏢局的大廳中，喝一壺濃茶，吃一些由劉廚子精製的飽點。

但現在，他並不在鏢局中。

他此刻身在一個小小的山崗上，而且還面對着一個可怕的對手。

這個對手就是白無浪！

× × ×

白無浪昨天送給宰一刀的禮物，是一隻鷄。

宰一刀當然沒有忘記這隻公鷄是怎樣死的。

一劍從左肋穿上，直貫咽喉。

用這種劍法來殺一隻鷄，就等如是用大鐵鎚去殺一隻螞蟻一樣。

公鷄死了。

牠是死在一種極可怕的劍法之下。

宰一刀是名震江湖的獨臂刀客。

他用的兵器是一把薄而鋒利的快刀。

他宰人從來只用一刀。

一刀便已分勝負。

他從未敗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接得下他的第一刀。

然而，天下間絕對沒有十全十美的人，當然也沒有十全十美的武功。



宰一刀的刀法，無疑已足以在江湖上稱雄一方，但他的刀法仍然是有破綻的。

他雖然知道自己的破綻在那裏，但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有辦法把這個破綻堵塞住。

如果有人看穿了他刀法上的破綻，而且出手又比他更快的話，他就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那一隻公鷄，宰一刀已在深夜三更的時候，悄悄的把牠埋掉。

一隻死鷄，居然要勞動到宰總鏢頭把牠埋葬，這種事說出來絕不會有人相信。

然而，那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當宰一刀埋葬這一隻死鷄的時候，心裏有一種蒼涼的感覺。

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埋葬一隻鷄，而是在埋葬着自己。

× × ×

刀在腰間。

宰一刀對於自己的刀法，一向都很有信心。

但今天例外。

他沒有信心能勝過眼前的白無浪。

連一點點的信心都沒有。

但他仍然來到此地。

他不願意逃避任何人、任何事。

白無浪望東而立，臉上露出了一種肅殺的笑意。

「宰一刀，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他忽然首先開口說話。

宰一刀緩緩地從懷裡取出一柄小刀，一封短箋。

那是昨夜四更的時候，白無浪用飛刀遞束的手法送到宰一刀臥室中的。

白無浪的輕功，已達到了來去如飛的境界。

宰一刀接到這封短箋之後，果然就單刀赴會，來到這一個小小的山崗之上。

他忽然把手按在刀柄之上。

白無浪冷冷一笑：「聽說宰總鏢頭的刀法很絕。」

宰一刀道：「你想試一試？」

白無浪搖頭：「不想。」

宰一刀感到有點意外。

白無浪淡淡的說下去：「因為咱們一旦動手，就勢必有人倒下去，我不想你死，也不想死在你的刀下。」

宰一刀道：「閣下的說話很坦白。」

白無浪道：「在下本來就是個坦白的人。」

宰一刀道：「既然如此，倒不知道閣下相約宰某到此，是何用意？」

白無浪沉默了很久，忽然問道：「你有幾多個兒子？」

宰一刀的臉陡地發青。

但他隨即回答道：「一個。」

白無浪陡地大笑。

他笑得很狂，很放肆。

宰一刀怒道：「這有甚麼好笑！」

白無浪的笑聲仍不歇止，過了許久，他才道：「宰總鏢頭是個風流人，又豈止有一個兒子？」

宰一刀的神情變得更是難看。

白無浪又笑了好一陣，才緩緩的說下去：「在方家集，你有一個兒子叫宰一清，但在揚州，你還有另一個私生子叫宰維智。」

宰一刀的身子開始發抖。

顯然，白無浪的說話就像是一支箭，深深的插在他的心坎裏。

白無浪忽然從靴中一個小暗袋裏，取出一枚戒指。

那是一枚玉戒指。

戒指上鑲着的一顆碧玉，比姆指頭還大，而且色澤碧綠可愛，乃是價值不菲的珍品。

看見了這一枚玉戒指之後，宰一刀就像是被人在胸口上重重的打了一棒。

白無浪又笑了。

他的笑容神秘而愉快。

「這是宰維智的戒指，是他二十歲生日的時候你送給他的。」

宰一刀的臉開始扭曲。

但他仍然要保持冷靜。

絕對的冷靜。

面對着白無浪，就算自己完全沒有出錯，也隨時會面臨到死亡的威脅。

倘若自己有絲毫的錯誤，那更是非死不可。

宰一刀不能算得上很怕死，但也決不是個視死如歸的人。

最少，他目前還不想死。

他有兩個妻子，一個在方家集，另一個却在數百里外的揚州。

他並不是個很老實的人，却也不能算是太過風流。

在那個時候，擁有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而宰一刀却只不過比普通人多一個妻子而已。

當然，一個人的艷福越大，他的麻煩事也總會越多。

宰一刀有兩個家，兩個妻子，還有兩個兒子。

可惜這兩個家的距離實在太遠，而且他也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有兩個家。

可是，白無淚居然已查出了他的這個秘密，而且他送給宰維智的玉戒指，也落在白無淚的手中。

白無淚冷冷一笑：「你的第二個兒子，已被我囚禁在一個隱秘的地方。」

宰一刀怒道：「我不相信。」

白無淚道：「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說話，但你的第二個兒子，可能就會因此而給你害死！」

宰一刀的額上滿是汗珠。

過了許久許久，他終於嘆了口氣，道：「你要怎樣？你想得到些甚麼？」

白無淚立刻道：「我只要一個人的腦袋。」

宰一刀的臉色一變：「我的腦袋？」

白無淚搖頭。

「不是要你的。」

「那麼你要誰的腦袋？」

「那人既是你的救命恩人，同時，也是你現在唯一的大老闆。」

宰一刀陡地提高聲音，大聲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我豈能出賣他？」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白無淚已將手中那枚玉戒指拋起，然後又是劍影一閃。

好一枚玉戒指，立刻就被分切成十二小塊。

宰一刀根本沒有看到他的劍。

當白無淚的劍回鞘之後，他呆住了。

他現在最少已明白了一件事。

白無淚的劍，一定比自己的刀更快。

不是快一點點，而是快不知若干倍！

× × ×

太陽漸漸昇起。

白無淚走了，但宰一刀仍然僵立在那個小小的山崗之上。

白無淚臨走的時候，只說了兩句話：

「你若不出賣趙天爵，就得出賣宰維智。」

白無淚的背影瞬即消失得無蹤無影。

草地上，只留下那一枚已經碎裂開成十二小塊的玉戒指。

大戰結束　浪子遠走天涯

白雲飄蕩，今天已是五月初九。

白無淚很快就回到了方老爹的小農莊之中。他坐在鷄棚的隔隣，從懷中取出一塊染滿血漬的白絹。

——三十七月二十四日，狗。

——三十八月初五，羊。

——三十八月十二日，黑芝蔴。

——三十九月初九，趙天爵。

前三行的二十六個字，早已被怵目驚心的血漬所塗掉。

還有九個字未沾上血漬。

白無淚咬了咬牙，喃喃道：「趙天爵，我說過在四十個月之內一定取你的性命，看你今天還能躲到那裏！」

這一天，是五月初九。

同時，也就是白無淚的「三十九月初九」！

× × ×

方家集距離醫谷並不遠。

可以說，它是醫谷的門戶。

如果有人從東向西走向醫谷的話，方家集乃是必經之路。

就在五月初九這一天，雖然天色很好，但卻蘊釀着一場足以令風雲色變的血腥風暴。

海魔教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東來，當然是具有志在必得的決心。

醫谷羣醫不肯醫治冷碧橋，尤其是時九公，更加堅決拒絕了賀譽的要求。

雖云醫者父母心，但像冷碧橋這種殺人如蔴的殘酷女魔頭，的確不宜把她的傷毒治好。

縱虎歸山，固為不智。

若把一頭已受了傷的惡獸治好，令牠有機會再去殘殺其他人，這種做法則更為不智。

時九公雖然脾氣暴躁，但他也有做人處世的一套原則。

他的原則就是：「逢惡不治」。

「惡」者，並非指頑惡的疾病，而是指那些頑惡的人。

冷碧橋雖然是個女人，但她兇惡的程度，比起江湖上絕大多數的江洋大盜都還更令人感到可怕。

這樣的一個女魔頭，時九公當然不肯幫她醫治傷毒。

而彭大鷹也是一樣。

這兩個人，是唯一能夠解除冷碧橋身上奇毒的人，但賀譽用盡種種辦法，仍然無法得償所願。

所以，海魔教不惜傾盡全力，向蝴蝶城和醫谷方面進軍。

賀譽的雄師，在沙一殺的那間小客棧裏遭受到挫折。

但他攻到蝴蝶城，卻反而不費一兵一卒。

然而，這絕不能算是勝利。

因為趙天爵的實力仍然保持完整，他們之間的一戰根本就未曾爆發。

海魔船在蝴蝶城中逗留了一晚。

那一夜，蝴蝶城的氣氛是死寂的，以前最熱鬧的蝴蝶院，更加冷清清得令人感到可怕。

賀譽知道，他和趙天爵的生死決戰，將會在醫谷的附近，甚至是在醫谷之中爆發。

直到這一天的正午，海魔船終於來到了方家集。

過了方家集，還有半里左右，就是江湖中最神聖，也最受人尊敬的醫谷。

× × ×

遠在海魔船還未來到方家集之前，趙天爵早已在悅賓樓的帳房裏。

悅賓樓的帳房，除了帳房先生顧一叔之外，就只有這裏的老闆才能進入。

趙天爵正是悅賓樓的老闆。

但這間帳房還另有一扇竹門。

從外面望去，這間帳房很狹窄。

這一扇竹門，平時絕對沒有人會注意到，因為它是被一座書架遮掩着的。

通過這一扇竹門，裏面竟然是一個寬敞的大廳。

大廳裏早已有十二個黃衣人在等候着趙天爵的命令。

趙天爵是蝴蝶城主。

而這些黃衣人，就是趙天爵最引以為傲的十二傑士。

十二傑士每人都帶領着二十五至三十名劍手，他們轄下所統領的三百名劍士，就是蝴蝶城真正的主力所在。

大戰正逼近眉睫。

他們將會帶領着蝴蝶城所有的劍手，與醫谷的高手並肩作戰，抗拒海魔教的侵犯。

趙天爵決定，要給賀譽一個嚴重的挫折。

而且，他更希望這一戰能把賀譽的腦袋割了下來，為師父八絕上人報仇。

× × ×

大廳中，除了有十二個黃衣人之外，還有一個獨臂人。

這一個獨臂人，就是百掌鏢局的總鏢頭宰一刀。

方家集是蝴蝶城與醫谷之間的橋樑。

而宰一刀卻是趙天爵與許竅之之間的橋樑。

他在這一戰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負責把蝴蝶城與醫谷的高手安置在最隱秘的地方，隨時準備向海魔教發出致命的一擊。

大廳裏，每一個人的神態都很嚴肅。

但趙天爵卻希望他們能夠輕鬆一點。

這是許勝不許負的一場決戰，但過份緊張並不是一件有利的事。

趙天爵覺得他們雖然很負責、很忠心，但卻太緊張了。

× × ×

在悅賓樓不遠，有一叢茂密的竹林。

竹林深處，有一間小石屋。

這間小石屋的主人，是個賣燒餅的老婆婆。

在方家集裏，人人都叫她萍姑。

萍姑在方家集賣燒餅，已整整有二十年。

雖然方家集只是一個小地方，但她每天總是很快就把自己燒烘出來的燒餅賣光，二十年來，她的燒餅從來沒有一天斷過市。

但今天，方家集的市民沒有燒餅吃。

因為賣燒餅的人，現在已去了賣鹹鴨蛋。

「賣鹹鴨蛋」是廣府人的一句俗語，意思就是說某人已經魂歸極樂。

× × ×

萍姑是怎樣死的？

沒有人能說得出。

因為她的臉上有掌傷，胸前有刀傷，而雙手上卻又釘滿着十幾件不同類型的暗器。

當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許竅之四人看見她的時候，她正在方家集東面半里之外狂奔。

他們馬上抓住她，施以拯救的行動。

但那時候，她已筋疲力盡，全身軟綿綿的，但呼吸却急促得有如蟬聲鳴叫。

許竅之雖然是醫谷谷主，他本身的醫術也極為高明，但無奈萍姑的傷勢實在是太嚴重，雖然馬上給她餵服下靈丹妙藥，亦於事無補。

萍姑終於還是死了。

她臨嚥氣的時候，只說出了三個字。

「毒秀才……」

她還想再說下去，但她的咀巴突然僵硬，全身也已冰冷如雪。

龍城璧等人連忙把她抱起，並把她送回到方家集。

她在方家集賣了二十年的燒餅，人人都只知道她叫萍姑，而不知道她的真正來歷。

她的秘密，就只有醫谷谷主許竅之知道。

她是一個痴心的女人。

她唯一愛過，直到現在還深愛着的人，就是醫谷中的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 × ×

姻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它可以使人快樂，也可以使人痛苦。

美滿的姻緣帶來甜蜜。

但萍姑沒有美滿的姻緣。

她唯一深愛着的男人叫時伯濤。

但直到時伯濤變成了時九公，他倆還是沒有結合在一起。

時九公並不是個渾人。

他知道在醫谷半里之外有個方家集，方家集裏有一叢茂密的竹林，竹林裏有一間小小的石屋，石屋裏有一個已經等待他足足二十年的女人。

她就是萍姑。

「萍姑」，只是她在方家集所用的名字。

在二十多年之前，她並不叫萍姑，而是迴風三十六劍山莊的女莊主慕容曉竺。

迴風三十六劍山莊，現在已在江湖上消失掉，原址現在變成了一間豪華的大賭場。

慕容曉竺把山莊賣了給一個富商，然後把所有的錢，在一天之內花光。

她把這一筆鉅額的財富，分贈給迴風三十六劍山莊裏的每一個人，然後就在江湖中銷聲匿跡。

誰也不知道她去了甚麼地方。

更沒有人知道她為甚麼要這樣做。

只有許竅之知道這一個秘密。

原來時九公一直不與慕容曉竺結合，是因為她的父親慕容飛叟看不起他。

慕容飛叟是江湖上最出名的老頑固。

杭州老祖宗唐老人雖然也是個老頑固，但他頑固的程度仍然遠遠及不上慕容飛叟。

誰知道時九公也是個脾氣古怪得可以的怪物。

他明明是深愛慕容曉竺的，同時他也知道慕容曉竺對自己情深義重，但為了慕容飛叟的緣故，他竟然狠下心腸，立誓永遠不娶慕容曉竺。

直到慕容飛叟病逝之後，他仍然堅決不改變自己的主意。

他居然說過一句這麼樣的說話：

「就算天下間的女人都死光了，我都決不娶慕容飛叟的女兒！」

這一來，却苦了慕容曉竺。

她朝夕都在盼望時九公能夠回心轉意，但時九公頑固得就像是一塊連鑽子都鑽不開的硬石頭。

歲月不留情。

他們結識的時候，年紀已不輕。

如此這般再蹉跎了二十多年，他們都老了。

但時九公仍不肯回心轉意，而慕容曉竺也一直在方家集等他。

她爲他賣了二十年燒餅。

那是一段寂寞而艱苦的歲月。

她甘願爲他犧牲一切。

青春、權勢、甚至性命，她都願意爲他犧牲。

眞摯戀情可貴之處，並不是佔有，而是犧牲。

她做到了。

當然，在大多數的人眼中看來，她這種犧牲是不必要的，而且更跡近乎瘋狂、愚蠢。

但當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三人從許竅之口中知道這一段辛酸的故事之後，他們沒有這種感覺。

相反地，他們都很尊敬這一個賣燒餅的老婦人。

× × ×

慕容曉竺死了。

她是死在毒秀才手下的。

海魔教大舉進軍侵襲醫谷，而且目標是對時九公，慕容曉竺當然不能容忍。

她絕不是個軟弱的老婦。

她的胆量，比任何人都不輸虧。

她居然悄悄的跑到海魔船上，要行刺海魔教教主賀譽。

可是，她的行刺計劃並沒有成功。

在海魔船上，她遇上了一個極厲害的對手。

那是一個身穿杏袍，年紀大約三十歲，腰懸長劍的文士。

但這個杏袍文士的年紀眞的只有三十歲嗎？

不！

絕不！

其實這個杏袍文士的年紀，最少也超過了五十五歲。

但他駐容有術，雖已年近花甲，但望之猶是有如三十出頭的年青書生。

慕容曉竺沒有想到會在海魔船上遇上他。

他就是江湖中號稱毒秀才的聶武奪！

× × ×

聶武奪！

「他奶奶個熊，老子呸他媽個祖宗！」唐竹權一聽見聶武奪這個人的名字，差點就連鼻竅裏都冒出火來：「老子有個朋友的姨媽，就是給這個灰孫子用十三種暗器打死的！」

龍城璧一呆，道：「你的朋友的姨媽是誰？」

唐竹權道：「水月聖姑午四娘。」

聽到水月聖姑午四娘的名號，人人都不禁爲之肅然起敬。

龍城璧神色微微一變：「水月聖姑原來就是死在聶武奪暗器之下的？」

唐竹權道：「這是絕對假不了的事實呀。」

龍城璧道：「聶武奪若已加盟在海魔教的旗下，倒是一個勁敵。」

許竅之輕輕嘆息一聲，道：「賀譽近來大張旗鼓，網羅不少黑道高手加盟海魔教下，其實力之强，絕對不容低估。」

唐竹權一雙眼睛直盯在慕容曉竺的屍體上：「這件事最好別讓時九公知道。」

龍城璧道：「你怕他知道之後會很憤怒？」

唐竹權無言。

龍城璧却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這一件事已絕對無法保密。」

唐竹權的眼睛陡地一亮。

小石屋的門外，已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站立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唐竹權深深的吸了口氣。

「時九公！」

× × ×

站在門外的人，赫然正是時九公。

既是醫谷中輩份最高的一個長老，同時也是醫術號稱天下第一的時九公。

時九公的臉看來很冷酷。

門外有點風。

時九公却像有點瘋。

他忽然像一股龍捲風般竄了進來，把慕容曉竺抱起。

龍城璧暗暗在嘆氣。

他看見時九公的手在發抖。

這種情形，龍城璧從來都沒有在時九公的身上發現過。

時九公的脾氣雖然暴躁古怪，但他的一雙手，一向都很穩定。

可是現在却例外。

他用一雙正在發抖的手，抱起了慕容曉竺，一步一步的向竹林外走去。

每一個人都聽到他在喃喃自語。

「神醫？我眞的是個神醫？我若是個神醫，又爲甚麼不能把妳救活過來……」

許竅之的神態更是黯然。

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大夫，能把一個已經眞正死亡的人救活。

「起死回生」只不過是把垂危將死的人救活。

倘若病人已經眞眞正正的死去，那麼就算是醫術最高明的大夫，亦絕對無法能令死者活過來。

時九公雖是天下間第一號神醫，亦不例外。

× × ×

竹葉濃密，雖在大白晝的時候，光綫仍然黝暗如在暮色之中。

時九公抱着慕容曉竺的屍體，整個人就像一個呆子、一個白痴。

他雖然頑固，但絕不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

他要把慕容曉竺的屍體抱回到醫谷中，安葬在最謐靜，最接近自己的地方。

竹林中靜悄悄的，氣氛慘然。

驀地，在一棵竹樹之上，突然亮出一蓬劍影。

這一蓬劍影來得眞快，直向時九公的頭頂急迅地罩下。

劍出無聲，突襲者的動作，也是靜悄悄。

時九公仍然渾然不覺。

直到那把劍已幾乎從他的腦門上插下，他才發出一聲怒叫。

他急退三尺。

但劍鋒亦隨即向他後退的地方急擊而落。

時九公閉上了眼睛，乾脆認命。

如果他這個時候把慕容曉竺的屍體拋在地下，騰出自己的一雙手，他最少還有一個反擊的機會。

但他不肯。

他寧願死在對方的劍下，也絕不願意拋下慕容曉竺。

時九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頑固、但勇敢。

但他的勇敢，是否愚蠢了一點呢？

× × ×

劍影森森，殺氣騰騰。

這是絕對有把握可以殺死時九公的一劍。

時九公雖然也有一身武功，但一來對方存心暗襲，二來時九公的心情正處於極度紛亂之中，看來偸襲者的一劍，已必可成功。

可是，時九公福大命大，居然沒有被這一劍刺個腦袋開花。

因爲風雪之刀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

鏗！

雪刀脫手飛擊而出，把偸襲者的長劍震開一尺。

時九公剛閉上的眼睛立刻又睜開。

當他把眼睛睜大的時候，龍城璧那柄脫手擊出的雪刀又再落在他的手中。

刀快！

人更快。

時九公眞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看清楚偸襲者的模樣。

那是一個手揮長劍，身上穿着杏袍的文士。

時九公怒叱道：「你是誰？」

杏袍文士冷冷一笑，目光却盯在龍城璧的雪刀上。

「你就是雪刀浪子？」

「不錯，」龍城璧目中掠過一陣陰影：「閣下莫非就是毒秀才？」

杏袍文士淡淡一笑道：「你看我像不像？」

龍城璧道：「年紀不像。」

杏袍文士道：「早在三十年前，毒秀才便已是個風度翩翩的秀才書生。」

龍城璧道：「現在呢？」

杏袍文士道；「現在的毒秀才，似乎仍然是昔日的那副模樣。」

龍城璧道：「每一個人都會老，但你好像例外。」

杏袍文士道：「你說的不錯。」

龍城璧道：「你也許眞的不會老，但却一定會死。」

杏袍文士大笑。

「說得好！」

時九公怒吼一聲：「當你死在別人刀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一點也不好了。」

杏袍文士嘿嘿地在笑。

「憑你們兩人的力量，還遠不是本教的對手！」

龍城璧冷笑。

「你在這一叢竹林裏，總共佈下了多少伏兵？」

「不多。」

杏袍文士一笑，緩緩道：「但已足够讓你們全部都給我躺下去！」

× × ×

聶武奪！

眼前的杏袍文士，就是殺死慕容曉竺的毒秀才聶武奪！

時九公不願意放下慕容曉竺的屍體。

但他更不願意放過任何殺死聶武奪的機會。

他終於毅然放下慕容曉竺，然後雙拳齊出，直轟向聶武奪的胸膛。

時九公的拳力極剛猛，而且速度之快，更是令人難以想像。

很少人接得下他十拳。

但這一次，他連發三十六拳，仍然無法把聶武奪傷在拳下。

聶武奪忽然發出一聲叱喝。

這一聲叱喝凌厲之極，就像是巨雷般響在時九公的耳朵邊。

時九公突然被喝得爲之混身虛軟。

聶武奪的劍法隨即一變，只見劍鋒振動，刹那之間，劍式已一連五變，直向時九公的腰上刺去。

在此同時，竹林左方突然殺聲四起。

原來海魔教的武士，已開始與蝴蝶城及醫谷的高手，展開了捨死忘生的決戰！

× × ×

方家集已變成了腥風血雨之地。

海魔船來到了百掌鏢局的門外，並迅速地佔霸了這一間鏢局。

鏢局中已空無一人。

賀譽冷冷一笑。

他逐步向醫谷推進的計劃，似乎已進行得相當順利。

他要直搗醫谷，把醫谷裏的每一個人，都殺個片甲不留？

× × ×

悅賓樓外，滿佈着蝴蝶城的武士。

除了蝴蝶城的武士之外，還有百掌鏢局的鏢師和趙子手。

百掌鏢局也是蝴蝶城的一份子。

現在，在帳房之中，趙天爵正忙個不亦樂乎。

海魔教已展開了初步的攻擊行動，在那個茂密的竹林之中，戰鬥進行得相當激烈。

那是一場很重要的決戰，雙方都希望能够一舉擊敗對方。

趙天爵就像戰場上的統帥。

雖然他目前爲止還未正式參戰，但却負起了調兵遣將，運籌帷幄的重要任務。

就在他正在苦思戰略的時候，悅賓樓店堂之內，突然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

趙天爵的臉色陡地一變。

難道海魔教的高手已掩殺到此地？

但當他從帳房內走出來之後，却發覺原來竟是窩裏反。

百掌鏢局的總鏢頭宰一刀，竟然率領着鏢局裏的高手，與蝴蝶城的劍士展開大混戰。

趙天爵的臉色，登時變得極其難看。

他雖然千算萬算，但却還是算漏了宰一刀。

他想不到這個緊張的關頭上，宰一刀竟然會倒戈相向。

趙天爵一聲斷喝，回到帳房後的一座兵器架，隨手抽起一桿鋼槍。

這時候，宰一刀竟然已直殺到帳房，三個蝴蝶城的劍士拚死阻攔，結果都反而死在宰一刀的刀下！

× × ×

鋼槍早已被磨擦得又光又滑。

但槍尖却銳利如箭。

這一桿鋼槍的份量，甚是沉重，它落在趙天爵的手中，當然極具威力。

但宰一刀却連想都沒有想，立刻就像瘋子般向趙天爵衝殺過去。

趙天爵大怒。

「你竟敢出賣我，你好大的狗胆？」

宰一刀咬牙不語，依舊是向趙天爵襲擊。

刀鋒在呼嘯。

趙天爵在咆哮雷霆，他從來都沒有這樣憤怒過。

宰一刀的刀法如何，他是知道的。

但他却不知道，宰一刀爲甚麼會突萌變志。

悅賓樓內，已因宰一刀的叛變已弄得一團糟。

竹林內戰事方起，想不到這裏却同時上演一齣籠裏鷄窩裏反的好戲。

連趙天爵的親信手下都將信將疑，這究竟是不是事實。

宰一刀竟然有這份胆量出賣趙城主？

然而，現在事實已擺在眼前。

他們除了拚死一戰之外，已絕無別的路可走。

× × ×

亂七八糟的一戰。

亂七八糟的場面。

就在這個亂七八糟的時候，一個身穿白衣，頭戴闊邊笠帽的神秘人，施施然的來到了悅賓樓之中。

× × ×

白衣人的手中有劍，劍已出鞘。

劍鞘是用豹皮精製的，現在正插在白衣人的靴筒上。

這一把劍只有一尺七寸，但誰都不敢漠視這一把劍的力量。

劍的本身，並無「力量」二字可言。

「力量」是出在握劍人的手中。

雖然蝴蝶城的武士和百掌鏢局中的高手都不認識他，但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這個感覺就是：還是不碰此人爲妙。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這個白衣人居然就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施施然的來到了帳房的門外。

他當然就是一手造成悅賓樓大火併的神秘劍客白無淚！

× × ×

江湖傳言，宰一刀只懂得兩招刀法。

第一招專攻敵人的腦袋。

還有第二招，就是專攻敵人的手腕的「砍手式」。

但事實是否眞的如此？

你若有機會能親眼看見他與趙天爵交手的情景，就會知道這一個傳說是多麼的荒謬？

雖然宰一刀與別人交手通常都在一刀之內便分出勝負，但並不是每一次的情況都絕對相同。

天下間能人異士多如恆河沙數，又有誰能眞的在一招之內，就可以擊敗天下所有的高手。

沒有人能。

宰一刀當然也不能。

但他的刀法，絕不如外間所傳僅有兩招。

如果他眞的只懂得兩招刀法的話，他早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現在，他與趙天爵火併，一出手就已連發五刀。

若是換上別人，就算對方有五顆腦袋，恐怕都會被宰一刀，統統砍掉下來。

但趙天爵的腦袋仍然四平八穩的，連半點損傷都沒有。

宰一刀五招落空，氣勢並沒有減弱，刀勢反而更兇猛，更潑辣。

趙天爵猛烈一聲怒喝，手中鋼槍突然槍勢急如電閃，一連十五槍，盡向宰一刀的咽喉上刺去。

這十五槍的狠勁與速度，霎眼間就把宰一刀的刀勢壓了下去。

趙天爵果然是個高手。

宰一刀開始心寒了。

六十招後，他的刀已無力進攻，只能勉強自守。

但七十招過後，趙天爵的槍勢更是凌厲。

篤！

嗤！

鋼槍突然刺在宰一刀的左肩上。

一股血箭從宰一刀的肩上激射。

鋼槍的槍鋒，已被宰一刀的鮮血染成紅色。

趙天爵把鋼槍再收再放，又向宰一刀的小腹上刺去。

宰一刀慘笑。

他已盡全力，但他的確不是趙天爵的對手。

篤！

鋼槍在趙天爵的怒吼聲中刺出，深深的刺在宰一刀的小腹上。

這是貫腹的一槍！

宰一刀終於戰敗。

他突然轉過身子，把目光凝注在白無淚的臉上。

他斷斷續續的說道：「你……一定要遵守諾……言……釋放……」

白無淚嘆了口氣：「在下從不食言，你既已遵照我的說話行事，就算今天在下死在此地，亦會有人負責把他釋放的，你儘管安心罷。」

白無淚的意思，是叫宰一刀大可以安心的去地獄，不必再爲宰維智的事而牽掛了。

宰一刀臉色煞白，嘴角却沁出殷紅的鮮血。

無論是誰都可以一眼看出，他是絕對無法再活下去的了。

終於，宰一刀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趙天爵氣得渾身都在發抖。

他突然又發出一聲如雷般的巨喝。

「你是誰？」

白無淚的臉，仍然被那頂闊邊笠帽完全遮掩着。

趙天爵綽槍在手，又向前逼近了一大步。

他突然發現到，這個神秘的白衣人，頸上有一條疤痕。

趙天爵剛向前逼近的身子，立刻又倒退回去。

白無淚冷笑一聲：「趙城主，難道你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是誰？」

趙天爵深深的吸了口氣。

過了半晌，他才冷冷的說道：「白無淚？」

他的怒氣似已平息，換上了一副冰冷、鎮靜無比的神態。

白無淚淡淡一笑。

倏地，淡笑又變成了大笑，一直遮掩着他臉龐的草笠帽亦同時掀開。

草笠帽下的，是一張充滿仇恨火焰的臉！

× × ×

白無淚！

趙天爵的手忽然覺得有點濕冷。

「想不到三年前的一場混戰，你仍然沒有死掉。」

白無淚冷冷一笑，道：「趙天爵，你好歹毒的手段，爲了要得到八絕上人的秘笈，竟然不惜採取卑鄙的手段，向醉神君狄不平施以火攻、暗殺，還把白某的妻子殺死！」

趙天爵鋼槍抖動，冷冷的道：「這只怪尊夫人不知好歹，竟然作出螳臂擋車之舉。」

語音一頓，又嘆口氣道：「其實你們又何必替狄不平賣命呢？」

「胡說！」白無淚怒叱道：「狄神君義氣深重，曾三次把白某的性命，從天狼寨羣魔的手下救出，此恩此德，白某夫婦早已立誓就算粉身碎骨，腦肝塗地亦要圖報。」

趙天爵聽得一凜。

但他隨即大笑道：「好，說得好！」

白無淚冷冷道：「匹夫休再得意，白某曾立誓要在四十個月之內，把昔日偷襲狄家的人殺個乾乾淨淨。」

趙天爵的笑聲立止。

他的眼中陡地射出一股凌厲的光芒：「飛天狗、鐵羊道長和黑芝蔴三人，都是你殺的？」

白無淚嘿嘿一笑，道：「難道你還以爲他們是誰殺的？」

趙天爵咬咬牙，突然瘋狂地抖動鋼槍，向白無淚的心窩上狠狠刺去。

× × ×

槍如急雨，劍氣如虹。

他們兩人之間，已絕對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白無淚來得很合時。

此刻，正是趙天爵最頭疼的時候。

與海魔教的一戰，勝負尚是未知之數，忽然又從中殺出一個爲報仇而來的白無淚。

白無淚的武功怎樣，趙天爵早已見識過。

在三年多之前，趙天爵曾用一把刀，把白無淚的臉砍個正着。

白無淚中刀之後，血光暴射，人却蹌踉倒退。

那時候，狄家之中殺得天昏地暗，趙天爵也沒有確切地注意到白無淚是否已倒了下去。

當日的場面，比諸今天的悅賓樓還更混亂。

然而，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昔日武功平庸的白無淚，今天已成爲了一個劍法極高的高手。

雖然趙天爵手中的鋼槍比白無淚的劍長得多，但他想欺身進擊，衝過白無淚的重重劍幕，竟也不太容易。

趙天爵屢次冒進。

然而，他每次的進襲都未能得手。

趙天爵越戰越狠，目中殺機也越來越是濃厚。

突然間，他看見白無淚的劍法中，有一個微小的破綻。

這個破綻並不大，而且瞬即消失。

趙天爵是老江湖了，他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去利用這一個破綻。

他的槍法，原已攻得極兇極狠，但忽然間又好像緩慢下來。

他是個老江湖，也是條老狐狸。

他在等待白無淚劍法上的破綻再度出現，然後才發出致命的一槍！

× × ×

趙天爵不但是個武林人，也是個生意人。

他的槍法和算盤，一向都很準。

算盤打不準生意就得賠本。

倘若槍法不準，就會連性命也丢掉。

他這一次的估計又如何？

× × ×

白無淚的頭髮，散亂得就像是一堆枯草。

但他手中的劍，却一點也沒有急亂。

一千個江湖人之中，也許只有兩個人能看得出他的劍法上的確有個小破綻。

劍法上的破綻，若給敵人瞧了出來，那可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當白無淚劍法上第二次露出破綻的時候，趙天爵仍然沒有直接向對方的弱點攻擊。

他要再看一次。

直到白無淚的劍法第三次露出了破綻，趙天爵不再猶疑了。

他已有足夠的信心，可以一槍就把白無淚斃在槍下。

颼！

鋼槍暴起，槍鋒突然乘隙穿入。

鋼槍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之下，斜斜的刺向白無淚的左胸。

這時候，白無淚的劍勢已老，而且他站立着的方位也絕不可能卸身把這一槍閃過。

然而，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

當趙天爵的鋼槍槍尖，幾乎已觸及到白無淚衣裳的時候，白無淚竟然像一隻靈活的白鳥，從鋼槍槍尖之下飛了出去。

形勢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完全改變。

白無淚一聲冷喝，反手一劍橫砍在趙天爵的背上。

趙天爵急閃三步。

他閃得快，白無淚這一劍並未能把他砍個正着。

然而，趙天爵却立時處於被動地位。

白無浪劍勢展開，不再容情，長劍再度出擊，一出手就是三十二劍。

劍槍交擊，濺出燦爛的火花。

白無浪每攻一劍，趙天爵的身形就猛然一震。

長槍本爲兵器之霸，威力極大。

但白無浪的劍，却一點也不輸虧，數番硬碰，佔着上風的居然還是白無浪。

趙天爵不禁爲之心寒。

三年多前，他也曾與白無浪交過手。那時候，白無浪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敵手。

然而，事隔三年多之後，白無浪就像變成了另一個人，而他使用的劍法，也是趙天爵以前從未見過的劍法。

趙天爵的槍法並不慢。

但白無浪的劍，却把他的槍勢完全封死，而且，劍尖距離趙天爵的咽喉越來越近。

趙天爵唯一可以解除厄運的辦法，就似乎只有使用暗器。

他的暗器不一定要用手來施放。

在他的一雙靴子裏，也暗藏着二十四枚足以令敵人在短時間內斃命的毒針。

他突然把鋼槍脫手，擊向白無浪的小腹。

這一槍絕對傷不了白無浪，但却可以把白無浪的劍勢暫時遏止。

果然，白無浪被這一槍阻止了前衝的去勢。

趙天爵立刻像隻豹子般躍起，然後左腿直蹬向白無浪的臉。

但眞正要命的不是腿，而是從靴子裏勁射出來的十二枚毒針！

× × ×

趙天爵的武功門路很雜，這是江湖上人人皆知的事。

但絕少人知道他連蜀中唐門的暗器功夫也學上手。

他這一手鞋裏奪命針的功夫，本就是蜀中唐門唐十二小姐的拿手本領。

十二枚毒針無聲無息地射出，而且雙方的距離又是那麼近，趙天爵幾乎敢用一切來打賭，白無浪一定會死在毒針之下。

但如果他眞的在打賭的話，他應該是輸了。

白無浪沒有死在毒針之下。

死在毒針下的是趙天爵！

× × ×

江湖中絕大多數的人，都在奉行着一種難以改變的原則。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的！

這幾句說話的意思相當貼切準確，而且還令人有一種痛快的感覺。

這幾句說話和「唾面自乾」的意義是完全相反，絕對極端的。

畢竟世間上喜歡一報還一報的人，佔了絕大多數。

你怎樣對付我，我也怎樣對付你。

趙天爵用毒針對付白無浪，信心十足了。

但他怎樣也料不到，對方竟然比他更早一步施放毒針，而且更在最緊急的一刹那，把趙天爵的毒針全部閃過。

趙天爵沒有把白無浪殺死，反而額上中了三枚金光閃爍的毒針。

趙天爵神色慘然。

他緊握雙拳，全身的肌肉已因痛苦而收縮。

他的冷汗已沁透全身。

「你……你練的是甚麼武功？用的是……甚麼身法？」

白無浪沒有說話。

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特的表情。

他好像是在笑，但又好像是在哭！

哭笑難分的表情，令到他那張本來已令人感到害怕的臉，變得更加詭秘莫測。

他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叠焦黃的紙。

這一叠紙，上面寫上密麻麻如蚊蠅般細小的字。

趙天爵茫然地看着那一叠紙，臉上突然露出了一個吃驚到了極點的神色。

「八絕神……功秘笈？」

白無浪冷冷一笑：「當年你千方百計想得到的八絕神功秘笈，已落在我的手上，這一點你大概意想不到罷？」

趙天爵覺得天旋地轉，他已陷於完全崩潰的狀態。

他的瞳孔睜得很大。

但他的視覺却越來越是模糊，終於甚麼東西也看不見。

他極力想支持自己不倒下去。

但白無浪的劍突然狠狠的從他的胸膛上刺下。

血飛濺，沾濕了白無浪的衣裳。

白無浪終於笑了！

那是一種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狂笑。

他終於替自己的妻子報了仇，替醉神君狄不平雪了恨。

他又從懷中掏出那塊一直收藏着的白絹。

白絹上又再染上另一行鮮血。

白絹已變成血絹。

血絹飛揚，劍在飛舞！

利那之間，這一張「殺人名單」已被削開一片片，灑落在悅賓樓下。

× × ×

正當方家集殺聲四起的時候，那一艘用數十匹健馬拉動的海魔船，又再徐徐的向醫谷進發。

竹林內，蝴蝶城的劍士雖然劍法不弱，但由於悅賓樓中突然傳出百掌鏢局總鏢頭宰一刀叛變的消息，部份劍士已無心戀戰。

海魔教的高手越戰越狠，氣勢遠比蝴蝶城的劍士旺盛。

但醫谷中的高手，也已紛紛開始參戰，而且還有部份高手上前，準備阻攔海魔船駛向醫谷。

當龍城璧接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心中更是疑雲大起。

海魔教主賀譽何以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要把這一艘船從海中弄到陸上？

這其中一定有某種秘密。

海魔船的體積如此龐大，在它的船艙中，可以容納不少事物。

他的想法，正與司馬血的想法不謀而合。

現在，海魔船繼續向醫谷駛去，一定會進行某種驚人活動。

他們想追上去，把海魔船截停。

但竹林內的形勢，又是那末的緊湊，如果剩下了唐竹權、許竅之和時九公三人，恐怕實力上未必會是海魔教的對手。

因爲海魔教除了毒秀才聶武奪之外，還有不少武功極厲害的角色在其中。

海魔教的刑堂堂主桑七星，更是令人感到頭疼的一個。

這一來，龍城璧心裏是陰影更大。

他決定要冒個險。

他要登上海魔船！

× × ×

殺手之王司馬血雖然想跟隨龍城璧到海魔船，但無奈本身却被桑七星的七星指法纏得甚緊。

桑七星是海魔教的刑堂堂主，他的玉魔杖法，固然非同小可，就是他現在所使用的七星指法，亦是一種極具殺傷力的武功。

他突然一個箭步向司馬血左方竄過去，然後反手一指戳向司馬血的後頸。

桑七星這一着兇狠迅速，而且位置極準。

憑着他的七星指力，就算司馬血的頭骨，是用鋼筋鑄成的，也勢非給他戳斷不可。

但司馬血的身形閃動極快。

他的腰向右一擰，身形閃退半尺，恰恰就避過桑七星這要命的一指。

桑七星一聲暴喝，又再連發十一指。

這十一指處處都不離司馬血的死穴，任何一指擊中，司馬血都得立刻掉進地府裏。

但桑七星的十一指又告全部落空。

司馬血冷冷一笑，突然劍勢變得緊密而辛辣。

殺手之王的碧血劍，絕不是用來唬嚇敵人的。

劍風嗤嗤作响，桑七星給司馬血逼得連退六步。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另一把劍加入了戰圈。

那是毒秀才聶武奪的劍！

× × ×

聶武奪的劍，一向都喜歡靜悄悄的出手。

往往他的敵人還未看見他的劍，就已死在他的劍鋒之下。

毒秀才的劍法，當然是歹毒無比的。

然而，他這一次却碰上了一個大行家了。

殺手之王懂得的劍法絕不止一種，別忘記他曾在劍狀元那裏，學過一套毒蛇劍法。

毒蛇劍法顧名思義，自然是陰險毒辣兼而有之。

聶武奪以毒辣的劍法偷襲司馬血，司馬血也用毒辣的劍法回敬他。

一劍還一劍，聶武奪的臉色變了。

他原本以爲一劍就可以從司馬血的背後把他解決，但一經接觸，才發覺司馬血並不是個容易中伏的人。

瞬息之間，司馬血的劍已名副其實的，像條毒蛇般向聶武奪的身上纏去。

桑七星見機不可失，立刻伸出右指，向司馬血的「靈台穴」上戳去。

「靈台穴」乃人身極重要的穴道之一，一旦被點中，輕則登時動彈不得，重則可能一命嗚呼，立刻了帳。

桑七星這一指，並非想令司馬血不能動彈，而是想要了司馬血的性命。

可是，他這一指剛出手，忽然橫裏又殺出另一根手指。

這一根手指，遠比桑七星的手指粗胖得多。

那是唐竹權的手指！

× × ×

桑七星的七星指法，早已名動江湖。

但若與杭州唐門的五絕指法相比，還是五絕指法在江湖中的名氣响亮一點。

盛名之下無虛士。

武功往往也是一樣。

五絕指法是唐竹權的看家本領。這個唐家的大少爺不喜歡携帶兵器，所以杭州唐門幾種武功之中，他練得最好的就是五絕指法。

兩指一碰之下，桑七星與唐竹權俱各後退三尺。

唐竹權瞧了瞧自己的手指。

他的臉色忽然變了。

他瞪着桑七星，氣呼呼的道：「想不到你的指法這般厲害，早知如此，老子决不跟你交手。」

司馬血仍然與聶武奪在激戰，但唐竹權的說話，他亦聽得很清楚。

他以爲唐竹權的手指受了傷。

但他又隨即聽見唐竹權接道：「老子的手指甲給你的手指磨損了，看來七星指法眞厲害。」

桑七星的臉陣陣發白。

唐竹權的手指甲的確被擦損，但桑七星的一隻手指却已折斷了。

× × ×

海魔船漸漸推進，距離醫谷，越來越近。

用數十匹健馬來拉動一艘巨船，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賀譽辦到了。

前後總共花了二十八天的工夫，海魔船終於由東海之濱，來到了名滿天下的醫谷。

海魔船裏埋藏着些甚麼秘密？

這一點，除了賀譽之外，恐怕天下間已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想像得到。

就在海魔船已快將駛進醫谷的時候，船上突然響起一陣幽怨的笛聲。

這笛聲不但幽怨，而且還令人感到有一股透氣不過的壓力，彷彿整個天地，都隨之而變得蒼凉、寂寞。

這是意境淒迷的一闋曲調。

不是傷心人，奏不出這種悲哀的調子的。

海魔船上，誰是傷心人呢？

× × ×

一曲復一曲。

一曲比一曲更蒼凉、更寂寞。

笛聲是從海魔船的船艙裏傳出來的。

船艙深處。

× × ×

這裏彷彿已和外界完全隔絕。

雖然外面陽光燦爛，但在這一個船艙裏，却是一片漆黑。

只有一根小小的蠟燭在燃點着。

它的生命，也快已到達盡頭。

燭光昏黃。

吹笛的人，赫然竟是海魔教的教主賀譽。

× × ×

在此大戰當前的時候，賀譽何以不在陣前督戰，却在這裏吹笛？

這是一件令人頗費思量的事。

笛聲忽停。

賀譽的臉同時沉下。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

龍城璧。

——龍城璧好大的胆子，也好大的本領。

他居然闖到這裏來了。

在微弱的燭光下，賀譽的臉色絕不像個人，而是像一具殭屍。

如果世間上眞的有殭屍的話，那麼賀譽的臉現在就最像殭屍。

他突然重重一咳，好像有點暈眩的樣子。

黑暗中，龍城璧發出了淡淡的一笑。

「賀教主，你不歡迎在下？」

賀譽沉默了許久，才終於嘆息一聲，道：「天下間能夠闖進這一個船艙的人絕不會多，而你却是其中之一。」

龍城璧悠然道：「賀教主言重了，在下的本事，絕不如別人想像中的大。」

賀譽看着他，臉上忽然變得全無表情了。

因爲龍城璧的目光，已轉移到船艙的另一角。

雖然燭光很微弱，但龍城璧還是可以看得見船艙之內，有幾百個木桶子。

在那些木桶子的上面，還放着一具棺木。

這一具棺木，竟然是用玉石雕琢而成的。

玉棺！

× × ×

賀譽仍然靜靜的坐在船艙裏。

他忽然迸出了一句說話：「你現在都看見了？」

龍城璧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忽然覺得自己的手心在沁汗。

賀譽雖然是海魔教的教主，同時也是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強敵，但這絕不足以令到龍城璧感到緊張。

令到他手心冒汗的，是那一具玉棺，和那幾百個木桶子。

賀譽冷冷一笑，忽然又說：「江湖傳言，雪刀浪子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你此刻大概已該明白一切了罷？」

龍城璧緩緩的點頭。

他沉默了許久，才問：「冷碧橋是在甚麼時候逝世的？」

賀譽看了玉棺一眼，慢慢的道：「半年之前。」

龍城璧道：「她中了下崖蛇蹤手的奇毒，但却無法得到下崖蛇尾草作爲解藥，的確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不幸？」賀譽冷冷一笑：「你也認爲她很不幸？」

龍城璧道：「在她來說，的確很不幸，但對天下蒼生，武林同道而言，却是萬幸。」

賀譽冷冷的道：「你的說話，倒很坦白。」

龍城璧說道：「我何必瞞你？這是事實。」

賀譽道：「你可知道本教主最憎恨的是誰？」

龍城璧道：「時九公？」

賀譽道：「還有呢？」

龍城璧道：「醫谷裏所有的人？」

賀譽不再說話了。

他的雙目中，突然閃過一絲濃厚的殺機。

龍城璧的目光，又盯在船艙的另一角處。

那裏有一扇木門。

木門之後的又是個甚麼地方？

那當然是另一個船艙，但在那一個船艙裏又有甚麼秘密？

龍城璧很想看看。

但即使他沒有看見木門後那個船艙裏的景象，他也猜到了那裏有甚麼東西存放着。

那是一個一個的木桶子。

他終於忍不住問賀譽：「這條船裏，總共有多少個這樣的木桶子？」

賀譽嘿嘿一笑：「你猜猜看？」

龍城璧皺眉說：「一千？兩千？」

賀譽搖搖頭。「一兩千個遠遠不足夠使用。」他伸出了一根手指，緩緩道：「這些木桶子，不多不少，恰恰一個整數兒。」

龍城璧的心更加發冷。

一個整數兒的意思，是指一萬。

「這一條船上，有一萬個這樣子的木桶？」

「不錯，這個數目大概已差不多足夠把醫谷炸個天崩地裂了罷？」賀譽忽然大笑了起來。

龍城璧也想笑一笑。

但他笑不出。

就算有人去搔他的胳窩，他都絕不會笑得出。

這些木桶子，裏面裝的都是炸藥。

現在，海魔船已駛到了醫谷。

而這一艘海魔船，無疑就是一個龐大的炸藥庫！

× × ×

這艘海魔船若發生爆炸，後果會變成怎樣？

龍城璧不敢想下去。

他絕不是個怕死的人。

他若怕死，就不敢闖到海魔船上，來到這一個船艙之中。

海魔船的秘密終於被他發現了。

但他仍然有一個疑問：賀譽是否打算和醫谷同歸於盡？

他的心裏想着的事，賀譽居然也看了出來。

「聽說你是一個多情的人，」賀譽蒼涼地一笑：「如果換上了你，而玉棺裏死了的是唐竹君，你會不會爲她報仇？」

龍城璧攤了攤手：「那根本不能混爲一談，唐竹君是個純潔可愛的女孩子，但冷碧橋却是一個——」

賀譽怒道：「別說下去！」

龍城璧道：「冷碧橋是死在黃山五毒手下的，與醫谷又有何關係？」

賀譽冷冷一笑。

「倘若醫谷肯施以援救，她又怎麼會死？」

龍城璧道：「那是報應！若要怪，就只好怪她以前太過殘暴，濫殺不少無辜的人。」

賀譽怒喝一聲，道：「你立刻給我滾出去！」

龍城璧冷冷道：「我絕不會離開這裏了。」

賀譽道：「你活膩了？」

「恰恰相反。」龍城璧振聲道：「我若離開這一個船艙，才是自尋死路。」

賀譽道：「此話怎講？」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早有陰謀，打算把醫谷炸爲焦土，而且還有同歸於盡的決心。」

賀譽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

龍城璧又道：「你知道憑海魔教的力量，未必能與醫谷及蝴蝶城的高手拚個玉石俱焚，於是索性來一個更澈底、更可怕的計劃。」

賀譽冷冷道：「你再說下去。」

龍城璧道：「現在海魔船已在醫谷之中，醫谷與蝴蝶城的精英高手，都巳包圍着這一艘暗藏着萬桶炸藥的巨船。」

賀譽嘿嘿一笑。

「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這一個秘密。」

龍城璧道：「你不但立志與所有的人同歸於盡，同時更出賣了海魔教，把許多對你忠心的弟子一齊毀滅。」

賀譽又再大笑，瘋狂的大笑。

「龍城璧，你不同意我的做法？」

「你是個瘋子！」

「可惜現在已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改變我的計劃，」賀譽的聲音聽來有如夜梟：「就連你也不能。」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那根細小的蠟燭攫去。

他伸手的速度絕不慢，就像是一隻疾馳中的豹子，一爪向前抓出一樣。

但他竟然沒有把那根小小的蠟燭搶到手中。因爲在此同時，龍城璧腰間的風雪之刀也巳出手！

× × ×

賀譽的手伸得快，也退得快。

他的手若退慢半刻，就會被風雪之刀砍了下來。

龍城璧這一刀很重要。

倘若這根蠟燭落在賀譽的手上，情況就危險極了。

這裏到處都是炸藥，一旦發生爆炸，整個醫谷裏的人都得立刻化爲灰燼。

一萬桶炸藥，可以炸掉多少個人的腦袋？

龍城璧不敢想。他知道這個時候，海魔船已被醫谷和蝴蝶城的高手重重包圍。兩者之間的距離並不遠，火藥一經爆炸，誰都沒有倖免的機會。

× × ×

刀光如雪。

但，賀譽手中的一根笛子，却是綠色的。江湖上，有六根笛子，它們都很有名氣。

「綠林第一笛」就是其中之一。

「綠林第一笛」是綠色的，長二尺八寸。但當笛中的劍鋒彈出的時候，二尺八寸就會變成了三尺六寸。

嘶！

笛風嘶鳴，刹那間就已向龍城璧連攻十五招。

這十五笛的速度，眞令人難以想像。

但龍城璧的動作，也快到了極點。

他儘量保持冷靜，他絕不能有失。

這一戰的成敗，關係着醫谷的安危，也關係着逾千人的性命。

賀譽一聲冷喝，突然向後退。

龍城璧心思極快，他巳知道賀譽何以在這個時候後退。

原來賀譽企圖把一桶一桶的炸藥，向那一枝蠟燭之上拋去。

龍城璧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只要任何一桶炸藥發生爆炸，後果都不堪設想。

但賀譽的計劃，並沒有成功。

甚至可以說，他弄巧反拙。

當第一個木桶向前拋出的時候，木桶便巳命中目標。可是，木桶沒有發生爆炸，反而把蠟燭的火光壓熄下去。

艙內頓時黑漆如墨。

這裏絕對沒有任何光綫，即使眼睛曾練過夜視的人，亦無法看見任何事物。

這一戰，當然更加驚險。

雙方都沒有取勝的把握，但却非拚個死活不可。

人在江湖，身不由主。

這兩句說話眞的一點也不錯。

× × ×

黑暗中，突然响起了一陣巨响。

火藥爆炸了？

不。火藥並沒有爆炸，而是龍城璧的雪刀，和賀譽的綠林第一笛，都在拚鬥的時候互相震飛。

黑暗中，誰也不知道雪刀和笛子丢在那裏。

這一陣响聲，是他們兩人硬拚一掌的結果。

這一掌交碰之下，艙中就再也沒有發出其他任何的音響。

艙中忽然變得一片沉寂。

也許唯一的聲音，就是他們兩人的呼吸聲。

漸漸地，呼吸聲開始變得緊促。

他們這一戰的結果如何？

× × ×

海魔船在黃昏的時候，駛進了醫谷。

但方家集的一戰，尚未結束。

竹林中，蝴蝶城與醫谷的高手，聯合抵抗海魔教的侵襲。

原本清幽雅麗的一座竹林，已被血腥所冲洗，變成恐怖的人間地獄。

死傷枕藉，傷亡纍纍的場面，眞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但能夠站立着的人，仍然在互相拚搏，誰也不肯向敵人低頭。

唐竹權雖然生平大小戰陣經歷無數，但如此慘烈的場面，還是第一次遇見。

桑七星與聶武奪的武功，雖然高强，但面對着司馬血和唐竹權，他們却未能佔到任何的便宜。相反地，桑七星與唐竹權激戰數十回合之後，首先中了一記五絕指

法，登時倒斃。

這一指重重擊中他的咽喉，桑七星總算敗得心悅誠服。至於聶武奪與司馬血的一戰，更是兇險無比。

聶武奪的劍法詭異。

但司馬血的劍法，更加離奇莫測。

他們的劍法，驟眼看來，有時簡直是跡近乎兒戲，但只有眞正的劍法大行家，才會看得出他們的比拚何等激烈、何等兇險。生死間不容髮，決勝只在一刹那間。

聶武奪在未曾加盟海魔教之前，曾殺過十一個追殺他的職業殺手。

那些職業殺手，在江湖上的名氣都很響亮。

可是他們沒有一個是聶武奪的敵手。

司馬血雖然是殺手之王，但在這一戰之前，聶武奪仍然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但這一戰，澈底地改變了他對天下間所有殺手的觀感。

他以前一向都認爲，殺手只擅於暗中出其不意的把對手刺殺，若論眞正武功，並不足慮。

這一個觀念，無疑大錯特錯。

但直到他發覺到這一個錯誤的時候，司馬血手中的碧血劍已貫穿過他的心臟。

聶武奪陡地睜大了眼睛，整張臉型都爲之扭曲。

血，從他的胸膛上慢慢的流出。

劍已回鞘，司馬血的神態仍然是那末的冷酷。

× × ×

海魔教的實力，相當强大。

然而，醫谷與蝴蝶城兩派高手聯盟，再加上司馬血、唐竹權、衞空空這些高手相助，却使到海魔教遭受到了極重大的挫折。

直到暮色將臨的時候，海魔教的敗局已逐漸顯露出來。但海魔船上，仍然有大批海魔教的高手。

龍城璧冒險偷進海魔船，却如泥牛入海，不見了踪影。

唐竹權大爲担心。

至於衞空空，他一直都在醫谷之中，給予許竅之一個非常之大的助力。

方家集竹林一役，雙方都傷亡慘重。

時九公在混戰之中受了傷，右胸上捱了一刀。

倘幸這一刀砍得並不太深，否則這個第一號神醫就得立刻完蛋。

戰爭的範圍逐漸縮小。

海魔船已成爲了攻擊的重要目標。

× × ×

攻船的行動，終於全面性的展開。

負責指揮進攻的主帥，當然就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這一艘海魔船，立刻變成了戰場。

這一戰激烈之處，絕不在方家集竹林一戰之下。

唐竹權雖然是個體重驚人的大胖子，但他衝上海魔船的速度，却是最快的一個人。他剛衝上船，立刻就有兩個朱衣老人分從左右向他襲擊。

這兩個朱衣老人的掌力異常渾雄，掌未到，兩股赤熱的掌風已向唐竹權的臉上罩去。

唐竹權「哇」的一聲，身形突然凌空再躍丈二。

兩個朱衣老人掌勢亦急變。

但他們都忽略了另一個人！

原來在唐竹權之後，還有一個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的殺性已起，手中的碧血劍彷似驚虹驟現，直向左首的朱衣老人刺去。

那朱衣老人只顧襲擊唐竹權，冷不防還有另一把劍從橫裏殺出。

當他發現到碧血劍劍影的時候，他的心臟已被刺破。

另一個朱衣老人又驚又怒，再也顧不得襲擊唐竹權，連忙左手一揮，十二攷飛鏢分成三行，品字型般向司馬血的身上激射去。

司馬血冷笑揮劍。

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響起，十二枚飛鏢盡被擊落。

朱衣老人突然一聲怪叫。

原來唐竹權的五絕指已插在他的背上了。

司馬血毫不放鬆，向前補上一劍。

兩個朱衣老人於是雙雙了帳。

他們是誰？

當時沒有人知道。

直到這一戰完全結束之後，才有人認出他們的身份。

原來他們就是海魔教潛鯨堂的兩大長老。

潛鯨堂沒有堂主，這兩個朱衣老人，就是昔日潛鯨帮的左右魔使。

左右魔使的武功雖然不弱，但他們仍然無法抵禦唐竹權和司馬血的聯手合擊。

海魔船上的高手並不少。

海城堂、飛盜堂、水魔堂及三仙堂的堂主，都在這一艘巨船之上。

許竅之還未上船，就給水魔堂的堂主湯恕緊纏，兩人立刻展開惡鬥。

至於衞空空，却與海城堂主卜世康殺得天昏地暗。

又是一場激烈的大斷殺！

× × ×

在那黑暗的船艙內，突然亮起了火光。火光雖不算明亮，但却令龍城璧爲之一陣心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一點火光若落在那些炸藥之上，海魔船上及醫谷內的人，將會在瞬息之間同歸於盡。他與賀譽在黑暗中硬拚內功，結果兩敗俱傷。

賀譽的內力，極爲邪門，龍城璧雖然練就「龍心神訣」，但突然無法把對方尅制。經過一段長時間比拚之後，兩人都已力絀，終於在最後一刻間雙雙分手。

他們若還再鬥下去，勢必拚個同歸於盡。但龍城璧寧願就此氣絕身亡，也不願意放過賀譽。

賀譽已變成了一個瘋子，他要醫谷、蝴蝶城、海魔教三派的高手陪葬。

賀譽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勉强從懷中取出火摺子生火。

他又把一支蠟燭燃亮。

燭光下，賀譽的臉並不是蒼白色，而是灰黑色的。

龍城璧怒道：「你別胡來！」

賀譽桀桀一笑：「本教主決定了的…

…事，永……不更改。」

龍城璧突然看見了風雪之刀。

這一把刀，就在賀譽的左後方。

賀譽瘋狂地大笑，但笑聲却極度的虛弱。他突然巍巍顫顫地向那些炸藥桶子走去。

蠟燭在他的手中，火光在燃點着。

只要這些火把任何一桶的炸藥燃點着，一切都得立時完蛋。

× × ×

賀譽還能動。

但他却算準龍城璧已不能動。

可惜他這一次算錯了。

龍城璧不錯已受了重傷，當賀譽在燃點蠟燭的時候，他的每一根骨骼都好像已經完全散裂。

但當他突然發現風雪之刀之後，一股强烈的求生慾望，又從他的心底冒起。

這一股慾望，使龍城璧在不可能彈動的情況之下，突然完全復甦。

賀譽一步一步向前走。但龍城璧却像一頭怒獅，向他的背後撲去。

賀譽毫不理會，燭光已與炸藥桶子接觸。只要火光再向前移近一寸，便……

但就在這個時候，賀譽的身子突然劇烈地抽搐，手中的蠟燭竟然墮在地上。

燭光熄滅。

賀譽伸手向頭上一摸。

黑暗中，他只覺得頸際一片濕冷。

他的心更冷。

他的計劃，在最接近成功的時候失敗，澈底的失敗！

× × ×

黑暗中，賀譽倒下。

龍城璧也倒下。

× × ×

慘烈的戰事終於結束。

這一次，傷勢最嚴重的人，就是龍城璧。當他被司馬血首先發現的時候，司馬血還以爲他已經死了。

幸好這裏是醫谷，只要還未斷氣，醫谷裏的神醫就有辦法。

負責醫治龍城璧的人，是時九公。

時九公也受傷不輕，他也在接受另一個神醫的醫治，但是他却又忙着醫治龍城璧。

醫人者，人亦醫之。

唐竹權桀桀一笑，對衞空空道：「這個世界眞的是公平極了。」

× × ×

這一戰，海魔教全軍覆歿。

但蝴蝶城絕大部份的高手，也在這一戰之中慘烈犧牲。

趙天爵在悅賓樓中，不明不白地死在一個神秘白衣人的劍下。

所謂「不明不白」，是指局外人的看法。

白無淚大仇已報，從此歸隱山林，不問江湖世事。

但龍城璧却恰恰相反。

他的傷勢還未痊癒，便已悄悄的從醫谷中溜了出來。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他雖然又走了，但「雪刀浪子龍城璧」這七個字，却永遠在醫谷每一個人的心內……

——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梅天申

混沌書生

粵有馬茂春者．富甲一郡．生三子皆娶．然後嗣尚稀．長媳次媳多無出．僅季媳懷孕三月．男女未卜．中心惶惶．蓋恐其兆弄瓦也．一日．値清明掃墓．馬率二子二媳同往．僅留其姑及季婦守家．里有梅天申者．平時不務正業。專以賭博爲事．家道因之中落．惟生性豪爽．嘗爲人代雪不平鳴．凡見朋友中之貪戀漁色者．其始以正言規勸之．不從則必痛擊而後已．人皆畏其多力．且精拳術．不敢抗違．一日．賭負甚鉅．無法彌補．忽然垂涎馬富．今聞其父子．同時出外．大喜．潛入馬家．伏季婦室中．婦固勤勉者．日間自主中饋．晚上復司理賬務．至夜半未寢．梅伏暗處．擬欲俟其睡而竊之．靜候既久．忽見一楚楚男子闖入．摟婦求歡．婦厲色拒之．男子曰．若不允從．吾將以刄殺汝．言次．出霜鋒長尺許示婦．婦方欲呼。而梅乃躍出．奪其刄還刺之．男子受重傷斃命．而婦已口噤不能言．梅遂開門出．渾忘己之所爲．大呼有賊．衆驚起詢問．梅始悔其自蹈非禮．乃慨然答曰。不敢欺．吾固賊也．請束縛見官．衆因繫之．復往婦室。見有屍陳地上．赫然大驚．問其故．梅具告之．及明日送梅詣官．官廉得實情．釋之．且嘉其義勇．復以好言訓戒．令速就正軌不可游蕩．梅拜謝去．而馬家大感其恩．酬以重金．甲不受，自是力改前非．卒爲善人焉．

★ ★ ★

湖海異事

梁廣夜戰石龍三虎

嚴霜

我國的技擊一向有那麼一句，所謂南拳北腿，可見當日南派拳脚特別重視橋手的，北方拳師則重視脚法，不過，南派拳術五大名家當中所謂「洪、劉、蔡、李、莫。」，其中的莫家的拳脚就是脚法特別凌厲，稱做莫清嬌的一個女俠，脚法更加厲害，其實在莫清嬌還未出生之前，莫家拳亦是頗有名氣的，因為當時少林眞傳的一個教頭梁廣，曾經在莫家村座鎭，把少林拳脚教授給莫族的子弟，一直都保持水準，其後莫清嬌出生，就更加發揚廣大，說到梁廣這一個教頭，很少人認識他，不過，他在莫家村座鎭當中，多次擊敗惡霸，拳脚棍棒，十分出色，夜戰拳師林霸，這一頁龍虎鬥，曾經哄動一時，閒來無事，試把兩人如何結怨，如何展開惡鬥的經過情形，在此講述，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當時莫家村在東莞縣石龍鎭很有名氣，縱橫十里都是那條村的田野，到了墟期，十居其九都是莫家的人經商，最大的一間綢緞莊叫做「華庭」，由祖宗傳流下來，生意鼎盛，到」那一代，接管的人叫做莫丹平，年少英偉，而且喜歡武功，因為附近各村都有著名的教頭座鎭，他千方百計找到梁廣，帶他返入村中居住，介紹給長輩和子弟認識，設宴欵待，相當隆重。

當時南粵各鄉都有這種習慣，凡是新來的教頭到來，設宴欵待之前，村中必有一部份認為武功特別超卓的人向他挑戰，如果這個教頭無法打贏對方，那頓接風酒就不必吃，就此離去，既然東莞各村都有這種風俗習慣，加上了梁廣僅有五尺四寸高，貌不驚人，雖然短少精悍，却非彪形大漢，從外形看來，似乎不像教頭，只是尋常的担瓜賣菜之人，至於莫村之內，認眞勇猛的子弟，却有十多人，尤其是叫做阿福的一個少年，更加犀利，橋手堅實無比，身形轉動，有如風磨，招式奇特，入村做教頭的人，多數由他挑戰，那時他看見莫丹平迎來的一名教頭，沒有甚麼特色，先就輕視幾分，後來擺下酒席，還未入座，他就拱手為禮，對莫丹平說：「我們莫家村一向有此習慣，先向新來的教頭問招，莫福現時想依照如此一種風俗習懇求梁師傅賜教，不知村長是否容許晚輩放肆呢？」

莫丹平說：「梁師傅的功夫特別出色，照理不必試招，既然你很想他露一手，那就兩人站定馬步，各出右臂，用橋手相鬥好了，未知兩位意下如何呢？」

於是，莫福與梁廣兩人，分東西位站定，就在大庭之內，各用右臂伸出來，互相壓着，希望以橋手取勝，本來臂壓臂是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不過武功精湛的人，橋手相交，逐漸發力，就可以推測得到對方的臂力究竟有多少斤兩，故此，兩人雖然不是硬橋硬馬的接戰，仍是很重視這種搏鬥的，初時兩臂相交，由於莫福身高臂長，而且肌肉發達，看來勝過梁廣，莫家子弟都有這種感覺，以為梁廣必輸，殊不料兩人站着，逐漸發力，莫福就暗吃一驚，覺得對方的臂力能夠逐漸加强，自己那一隻手的力度有限，發到就無法增加，如此相鬥，遲早必輸，因此他苦苦纏鬥了十分鐘之久，把心一橫，突然飛脚踢向梁廣的下體。

雖然武功精湛的人，能夠隨時防範對方偷襲，但因全神貫注，用橋手相壓，精神氣力未免鬆弛，但又不能不防範對方猝然變招暗算的，倘遇對方忽然發招出擊，多數用手握拳或插掌撲攻，很少施展撩陰腿的，根本上兩人都是集中精神在一條手臂上面，如果忽然下邊受到偷襲，那就防不勝防，故此，雙方任何一方出到撩陰腿這一招，等於搏命，莫福無法反攻，忽然施展毒招，梁廣覺得對方的肩膊一動，立刻把右脚一扭，稍為遮住下體，但已吃了一脚，由於這一脚踢中他的膝蓋骨，相當痛楚，假如他並非苦練多年，渾身銅皮鐵骨，恐怕捱這一脚，已經膝頭碎裂，因此他勃然大怒，立刻發招反攻。

莫福只是偷襲然後佔上風，明打明的交手，他就鬥不過梁廣了，三幾個回合，就給梁廣以凸捶姿勢，一拳由上邊打落，打中他的鼻樑骨，登時骨拆血流，口鼻之間一團鮮血，非常可怖。

莫福掛了彩，不敢戀戰，雙手掩着臉孔，向門外飛奔。

當時觀戰的人，並非全部看清楚兩人從頭鬥到尾是怎樣樣子的，如果他們當中有些人並未有看見莫福起脚，所看見的只是梁廣一拳兜頭打落，使莫福口鼻出血，當然是發生反感的。

不過碍着莫丹平這個村長在座，不敢再向梁廣挑戰，只好在事后想辦法對付梁廣而已，不管他們怎樣想，梁廣已經安然坐在教頭的太師椅上面，吃完那頓接風的盛宴。跟着翌日開始教授拳脚，梁廣早已身經百戰，根本就不會把這樣一場打鬥擺在心上。

他以為莫福覺得丢臉，轉身走出去，過了幾天便會走回來，到時由村長出頭調停，向他解釋幾句，便可一切風平浪靜，怎料莫福並非逃得很遠，他奔入隣村，向那位陳家村的村長陳大章訴苦，於是，無中有生挑起一場官非口舌來。

陳大章座鎭陳家村，跟莫家村遙遙相對，本來雙方沒有甚麼磨擦的，但因莫家村的一間綢緞莊生意旺盛，陳家村的另外一間綢緞莊始終虧本，陳大章早就覺得不滿，那時莫家村有人叛變，向他投訴，認為莫家村的村口那一條石柱破壞水風，故此，陳家莊的綢緞生意清淡，陳大章認為此言可信，便即向莫丹平正式通知，限他三日率領子弟把村口的一條石柱拆去，否則，便有搏鬥發生。

監於莫福逃去之後，有此種事情發生，莫丹平不必派人調查，也隱約感覺得到，必是莫福從中挑撥，當晚他跟教頭梁廣飲酒之際，他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梁廣說：「村長，不必担心，如果陳大章率領各人殺奔莫家村，只是梁廣一人，已可把他們殺退。」

莫丹平聽了，說：「以梁師傅的身手來說。當然有本領把那些粗人擊倒，不過，冤冤相報何時了？這一句古語是很有道理的，倘若他們不服氣，另聘高手座鎭，便會發生械鬥，何況陳家村裏面就有一名姓林，名叫林霸的教頭座鎭呢，此人非常英勇，擅用三節鋼鞭，十年之內，無人能敵，不可不防。」

梁廣說：「如果村長怕事，他們不但毁了石柱，還有可能直衝進來，把莫家村踏為平地。」

梁廣之言，也是很有道理的，莫丹平覺得進退維谷，非常不安。況且隣村有三名高手，綽號陳村三虎，如果三人一齊撲攻，單是梁廣一個，未必能够抵擋得住，如此一想，他就悶上加悶，當晚不但飲醉，翌日睡到中午，仍是一籌莫展。

酒能傷人，而且十分累事，此種事情應該立刻解決，莫丹平當晚已經喝醉，翌日繼續喝酒，醉上加醉，睡到第三日的上午，他突然覺醒，知道三日的限期已到，如果沒有答覆，對方就派人把村中稱做一柱擎天的一條石柱拆毁，太過丢面，且又担心莫家子弟不甘雌伏，集體毆打，變成兩村械鬥，他決心單人匹馬，走去陳家村解釋幾句，希望息事寧人，甚至賠上多少銀兩，仍是不成問題，殊不料他剛剛走到村口，陳家村那邊已經派人到來拆毁那一條稱做擎天柱的石柱，他大吃一驚，趨前理論，給人推倒，知道孤掌難鳴，於是，他也逐漸發生怒火，就在這時，村中有人飛報梁廣，梁廣由遠趕來，遙見村長莫丹平給人推倒，已經撞火，一口氣直衝過來，跟着發覺兩人把村長抓起，正想揮拳，他大喝一聲，直衝過去，左右兩隻手一齊發招，但却不是向對方身上打出。只是握住對方兩臂，使勁一揑，那些打手只會打人，功夫並非精湛，臂骨被握，痛澈心肺，連忙縮手，於是莫丹平暫時鬆了一口氣，喘息不已，站在梁廣的背後。

當時陳家村的村長陳大章，派出綽號牛精成的一名惡霸，率領打手前往莫家村拆毁擎天柱，怎料那些打手不堪一擊，牛精成看了愕然，知道站在前面的人就是莫家村新來的教頭梁廣，勃然變色，大聲說：「你就是教頭梁廣嗎？」

梁廣說：「我正是梁廣，老哥率領打手到來拆毁石柱，先要問過我的鐵拳。」

牛精成一向都是欺負別人慣了的，沒有人敢阻頭窒勢，聽了怒火攻心，不再客氣，揮拳便打，他一出手就以連環弓箭拳的招式打出，右手直拳打去，剛剛收回，左手再出擊，連發十多拳，拳拳有如弓箭，銳不可當。

這種拳脚如果在演武廳內交手，佔盡上風，無奈他們在村內空曠之處，地方闊大，就算他打了一百拳，如果對方逐步退後，仍是拳拳落空的，故此，他的拳打到盡，不能再打，便即收步，就在此時，梁廣反攻，左手一揚，一拳打出，跟着右手向他的小腹衝去。

牛精成雖然渾身結實，拳快如風，但因對方出手神速，顧得招架，不知道中了計，因為對方第二拳向小腹打出，他只好用左手向下一壓，當時兩人的一雙手纏住，變成交加姿勢，是否橋手特別有勁呢？在這種地方認眞重要，梁廣發覺他用凸手壓住自己的右拳，突然發力，由下邊拉高，由於他的橋手結實，可以逐寸加强氣勁，非常厲害，牛精成未曾學過這種功夫，大吃一驚，被迫退後，已經遲了，梁廣把右拳拉到跟對方臉孔相同的高度，就以短拳變為長拳，一拳打向對方口鼻之間，這一招稱做招面捶，一經打中，登時口鼻噴血，門牙自然跌落，根本無法再鬥。

當時牛精成就是如此受創的，脫了兩隻門牙，而且滿地鮮血，立刻轉身飛奔，那些打手自然一窩蜂的散去，梁廣沒有追上去，站着哈哈大笑。

他得意洋洋，氣沖牛斗，莫丹平看了也覺得喜出望外，拉着他回到村內喝酒，跟着召集鄉中懂得武藝的子弟，嚴陣以待，他料到對方一定不甘被辱，派人尋仇。

果然不出所料，牛精成掩着口鼻飛奔回到陳家村，剛剛走進那間綢緞莊的門口，村長陳大章看見他如此狼狽，大吃一驚，趨前攔住他，問長問短，無奈他的口鼻發生劇痛，而且跌了兩隻門牙，言語不清，幸而在旁觀戰的弟兄知道詳情，立刻稟告，於是，他們都明白如何受創，教頭林霸，一向威震一方，如何能够受得起呢？一怒之下，握緊鐵拳，向一張八仙枱一拳打落，整張枱面拆開，大聲說：「我們一齊攻入莫家村，替成哥報仇！」

陳大章連忙搖手，說：「現時陽光甚盛，如果率衆攻入莫家村，就算打贏，莫家村向官府控訴，仍是要坐牢，倒不如晚上率領幾名高手潛入莫家村找梁廣決鬥，你的意下如何呢？」

林霸聽了此言，覺得頗有道理，無可奈何，只得點頭稱善。

當晚那個牛精成給膏丹丸散敷治，另外喝了跌打酒，逐漸痊癒，但仍有些隱痛，想起他被梁廣一拳擊倒的情形便即切齒痛恨，臉上覺得痛的地方也不再痛了，憤然說：「我們三人綽號陳村三虎，竟然鬥不過姓梁的小子，成何世界呢？我拚着殘命不要，也要出這一口氣，大哥說何時進攻，誓必相隨。」

陳大章說：「照我推想，他們贏了這一仗，必然擺酒慶功，晚上喝醉，趁着春夜有些霧色，我們不妨到了凌晨三時光景才出動，各携武器，撲攻莫家村，就我們三人已經够了，兩位意下如何呢？」

一來他是村長，二來是村中首富，三來見識閱歷都比他們豐富，當然教頭林霸以及牛精成聽了都是點頭稱善的，於是當晚三人密密的計議，喝了幾杯酒，仗着酒威，便即發脚向莫家村奔去。

任何鄉村有都惡狗養着，如果村外有人衝入，首先就聽到狗吠之聲，雖然梁廣休息，朦朧睡去，未到天亮，忽聞狗吠之聲四起，便即驚醒，梁廣身經百戰，早已把他慣的烏木雙頭棍放在床邊，翻身一躍而起，棍已在手，他走出門外，剛巧碰着莫丹平，原來村長一直都無法安睡，他也

是聽見狗吠聲驚醒的，兩人會合，就在村內前前後後巡視。

湊巧那晚下了一些霧，夜色已深，加上霧色，更加朦朧，相隔十多尺就望不見人，不過，梁廣十分機警，他在耳邊對莫丹平說：「橫豎看不見人影，倒不如豎起耳朶，聽聽外邊的聲响，如果有人走近，而且携帶刀槍棍棒，必有微細聲响發生，便可防範。」莫丹平認爲此言甚對，於是兩人就在村中扼要地方守候。

不久，忽聞刀鐵撞擊之聲，原來三人各帶武器，牛精成一向用慣雙刀，由於怒火攻心，行走之際，不時把刀與刀碰撞，發生聲响，因此，透過濃霧，梁廣與莫丹平雖然看不見人影，但却知道有人携帶武器入村，趕快備戰。

果然不出所料，忽見霧中三個黑影出現，其快如風，轉瞬已到眼前來。

走在最前的一個人就是雙刀牛精成，他忽見梁廣在霧中出現，大喝一聲：「梁廣，你的死期到了！」

說完隨即雙刀兜頭劈落。因爲他喝了一聲，同行的兩人立即知道梁廣就在眼前，各自亮出兵刃來，至於莫丹平，根本武藝尋常，不敢應戰，連忙縮在旁邊，袖手觀戰。

好個梁廣，他把左手握着那一條雙頭棍放在背後，低垂下來，故此，雙刀陳成看不見他身上有武器，以爲他兩手空空，只是聞聲出視而已，雙刀迎頭斬下，忽然碰着烏木棍一檔，手臂震動，才知對方已把長棍擋格雙刀，跟着刀棍發生大戰。

牛精成沒有握刀作戰時已經給對方一拳打傷，就算手上有些武器，仍鬥不過梁廣的，此種情形，林霸當然心知肚明，故此喝令陳成退下，讓他用三節鋼鞭出擊。

三節鋼鞭係由三節純鋼製成的短鐧，變成中間附有鐵鍊，打鬥起來，有如一團白光，招式非常古怪，照情形看，普通的長棍絕非敵手，何況鋼鞭係由鋼鐵鑄成，如果用長棍擋格，當堂折斷，故此，林霸先就有幾分輕視對方，怎料梁廣用長棍接戰時，頻頻走空位，使他的鋼鞭無所施其拔，那時陳大章不甘寂寞，他兩人交手之際，忽然出擊，單刀向梁廣的咽喉削上，梁廣覺得一陣刀風掃過，連忙收棍，一擋一標，這一棍是由他左邊腋下標出的，陳大章剛剛衝上去，只顧得發招出擊，冷不提防對方出棍由腋下向後標來，插中胸膛，慘呼一聲，登時倒地，氣若游絲。陳成看見，不敢戀戰，趕快趨前把他扶住，從身上拿出跌打藥來，送入對方口中，暫時止痛，再行定奪。

林霸看見他剛剛發招，就傷了一名同伴，更爲震怒，那一節鋼鞭上下翻飛，有如銀蛇亂竄，非常凌厲，梁廣一人接戰，雖然略爲吃虧，但因對方三人僅有一人跟自己交手，當然鎮定許多，再因爲對方所握的是鋼鞭，給燈光或燭光照映，總是看見一團白色，他自己所握的烏木雙頭棍却沒有反光，略佔上風，憑着這一點的便利，接戰多時，雖然總是閃避，但却心裏暗自盤算，到了最後關頭，他突然施展一招美女撐舟，那一條化短爲長，長上加長，一出標到盡，除了棍的長度，加上右手整條手臂的長度，那就算對方連退三步，仍然一棍刺中心窩。這一招乃是六點半棍法中的絕技，林霸突覺心窩一團火，發生劇痛，向後倒退三步，不能不蹲下去，那時三名好漢傷了兩名，僅得雙刀牛精成，更非敵手，梁廣站定脚步，大喝一聲，吩咐他把兩名同件帶返，不必留在這裏，否則，就算不死在棍下，亦給一羣惡狗咬死。

當時狗吠之聲四起，牛精成心裏發寒，如何有胆戀戰呢？迫得點頭答應，扶着兩個受傷的同伴蹣跚而去。（完）

血牢風雲

一期完俠義短篇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盡兄弟情　流烈士血

血牢。

太陽光下，兩個字鮮紅欲滴。漆黑的牢門，烏沉沉地愈加顯得陰森可怕。往來巡視的守衛，個個神色肅穆，全神戒備。

一名大漢，像座鐵塔，屹立在血牢前面，環眼凜凜放光，注視着烏黑的牢門，充滿恨意。

「呔！」一名守衛揚聲怒喝：「大個子，站在這兒幹麼，滾開！」

「混蛋，這又不是你家，兇什麼！」大漢絲毫不讓，高聲喝罵，比守衛更兇。

血牢前面，竟有這樣事情，恐怕從未發生過，衆守衛心內暗自打突，弄不清楚大漢的身份，北京城，什麼皇親國戚都有，瞧人家那種橫法，普通江湖豪客即使有武功再高，也不願與官家正面爲敵。

「朋友，」守衛認爲這大漢一定來歷不小，立即低聲下氣道：「血牢前面，不容閒人站立觀察，我們責任在身，總不能放棄職守！」

「正大光明的，怕什麼？難道血牢裏做些見不得人的卑鄙事情！」大漢愈說愈威風。

一名高瘦守衛，好像是這羣人的首領，深深吸口氣，越衆而出，朗聲問道：「在下雲奇山，江湖上的朋友喜歡叫我夜梟，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嘿嘿……」大漢滿懷敵意嘿嘿冷笑，笑聲微頓，微揚下頦，宏聲道：「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是不是好吃的人！」

衆守衛暗自鬆了口氣，只要不是皇親國戚，其它江湖人物，血牢還在乎這些，夜梟雲奇山臉上神色漸漸冷峻，目光有如刀鋒，注視呼仁義。

「泰山石敢當，」另一守衛冷笑道：「嘿嘿，看來北京城裏的王法，你也不在乎了！」

「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小子打聽打聽，俺呼仁義走遍關內關外，大江南北，怕過誰來！」

夜梟雲奇山悶聲不响，眉頭皺處，右肩微幌，身形電射前去，右掌拍出，口內喝道：「當你媽！」

「砰！」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轉身撇掌，兩下迎個正着，發出聲大响，二人脚步絲毫未動，但呼仁義天生神力，對敵時佔了很大便宜。

「好傢伙！」夜梟雲奇山雙眉軒處，滿面殺氣、陡地大喝一聲，提足十二成功力，鐵掌捲起一股狂飈往前衝去，氣勢赫赫，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夷然不懼，鐵掌翻起，內勁疾吐，堪堪敵住，毫不遜色。

夜梟雲奇山身形突地衝天飛起，一連二十六個觔斗，拳脚有如狂風驟雨，招式如電，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稍一不愼，「砰砰！」中了兩着。

這等內家高手，豈能與普通掌力相較，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皮粗肉厚，仍然禁受不住，往後倒退三步，三名守衛窺伺進擊，這回，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眞個倒了大霉

，推金山，倒玉柱，倒在地上。

「給我綁起來！」雲奇山喝道。

「是！」衆守衛轟然答應。

颼颼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砰砰砰，掌出如風，五名守衛猝不提防，給打得飛了起來，這人行動如電，挾起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就走。

夜梟雲奇山大怒，吼叫連連，提足勁力直追下去。

十幾個起伏，已遠離血牢，剛好來到處樹林邊緣，那人好整以暇將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放在地上，轉身等待夜梟雲奇山。

「好賊，今天別想跑啦！」夜梟雲奇山身在空中，掌已經發出。

那人一身灰衣服，臉色木然，看樣子戴了面具，似乎石像般紋風不動。

夜梟雲奇山明知有古怪，但箭在弦上，不容不發，加足勁力，掌勢更快！

待得掌緣快沾着胸衣之際，夜梟雲奇山突然間眼睛一花，敵人身形已杳，錯愕不知所措之時，寸關一麻，已給人扣個正着。

夜梟雲奇山暗暗叫苦，對方行動，恐怕不會留活口，今日有死無生，連兇手是什麼來歷都不知道，眞是太冤枉了，想到此處，只有閉目待斃！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突然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仍不開口，拳掌往夜梟雲奇山胸口擊去，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奮起全身之力，揮掌往上迎去。

這下出其不意，竟然救了夜梟雲奇山一命，但這人武功太高，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如何是敵手，隨便一招，呼仁義龐大身形滾了開去。

夜梟雲奇山掙扎着爬起來，但已無能爲力，那人緩緩走過來，步履穩健有力，尤其是那股無形壓力，令得夜梟雲奇山精神崩潰，竟然放棄抵抗，引頸就戮。

「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正是血牢主管向秋雲，夜梟雲奇山大喜，叫道：「姑娘！」

「竟想在血牢前面逞兇，」向秋雲俏臉上一片嚴霜，望住這名中年漢子冷峻道：「劫走犯人，憑的什麼！」

「哈哈，」中年漢子冷哼一聲，聲音瘖啞乾澀，令人聽起來特別不舒服，他似乎對這位血牢主管知之甚深，得意洋洋道：「在下奉有密旨，保護血牢，這姓呼的莽漢來此，定然有人主使，這事情交給我們來辦，免得令你分身不暇，這等好意難道是錯了！」

「奉有密旨，」向秋雲微一沉吟，揚聲道：「憑據呢？」

「抱歉，沒有帶在身上，不妨跟我到下處去看！」中年漢子道。

「既然這樣，犯人先留在此，待我查明你確是官家人，我自然歡迎！」向秋雲語氣比較溫和。

「辦事這樣拖泥帶水，上面責怪下來，誰負担責任，我看你還是多留心血牢重犯才是！」

「不行，沒有證據，這犯人今天決不容許帶走！」向秋雲態度立時強硬起來。

中年漢子似乎有點爲難，向秋雲靜等答覆，只有夜梟雲奇山心內不信，如果中年漢子是大內派來，剛才又怎會下重手想置自己人死命呢！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先前很高興，以爲中年漢子是俠義道人，攪了半天，原來仍是清廷鷹犬，無論如何，今天都要陷身牢獄，自己生死不算什麼，可惜拜弟小虎子被困血牢，少年英雄，竟然遭這毒手，呼仁義越想越煩。

突然，中年漢子身形如一道電光，那等快法若非親眼看到，平常人決不會相信，以夜梟雲奇山這等高手，仍嘆自己與人家相較，眞是天淵之別。

身形快固然難得，但那漢子手掌更絕，配合着身形，堪堪到了向秋雲面前時，手掌幻成一片光影，籠罩着向秋雲全身大穴，而且封鎖所有退路！

這等武功，眞叫人欽佩，夜梟雲奇山及呼仁義對中年漢子固然沒有好感，但對人家這身高絕的武學却是由衷地欽佩！

動作有如電光火石，在常人看來全無辦法下，向秋雲窈窕身段倏地像一枝火箭，直射上天，足足有三丈高，堪堪避開中年漢子雷霆萬鈞一擊。

「好功夫！」中年漢子口內說話，身形毫不受影响，未見他擰腰作勢，人已凌霄拔起，鐵掌翻飛，又發出淩厲無匹的攻擊！

向秋雲猝不提防之下，連連閃避，心頭火起，倏地一聲長嘯，神功展開，絕學源源施出，鐵掌飛處，硬接三十六掌，內力不相上下，血牢主管到底不同凡响，五十招後中年漢子似乎吃不住勁，漸漸落在下風！

向秋雲師父無憂野樵夏天池，爲當今宇內第一奇人，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中年漢子竟能與向秋雲大戰五百回合，已經是令人側目，再不思退路，只有也要落個束手被擒下場了！

「砰！」中年漢子後腰中了一脚，身形直翻出去，剛巧落在呼仁義身旁，心內一動，提起泰山石敢當，口內喝道：「今日別過，你好好等死！」

「想逃！」向秋雲嬌軀閃動，在草上平滑前去，展開擒拿術，想扣住中年漢寸關。

「再見！」中年漢子知道再不跑快些，別想離開，身彤展開，如一抹輕烟，瞬即消失在樹林中。

向秋雲的輕功，追中年漢子，對方手內還提個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自然很容易，但她心內有計較，敷衍式的追了一程，立即停下來，與夜梟雲奇山一齊回到血牢去。

再說小虎子隱身血牢，下苦功練武，敎的是天下第一奇人，自然進步神速，衆兄弟正是初生虎兒不怕死，個個雄心萬丈，想出去闖闖天下！

寂靜的晚上，大廳內火燭通明，上好的山珍海味，陳年佳釀，加上洪亮的豪笑，構成一片熱鬧歡樂圖。

主位上是宇內第一奇人，無憂野樵夏天池，兩旁是小虎子及向秋雲，下首六人是小虎子兄弟，由於七人藝成謝師，自然要與高采烈慶祝一番！

「徒兒，你如今神功練成，可以與我大漢做一番事業了！」無憂野樵夏天池鄭

重道。

「師父放心，徒兒決不會辜負你老人家心血！」小虎子站起來恭敬回答。

無憂野樵夏天池還來不及說話，向秋雲已嬌笑道：「師弟，今晚你可以大展神威，令奸黨們受一次重創！」

「好，既有如此機會，就此請辭！」小虎子站起來抱拳告辭，當眞說幹就幹。

向秋雲低聲說了兩句話，小虎子立時面色大變。

向秋雲揚聲叫道：「謝天賜！」

一條人影穿窗而入，佇立大廳中間，衆人看清楚時，正是血牢守衛，此時恭聲答道：「小的在！」

「你帶這位少俠前去，指明正確地點後，立即回來！」向秋雲吩咐。

「是！」謝天賜轉身走出，小虎子偕之離去。

且說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被灰衣漢子提起，展開絕頂輕功，風掣電閃而去；呼仁義心內暗自欽佩，三十餘丈遠近，一躍而過，翻過屋宇，飛越樹頂，任何險阻障碍，灰衣漢子全不當一回事。

足足有半個時辰光景，灰衣漢越過圍牆，進入一座大院，六名大漢迎將上來，齊聲道：「總座回來，可有收穫！」

灰衣人一揮手，六名大漢疾退開去，灰衣人提着呼仁義，進入一間大廳，解開呼仁義之穴道，朗聲道：「呼兄請坐，聽我好好說明今日冒犯之處！」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本來是蹩了滿肚子氣，被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甚至啞穴也給點了，即使想開口罵人也辦不到，此時能够行動，滿肚火爆發開來，那還得了，跳起來吼道：「渾蛋，老子與你拚了！」

砰砰砰，灰衣大漢夷然不懼，坦然受了三拳，胸腹竟像皮鼓，咚咚咚，彈力極强，絲毫未受損傷！

「你……」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天生神力，此時含憤擊出，力道何等霸道，灰衣漢子若無其事受下來，望住呼仁義微笑不語，呼仁義反而吶吶說不出話來。

「呼兄打了三拳，如果仍然有氣，可以繼續打，兄弟決不敢還手！」灰衣人一副低聲下氣神態。

「你捉我來幹什麼！」呼仁義吼道。

「唉，」灰衣人嘆了口氣，自己在一張椅子坐下，閉上眼睛，半晌才睜開眼來，平靜道：「呼兄今日在血牢前面，小弟早已知道，老實說吧，我冒了老大危險，天幸呼兄吉人天相，今日總算不負小弟一番苦心！」

「你是什麼人？」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見對方神態，似乎對自己很關心，忍不住詢問來歷，原先一肚子火，無形中已消失殆盡。

「小弟陸士英！」灰衣漢子和婉道。

「七步追魂！」呼仁義叫起來。

「不敢，呼兄多指教！」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深深吸口氣，他是個直性漢子，可是這七步追魂陸士英，七年前初出江湖，一年中連創十六名黑道巨寇，白道中峨嵋三老，崑崙第一劍手施雪心，全在這七步追魂陸士英手中失招稱臣，正在如日中天之際，突然在江湖上消聲斂跡，幾派高手四出追查，一直沒有消息，想不到如今，竟在此無意中相逢，實在太令人意外了。

七步追魂陸士英，靜靜坐在椅上，他當然知道自己名號一說出來，別說泰山石敢當呼仁義，任何江湖高手，也會爲這名號震動！

沉靜橫亙在中間，足足有半盞茶時分，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才道：「陸老兄威震江湖，神功絕技，宇內名家稱道，今日竟然出現此處，實在太令人意外？」

「虛名累人，這些不足爲道，只是兄弟知道呼兄一定會到血牢，只是想不到，竟會是那樣出現法？」七步追魂陸士英言下之意，頗有責怪呼仁義太魯莽。

「陸兄不說，」呼仁義沉聲道：「我也知道自己魯莽，只是我那小兄弟陷身血牢，令人心煩意亂，所以甚麼也不顧，只想殺幾個滿奴，消口烏氣！」

「這回，呼兄計劃刦牢，行動步驟如何，可有完善部署，其它的不說，小弟願爲前驅！」七步追魂陸士英道。

「有什麼完善部署，」呼仁義低頭道：「像這樣造反刦牢，全是連誅九族事情，江湖上朋友，固然義氣干雲，我也不願連累他們！」

「呼兄總不成一人去刦牢吧！」七步追魂陸士英顯然心內不信，神態語氣中自然流露出來。

「刦牢一事，根本無法想像，尤其是血牢，唉，我那兄弟英雄了得，爲了個小流氓，竟然遭遇到這等橫禍，如果我能代替他坐牢，那就好了！」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說到小虎子，即時有特殊感情，恨不得替代小虎子坐血牢。

「嗯，呼兄稍爲休息一會，我們再談！」七步追魂陸士英，說罷轉身走出。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心情煩悶，也不與陸士英客氣，竟自低頭思索想心事。

千頭萬緒，無從想起，任何一方面來說，小虎子陷身血牢，也無法逃出生天！

「克察！」聲响，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正在沉思中，給這聲响驚醒過來，定過神來，看清楚時，不由大驚失色，這變化實在太過意外。

雙手雙足，全給鐵鑄鎖住，直到這時候，呼仁義才看清楚，自己坐的椅子，竟是生鐵鑄成，剛才滿腹心事，竟未留意，其實，以七步追魂陸士英武功，又何必來這套花式！

照他剛才還稱兄道弟，怎會翻臉無情，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突然想起來，他想查出自己有多少同謀，好一網打盡，眼看奸計不能得逞，立刻露出本來面目。

只有半天時光，泰山石敢當呼仁義似乎老了，人間險惡，江湖風險，像這七步追魂陸士英，練就如此武功，本來是好好白道人物，轉眼竟然投效清廷，反轉頭來殘害同胞，豈非可嘆！

正在這時十幾名大漢魚貫而入，呼仁義知道反正沒有好結果，一言不發，看他們有何法寶！

「拖過火盤，刑具侍候？」其中一名漢子大聲呼喝，似乎在威赫。

火盤，夾棍以及各式各樣的刑具，稀奇古怪的不知什麼名堂。

擺妥刑具，剛才那名發施號令的漢子

，施施然走到呼仁義面前，滿臉邪笑道：「在下有個外號，死人怕，至於眞實姓名，韋全兩字，今天只怕我們弄得很不愉快，只要你老實說出刼牢同黨姓名，兄弟立即鬆刑放人！」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冷峻地望了他一眼，索性閉上眼睛，似乎懶得與他多說！

「打！」死人怕韋全怒喝。

油浸麻繩，抽在身上，劈劈拍拍響聲不絕，泰山石敢當呼仁義上身頓時衣破血流，但他咬住牙齦不响。

「火鉗侍候！」死人怕韋全高叫。

「嗤！」燒得紅透了的火鉗，貼在呼仁義胸前，發出嗤嗤嗤聲响，頓時皮肉焦黑。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眉頭都未皺一下。

「滾針板！」死人怕韋全繼續下令，看來他眞要呼仁義嚐遍刑具！

呼仁義這外號泰山石敢當，眞個名符其實，平時不容易看出他的個性，當他處此生死關頭，受盡苦楚，仍然堅貞守節，這才令人欽佩！」

廳上這羣兇神心內還暗暗心折！

「挖下他雙眼！」死人怕韋全顯然動了眞火，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的態度令他感到面目無光。

凡到他手裏的人，一定是慘叫求饒，呼天搶地乞命，像這樣不聲不响，的確是一種侮辱。

怒火之下，決心先挖出呼仁義雙眼。

一名大漢轟應一聲：「是！」握着把牛耳刀緩步上前。

「姓呼的，再不說出你的同黨，這世別想再看得見花花世界以及許多美好東西！」死人怕韋全喝道。

「去你媽，老子豈會像你這種貪生怕死之徒？」呼仁義大喝道。

「好，下手！」死人怕韋全恨聲叫起來。

寒森森的牛耳刀，眼看就要到了呼仁義的眉毛，再刺下去，呼仁義就變瞎子。

颼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廳內衆人尚未看清楚，牛耳刀已刺進了那大漢自己身上，劈劈拍拍，五名高頭大馬漢子像稻草人般飛了出去。

這下變化太快，衆大漢尚未看清楚，已起了意外變化，受傷的，打倒的，全然不知是什麼回事！

一名小夥子，正是小虎子，此時快步走向呼仁義，滿眼熱淚，見這位大哥遍體鱗傷，忍不住叫道：「大哥，是我害慘你了！」

「混帳小子，你是什麼人？」死人怕韋全定過神來，又壯起胆子大聲喝問。

小虎子好像未聽到，伸手在鐵椅上，一陣摸索，手銬脚銬全像豆腐般毀壞！

「兄弟，你沒有事！」呼仁義睜開眼，看見小虎子，雖然相隔多年未見，但那種特殊神情，眼神，却是熟悉，因此立刻叫起來。

「大哥，你稍待，看我來出這口氣？」小虎子說時轉向死人怕等，雙目精光暴射。

「你造反，敢到這兒搶刼重犯，衆兄弟，給我拿下叛賊！」死人怕韋全喝道。

小虎子踏前一步，二丈遠近，一步跨到，死人怕韋全右掌奮起全身之力，猛擊出去，小虎子神情冷酷，右掌迎上去，死人怕韋全右臂寸寸裂斷，大叫一聲，翻了出去，倒在地上慘叫連天。

小虎子冷冷轉過身，對其餘十幾名大漢道：「你們自己動手，可以斷一手，待我動手，就沒有這樣便宜了！」

大家面面相覷，他們看過小虎子身手，的確是不容易對付得了，但自動斷一臂，豈不是變成廢人一個，以後還有何用，彼此望了一眼，決心拚命！

「怎麼樣，想好了沒有？」小虎子冷冷道。

「好小子，我們拚了！」十幾名大漢發聲喊，蜂湧而上，兵刃齊舉，往小虎子身上招呼。

「哼！」小虎子輕哼一聲，身形轉動，鐵掌翻飛，十幾年苦練絕學，又經過天下第一奇人悉心調教，果然不同凡响，呼仁義只看得眉飛色舞，連身上的傷勢也忘了。

砰砰砰，小虎子鐵掌拍出，就有一人應聲倒地，武功稍爲好些，也不過只能接得一招半式，其餘的連影子也未看清，人已受傷倒地。

只有片刻時光，十幾人全倒地不起！

「大哥，我們走吧！」小虎子說時，扶着呼仁義往外闖，轉了三重院子，正想衝出大門，七步追魂陸士英正好由外邊回來。

雙方一見面，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齊呼喝起來。

「小子，你是什麼人？」七步追魂陸士英喝道。

「奸賊拿命來，我們又不會做親戚，套什麼姓名，問什麼來歷？」小虎子冷冷道。

「到我這兒救人，好大胆子？」七步追魂陸士英緩步走近。

「小心！」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出聲招呼。

所謂高手，任何方面，都有其不凡的特徵。

小虎子一看對方眼神步履，就知來人不凡，暗中早有準備，雖然如此，仍然自信可以制服對方。

「颼！」身形如電，卽在面對面全神戒備下，小虎子仍覺對方這步法神奇，但他又豈是省油燈，隨手一揮，堪堪迎着對方掌勢，砰砰砰，連接三招，半步不退！

「咦！」七步追魂陸士英意外，怔怔地望着小虎子有點不相信。

當向秋雲對敵時，淩空拔起才避開，可想而知，七步追魂陸士英這起步一招，何等快捷凌厲，多少成名英雄，敗在他手下，小虎子半大不熟的孩子，竟有如此身手，豈非怪事！

小虎子微微一怔，心內決定下殺手，暗自吸口清氣，緩緩舉起右掌，開聲吐氣，「嘿！」地一聲，掌心由內力疾吐，一股雄渾強勁的掌風，發出「斯斯」聲响，往前衝去！

七步追魂陸士英當然識貨，不敢怠慢，全力擊出，半响後，竟然吃不住勁，往後退半步。

小虎子陡地大喝一聲，身形淩空拔起

，三十六招連環施出，頓時漫天掌影，籠罩住陸士英全身大穴，七步追魂大驚失色，身形縮成一團，急速轉動，但小虎子這身絕學豈是常人可比，掌影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兼且內力强勁，七步追魂拚命抵擋。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只看得眉飛色舞，笑得合不攏嘴來，自己這位拜弟今日已練成神功絕學，小試牛刀，已令這位名震宇內的七步追魂陸士英，毫無招架之力，看來揚名江湖，稱雄宇內，是指日可待了。

不言呼仁義心內感覺，小虎子招式愈來愈精奇，內力越來越强，到後來，有如千斤鐵錘擊出，咚咚之聲直震得地皮搖撼不已。

「砰！」地大响，七步追魂胸前已結實中了一掌，翻身倒身，嘴角滲出絲絲鮮血，雙眼翻白，看來無法活下去，這也是投靠清廷，殘害同胞的下場。

「好，兄弟今天揚眉吐氣，爲兄衷心歡悅，哈……」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此時開心已極，忍不住縱聲長笑，甚至於帶動傷痛也不顧了。

這番大獲全勝，小虎子與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大模大樣走出門去。

倩女示警　計殲滿奴

大廳內仍然充滿着响亮的歡笑，小虎子滿面笑容走進時，頓時掌聲雷動！

「師弟！」向秋雲嬌笑如花，擎着酒杯，走上前去道：「我敬你一杯酒！」

「多謝師姊，」小虎子接過酒杯，一飲而乾，帶着呼仁義走進大廳，鄭重道：「師父，師姊及各位師弟，我常說的呼仁義大哥，今日重逢，一切經過，可以說明這位拜兄義薄雲天，是眞正鐵血男兒，眞正好漢，大家敬一杯！」

「敬大哥一杯！」衆人轟叫。

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急上前拜倒，向無憂野叟夏天池恭敬道：「參見老前輩？」

「很好，我最喜歡眞正英雄好漢，拿酒來？」無憂野叟夏天池正是滿心歡悅。

歡笑聲中，小虎子說明了此行詳細經過，衆人只聽得眉飛色舞，無憂野叟夏天池手捋長髯，心內更加得意，愛徒揚名天下，這是何等高興的事。

血牢表面上是清廷禁囚重犯之地，却爲反清志士收爲己用，專門訓練反清志士，小虎子兄弟七人，却是其中佼佼者。

當晚，向秋雲與小虎子巡視，二人靜靜地踏在草地上，彼此幾乎聽得見對方心跳，默默無言，又似乎心內話太多，不知由何說起。

這時，向秋雲的美，較之三年前，益發含蓄，更加成熟，小虎子絕技練成，今晚小試牛刀，挫敗七步追魂，國仇家恨，本來無暇顧及兒女私情，但是，二人朝夕相共，全是同門師兄妹，無形中，已有了深厚情誼。

「師弟，你以後有何打算？」向秋雲首先打破沉靜。

「我一個人，除了師父和師姊，六名兄弟及呼大哥，再沒有其它親戚朋友，所以，我永遠跟隨着你們外，還有什麼其它打算？」小虎子實實在在答覆！

「師弟可曾想到成家立室？」向秋雲聲音很輕，說時低下了頭，粉面通紅。

「我……」小虎子這時滿腹詩書，自然明白這位師姊心意，在他來說，又何嘗不是暗中相思，只是師命太嚴，習武時候，硬將這想法壓在心頭，如今藝成出師，自然是談論時間，二人到底是初涉情場，不好意思。

「你什麼呀，吞吞吐吐的，男子漢大丈夫，說話爽爽快快的才是！」向秋雲似乎在作弄這位師弟。

「我……」小虎子雖然有顆虎胆，天不怕，地不怕，但這件事確要了他的命！

「眞沒出息！」向秋雲嬌笑聲音有如銀鈴，神情如詩如畫，她與小虎子雖然年紀相若，但女孩子天生早熟，所以把個師弟作弄得可以。

小虎子似乎鼓足了勇氣，結結巴巴道：「我只想與師姊常在一起！」

「你，好大的胆子！」向秋雲芳心暗喜，口內仍然繼續作弄。

「我一個人，什麼都不懂，師姊不照顧我，還有誰照顧我呢！」小虎子這回大胆些。

「呆子，到這時才敢說出來，沒出息！」向秋雲笑道。

小虎子只有傻笑，大胆地抓住向秋雲的柔荑，默默地望住她粉頸，心頭感覺到充滿了幸福。

疏朗的星星，懸掛穹蒼，大地到處燈火，夜色寧靜而含蓄，有無限神秘，也有高明的啓示，看你本人智慧與心性：好與壞，得與失，看你自己的取捨了！

二人默默不發一言，他們的心靈，却在手中互相溝通了，正在互相傾訴衷腸！

颼颼颼，二十幾名夜行人衝往血牢。

「這是什麼人，胆敢冒犯血牢！」向秋雲怒道。

「今天毀了七步追魂陸士英，刼回呼大哥，對方自然不會罷手，四阿哥眞個厲害，看來清廷諸王子中，沒有一人是他敵手！」小虎子道。

「哼，我們可以利用他們力量，從中挑撥，消除他們一部份實力，日後反清復明大業也容易作手些！」向秋雲緩緩道。

「這次，」小虎子恨聲道：「叫他們全軍盡墨，來得去不得，看四阿哥，到底有多少能人！」

「開放血牢，我們到裏面去迎接他們，事不宜遲，我們回去等他！」向秋雲說罷，即與小虎子疾馳而去。

兩人還未到，身後掌風到，小虎子身形微轉，鐵掌閃電擊出，兩名偷襲者連人面都未見，就此了帳！

夜梟雲奇山率領衆侍衞，攔截這般黑衣人大戰，見向秋雲回來，不由大喜，叫道：「姑娘！」

「開放血牢，退回去！」向秋雲高聲下令。

軋軋响聲中，血牢門大開，小虎子向秋雲及衆侍衞全退回血牢。

二十幾名黑衣人微一遲疑，呼嘯一聲，蜂湧而入，頓時在牢內殺得天昏地暗。

突然「噹！」的聲大响，牢門關上，衆侍衞撇得一個不剩，黑衣人微一遲疑，望着寬敞而陰沉的大廳，茫然不知所從。

「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正是小虎子，屹立如山，雙目神光凜凜，望住衆人，一言不發。

「先拿下這小子！」

「一起上！」

他們也看出小虎子不是易與之輩，也不講什麼單打獨鬥江湖規矩，蜂湧而上。

但是，小虎子淵停嶽峙，氣度沉凝，一股殺氣如山湧出，黑衣人爲其氣勢所奪，圍個大圈子，半晌仍然不敢冒然燥進！

「殺！」突然，一名黑衣人怒火勃勃，大喝一聲，單刀橫劈直擲，猛撲過去。

小虎子絲毫不動聲色，待單刀臨近，左手伸出，好像等在那兒，食中二指夾住刀鋒，黑衣人拚命推拉，單刀像生根一樣，無法動彈半分。

黑衣人直急得滿臉通紅，突然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懷，右脚倏起，猛踢對方下陰。

小虎子右手微沉，單刀像有靈性，堪堪截下，「克察！」聲響，黑衣人脚骨齊斷，「撲通！」倒在地上，殺豬般叫了起來。

叫聲在密閉大廳內迴蕩，益發顯得驚心動魄。

另一名黑衣人，陡地衝上前去，右掌拍出，叫聲頓停，顯然已送了斷腿者的性命！

「好辣的手，」小虎子冷峻道：「我們來玩三招！」

「大家上！」那名傷人的黑衣人看來是這羣人的首領，可以隨時草菅人命外，一聲令下，大夥兒俯首聽令，合圍上來，窺伺進擊！

「殺！」一人陡地大喝一聲，冒死衝進，刀光如電，三十六招匯合成一式，已深得刀法要訣，小虎子身形微幌，間不容髮之中，避開刀鋒，右脚倏起，黑衣人陡地飛了起來，直往人羣中衝去。

「砍了！」又是那名發施號令者的聲音。

「托！」「哎唷！」刀鋒砍入握刀者的胸腹中，哎唷正是他臨死的叫聲。

「大家住手，」小虎子突然叫道：「你給我出來，別躲在後面叫人拚命。」

「大夥兒一齊上！」

沒有人應令，小虎子沉緩的脚步聲特別响，咚咚咚，也更顯得有威脅力，發施號令者惶急地大叫：「你們陣前抗令，回去是死罪！」

「嘿嘿，你還想回去，出手自衞吧！」小虎子站在他面前不足五尺，揚首望天，根本不把這發施號令者放在眼裏，這是種輕視，也是種侮辱，黑衣人平時兇狠慣了，如何受得落這個，暴喝一聲：「小子，拿命來！」掌中劍抖出兩朵劍花。

還看不出他劍上造詣有這高，小虎子微咦一聲，右掌仍然毫無忌憚直伸過去，劍光突然大盛，組成密不透風的光影，但小虎子那隻手眞了不起，簡直是魔手，密不透風的劍光，竟然抵擋不住這隻手的進襲。

黑衣人大駭，連連倒退，心慌意亂之下，劍招全不成章法，小虎子不願多嚕嗦，彈指神通使出，「嗤嗤！」兩聲，已點中軟麻穴，再也站不住脚，「撲通！」跌倒地上。

「你們還要打麼！」小虎子轉身向黑衣人問。

「我們投降！」衆人知道無力抗拒，一齊拜倒投降。

「很好，我會安置大家！」小虎子轉身進去，向秋雲自會派人安排一切善後事宜。

審訊完畢，這批黑衣人果然是四阿哥主使，但一切行動另有人出面傳令，因此無絲毫證據，各方查詢，又知北京城內，尙有一處殺手訓練塲地——萬字教塲。

小虎子又向萬字教塲出發，一面走一面想，萬字教塲的設置，是一種很聰明方法，招募人手，好的選擇爲心腹知己，收爲殺手；品質差的任其來去，又不犯法，可以達到目的！

雄偉、氣派大，萬字教塲外表，不亞於王侯府第，以四阿哥權力財力，自然容易做到。

小虎子站在前面，端詳了好半天，緩步走上石階，立即有兩名少年上前詢問：「朋友，有何貴幹？」

「投師學藝！」小虎子恭敬道。

「是帶師學藝，還是第一次求師！」一名少年問。

「帶藝求師！」小虎子道。

「好，我們先試試，」少年自恃武功了得，右拳迎風劈出，想給小虎子一個下馬威！

小虎子絲毫不動，好像傻了一般，「砰」的聲响，拳頭結結實實打中，但是小虎子連眼皮也未擦一下，少年反而自己連連後退三步，才勉强站住脚。

小虎子也懶理，竟自往大門內走，其餘的人只見到小虎子傷人，以爲是尋仇生事，立刻紛紛奔回去報告，霎時間，呼嘯連聲，小虎子走進院內，已有二十幾名少年站在院中，滿含敵意的望着他。

「你們的教頭呢？」小虎子笑容可掬地問。

「什麼人！」後院走出一位大漢，滿臉于思，豹首環眼，聲粗氣壯，威風凜凜的。

「小的徐金虎，帶藝投師！」小虎子拱手道。

「嗯！」豹首環眼壯漢把小虎子由頭到脚看了一眼，微微點頭，宏聲道：「很好，帶藝投師，我們先試試招，看看你的底子如何！」

「請老師指教！」小虎子態度恭敬。

「出手吧！」豹首環眼壯漢一副老氣橫秋神態。

小虎子微笑，隨手揮處，豹首環眼壯漢猛地飛了起來，「吧！」的一聲直跌到三丈外，口吐鮮血，掙扎了幾下，「撲！」地倒下，昏了過去。

這位教頭，一招之下給人打昏過去，衆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眼睛，但事實俱在，不容不信；半晌後，滿院子人鼓噪起來。

小虎子突然覺然有點異樣，「颼！」地轉過身來，只見一個高高瘦瘦老者，凝立身後，背負長劍，雙眼神光十足，顯然是位內外兼修好手！

「想不到有人來萬字教塲鬧事，在下終南劍客胡宗元，領教朋友高招！」老者

語態平和，氣靜沉凝。

「好，徐金虎候教！」小虎子道。

「徐金虎？」終南劍客胡宗元喃喃自語，在江湖上，顯然未聽過這號人物，微一沉吟，立即恢復沉靜，平和道：「閣下請選用兵刃！」說時指着兵器架。

「徐某空手慣了，閣下別客氣！」小虎子笑答。

「好！」終南劍客胡宗元臉色微變，心內暗自震怒，一個毛頭小伙子，竟敢輕視終南劍客，虛套話懶得說，右肩微幌，劍已拔出！

小虎子見對方拔劍手法快捷純熟，顯然在劍上下了極大苦功，不僅如此，一劍在手，頓時湧起漫天殺氣，齊往小虎子身前衝激！

颼颼颼，劍氣縱橫，劍光匹練般冲天而起，陡然間有四朶劍花在空中出現。

小虎子不願在此延遲，身形展處，有如輕烟般毫無重量，輕靈快捷，變化萬千，神奇處，令人嘆爲觀止！

雙方全是以快打快，霎時間，兩人已過了一百餘招，終南劍客胡宗元心內震駭欲絕，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竟然空手接下自己五十年苦練的劍術，寧有是理，他這樣想時，小虎子却有點不耐煩，陡地身形拔起，縱聲長嘯，雙手劈空掌連發，咚咚咚，內勁强横，有如鐵錘猛擊大地，地皮震動！

終南劍客大驚失色，拚命抵擋；小虎子神功乍展，「噹！」的聲响，寶劍直飛出去，「撲！」的聲直插入牆上，只剩下劍柄在外搖動！

終南劍客胡宗元面色如死灰，廢然長嘆道：「罷了，從今不再用劍！」說罷掉頭就走。

小虎子任其離去，轉過身來，望住廣塲中一衆學藝少年，揚聲道：「各位兄弟，此處主持人奸邪淫盜，無所不爲，日內官府進剿，你們將受株連，要命的趕快離開，再說他們武功平常，像我學藝兩年，就很容易把他們教頭打走，這種武功學來何用！」

這番話在不明內情人看來，的確有煽動力，轉瞬間走得一個不剩！

小虎子正想離去。

「哼！」聲音極輕，小虎子只聽得心頭大震，回過身來，只見一個臉色雪白的怪人站在身後！

「雪屍功！」小虎子驚叫。

怪人也不多話，緩緩擧起右掌，和臉色一樣，毫無血色外，瘦骨嶙峋，一般寒冰夾着腥臭之氣，迎風吹來。小虎子不敢怠慢，大喝一聲，提足十成功力，揮動右掌疾拍而出，一股灼熱已極勁風發出絲絲聲响，往前迎去。

怪人白髮根根豎起，眼中綠光叓現陰沉，仍然吃不住勁，陰寒毒氣被陽剛勁氣迫回，僵立了片刻，怪人七孔流出黑血，翻身倒地，再也活不成了！

小虎子大獲全勝，獨力摧毀萬字教塲，令到四阿哥又失去一個有力據點！

突然，他機伶伶打了兩個冷戰，頓時全身發抖，筋骨似乎越來越僵硬！

小虎子大驚，知道中了雪屍功，如不立時運功迫出毒氣，只怕筋肉會僵硬，那時神仙也救不了！

但是，一運功，無人護法，三歲小孩也可攻其死命，休說這地方是敵人巢穴，隨時有高手來到……

就這半晌時間，小虎子覺得全身痲痺越來越甚，不敢再延遲，就地盤膝而坐，內裏調息，運起丹田純陽眞火，由氣海上升至十二重樓，再由任脈直下丹田，運氣一大周天，痲痺已越來越少。

「咦，這怎麼回事？」院外有人問。

「恐怕有强敵入侵！」另一人道。

小虎子只覺得這聲音很熟，轉念間，他心內暗驚，院外說話二人，正是清廷最能幹的四阿哥，這是萬字教塲的主人，不僅如此，小虎子陷身血牢，其中一個是他借刀殺人之計，雖然因禍得福，學得一身絕學，但今日在此相逢，却是大大不妙。

「好像伙，是誰這大胆，敢在此殺人！」四阿哥怒道。

「胡宗元不見，咦，劉湖山的雪屍功給人破了，誰有這高强武功！」

「羹堯，你看這是那一個！」四阿哥道。

「嗯，這人還在此！」年羹堯看到了小虎子。

這時候，小虎子叫苦連天，運功最吃緊當兒，碰到了强仇大敵，只怕今日無法逃出生天了！

「好小子，壞我大事，看你往那裏逃！」四阿哥咬牙切齒。

「讓我來補一掌！」年羹堯說時走過來。

少虎子暗嘆一聲，正想起身迎敵之際，突聞嬌叱一聲：「看鏢！」

「呀，你來此何爲？」四阿哥喝道。

「追拿逃犯，來不得麼！」向秋雲來了！

「嘿嘿，這逃犯竟能逃出血牢，還能在此殺人行兇，這失職之罪，我們到宗人府去講理吧！」四阿哥道。

「這人入血牢，爲奸賊陷害，頣新格格及八阿哥二人願以身家担保，宗人府已明示開脫罪名，出外行動，已不受約束！」向秋雲道。

「在此行兇，又有何話說！」四阿哥道。

「以我看來，」向秋雲笑道：「殺了這劉湖山，破了雪屍功，不但無罪，還屬大功一件，劉湖山積年老賊，犯案如山，十三省行文捉拿，今天在此作惡，殺之名正言順，有什麼不對！」向秋雲淡淡道。

「我只知這小子是血牢犯人，」四阿哥怒道：「羹堯，先把他抓起來，再到宗人府評理！」

「小的遵命！」年羹堯似乎在唱戲，說得雖然輕鬆，鐵掌一豎，劈空掌施出，內家勁氣排山倒海般，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往前衝去。

年羹堯天生異稟，一身武學，橫行大江南北，關內關外，未逢敵手，端的非同小可，向秋雲知道對方不顧一切，先斬後奏，當下不敢怠慢，奮刀擊出一掌，漫天勁氣激蕩，堪堪抵消。

「好，我們好好打一架！」年羹堯捋起袖子，準備與這位美艷無雙的血牢主管比個高下。

「好，你們比試，待本座親拏逃犯！」四阿哥往小虎子走去。

「誰追拿逃犯呀！」門外擁進一羣人來，正是八阿哥及頤新格格。

「你們……」四阿哥驚奇萬分，一見八阿哥及頤新格格來此，知道今日只好罷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當下悶哼了一聲，道：「羹堯，我們走吧！」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小虎子將雪屍功陰毒全部除去，這才緩緩站起身來，趕緊抱拳道：「見過八阿哥、格格，今日多謝援手，救我一命！」

「說這些幹麼，我們在外邊跑斷了腿，才知道當日你陷身血牢，全是四哥使的鬼，他見我有了這麼個高手，怕影响他的將來，才使出這等毒計，嘿嘿，大家走着瞧吧，現在得意，還早着點呢！」八阿哥恨聲不絕。

「我們走吧，別站在這鬼地方！」頤新格格說時，一雙秋水盈盈眼睛，直往小虎子溜。

八阿哥見了，突然哈哈笑道：「兄弟，今天好好慶祝一番，爲兄總算盡了力，血牢從未有活人出來，你眞好運氣。」

「二位恩比天高，我小虎子永遠記下這份情！」

「酸氣冲天，誰耐煩聽！」頤新格格說時，也不理衆人，竟自往大門口走。

此後，小虎子就住在八阿哥府第，自然這位多情頤新公主時常跟隨左右。

小虎子心目中只有個向秋雲，對這位頤新格格，只是表面上敷衍，也可以說是禮貌上應酬，內心毫無感情可言。頤新格格却深情一片，似是情有獨鍾。

這是種麻煩，看來小虎子頭痛的日子多啦！

上元節，和親王向例大宴賓客，十四位王子，三十二位格格，王侯將相，文武大臣，筵開百席，一時冠蓋雲集，衣香鬢影，極一時之盛！

頤新格格與八王子，要小虎子伴着，東逛逛，西蹓蹓，似乎有意示威，四阿哥與年羹堯漸漸走過來，笑道：「大妹子，看你春風滿臉，喜氣洋洋，莫非找到合心意的駙馬麼！」

「不要你理！」頤新格格妙目橫波，含情望了小虎子一眼，粉面微紅，顯然內心歡暢已極！

「哈……」四阿哥縱聲大笑，手掌用力在小虎子肩上連連拍道：「老弟，你是個有福之人，有了我這位妹妹保護，可以避凶趨吉，平步青雲，哈……」

小虎子極端不高興，碍於主人顏面，默然不語，四阿哥却洋洋得意，笑道：「老弟，你的武功好，我們可以好好比試一場，定個輸贏如何？」

「自當遵命！」小虎子冷冷答道。

四阿哥望住小虎子，微笑不語，心內暗道：「這小子當日武功，經過血牢幾年荒廢，一定退步很多，本人却遍訪宇內高手，進步神速，今日要你好看！」

年羹堯也是這樣想，眼珠微轉，突然插口道：「今日高朋滿席，二位何不當衆表演，令得王爺宴會生色不少，同時當朝文武大臣，也好瞻仰當今武林高手絕學，二位意下如何？」

四阿哥望住小虎子，等他回答。

小虎子心內暗笑，面上却裝着不豫之色，淡然道：「比武較技，只是切磋性質，何必太過張揚！」

「兄弟別顧忌什麼，比試一下有什麼關係？」八阿哥也想看看二人實力。

頤新格格心內恨死了這位四阿哥，心上人陷身血牢，全是他一人使的鬼，今日有這機會，何不將計就計，令他吃次大虧，報當日一箭之仇，當下笑道：「別推三走四，娘娘腔了，比就比，你們誰也別推辭，我去安排！」

頤新格格帶着陣香風走了！

旗人個個習武，大伙兒都知道四阿哥武功了得，今日可以看得他施展絕學，自然鼓掌贊成，因此一傳十，十傳百，大夥兒頓時轟動起來。

和親王府的花園極大，由於觀看的人身份尊貴，僕人安排坐椅，清理場地，忙得不亦樂乎！

衆目睽睽之下，二人走入場中。

小虎子根本無人認識，幾年來勤習上乘武功，一面飽讀詩書，羸劣氣質全部化盡，如今是斯斯文文，雖不能說是文弱書生，但毫無武人雄糾糾、氣昂昂的神態，旁觀者禁不住替他担心。

四阿哥滿懷信心，滿臉春風的神色，還未比試，衆人認爲他是九成九贏定了！

小虎子默然，凝立場中，像個木頭人一樣。

「兄弟，出手吧！」四阿哥故示大方道。

小虎子心內暗怒，決心今日要使對方出醜，暗中提足十成功力，右掌擊出，比原來速度慢了大半，外行人看來仍然威勢赫赫！

年羹堯及四阿哥眼中看來，這等拳勢根本不堪一擊，因此聲色不動，裝做高手風範。

小虎子裝做出毛手毛脚，待得掌心距對方胸口只有二寸光景，四阿哥右手陡地動了，本想扣住小虎子寸關，然後拋將出去。

小虎子這時掌式陡地全力加快，內力疾吐，「砰！」的一聲大响，四阿哥猛地飛了起來，胸口一熱，受了極重內傷，小虎子本人却假裝跌倒，翻了個觔斗。

外人看來，二人硬碰硬，所以造成這現象，因此轟然叫好之聲不絕！

四阿哥心內暗恨，中了驕兵之計，自忖仍然可以擊倒對方，剛才不過一時大意而已。

二人再次對峙，小虎子繞着對方遊走，窺伺進擊，四阿哥暗自調勻眞氣，決心於以重擊，令對方今日非死即傷，因此提足勁力，等對方上當。

小虎子仍然揮掌拍出，含勁不吐，四阿哥這回不敢托大，「嘿！」地一聲悶哼，右掌快如閃電，全力擊出。

「好！」年羹堯大叫助威！

觀看者屏氣凝神，觀看這一次龍爭虎鬥。

小虎子當然不怕這套，開聲吐氣，提足十二成功力，一股令人窒息的眞氣，凌空擊出，四阿哥大驚，但事到緊急，已無法退避了，只有傾力一擊，看來受傷在所難免！

「砰！」掌緣相交，兩人翻身就倒。

「呀！」觀衆大驚失色，一齊叫了起來。

頤新格格更是關心小虎子，急奔過去，小虎子掙扎着站了起來，搖搖幌幌的走着。

其實，這是小虎子裝模做樣，根本未受絲毫損傷，因爲對方是王子身份，自己平民百姓，雖說比武，傷了對方也不是好事，因此裝作受傷。

年羹堯自然知道，四阿哥受了極重內傷，右掌貼住四阿哥命門，一股眞氣傳入，令其傷勢暫時穩住。

好不容易等到席終人散，四阿哥暗自咬牙切齒，誓報今日之仇。

幾位智囊一再商議，認定血牢有問題，上次二十幾名高手追擊，全遭殲滅，無一人回來，小虎子在血牢內，功力未失別去說它，反而武功大進，簡直進步得駭人，因此要追究血牢！

小虎子這一戰，令得四阿哥重傷，雖然有神醫妙手，仍然減了三成功力，終身不能練成稱雄天下的武功，使以後刺客容易成功！

這天，小虎子正與八阿哥坐着閒話，頤新格格突然跑進來，兩人一怔，還未及說話，頤新格格滿臉焦急，叫道：「快跟我來，遲則不及！」拉着小虎子就走。

八阿哥知道這位妹妹性情，愛上了小虎子，大概又有什麼新花樣，所以也未在意，只是笑道：「你們好好玩上一天，記着早點回來就是！」

小虎子高聲應着，心內暗自警惕，瞧頤新格格神態，似乎發生了不尋常事情，莫非有了什麼非常變化。

頤新格格一直往血牢走，地勢荒僻無人，才急道：「四阿哥已入稟大內，說向秋雲反叛朝廷，縱容反賊，圖謀不軌，大內已派出高手捉拿，同時也說你是反賊一夥，宗人府已下令捉拿，我雖叫做格格，不過是和親王的乾女兒，本身不忘大漢，在密室外，聽到這消息，立刻趕來，快去報告血牢，叫大家準備。」

小虎子大驚，向秋雲不知道，萬一有什麼失閃，那還得了，當下急忙展開輕功，一面叫道：「格格保重，我會在江南等你，再見！」

頤新格格妙目含淚，望着小虎子挺拔俊秀身形，芳心如絞，事在緊急，又無法挽救，只好默默的祝福，希望他能平安脫險。

血牢，屹立在朝陽光輝中，金光燦爛兩個字，今天却有點異樣神色。

小虎子等七名兄弟，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殲殺滿奴，向秋雲及反淸復明志士，今日盡量利用地形，機關，放手殺人，然後約定，分批撤退，準備就緒，等待大內侍衞。

來得眞快，大內侍衞及宗人府官差，總有五十多人，浩浩蕩蕩由官道而來。

向秋雲嬌軀屹立在朝陽光輝中，顯得太孤單，寒風颯颯，吹得衣袖飄起。

「牢主聽令！」大內侍衞喝道。

「本座在！」向秋雲答道。

「好，套上手銬！」

另兩名侍衞應聲上前，想將手銬套上，向秋雲懶得和他嚕囌，纖掌揮處，砰砰兩聲，侍衞應聲倒地，死於非命，連叫聲沒有。

想不到向秋雲敢殺侍衞，這是明着反叛，衆侍衞立刻鼓噪起來。

颼颼颼，五條人影緊急衝上前，這都是萬中選一的高手，身手迅捷靈敏，向秋雲雖然藝高人胆大，也不敢稍存大意，全神戒備。

小虎子等七兄弟，甚至無憂野樵夏天池，以及其它反淸志士十幾人，魚貫紛紛走出。

雙方擺明陣式，閒話懶得多說，見面就動手，一出手就殺了二十幾名侍衞，宗人府官差正驚慌之際，小虎子等人迅速退入血牢。

三十名官差及侍衞發一聲喊，衝進血牢，那有半個人影，於是往內追去。

轟轟轟，一連串爆炸，血牢整座倒塌，進去的侍衞及官差全部埋葬在內。

小虎子等站在遠處密林中，默默望着冒起的烽火，心內感慨萬千，今日雖殲殺滿奴五十餘人，完成反淸復明大業，前途仍然險阻重重！

朝陽照耀下，他們踏上了征途！

大江南北，關內關外，中原錦繡河山，到處可以看到他們俠跡！

小虎子與衆人一起，眼前總浮現一位俏麗倩影，心內總覺得悶悶的，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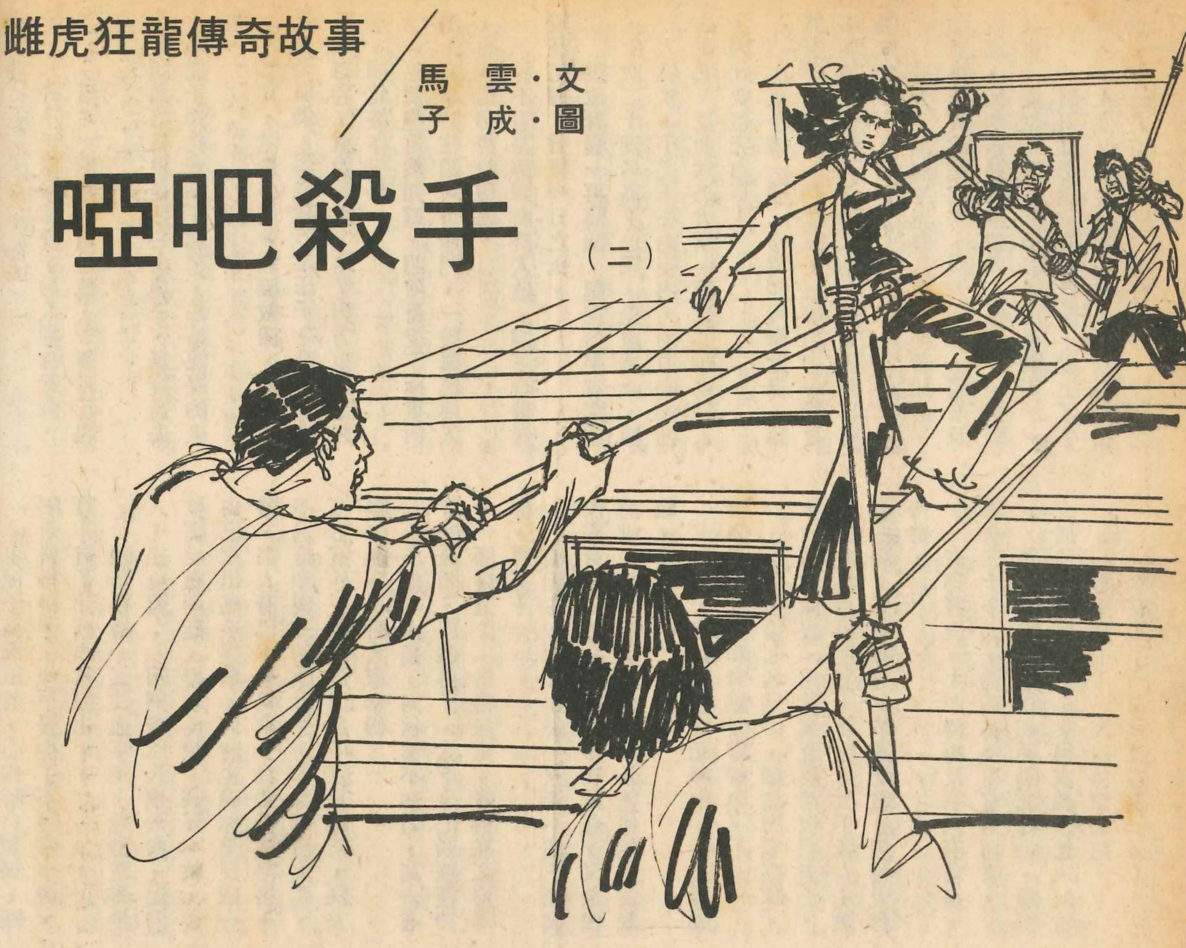
天橋仍然那樣熱鬧，古老的北京沒有變，可是來來往往的人羣，心內却起了漪漣！

——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啞吧殺手（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孤獨老人何志被人謀殺了，同時兇手、兇刀也在現塲找到了，但姜小明却認爲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兇手，他不聽姐姐姜玲玲的勸告，獨自到警署去，在警署裏小明的提供和行動得到布列督察的賞識，並派石勇保護小明，石勇身爲便衣警探，但人却很魯莽，他認爲小明的一切只不過是淘氣而已，所以到了晚上，石勇沒有跟着小明而讓他自己去上夜校，小明就此失踪了，後來經過多方探查，石勇和玲玲前往找一個阿飛頭子阿牛，阿牛……

魯莽警探入虎穴　少年勇士苦追踪

這是一列天台木屋。

牛哥和水仙在睡夢中被人吵醒。

牛哥是這班人的首領，水仙是他的情婦。這兩個人的年紀只有二十餘歲。

如果這是平常的日子，牛哥一定大發脾氣。

但是現在情形可不同了，他面對着的，是石勇這名警探。

他可以看得見，他的二名手下仍被石勇扣上了手鐐。

石勇很坦白地告訴他們：他無意來此找麻煩，只想知道小明的下落。

玲玲也說：「我知道，小明可能找過你！」

牛哥對石勇道：「如果我一切據實說，你便放了他們。是不？」

「是的。」石勇道：「如果我要將他們落案，只怕你也逃不了。但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我只要知道小明的下落。」

牛哥抓抓後腦，道：「老實告訴你，小明曾在較早時找過我！」

玲玲問道：「大約什麼時候？」

「黃昏時份，七八點鐘左右。」牛哥說。

「他說過什麼？」玲玲焦急地追問。

「他很儍氣，竟然要求加入我們這裏。」牛哥苦笑一下：「但是，我却沒有接納！」

石勇也不明白，爲什麼他會不接納，但玲玲却明白。

現在玲玲終於看清楚了，牛哥這傢伙曾試過有一次當街攔住她去路，目的不外是加以調戲，結果却給玲玲教訓了一頓。

可能自此之後有了印象。因爲牛哥這班人經常在球場玩，知道小明就是玲玲的弟弟。

玲玲問：「小明當時還跟你說過一些什麼？」

牛哥道：「當初我也不明白，爲什麼他要加入我們這裏，後來才知道，原來他要了解一班人。」

「什麼人？」

「扒手集團。」

「扒手集團？」玲玲呆了一呆，「請你再說得清楚一些好嗎？」

「他問我知不知道有一班啞吧出來活

動？我告訴他，這班人多數是在巴士上活動！那是新興的扒手集團。」

玲玲回頭望向石勇。

石勇道：「你記得清楚麼？七八點之間，應該是他上夜學的時候。」

「我記得清楚，不會超過八點，也不會早過七點。」牛哥說。

玲玲道：「這麼說來，他根本沒有上學去。離開了我們之後，就去找他的朋友文仔，然後再來找阿牛。」

石勇也同意了玲玲的見解。

他對阿牛道：「小明可能有危險，記得當時他還說過一些什麼嗎？」

阿牛道：「他只問我在何處可以找到那班啞吧。我說，在擠迫的巴士之上！」

玲玲問：「後來他有沒有表示過要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阿牛又說：「我明知道他是你弟弟，我怎敢惹他？」

石勇呆了一陣，喃喃地說道：「他眞是豈有此理，什麼事也應該先對我說清楚啊！」

玲玲的頭腦比較冷靜。她沒有埋怨她弟弟，只問阿牛：「你們與啞吧集團的人有來往麼？」

阿牛聳聳肩苦笑：「沒有。」

石勇從口袋中摸出一枚鎖匙來，替阿洪和德仔開了手鐐。

然後又對阿牛道：「有什麼消息，請與我連絡，今晚的事，我們各不相欠！」

阿牛自然也答應了。

石勇帶着玲玲離開那處天台。落到街上，已是凌晨時份。

「現在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姜玲玲毫無頭緒地問。

石勇道：「先送你回家去！」

但是玲玲却說：「不！我返家去幹什麼？反正是睡不入眼的。」

「然則，你想怎樣？」

「我們先返家一次，也許小明已經回來了。」玲玲充滿着希望說。

「好吧！」石勇一向很尊重他這位女朋友。二人返抵姜家，小明仍未回來。

玲玲要出去，石勇却道：「你先休息一下，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小明爲人乖巧，相信他不會有什麼事的。」

但是玲玲堅持要外出。

她對石勇道：「你認識一些什麼三山五嶽的人？我們不妨去打聽打聽！」

玲玲的意思，石勇自然明白，但時已夜深，想找人也不容易。

石勇一邊安慰玲玲，一邊表示要返警局去一趟。

玲玲無可奈何，只好讓石勇先走了。

× × ×

石勇本來只想撥個電話與偵探部連絡，但是姜玲玲家中沒有電話。

時已夜深，隣居們也睡了，樓下的店舖亦早已關門。

石勇於是跑到路口的公衆電話亭去。

電話接通了，偵探部裏面值日的同事告訴他：有件事他可能感到有興趣。有人曾經在一輛隧道巴士上見過姜小明。

根據那位同事說：姜小明可能已淪爲「扒手黨」。

石勇聽了這話，登時嚇得一驚。

他追問下去，才知道事情的經過，大致如下：——

當晚九至十時之間，有一輛滿載乘客的雙層過海隧道巴士，正由香港穿過海底到九龍去。

豈料巴士到了九龍之後，就有人大叫失竊。

當時車上人擠迫得很，頓然引起了一陣混亂。

混亂中有人由車窗跳出。

當時車上的人大都可以見到那個在逃的人是個少年人。

司機於是停車。

有人急急追去。

但那少年逃得又急又快，轉眼已失了他之所在。

事後根據目擊者的描述，那少年扒手的衣着，身裁，高度等等都與小明一樣。

石勇那位同事爲什麼會知道小明當晚的衣着等情？那是由於布列督察據報失去了小明的下落之後，已通知偵探部注意這少年行踪。所以那位同事才會如此清楚。

石勇得到這消息之後，也感到無限迷惑。爲什麼小明會去做扒手？

這是不可能的事。

也許，只是衣着方面偶然相同而已！

那少年人絕不可能就是小明。

石勇這樣想着，這邊已走出了那座電話亭！

他沿住馬路旁邊走，走向停在路邊的一輛汽車。

那是他的汽車。

不知是他眼花，還是認錯了自己的汽車。

那車子裏竟然有人。

石勇吃了一驚。

他心裏戒備，脚步却沒有停止。

車子裏的人影動也不動。

他這時已走得比較接近，那輛車子的確是他的，他沒有認錯。

車內的人是他的女朋友——姜玲玲。

他有點啼笑皆非地拉開車門。

「你在這裏幹嗎？」石勇問道。

玲玲沒有答他，反而問他：「有什麼消息？」

石勇不敢將剛才聽到的消息轉告玲玲，一方面怕她不會相信；另一方面是怕她担心。

石勇想再將玲玲送返家去。但玲玲反而要他把她送往警局。

「你去警局幹嗎？」石勇有點意外地感到驚奇。

「那啞吧是否仍在你們的羈留所之內？」玲玲問石勇。

石勇點點頭：「是的，今天下午過了堂之後，還押在我們的羈留所之內！」

「我想見見他！」

「你又有什麼主意？」

「趁住晚上你的上司們不在警局裏，你的同事與你，相信一定可以帮我一個忙的！」

「你要見那啞吧——殺死何志的啞吧，是不？」石勇問。

「嗯——」玲玲點點頭。

「沒有用的，他根本不會講話，也聽不到你說一些什麼。除非有個手語專家在

場，否則，你見了他也沒有用。」

「我們可以試試用紙筆交談。」

「他根本不識字。」

姜玲玲無可奈何地，深深嘆了口氣。

她開始想哭。

她一直表現得非常倔强，但到了這時候，她終於急出眼淚來了。

× × ×

翌日，小明的下落仍然不明。

玲玲已經沒有上班，她幾乎整夜未眠，等候她弟弟的消息。

警方人員已接到命令，密切注意這個少年人的下落。

石勇被上司責備了一番之後，正四出找一些前輩同事的帮忙。

石勇還很年青，加入警界只是這幾年間的事；但偵探部有些探目和探長，已服務警界二三十年了。

石勇要找一個熟悉當地黑道中環境的人。結果給他找到了胡探目。

胡探目年已四十出頭，跟石勇比較談得來。

石勇問胡探目：「巴士上的扒手集團是屬於那一個帮會的？」

胡探目笑了笑。

他似乎早已明白石勇的用心。他說：「兄弟，今時不同往日，任何地盤都是一樣，幾乎不可能由一個帮會控制。」

石勇道：「我只是指巴士上，並非環頭上的地盤。」

「巴士是流動的，加上新派黑社會越來越多，老一派的帮會想控制，更加難乎其難！」胡探目又反問石勇：「你是否相信你女友的弟弟，已淪爲扒手？」

石勇道：「小明是個好孩子，他不會去做扒手的。」

胡探目道：「但是根據目擊者說，那少年扒手有九成似姜小明！」

石勇道：「聽說那女子被人扒了好幾千元，是不？」

胡探目點點頭：「是的，她是做義會的會首。當時收了各會仔的錢之後，正在歸途中。」

「如果那眞的是小明，他可能被迫！」石勇又說：「胡探目，帮我一個忙，可以嗎？」

「你想怎樣？」

「我要見見一些帮會首領。」

「沒有用的，他們知道我們是警探，決不會讓我們知得太多。」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帮我，我知道你認識不少黑道中人。」

胡探目苦笑一下：「時代在變了，老一輩的，收山的收山，入獄的入獄。其中有不少改邪歸正的……」

「你就介紹我認識那些改邪歸正的好了！」石勇不等他說完就說。

石勇的苦纏，弄到胡探目十分爲難，他只好答應了。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任務臨時加在我身上，午飯時間，在餐廳見。」

胡探目說完就走。

石勇本來約了玲玲，但時間還早。

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走向羈留所那邊。

他問一名軍裝守衞：「那啞吧怎麼樣了？」

「一直在睡覺。」負責守衞着羈留所的警員說。

石勇又問：「有人來探望他嗎？」

「沒有。」

石勇忽然朝四下裏張望一遍：「可以讓我進去看看他麼？」

那警員苦笑一下：「好同僚，別害我，你想進去，最好先向值日警官申請！」

石勇嘆了一口氣，道：「我要申請，又何必求你？」

他無可奈何，只好走開了。

距離上午十一點還有一段時間。

石勇和玲玲約好了上午十一點在新區的一家餐室見面。

玲玲現在可能仍在睡覺。

突然之間，擴音器上有人叫出了石勇的名字，要他立刻到偵探部去接聽一個電話。石勇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急急跑向偵探部。

但是，石勇還未到，電話已掛斷了。

他的同事說：對方是他的女友玲玲。

姜玲玲只在電話中說，她在街上借用人家的電話，來不及等待了。

玲玲要石勇的同事轉告他：今天上午十一點的約會取消了！

石勇莫名其妙。

但他的同事說：玲玲並未說明取消約會的理由。

不過，看情形，她可能有些突發事情，急於要去辦。

石勇很担心玲玲的安全，立刻駕車趕往新區去。

他希望來得及見到玲玲。他眞不知道玲玲又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玲玲應該在電話中向他交代清楚，爲什麼他來不及接聽那個電話，玲玲就將電話掛斷？

石勇越想越感到莫名其妙。

× × ×

玲玲家裏沒有人。

姜家的大門鎖上了。

石勇問隣居，隣居說，玲玲一早就離家外出。

石勇又問：是否有什麼人來找玲玲？

隣居只能說：他們似乎見不到其他人與玲玲在一起。

石勇見不到玲玲，也不知道她遇上了一些什麼事情；爲什麼她如此匆忙？

他不知道玲玲在何處借用電話，而隣居就說玲玲那時候並未過來向他們借用電話。然則，她可能由電話亭撥出那個電話到偵探部去找石勇；也可能並非在新區之內。石勇了解到玲玲的心事，爲了她弟弟，她一定心慌意亂。

石勇担心她瞎闖亂撞，這樣會招致生命的危險，而令他陣脚大亂。

事情發展到這裏，石勇感覺得到一切似乎已失去了控制。

他後悔不該讓小明自己上學去；但根據文仔和阿牛的口供，小明當晚根本沒有到夜校去上課。那小子是早有預謀的。

現在玲玲又爲什麼會突然之間離家外出？

玲玲與小明姊弟二人一向相依爲命，現在小明出了事，玲玲爲之担心不已，這

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然而石勇對玲玲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關心？

石勇已頭看看腕表，又是將近中午午飯的時間了——他約好胡探目的時間快到了。

他趕緊返回警局裏去，以免胡探目久候，他希望胡探目能帮帮他的忙。

× × ×

胡探目歕在警界中的日子不淺，再過幾年他就可以退休了。

在警界中混着似輕鬆寫意，但要做到面面俱圓，眞的是一點也不容易。尤其是已經成爲過去的那一個時代，廉政公署還沒有正式成立之前，行得正企得正的，固然會遭同僚的嫉妬、懷疑，過份貪婪也會隨時被人陷害，以致無法自拔。

胡探目曾經經歷過風風雨雨的「艱苦時期」，幸好一切已成爲過去。

有人說這完全是由於他平日在警界中的人緣好，對同事盡心盡力，所以當災難來到的時候，就可以平安渡過。

胡探目這次爲了帮石勇，也果然是盡心盡力，就像過去帮助別人時一樣。

他由警局的餐廳將石勇帶到一家舊式茶樓去。

時代在進步，不少舊式茶樓已被淘汰，只有這一間十年如一日，始終沒有多大的改變。

枱椅是酸枝鑲上雲石的，冲茶不用茶壺用[illegible]盅。茶客之中有不少是上了年紀的人，穿唐裝衣服，有些還帶了一籠一籠的雀鳥前來。置身於此，令人不期而然的，想起了從前廣州的西關。

在茶樓一角，坐了一名年約半百的男子。

胡探目帶着石勇入來，那中年男子立即就向他揮手招呼。

胡探目早已向石勇暗示，此人是一名已退休的黑道中人。

他叫胡相，與胡探目有同宗之誼。

胡探目把石勇介紹給胡相認識，然後就開門見山地說：「他要知道本市扒手集團的近況。最好由你介紹一下。」

胡相笑了笑，道：「你也知道，我已退休多時，若不是較早時你吩咐下來，我根本也一無所知。」

原來胡探目受了石勇之託，便去求教於胡相。胡相爲了向他交代，所以才有這個約會。

胡相說：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帮會可以絕對控制扒手集團。

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由外地潛入本地的青少年，因爲找工作不易，正當收入不多，於是紛紛向邪途進軍。

他們有些去打刧，有些則做扒手；像這一類「新黑帮」，根本不屬於任何堂口，三五成羣，行內人想查查他們的來歷，亦查無可查！警方自然更難入手。

有許多新黑帮根本就沒有名堂。他們一切保持高度的秘密，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做的是非法行爲；有不少更有正當的職業掩護。

胡相又說：「的確有一班聾啞少年在巴士上活動，他們的手法高超，絕不似是新手。我查過了，我們一班舊行家之中，只有較年青一輩跟其中一些人有來往。我已替你約了一個叫杜森的到這兒來……」

話未完，那邊已有個年青人向胡相招手。

胡探目和石勇回頭一望，只見一個長髮聳肩，瘦瘦削削的青年人，雙手插在褲袋之內，嘴裏咬住一根香烟。

那樣兒有九成是個吸毒者。

胡相招呼他過來，爲石勇和胡探目介紹。然後又說：「阿森，這兩位阿叔想知道那班啞吧扒手的事。我相信你多少總會知道一些吧？」

杜森朝石勇和胡探目二人瞥了一眼，即吶吶地說道：「我只知道他們很年輕，即使抓住他們，最多亦只可以解上兒童法庭去！」

石勇立即就說：「你最好不要誤會，我們並非要抓人，只想了解一下情況，然後找尋一個人的下落。」

杜森想了想，又說：「爲了一次我們在巴士上無意間相遇，我們兩帮人差些兒打架。事後我們見過一個會說話的人，他叫黎燮根，我相信他就是啞吧集團的首領之一。」

石勇問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每日下午在一間餐室裏面，如無特別意外，差不多一定可以在那兒找到他。不過——」杜森又吶吶地說，「老實說吧，我不會爲你們點相，一則不够道義，二則他們絕非泛泛之輩。」

石勇和胡探目交換了一個眼色。

胡相看在眼裏，已猜到他們心裏正在想着一些什麼。

胡相於是對杜森說：「阿森，這兩位阿叔是我朋友，目前他們有困難，非找啞吧集團的人不可，你不敢點相，他們如何能找到其人？」

杜森道：「其實你們只須給些耐性，自可發現誰是黎發根。他的年紀只有三十左右，每日下午三點，多數會到香芒沙龍餐室。在其中一個卡位之內，你不難發覺有些十三四歲青少年與他手指指的打着手勢，全不說話。」

「如果這情形是眞實的，你已算是帮了我們一個大忙！」石勇說，「今天的事，你最好不要對其他的人提及。」

「放心吧！」杜森說，「我不是那種兩頭蛇！同樣我也不想你們提及我這個無名小卒，最好一切與我無關。」

石勇和胡探目相顧一笑。

胡相以前輩的口吻對杜森道：「暫時就這樣吧，萬一這二位阿叔找不到他們要找的人，到時我會再把你找來。」

杜森似乎很敬重胡相，唯唯諾諾的，連茶也不喝，就匆匆地走了。

石勇依舊表示感謝胡相的帮忙。

胡相却感慨地說：「時代變了，往日什麼義氣博義氣的事，已經很少有人重視；年青一輩十分講現實。希望兩位多多原諒！」

胡探目道：「你已盡了朋友的責任，以後的事留待我們去理好了！」

這一次的約會，就此結束。

離開那間古老茶室，石勇看看腕表，只不過下午二時左右。

他惦念着女友玲玲，還有小明。

胡探目另有任務在身，他表示要走了。石勇只好步向附近一處路邊取回他的汽車；他準備先返回偵探部，看看有什麼關於姜氏姊弟的最新消息，然後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石勇還未走到他汽車停放的地方，忽然感到眼前一亮。

那邊有個人，是他剛才不久之前見過的杜森。

杜森正在一處路邊烟檔購買香烟，他顯然未發覺石勇。

石勇是個警探，對於杜森這一種人他自然了解。尤其是那左張右望的鬼祟神情，更表示他購買香烟可能只是一種掩飾行動。

石勇立即停止了前進，閃到路旁一輛貨車後面去。

他悄悄窺伺，發覺那香烟小販若無其事地收下杜森的錢，杜森則自攤檔上的架子取下了一包香烟，一切並無異狀。

眼前這種情形，假如落入一般人眼中，根本就看不出什麼破綻。

但是石勇是個什麼人？他不但是個受過訓練的警探，還有過一個時期參加反毒組工作，對於「道友」們的交易手法，實在見過了不少。

因此，那小販從攤檔背後取出一包火柴，遞給杜森時，他便肯定問題出自那包火柴的身上。

住在香港的人一定知道，買香烟送火柴是一種不成文的習慣。

但是一般香烟小販爲了避免麻煩，大都把一小包一小包的火柴，放在檔口之前，任由顧客自行取用。

爲什麼剛才那小販會如此「愼重」，將火柴由檔口背後取出來。

毫無疑問，火柴之內，必然是另有乾坤。

石勇看在眼裏，想在心裏。

杜森購得香烟後，匆匆沿住大街上的行人道走了過去。

他最後轉入了一條橫街。

這兒比較少人行走，石勇立即匆匆趨前。

他一手搭住杜森的肩膊。

杜森可能心裏有事，登時嚇呆了。

但是，當他發覺背後出現的人就是他不久之前見過的石勇探員之後，便强扯出一陣笑容道：「原來是你！」

石勇面上却無笑容，他冷冷地將杜森推進了一處梯間。

杜森這時才感到不妙。

石勇道：「你要看我證件麼？」

杜森莫名其妙地瞪住他：「這……這是什麼意思？石大哥。」

石勇凜然道：「你大概也明白，我有權隨時可以搜你身。」

「嗯——」杜森苦笑道：「你是警探，那當然可以。不過……」

「不必『不過不過』了，我只想看看那一小包的火柴。」

杜森臉上的苦笑也告消失了，面色變得又青又白的。

石勇道：「不過，我這個人也很够道義，對於帮過我的朋友，我從來不會忘記的！」

杜森聽了他這話，心裏自然也明白石勇的用意。

他吶吶地問：「然則，你現在要我怎樣？」

石勇道：「坦白告訴你，我沒有時間獃下去；等會兒就快是下午三時了，你不是說過，每日下午三時，香芒沙龍都有一班人麼？」

杜森會意地說：「你想見他而已，好吧，讓我提出一個交換條件：我用最簡單快捷的方法讓你知道誰是黎發根。但是，你除了今次要放我一馬之外，還要保證以後別再煩我！」

石勇毫不考慮地說：「好吧！我答應你。」

石勇果然放過了杜森，他幾乎肯定那包小火柴之內有毒品，否則杜森這傢伙決不會這麼輕易就範。

兩個人達成了「枱底交易」之後，便相約三點正在「香芒沙龍」會合。屆時杜森會用最簡便的方法讓石勇知道誰就是黎發根。

「香芒沙龍」是一間很新潮的餐室，下午茶的好去處。

石勇因爲三點正距今仍有好一段時間，所以先讓杜森走。

他不怕黎發根不到「香芒沙龍」去，更不怕杜森賴賬；只要他認得杜森，要找這種人實在並不太過困難。

他趁住還有時間，先返回警局的偵探部去一次。

他一直默默地祝禱，希望姜氏姊弟平安無恙。

× × ×

石勇剛將汽車停下來，便看見一名同事由那邊匆匆走過來。

他是探員林偉。

林偉年紀與石勇差不多，他們是警察學堂裏的同期同學。

林偉顯然認得了石勇的汽車，所以車未停定，他人已走了過來。

他彎腰俯首，透過車窗跟石勇對話：「石勇，你跑到那裏去了，布列督察正在大發脾氣！」

「什麼事？」石勇彷彿見到了布列那副可怕的面孔。

林偉道：「可能爲了那小鬼的失踪至今仍未有下落。」

「他還有什麼說？」石勇看看腕表，還有半小時不够便到下午三時的約會時間了。

林偉道：「記者們追新聞追得很緊，令到我們難以交代，這可能就是令布列大發牢騷的原因之一。其實你也太大意，像姜小明這小鬼，你怎麼可以放他自由行動？萬一鬧出了殺人滅口的事，我怕你這份差事也幹不下去了！」

石勇推開車門：「上車吧，林偉。」

林偉莫名其妙地坐到了他的身邊去。

石勇不等車門關上，便立即開車。

林偉不禁問道：「你要到何處去？」

石勇沒有答他，反而問他：「你目前有什麼任務在身？」

「例行巡邏，一直到四點爲止。」林偉說。

「那好極了，帮帮我！」石勇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本來我想回到偵探部去看看事態發展，但現在却怕給布列纏住。我約了人，怕失約。索性不回去了。」

「但布列督察找你找得很急！」

「算了，回頭我自會向他解釋。」

「你要到何處去？」

「一間餐室。」石勇又說，「你反正沒有特別任務，多一個人帮手，辦起事來也方便得多。」

林偉無可奈何。

等到車子停了下來！石勇又對林偉說：「你留在我的車子裏，我要跟踪一個人。此人可能知道小明的下落。」

「他是誰？」

「啞吧集團中人。」

「他在這裏？」

「是的。」石勇又從他的汽車暗格中取出了一對無綫電對講機，把其中一具交給林偉：「這是我的『私伙』，等會兒我會告訴你，我們要追踪的人的身型、服飾等等。你要不動聲色，只管跟踪他，我們隨時連絡！」

「好吧！」林偉也知道石勇這一次十分緊張而認眞。

他希望石勇有收獲。

石勇收藏好那具袖珍無綫電對講機，推開車門落車去。

這是居住環境相當複雜的一個區份。

「香芒沙龍」餐室就在馬路的對面，那兒門前已聚集了一羣穿着相當新潮的青少年。

石勇看看腕表，三點零五分了。

他橫過馬路，走進那間新潮餐室去。

當他掠過門前那羣年青人身畔時，立刻就感到有點兒渾身不舒服的感覺。

滿口三字經，抽香烟，吹口哨，彈着手指以及亂哼小調等等，還見頓足，搖屁股，總之令人看上去極不順眼。

假如石勇不是有事待辦，這時候他必然會對這班年青人有所行動。

石勇是有名的魯莽，他看不慣年青一輩在大庭廣衆之間如此輕狂；尤其是當街吹口哨，向過街的女郎挑逗。

曾經不止一次地，石勇當街挫這類輕狂青少年的銳氣，雙方因而發生衝突。

偵探部裏面的同事們，因此給石勇冠上一個「狂龍」的綽號。

「龍」是代表正派的，「蛇」則代表反派。

目前這一區，就正是「龍蛇混集」的地方。

石勇把那口氣暫時忍了下去，雖然門前這班年青人的態度令他看不順眼。

餐室之內，烏烟瘴氣，音樂瘋狂得近乎吵鬧。

石勇老遠已見到了杜森。

杜森坐在入門第三張卡位之內，佯作正在看着報紙。

其實他已見到了石勇；他們只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招呼。

石勇坐到隔隣一個卡座去。也從口袋裏摸出了一張報紙來；當然，那只不過爲了掩飾，這時候他那裏有閒心看報紙？

杜森與他背靠背的，所以他可以清楚聽到杜森在他背後說話。

侍者過來，石勇只叫了一杯啤酒。

侍者跑開了，杜森低語道：「他人未到，但他的同伴却來了。你等會兒只要小心我的每一個動作，便有收獲！」

「謝謝你！」石勇也像杜森一樣，用手中的報紙，掩飾了口部的活動。

大約過了幾分鐘光景，杜森突然召侍者過來，他要結賬離去。

石勇很機警，立即望向玻璃門那邊；看見有個三十左右的男子，正推門入來。

杜森剛要離座離去，於是與那人點頭招呼，但雙方並未交談。

除了石勇之外，似乎沒有別人會注意到這些小動作。

尤其是在這種公共場所，一班熟客常常按時光顧的地方，見面點頭是不足爲奇的事；茶樓如此，餐室也是如此。

石勇只用眼尾監視那個年青人的一舉一動，表面上却若無其事地，繼續喝啤酒、看報紙。

那穿得花花綠綠的年青人進來之後，跑到餐室一角去。

那是這間餐室的另一半——其中用通花屛風隔開了。

透過那幅屛風，石勇仍然可以見得到那邊的情形。

石勇見到那青年走向一張長方桌上，揀了一個座位坐了下來。

那長方桌早已有人在着，是三個指手劃脚的聾啞青年。

石勇心裏明白，這傢伙準是他要找的黎發根。

他顯然是這兒的熟客。

他坐下之後，侍者無須多問，已給他端來了一杯咖啡。

石勇心中有數，繼續留在那兒，隔着屛風，監視他們。

但是，那四個人並未交談過，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手勢。

剛才進來的人，只管看報紙，喝咖啡，也沒有與其他同桌的人打手勢。

石勇的信心開始有些動搖了，他究竟是不是「黎發根」？

這一類餐室是可以「搭枱」的，也就是說：兩批互不相識的茶客也可以同桌。那麼，剛才入來的年青人可能與這班聾啞少年根本不認識。

然則，石勇豈非枉費了心機？

他眞恨不得立刻把杜森再找來問個明白。

但杜森早已走了。

照計杜森不會亂來的，否則石勇遲早也會再去找他算賬。

剛才杜森既然有跟此人打過了招呼，根據事先的默契，這人應該就是黎發根才對。

石勇此人做事向來有勇無謀，一向缺乏耐性。

他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但是，假如他立刻採取行動的話，又憑什麼藉口呢？

石勇正感到猶豫不決之際，突然之間又感到眼前一亮。

視覺神經所接觸到的事物，足以令到石勇渾身感到震顫起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個人正由玻璃門外入來，那人的出

現大大地出乎石勇的意料之外。

她並非別人，正是石勇所關心的姜玲玲。

姜玲玲爲什麼也會在這裏出現？

石勇正待站起來向玲玲招呼，但玲玲已迅速拐了彎。

她入門之後，似乎早已有了預定的目標，右轉走向餐室的另一角去。

顯然，她並未見到石勇。

石勇也來不及招呼她。

更感意外的是：她却走向那長方桌那邊去，跟那可能就是黎發根的人招呼。

石勇刹那之間，彷彿陷入五里霧中。

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玲玲無緣無故地失踪，怎麼忽然之間又會在這裏出現的？

看她的神情，似乎早已認識了此人，現在她老實不客氣地，在那人身畔的座位坐了下來。

再留意一下其他在座的啞吧們，他們只以好奇的目光瞪住玲玲。此外並沒有任何表示。

石勇到了這個階段，惟有靜觀其變。

× × ×

玲玲坐下之後，態度悠閒地問：「閣下就是根哥——黎發根先生麼？」

「那一路朋友？」那年約三十的年青人，態度十分冷靜。

他頭也不回地，仍舊看他手上的一份報紙。

「坤叔介紹我來找你。」玲玲看見侍者過來招呼她，她順口要了一杯飲品。

「有什麼指敎？」

「想跟你搵食！」玲玲的神氣就像個久歷江湖的風塵兒女。

「以前跟誰的？」

「坤叔。」玲玲又說：「他老人家即將收山，你大概也知道吧。」

「王坤早該收山了！時代已經不同，過去他主要依靠一班老差骨照保，現在廉記的人却把那班老差骨迫到走投無路。」

老差骨是指警探們。

廉記就是廉政公署的人。

玲玲笑了笑：「所以我左思右想，還是早作預謀好一些。到底還是你們比較有辦法。」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玲玲聳聳肩：「有個兄弟剛才在街上向我點了相。」

「你是說，你剛才跟踪我？」

「是的，聽說你不喜歡人家在公共塲所太過張揚。」

「嗯——」黎發根把報紙收拾好，然後他又問身旁的玲玲：「你有什麼見面禮沒有？」

玲玲左張右望，才悄悄將一些物件交到了黎發根的手上去：「這就是了。」

黎發根接過了，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住了一陣。

什麼事足以令到黎發根如此驚呆？

原來那是他自己的東西——金筆、銀包和價値萬元的金錢。

黎發根驚愕之餘，忍不住別過臉來，瞪住姜玲玲：「果然了得，什麼時候下手的？怎麼我竟然一無所覺？」

玲玲聳肩苦笑：「根哥你太過獎了，小妹一時無禮，還望前輩多多原諒。」

「强將手下無弱兵，坤叔的子弟果然了得！」黎發根一邊召來侍者結賬一邊又說：「這兒不是談話之所，我們走吧。」

玲玲把侍者剛送來的一杯橙汁，一飲而盡。

她首先走了出去。

三名啞吧亦尾隨而去！黎發根則走在最後。

餐室裏看來並無異狀。

新潮音樂還是那麼吵鬧。

× × ×

玲玲與黎發根併肩兒沿住行人道走。

他們沒有坐車，因爲前面一條橫街，其中一幢樓宇的天台之上，就是這班人的巢穴所在；關於這一切，玲玲早已查得一清二楚。

儘管玲玲是那麼的清楚，但表面上她仍然佯作一無所知的，跟隨着黎發根走。

黎發根一邊走一邊問玲玲：「你入行有多久？」

「三年了。」玲玲心理上早已作好了準備。

「跟誰？」

「坤叔。」

「他是我們這一行的師伯。」

「是的。」

玲玲一問一答，盡可能減少說話的機會，因爲她心裏才明白，自己不過是個冒牌貨而已。

她這次能够搬出扒手老前輩坤叔來，也是十分偶然的事。

那天她上班去，照例到巴士站去乘搭雙層巴士。

當時一切事情還未發生，玲玲是如常地去上班而已。

巴士站上人很擠。

玲玲心理上早已作好了準備，她明知每天最多人擠在巴士站的時候，就是扒手們最佳的活動時間。所以她一直在提防。

突然間，一輛雙層巴士開到了。人們一窩蜂似的擠迫上去。

人們很不守秩序，既不排隊，也不依先後上車去。

玲玲心裏想：這情形萬一誰有所損失的話，也只能怨自己太過不守秩序；假如每個人都能井井有條地上車，扒手們根本沒有機會下手。

玲玲當時幾乎想也未曾想得完，那邊已傳來吵鬧之聲。

隨即見到一個脚步踉蹌的人急忙地離開了人羣，朝東面奔跑。

一名年青人啣尾直追。

後面還跟了幾個人上來！吆喝、喊打之聲不絕於耳。

玲玲心感不妙。

她本來大可以趁此機會上車，因爲大部份好奇的人都留了下來，擠迫上車的情形已經大大地減少了。

但是玲玲不是那種人；她既不乘機登車去，留下來也不是爲了好奇心。

她所担心的反而是那名老扒手的安全。於是她急忙追了上去。

老扒手無論如何也跑不過那名年青人了，他終於被人追到了。

他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雙手抱住

頭，彷彿人家除了打他的頭部之外，其他身體部份就不會打他似的。

年青人一手奪回被老扒手扒去的銀包，隨即舉拳相向。

其他尾隨而來的人也助威、吶喊。

玲玲情急之下，揚言喝止。

人們都感到愕然。

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到玲玲的身上來了。

玲玲知道，這可能引來一場誤會；假如他們不是一夥，爲什麼玲玲要替這人出頭？

玲玲轉念之間，首先向那名青年失主表示她自己的身份；當時她身上有一份工作證，是工廠發給她上班時佩帶的。

然後，她表示對這件事的觀感：她覺得老扒手雖然於理不合，但他已年老，太過可憐；況且剛才又挨了失主幾拳，得饒人處且饒人，玲玲要求年青人就此放過他吧。

那年青人也很奇怪，可能是玲玲的態度，加上她那份艷麗絕色，以及良善的心腸，令到年青人盛怒盡消。

他果然放過了老扒手。

老扒手在震顫、流淚。

玲玲安慰他，勸他以後不要再這樣；像他這年紀，大可以向政府申請救濟的。

玲玲臨行時還從口袋裏取了一些錢給他，令到老扒手十分感動。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本來玲玲也逐漸忘記了這件事。

直至到今天較早時，玲玲偶然又在新區附近遇上了那位老扒手。

玲玲跟他招呼，他當然也認得玲玲。二人於是攀談起來。

玲玲這才知道他是扒手界的老前輩。只不過時代變了，他已處於半收山狀態，那天失手被擒，可能是年老手脚不靈，也可能是生疏了。

不過無論如何，他已聽從了玲玲的勸告，決心改邪歸正，向政府申請救濟，也不敢再重施故技。

玲玲靈機一觸，便乘勢向他打聽關於扒手界的近況。

原來當玲玲知道她弟弟小明可能「客串」一次扒手之後，便一直在推想着此次傳說的可能性。

根據來自警方的消息說：在一輛過海隧道巴士之內，曾發生過一次扒竊事件。當時曾有一名外型與衣着均十分似小明的少年，乘住混亂中逃去無踪。

玲玲獲得是次消息之後，心裏一直在想：小明爲什麼要「逃學」？

他爲什麼不到夜學去上課，却去做扒手？

「知弟莫若姊」，玲玲知道小明決不是別這麼不長進的人。

尤其是這件事在這個時候發生，肯定是有用心。

然則，小明意欲何爲？

玲玲經過了一番思索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答案：小明可能要引起扒手黨的注意。

由於小明連日來悶悶不樂，玲玲知道他對何志之死感到不滿。

他一直不相信自己在事發當晚見到的二個可疑人物，必然就是兇手——但當時是兩個，除了啞少年之外，還有另一個。

現在他就是要去追尋另一個。

爲什麼小明會想到扒手方面去？

可能是落網的啞少年已被警方查出是個有案底的少年犯。

根據警方的紀錄，當塲就擒的啞少年叫范吉，過去曾在巴士上扒過人家的銀包，失手被擒。事後被兒童法庭判感化。

小明極有可能就是憑此推測：范吉還有同黨，而那同黨一定是扒手集團裏面的人

爲了追查那個人的下落，小明於是險作「撈過界」，藉此引起扒手集團中人的注意。進一步深入追查眞相。

玲玲雖然一切只憑自己的推測，但却十分有根據。因爲她比較了解自己弟弟的個性，知道他受到石勇的影響，有機會總希望能够一顯身手，做一名偵探。

當然，事前小明可能完全不知道這樣做是十分危險。

事後他可能會後悔。因爲他已失了踪，極有可能已被扒手集團的人捉去了。

玲玲就是因爲有了這樣的推想，所以才有求於這位老扒手坤叔。

坤叔眞名叫王坤，他說他在扒手界算得上是個老行尊。

不過時至今日，老行尊也沒有用，時代在變，社會背景也逐漸不同。

今時今日在三敎九流社會中混的人，未必就是有名堂的堂口中人；他們可能是外地來的青少年，也可能是本地沒有案底的年青一輩；有不少更是「業餘性質」。

他們三五成羣，自行結黨，根本沒有加入昔日的幇會。

昔日的帮會反而受到警方反罪惡的壓力，紛紛退縮，或者重心移到鄰埠去。

玲玲從坤叔口中知道了當前扒手界的形勢之後，便將自己弟弟失踪前後的經過，提出來與王坤一起討論。

王坤這位老扒手很念情，他那天失手的事至今記憶猶新。

那天假如沒有玲玲在着，王坤即使不被人抓上警局去，也會活活被人打死。

玲玲不但救了他，還給他錢，所以令到這位老扒手萬二分感激。

現在玲玲既然有事相求，王坤不但答允相助，還代爲設計。

王坤本人也覺得：新派扒手不但沒有道義可言，胆大妄爲的事也隨時有胆去做的。

爲了澈底帮玲玲一次，王坤決定陪玲玲進市區去一次。

玲玲當時想以電話通知其男友石勇。但王坤反對。

玲玲無可奈何，只有撥了一個電話去取消約會；因爲他們本來約好了當日上午見面的。

剛好當時石勇不在偵探部，他的同事接聽電話，想叫玲玲等一等，然後透過警局內部的播音系統將石勇召來。

但是，玲玲等不及了；她是故意不等下去的，以免石勇問長問短。

這就是當時姜玲玲爲什麼匆匆掛綫的前因後果。

後來，玲玲在王坤陪同下，入到了市

區。

王坤一方面將目前在巴士上活動的扒手集團情況，告訴了玲玲，另一方面又將扒手集團首領黎發根經常出現的地方，告訴了玲玲。

玲玲爲了深入調查，決定佯作投靠黎發根。

她和王坤商量過一切步驟之後，便先由王坤以電話向黎發根知會一聲。

王坤是這一行的老前輩，黎發根又聽說是個女子，目前他的集團中正是缺少了一些年輕美麗的女扒手。於是雙方一說即合。

王坤說明下午三時許，該女郎會自己找到「香芒沙龍」去。

王坤爲了間接暗示玲玲「功架不凡」，竟然化了裝，親自出馬，協助玲玲向黎發根下手，扒去他身上的金筆、金錶和銀包等物。

玲玲雖然聰明伶俐，王坤教她扒竊絕技，她都能一一領會，但畢竟過去她未曾做過，所以王坤只好親自出馬了。

因此，剛才玲玲還給黎發根的失物，根本就是王坤這老師爺的傑作。

然而無論如何，對黎發根這麼一個扒手首領來說，這到底也是一件「班門弄斧」的事。

雖然他也明知這是玲玲的「見面禮」——故意一顯身手！但對黎發根來說，實在不是味道。

不過在另一方面，黎發根私心底下也在說：王坤那老傢伙這一回倒沒有介紹錯；眼前這少女不但貌美如花，扒術如此超卓，更屬罕見。

當然，假如黎發根知道這是王坤的傑作，想法自然不同了。

黎發根帶領着姜玲玲，由一處梯間直登天台。

那是一系列的天台木屋。

有些木屋之內有人，有些鎖上了。

玲玲早已從王坤口中知道這是啞吧扒手集團的巢穴。

她以爲黎發根會招呼她到其中一間木屋裏去，但對方沒有。

黎發根只帶着玲玲到天台後面——那兒有一條跳板，擱在一幅矮牆之上。

跳板長達丈餘，另一端則搭到隔隣一座大厦的天台去。

跳板闊約尺許，厚僅寸許。這是由這幢大厦到另一幢大厦去的通道之一。

由這兒望落街上，沒有一百呎，也有七八十呎高，等閒人也會脚軟。

這是七層高半新舊大厦，天台也就是第八層了。隔隣一幢也是同一高度，差不多同一型式的建築物。

姜玲玲看見黎發根並沒有率先走過去，只站在天台邊緣。

姜玲玲不大明白他的用意。

她放眼望過對面天台，那幾個剛才在餐室中見過的啞吧少年，這時正在那邊天台瞭望過來。

玲玲逐漸明白了，可能對面的天台木屋才是他們的巢穴。

然則，爲什麼他們却要由這幢大厦登上天台？相信隔隣一座一定也同樣有樓梯可以直通天台之上。

想起了黎發根這個是什麼組織，再想起「狡兎有三窟」，玲玲心裏便釋然。

大概是他們爲了逃避萬一警方的追捕，所以才會故佈疑陣。

黎發根對玲玲說：「你先過去。」

玲玲看看那條跳板，多少總覺得有些兒担心。

她不知道會不會就此折斷，或者在搖蕩中令她掉落街上。

但是，她也可以看得出，黎發根存心要考驗一下她的胆色。

她不想功虧一簣，只好硬住頭皮，爬上牆頭，登上那條跳板去。

跳板又長又軟，人走在上面，搖呀搖的，稍不小心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掉落近百呎的街道中，勢必粉身碎骨。

玲玲習過武功，胆色是有的，平衡力、腰力也有，就是未試過目前這種經驗。

她看過馬戲團中的人走鋼綫，平衡力最爲重要。她父親教她武功時，也提過支持身體平衡的一些要訣！現在大概用得着了。

她小心翼翼地走了過去。

假如那條跳板十分硬朗的話，她大可以一口氣急急走過去。

但是，跳板竟然像彈簧一樣，走在上面的人如果走得越快，它會跳彈得更加厲害。

因此，玲玲急不來，反而要一步一步的，慢慢地，小心地走。

突然之間，有一支長長的竹竿伸了過來。

玲玲正將注意力集中在雙足與兩手之間，冷不提防前面那幾個啞吧會有此一着！她差些兒就失却了平衡。

幾個啞吧少年的態度絕不友善，長竹尖端裝上了一些尖刀似的利矢。

玲玲呆了呆，先讓自己的身體可以持續地保持平衡。

她不可能再前進了！因爲長竹竿就擋在中央，利矢對準了她的腹部。

她很生氣，因爲此時此地，任何人都知道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她還以爲這是幾個啞吧少年因嫉妬她而有此惡作劇行爲。

但是，黎發根的冷笑之聲，却來自背後。

「小姐，你究竟是何方神聖？」黎發根在發出了一陣冷笑聲之後就問。

玲玲担心對方棋高一着，可能早已查出了自己的身份，否則又怎麼會這樣？

她想前進固難，就是後退也不可能。

因爲她悄悄回頭張望之際，也發現另一支長竹竿抵住了她的背後。

雖然她還沒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總也可以想像得到，長竹之上必然也同樣的安裝上利矢之類的東西。

這是十分陰毒的做法，玲玲眞不明白對方是何用心。

黎發根又說：「這是你講實話的時候，否則，當警方發現你屍體的時候，他們只以爲你失足墮樓而已。」

玲玲進退維谷之際，心裏也想過了，假如她直認不諱相信對方一定更加生氣。

她揚聲道：「有話等我過去再說好不好？」

黎發根笑道：「這是我們的入會程序之一，沒有胆色的人我們不要，不講眞話的人，我們也同樣不要。」

「你們要我講什麼？」

「講出你的眞正身份。」

「我無父無母！做了女扒手三年，一向跟隨坤叔。信不信任你。」

「敢發誓麼？」

「當然敢。」

「假如你是警方派來的人，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是的，我如果是警方派來的人，我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還不够！」黎發根又說：「你要發誓，永遠效忠於我們的組織。」

「好吧，我再發誓……」

豈料玲玲話未說完，那邊已有人吆喝一聲：「不要動！我們是警探！將手上竹竿放下，誰不聽話，我就開槍。」

聲音來得突然！

然而這聲音對玲玲本人來說，却一點兒也不陌生，卽使她見不到那說話的人，也可以輕易認得他是石勇！

石勇怎麼會在這裏出現？

玲玲已無閒細想了，因爲那幾個啞吧少年正用刀將長竹竿挺了過來！

這是十分危險的事，長竹竿的尖端有利矢，她會受傷。

玲玲知道這是生死關頭，生與死只能掌握在她自己的手中。

她用力一撥，先將竹竿撥過一旁。

當時她的人站在跳板的中間，稍爲失去了重心，就會直墮街中。

本來石勇來得及時，假如對方已經發現了她的身份的話。

但聽他們的口氣，對方並未發現自己的僞裝身份。只爲了考驗自己而已。

想不到石勇爲了救他心愛的人，已無耐性再聽下去。

玲玲撥開那支竹竿之後，迅速採取下一步行動。她心裏明白：只要讓對方有回手的機會，她就會被長竹推落街上去。

因此，她迅速往跳板前面衝過去。

她的平衡力還沒有失掉，重心仍然放在雙足之上。

啞吧們的長竹果然又撥了過來。

這一下打中了玲玲。

玲玲還有數尺才可以到達對面的天台邊緣，但竹竿已着力地打擊了她一下。

竹竿由數名啞吧把持着！尖端處又有利矢裝上。

玲玲早已了解到目前整個形勢！因此她不敢用手去攀那支竹竿！以免被利矢刺傷。她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俯伏下去，死抓住那條跳板。

然而，跳板在劇烈搖蕩之中，已有一邊離開了牆頭不足一吋。

「砰」然一聲槍响！

又是那魯莽的石勇幹的。

他情急之下，担心玲玲被對方弄下街中跌死，開槍原是爲了救人；但是現在所得的效果却是恰巧相反。

那班啞吧看見大批警方人員在對面天台出現，嚇得回頭就跑。

這邊的黎發根正用手將那條跳板推離牆頭之際，却被石勇一聲槍响，嚇得住了手，回轉身來，高舉起雙手。

但是，一切似乎都已經太遲了，跳板這時已經有一邊完全離開了牆頭。掉了下去。

石勇眼巴巴的瞪住他心愛的人，也隨住跳板掉了下去！欲救無從。

石勇又急又氣，嚇得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其他警方人員也愛莫能助。

玲玲拚命抱緊那條跳板，雖然明知它會掉到街中去。

說也奇怪，跳板只掉了一半，另一半却有繩索綁住！

原來黎發根和啞吧們也同樣怕死，他們早已將跳板的兩端，以繩索綁住，以策安全，不過，剛才黎發根却迅速將接近他這邊的繩索解開了，因此跳板便由他這邊滑落！但另一邊——接近啞吧們那一邊，却仍有繩索綁牢。

所以，現在那條跳板便有如半天吊的，吊在對面天台的邊緣。

玲玲抱住跳板，所以她不致立即跌落街上。

但是那條跳板却搖搖擺擺的，跳板本身的重量，再加上玲玲的體重，隨時有可能令到繩子折斷，連人帶板，一齊墮入街中。

石勇已將黎發根交到了其他警方人員的手中。偏偏那相隔丈許的地方，却令他有咫尺天涯之感，他只能乾着急。

他揚聲叫着玲玲的名字，安慰她！

玲玲也知道眼前的局勢已經改觀了，無奈她的險境却難以擺脫！

她不待跳板停定下來，因爲她無法估計那綁住跳板的繩子何時才折斷。

她在跳板又搖又擺的時候，頭腦仍然能保持高度的冷靜。

她突然騰空了一隻手，橫伸攀住了大厦旁邊的一條水渠。

由於跳板仍被她的另一隻手抱住，所以跳板的搖擺也停止下來。

她知道自己的體力有限，也知道處境的危險，所以她迅速放棄跳板，讓自己的整個身子附在水渠之上，緊緊以雙手雙腿攀附着。

然後，她迅速往上爬。

形勢對她應該是相當有利的，因爲這邊天台之上，那班啞吧早已逃走了。

天台邊緣暫時沒有人。

假如那班啞吧仍然留在該處的話，一定會想辦法對付她。

但是，現在她却可以安然爬了上去，完全未受到對方的騷擾！

梯間傳來一陣人聲。

一班啞吧少年被一批警方人員截了回來，全部被押返天台來。

原來石勇發覺情勢不妙，所以一邊跟踪黎發根和玲玲到這上面來，另一方面又叫他的同事林偉，通知了警方。

警方的無綫電台接到報告，立即以第一時間通知隣近的巡邏車馳援。

現在警方人員已將那條跳板扯了上來，重新搭到對面去，讓其他警方人員也可以由此走到這邊天台來。

當然，也包括了黎發根在內。

（未完）

兩期完大刺客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朱家（上）

朱家插手

陰沉沉的天氣，朔風翻起了黃沙，把趕路的人臉上身上都罩滿了黃黃的一層，甚至於牲口鼻子裏呼出來的白氣都被染成淡黃色的了，這是個不適於趕路的天氣，可是偏有人急急地趕着路，那是一輛敞的馬車！

趕車的是個精壯的大漢，用一塊青布包着臉，護住口鼻，拚命地策着那一頭拖車的駿馬！

車上坐了三個人，一個神情抑鬱的中年人，顯得很憔悴，却仍掩不住他英武的本色，另外兩個人則都是身軀魁梧的漢子，腰中掛着長劍，興緻勃勃，與那個中年人的態度成了個强烈的對比！

馬車直奔向去往章邱的大道，由於天色陰沉看不出早晚，但由於天色漸暗，顯見得已經近黑了！

風吹得更急，沙子打在臉上都有疼痛的感覺，但除了那個中年人外，另外三個人却都不感到冷。

行了一陣後，那中年人才開口道：「三位是否可以走得慢一點，反正今天只能到章邱，也不爭這一會兒的時間！」

趕車的漢子冷笑一聲，揮動長鞭，策馬更急，算是答覆了，另外兩個漢子却大笑起來，坐在中年人左邊的一個黑臉漢子笑了一陣才道：「季布！現在你是個囚犯，可不是當將軍的時候了，凡事都由不得你了！」

季布脫困

被稱爲季布的中年人輕嘆一聲道：「郭武！我雖然在淮陰侯麾下爲將，却並沒有參與他的謀反，我就是爲了不肯跟他同流合污，才遠避到膠州來的，到了京師後，自會有人證明我的忠貞，你們怎麼可以拿我當囚犯看待！」

郭武哈哈一笑道：「季布！這話你說過不止一次了，我乾脆明白告訴你吧，你說韓信謀反之前，你曾有密函派專人送到蕭丞相那兒？」

季布道：「不錯！到了京師，蕭丞相自會證明我的忠貞無辜，所以你們要對我客氣一點！」

郭武聽了更加狂笑起來，笑着還拍拍另一個漢子的肩膀道：「馬麟！你聽聽他還蒙在鼓裏呢？」

馬麟也笑得直嗆，好容易止住了笑聲道：「季布！你對咱們哥兒三個的身份恐怕還不清楚吧！」

季布道：「三位不是濟州郡縣屬下的官差嗎？」

馬麟冷笑一聲道：「那是爲了掩人耳目的，濟州太守徐牧是什麼東西，見了咱們還得肅立致敬呢？」

季布一愣道：「那三位是……」

郭武傲然道：「咱們都是金吾都尉，直屬丞相府，職司緝捕叛逆，別說是一個郡守，就是位秩千乘的王國卿相，咱們要摘他的腦袋時，他也不敢哼出個不字！」

季布詫然道：「三位的權限有這麼大嗎？」

郭武傲然道：「你也許不相信，但我絕不是吹牛，金吾都尉是新成立的一個機構，由相國蕭大人自任太尉，楚王韓信被廢後，聖上對異姓諸王很不放心，特地頒旨授權成立這一個部門，名義上是捍衞京畿，但實際上的職司就是緝捕你們這些叛逆將領！」

季布啊了一聲道：「那三位是奉了蕭相國之命來捉我的了，這不可能吧，蕭相國應該知道我是忠貞的！」

郭武笑道：「你忠貞與否我們不知道，但蕭相國對楚王舊部誓必追捕根盡，你還是特殊的，要留你一個活口。解京問罪，對別的人，祇要提着腦袋去就行了！」

馬麟笑道：「季布！你的腦袋值五千兩，可是你的人却值一萬兩黃金，所以你得多多保重才行啊！」

他們又得意地大笑起來，季布憤然欲起，郭武一探手，一支匕首已緊抵在他腰間，沉聲道：「季布！你要老實點，金吾都尉派下來的人不止咱們三個，我們是自信有點把握，才對你特別寬容，連繩子都不給你綁一根，如果你想跑，我就不客氣了，寧可少得五千兩，也不能叫你便宜別人去，你還是乖乖地坐下來吧！」

馬麟却笑道：「郭武！你也太緊張了，讓他跑好了，咱們哥兒三個還怕他跑得了，讓他跑出五十丈去，隨便那一個都能輕而易舉地把他抓回來！」

郭武道：「話不是這麼說，人被咱們逮着了，別的哥兒們也得了信，在咱們手邊，他們不好意思下手，離了咱們叫他們撈着了，克擦一刀，黃澄澄的金子可就飛了！」

馬麟道：「可是，這條道上沒有別的人！」

郭武道：「那可能難說，大家都是幹這一行的，那些傢伙的武功也許不如我們，但追踪的技術却不比咱們差，說不定就盯在咱們後面，等着揀便宜呢！」

馬麟笑笑道：「咱們坐着車子，他們趕得上嗎？」

郭武道：「你又來了，咱們如果下去步行，保證會比這輛破車子快上幾倍呢，要不是爲了將就這位大將軍，誰又願意在這兒喝西北風啃沙子！」

馬麟這才道：「說得也是，季布！落在咱們手裏算你運氣，還有輛車子給你坐你還是老實點！」

季布嘆了口氣，頹然坐下道：「我眞不相信，蕭相國會派人抓我，難道他沒有接到我的信？」

郭武哈哈一笑道：「季布，虧你還是帶兵的，連這點權術都不懂，就算有了密函，相國大人也不會承認的，偵破楚王謀反，以會諸王而擊殺韓信，是相國大人最得意的傑作，也因此得到聖上的寵信，他會把這件大功歸之你的密告嗎？你眞想得太天眞了！」

季布臉色一變，黯然道：「我沒想到蕭何是這樣陰險的一個小人，居然對他如此信任！」

郭武哈哈大笑道：「季大將軍，你也別怨相國，你自己好得了多少，楚王韓信對你如此寵信，把一切機密都交給了你，結果你反而出賣了他，如果你不臨時扯腿，偷偷地溜了，漢家天下說不定都是姓韓的了，你是韓信一手提拔起來的，然而你出賣了故主，又怎能怪蕭相國呢？」

季布長嘆不語，臉色轉爲陰沉了，郭武還要開口，却發現車子慢了下來，連忙問道：「張智！是怎麼一回事，快點趕一陣，趁天沒黑趕到商邱，大家都好歇口氣，在這輛破車子上，吃風沙的滋味並不好受！」

張智就是那個趕車的大漢，他吐着氣道：「前面有輛牛車擋住了路，我超不過去！」

郭武站起身子，扭轉頭去看了一看道：「管他呢，把他擠開去就行了，像這樣子慢吞吞的，半夜也到不了商邱！」

張智道：「不行呀！那輛車很笨，硬擠過去，連我們這輛車也會翻倒了，他娘的，這是誰修的路，這麼窄，兩邊又是深溝，連個轉頭的餘地都沒有！」

馬麟較爲暴燥，跳下車子，道：「讓我來！掀他下去！」

叫着衝前幾步，一把奪住了前面那輛牛車的繩子道：「喂！下來，讓出路來，我們要過去！」

駕牛車的是一條頎長的漢子，三十來歲年紀，神態很軒昂，他停下了車子笑道：「朋友！沒辦法，路就是這麼寬，要是能讓，我早就讓了！」

馬麟叫道：「不能讓也得讓！」

那漢子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呢？天下人走天下路，總有個先後的，我也不是故意要擋你們的路，總得讓我有容身的餘地，才能讓你們過去呀！」

馬麟冷笑道：「什麼地方才有容身的餘地呢？」

那漢子道：「不遠，再走四里就有村子了！」

馬麟道：「放屁！跟在你後面磨四里，要等什麼時候？」

漢子道：「也不用多久，天黑以前一定可以到！」

馬麟道：「去你的，我們要趕在天黑前到商邱。」

漢子陪笑道：「那可抱歉，我實在沒辦法，這是頭小牛，脚力不够勁，打死牠也沒有用！」

馬麟道：「不必打死他，把車軛解開，把你的車子推過一邊去，我們就可以過去了！」

漢子笑道：「朋友！你不是開玩笑吧？路邊是深溝，車子推下去了，回頭怎麼拉得上來！」

馬麟道：「那是你的事！」

漢子收斂笑容道：「朋友！你講不講理，這是人人都可以走的官道，就是郡守也不能這麼做！」

馬麟道：「郡守不能，我們能，我們是京師出來的官差，有重要公務在身，必須趕路，你委屈一下吧！」

說着突然抽出長劍，颼颼輕揮，已經把軛木上的扣索挑斷，使牛脫離了車子的羈絆，跟着橫過劍來，在牛股上猛擊一下，牛負痛拔腿狂奔，看得後面馬車上的張智與郭武哈哈大笑起來。

駕牛車的漢子跳了下來，目中射出怒火，厲聲道：「你們是那一處的官差，如此橫行不法，全不顧約法三章了？」

馬麟哈哈一笑道：「那是咱們蕭相爺爲了安定民心，頒下的臨時約法，現在天下歸漢，這一套行不通了，你如果不服氣，儘管去告好了，告訴你，爺們是金吾都尉府的！」

那漢子問道：「金吾都尉府屬那一處地方管？」

馬麟大笑道：「那一處地方都管不了，我們是直屬蕭丞相統轄，你祇要有胆子，就慢慢到京師告我們去好了！」

說着抬起牛車的一邊用力一掀，把車子掀到一邊的溝裏去了，那漢子一跳到馬車旁邊，兩眼盯着季布道：「這三個人都是你的部屬嗎，你怎麼不管管他們？」

季布苦笑一聲，遞出一塊碎金子道：「朋友！你拿了這個去請幾個人帮忙把車子抬上來修一修，把牛追回來算了，民不與官鬪，這些人都是惹不起的！」

漢子不接金塊，仍是看着季布道：「我不要你賠金子，我祇要講講道理，約法三章中規定得清清楚楚，擾民者死，這是劉邦入關後親自頒定的，難道說了不算數了！」

季布苦笑道：「如果我身居舊職，我一定不許部屬有這種不法情事，可惜我此刻身爲囚犯，無能爲力，祇有用這個方法表示我的歉意了，你拿去吧！」

漢子接了金子，問道：「閣下氣宇不凡，想必一定身居要職，究竟犯了什麼罪呢？」

張智吧的一聲，長鞭落在漢子的背上，抽得他直跳起來，馬麟跟着過來，長劍直指他的後心道：「小子！這是朝廷行文緝捕的謀逆欽犯，你少嚕嗦，賞了你一塊金子，賠償了你的損失，已經算你運氣了，滾吧！」

扁過劍身，一下子又擊在漢子的背上，將他打得一下踉蹌，跌下溝去，三人又哈哈大笑，馬麟跳上車子，張智揮鞭驅馬，駕着車子如飛而去。

漢子從溝裏跳出來望着馬車的影子在塵霧中消息以及飄來狂放而囂張的笑聲，目中怒火直射，拔足輕點，像飛一般地追了上去，那速度比奔馬快了不知多少倍！

他很快地追上了車子，以極快的身法潛上車子，雙手吊在車轅上，車子的人居然毫無所覺。

耳中還聽得打了他一下的馬麟那粗大的嗓子道：「季布，你倒是大方，出手就是一塊金子！」

又聽得季布淡淡地道：「比起三位將要得到的一萬兩賞金，又微不足道了！」

再聽得馬麟道：「可是你給他金子，不是存心給我們難看嗎？要賠也得由我賠才對呀！」

季布哼一聲道：「你會賠嗎？你們學會了武功，只知道恃强凌人，還會有那種好心嗎？」

馬麟冷笑一聲道：「你也別在我們面前充好人，韓信被封楚王後，你們這些當將軍的也撈足了，明知道這一解送到京裏是有死無生，才樂得大方做做好人，即使有十萬金珠，也帶不到地下去，否則，你捨得這麼慷慨嗎？」

沒聽見季布答話，却聽見駕車的張智笑道：「季布！你身上有金子不妨省着點化，留幾個到了京師之後打點你的後事，免得暴屍市上發臭！」

季布哼了一聲道：「季布倒不相信此去必死，楚王叛跡未明時，我已有密函投致京中幾個朋友了，給軍中李定國，中書令雷安邦都是我的朋友知己，他們會替我申辯的！」

郭武哈哈大笑道：「你別存這個指望了，他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蕭丞相作對！」

馬麟也大笑道：「對啊！蕭相國要你死連皇帝也救不了你，別說是那些芝蔴綠豆大的官兒了！」

季布長嘆一聲道：「你們也別以爲有了蕭何做靠山就可以永保富貴了嗎？劉邦是個疑忌最深的人，楚王何嘗眞想反，只不過功高震主，劉邦容不得他，才不得不採取自保而已，在韓王既亡，下面就輪到蕭何了！」

郭武哈哈一笑道：「到底是做過大官的，見解高人一等，你說的這些，丞相會想不到嗎？你放心好了，相爺不會步韓王後塵的，他成立這個金吾都尉，就是爲了保護自己，他比韓王聰明，用不着擁兵自重而招致猜忌，只要手下有我們這一批高來高去的好手，誰敢動他老人家！」

馬麟更爲得意地道：「皇帝爲什麼對相爺言聽計從，無非也是爲了有咱們這批人在，我們出入禁宮，如入無人之境，那怕是高居龍座的皇帝，咱們要他的腦袋也是易如反掌，你說相爺祇要養着幾十個人，就可以權傾朝野，不是比身擁幾十萬大軍的韓王猶不保首級聰明得多嗎？」

季布長嘆道：「眞正聰明的是張子房先生，功成身退，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在一個陰險的皇帝之下，官位越高，掌權越大，危機也日深，你們不信看着吧，蕭何的下場不會比我好得了多少，樹倒猢猻散，到那個時候，你們也會自享惡果了！」

郭武厲聲道：「你少信口胡說，咱們至少比你活得久一點，到了京師，你就要腦袋搬家了！」

馬麟却哈哈一笑，道：「季布！你的話也許有些道理，但遭殃的最多是相爺，可輪不到咱們，不管誰接過來當丞相，咱們這批人總是有用的，誰有奶誰就是娘，咱們替任何人賣命，却不替任何人賣死命，這就沒危險了！」

季布似乎怔了一怔，隨即大笑道：「高明！高明，閣下有這份機心，一個金吾都尉實在太委屈了！」

馬麟一笑道：「季布！你別拐着彎罵人，我看得比你明白，官做大了沒用，樹大招風，只有黃金才是實在的，賺足了置一份田產，安安穩穩，舒舒服服過個下半輩子，比什麼都好。」

季布長嘆一聲，不再答話了，車子轔轔地前進着，眼見村口在望了，那頭被馬麟趕走的奔牛，正在路旁的空地上嚼着枯黃的草根，馬麟笑道：「這畜生的腿倒眞快！……」

車下的漢子忽地一鬆手，滾落在地，翻進路旁的溝裏藏起身子，他離開了沒多

久，車輪滾過一路凸起的石子，發出硬的一聲，隨即向一邊倒去，幸虧車上的幾個人身手都很矯捷，飛身縱出連驅車的張智也翻滾落地！

拉車的駿馬因重量驟增而停了下來，而車子的一邊輪子帶着半截車轍繼續向前滾去，撞到草堆上才停止！

郭武沉聲問道：「張智！這是怎麼回事？」

張智道：「車軸斷了，大概在石子上震了一下！」

郭武道：「不可能吧，這是一輛新車，在路上跳過那麼多的大小坑兒都沒斷，一塊小石子就能把車軸震斷了！」

張智搖頭道：「這可很難說，木頭做的東西，說斷就斷的，若碰巧震在節骨眼上，輕輕敲一下，也能震斷的！」

郭武道：「胡說，做軸心的都是上佳的木材，而且一定是沒有節的，我想一定是有人搗鬼！」

張智道：「鬼影都沒見一個，那來的人呢？」

郭武不說話，走到覆車之前審視了一下，然後道：「我料的沒錯，車軸是被人用利刄切斷了一大半，只留下一點點，所以輕輕一跳就震斷了！」

馬麟與張智也過去，看了一下，證實了郭武的判斷確是不錯，馬麟就叫了起來道：「媽的！這是誰跟咱們過不去？」

郭武想了一下，冷冷地道：「這祇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季布的朋友，想把他救走！」

季布苦笑一下道：「我還有這種夠意思的朋友嗎！連我最信任的生死之交，都出賣了我，把我的藏身之處洩了出來！」

馬麟道：「這也是，窩藏他的呂子期唯恐受牽累，密告到京師，咱們才抓住了季布，呂子期如果要救他，就不會去密告他了，另一個可能呢？」

郭武臉色一沉道：「咱們自己哥兒們下的手，想從咱們手裏分一半賞金去，所以才跟咱們過不去！」

馬麟立刻破口大罵道：「媽的！這太不够朋友了，老子非揭了他的皮不可！」

氣沖沖的拉劍就往村子裏衝去，郭武拉住他道：「你這是幹什麼？你準知道人家在裏邊的嗎？」

馬麟道：「那不用說，車子在村口出了毛病，他們一定在裏面等着，老子去把他們揪出來！」

郭武冷笑道：「馬麟，你出世混了也不止一天，怎麼還是一點腦筋都沒有，他們如果眞想下手，也不會揀人多的地方，這種事兒能叫別人看見嗎？」

馬麟一怔道：「那麼，他們會在那兒呢？」

郭武道：「多半是半路上候着，利用這個機會躭誤我們一陣，等我們把車子修好再上路的時候，天也黑了，揀個荒僻的地方截住我們，正好下手！」

馬麟怔了一怔，才道：「那該怎麼辦呢？」

郭武道：「咱們偏不上這個當，到村裏去住一宿，叫人連夜修車，明天再上路，光天化日之下，瞧他們是否有胆子下手，反正晚上是不能再趕路了！」

張智立刻贊同道：「郭老大說得對，天既不好，又是月晦之際，晚上連一點光亮都沒有，最容易受暗算，咱們不如在村裏住下，等明天再上路！」

馬麟道：「他們會不會在村子裏下手呢？」

郭武道：「自然有可能，但咱們比較容易防備一點，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一點，輪流分班守值，燈火不要熄，有人要來，至少能摸清是誰，如果在路上，對方利用黑暗隱身，一陣冷箭，就能把咱們都解決了。」

在三個人中，以他的心計最工，考慮也最周詳，所以他提出分析後，其餘二人都贊同了，張智從車上卸下了馬走在前面，郭馬二人左右夾着季布，走進村中。

這個村子的居戶不少，約莫有百來戶，住屋建得很密集，但因爲天寒風急，大部份的人家都閉戶躲在家裏烤火取暖，祇有一家酒店，在門口挑着個酒旗，還顯得很熱鬧，他們走進酒店，差不多已經是上燈的時候！

店家忙迎了上來道：「四位爺是住店還是打尖？」

郭武道：「也打尖也住店，有上房沒有？」

店家陪笑道：「這荒店小店那有什麼上房，就是一間空屋子，不過炕很大，足够睡十幾位客人！」

郭武道：「現在有了幾個客人？」

店家道：「這種天出門的人不多，祇有兩位，加上您四位，屋子還很寬敞！」

郭武沉下臉道：「叫那兩個挪一挪，整個住屋咱們全包了下來。連你這店也是一樣，把喝酒的客人帳結一結，多少全由這兒付，請他們吃了就走，不許再接別的客人了！」

店家不禁一怔，郭武掏出一塊銀子噹的一聲，丟在櫃台上道：「這够不够？」

店家連忙陪笑道：「爺！銀子儘是够了，祇是已經住下的兩位客人，小的可不敢驚動！」

郭武立刻道：「怕什麼？有我們替你頂着！」

店家苦着臉道：「那兩位是官差！」

郭武嘿嘿一笑道：「官差？管他是什麼官差，就是住着郡官太守，也照樣叫他滾蛋，你去照說好了！他要是不服氣，叫他來找我理論！」

話才說完，店後轉出兩個人，都是身着勁裝的漢子，前面一人笑道：「郭老大，好威風啊，才不過逮着了一名逃犯，要等解到京裏才能記上功勞簿呢，現在就搭架子了！」

郭武抬頭望見二人不禁一怔，馬麟却大叫道：「姚天星，魏石磊，原來是你們這兩個王八蛋，居然吃到咱們頭上來了，老子要你好看！」

一面說一面抽劍衝了過去，那二人的動作也很快，電疾閃身，躲過了他一劍猛劈，克擦一聲，劍鋒將一張方桌劈成兩半，而馬麟却因爲勢子太急，收腳不住，跟着撞過去，絆着了砍破的桌子，嘩啦一聲，整個人也摔了下來！

可是他毫不大意，一腿將殘破的碎木踢開，彈身而起，仗劍又要進撲，那兩個

漢子嗆然出劍擋住身子，一人厲聲喝道：「馬老二！你瘋了，對自己哥兒們也要拚命！」

馬麟怒吼道：「姚天星，你少裝蒜，誰跟你是自己人！」

姚天星一劍架開了他的衝刺，也臉泛怒色道：「馬老二，賞金還沒領到手呢，你他媽就抖起來，翻臉不認人了！」

馬麟作勢還要衝前拚命，郭武已喝止道：「馬麟！退下！」

馬麟雖然住了手，却餘怒未息地叫道：「老大！分明是他們在搗鬼，還跟他們講客氣嗎？」

郭武道：「不！如果是他們，就不會現身相見了，看來事情有點誤會，你還是先停下來，說清楚了再作區處！」

那個叫姚天星的漢子聞言也是微怔道：「郭老大，莫非你們遭到了什麼意外不成？」

郭武沉聲問道：「店裏祇有你們二位嗎？」

魏石磊道：「不錯！我們倆打頭站，後面還有四個，一直在暗中接應你們，相國大人對這趟差使十分注意，唯恐出漏子，所以分爲明暗兩批人出來緝捕，明裏是你們弟兄三個，暗中却派了七個人，由裘如龍大哥統領，先一脚出來，沿途妥爲佈置，絕對不能有差錯！」

郭武一怔，道：「什麼，裘大哥也來了！」

魏石磊笑道：「當然來了，我們跟裘大哥先一脚趕到溜川呂家部署，等你們把季布抓住了，才打發咱們往頭裏先走，他帶了四個弟兄在後面緊跟着，就是怕出問題！」

馬麟哼了一聲道：「話是不錯，暗中接應，不是暗中打主意？」

姚天星冷笑一聲道：「馬老二，你別想歪了心思，以爲咱們想分賞金，老實告訴你一聲，這次出來的十個人，誰也少不了，裘大哥是五千兩，我們每個人是三千兩，目的就是要把季布活着解到京師！」

郭武一怔，道：「那麼，是誰打主意呢？」

魏石磊道：「不可能吧，前前後後都有人招呼，我們在路上已經翦除了兩撥可疑的人了，是李定國與雷安邦的手下，他們想刦持季布，爲楚王平反寃獄，扳倒丞相……」

郭武忙道：「楚王謀叛現象已明，還有什麼好平反的！」

魏石磊道：「你懂個屁，韓信並不是反漢，祇是跟丞相過不去，李、雷二人及這個季布，都是他的死黨，聽說季布握有不利於丞相的證據，所以他們才想把季布刦去，幸虧丞相得訊較早，先一步把季布逮住了！」

一旁的季布長嘆一聲，郭武怔了怔道：「季布說韓信未反之前，他曾有密函私致丞相告密！……」

魏石磊道：「那是他的障眼法，實際上他是携帶了證據，偸偸到這兒躲了起來，如果他眞的想出賣韓信，爲什麼還要躱呢，大可以直接到京師去叩見丞相！」

郭武道：「他雖握有不利於丞相的證據，這一解到京師面聖，提出了證據，丞相不是糟了嗎？」

魏石磊笑道：「你的腦筋眞笨，到了京師，還會讓他先面聖嗎？丞相一定是先把他押下嚴刑拷問，取到證據後加以毀滅，到時候就不怕他了！」

郭武道：「何必那麼麻煩呢，乾脆殺了他，不就結了！」

魏石磊道：「到了萬不得已時，祇好出此下策，但那些證據不滅，丞相還是不放心，所以一定要逮他的活口！」

姚天星却走過去問季布道：「季布！你是個聰明人，乾脆交出那些證據算了，也免得活受罪！」

季布看了他一眼，冷笑不語，姚天星又道：「到了京師，你可有罪受了，大刑之下，不怕你不說！」

季布冷冷地道：「季某但有一寸氣在，絕不與權奸妥協，季某一旦死了，蕭何也不會痛快！」

姚天星哼了一聲道：「你別指望有人救你出去，告訴你，丞相偵騎密佈，絕不會讓你活着進京的！」

季布道：「季某隨時準備一死，祇要我的死訊證實，我的人自然會拿着證據叩聖揭露蕭何的陰謀！」

姚天星冷笑道：「那你爲什麼不乾脆自殺呢？」

季布低頭不語，姚天星道：「由此可見，你還是貪生怕死，想活着享下半輩子的富貴，告訴你，別做那個夢了！」

季布抬起頭來，目泛異光道：「季布爲報故主，不惜一死，只是有許多事是季某經手的，季某死了，那些證據祇能證明蕭何的陰謀奸陰，傾軋同僚，季某活着，還可以爲韓王平反寃屈，證實他的忠貞，這就是季某苟且偸生之故！」

姚天星冷笑道：「那你就挺着吧，較量較量，看看誰鬪得過誰？」

季布哈哈一笑道：「季布不論生死，都是贏定了，我留得三寸氣在，只是想眼看權奸的下場報應而已！」

郭武插口道：「姚兄！別跟他嚕囌了，既然不是咱們自己哥兒們搗蛋，那車軸就斷得離奇了，咱們得小心點！」

魏石磊道：「是啊，老馬一進來就找我們拚命，必然是你們遇上了什麼，快說是怎麼回事？」

於是郭武將在村口車軸自斷的情形說了一遍，姚天星道：「會不會是剛巧碰拆了呢，應該沒什麼人了？」

郭武道：「我檢查得很淸楚，那車軸是被利刄切斷的，確是有人動了手脚！」

魏石磊道：「這就有問題了，也許是李定國與雷定邦另外派下的人，大家眞得小心點，這次的任務很重要，如果交不了差，別說賞金撈不到手，連咱們哥兒們的腦袋都保不住呢，姚兄！你帮他們在這兒守着，我趕緊去找到裘大哥知會一聲，眞到有問題的時候，千萬別留下活口！」

這段話他說得很低，目光掠過一邊的季布，姚天星道：「我曉得，你快去吧，誤不了事的！」

魏石磊又朝郭武道：「郭老大，你們太張揚了，我是本地生長的人，對地方上情形比你熟悉，這兒是齊魯遊俠朱家的地盤，他那個人最恨官中招搖，惹上他可是

麻煩！」

郭武問道：「朱家是什麼人？」

魏石磊道：「他是齊魯一帶有名的劍客，武藝超羣，任俠仗義，好打不平，家裏經常有上百個朋友，都是跟他一樣的任俠之士，傲嘯江湖，勢力很大！」

郭武傲然道：「他不敢惹咱們吧！」

魏石磊道：「那可很難說，他們都是繼承了戰國遊俠之風，好勇贖武，傲視王侯，替天行道，執法外之法，在他們心目中都是沒有王法這兩個字的，惹上他們很討厭！」

郭武道：「齊魯爲孔門的發源地，都是文儒之士，怎麼會有這一批人的呢？」

魏石磊笑道：「我怎麼知道，我跟孔仲尼還是同鄉呢，而我偏偏走上了習武一途，可見人是不可一概而定的！」

郭武點頭道：「我知道了，以後收歛一點就是了，先前我是着急怕出漏子，才抬出身份來壓壓這些鄉下人，現在我知道還有裘大哥跟各位哥兒們在帮忙，自然就放心了！」

魏石磊一嘆道：「郭老大，裘大哥爲什麼要分成明暗兩批走，目的也是怕太招搖了，惹上那批遊俠，在齊魯地面上，官家的身份是吃不開的，而且容易遭忌，你多留心點就是了，像你剛才進店時那種神氣就萬萬不可，幸虧店裏沒有那批人，否則當時就會衝突起來！」

郭武道：「我曉得了，你快去吧，告訴裘大哥趕快來會合，我自從進到這個村子後，就有點心神不定，老是好像要出事，否則我也不會那麼暴燥的！」

魏石磊又叮囑了一番，才匆匆出門而去，這是姚天星已經向店家打個招呼，又跟座上的酒客們一一道擾，原先見他們舞刀弄劍，乒乒乓乓一陣打鬪，座客多半是村中的鄉民，一個個都怕惹麻煩，所以匆匆吃完就走了！

店家打上水來，給他們擦過臉，然後安排酒菜，等五個人坐下吃喝時，店中已沒有別的客人了！

季布獨據一席，神情一直鬱鬱不樂，低着頭喝悶酒，忽而門外進來一條漢子，正是在路上被馬麟掀翻車子的那一個，店家連忙上去道：「朱爺！您來了，今兒個不巧，店裏來了幾位官差，您上小的屋裏去坐吧！」

那漢子瞽了幾人一眼，冷冷地道：「爲什麼？官差還能不讓人住店吃飯，我偏要坐下來！」

說着直走過來，一屁股就坐在季布的對面笑道：「這位爺！路上多蒙厚賜，現在讓我來敬你一杯致謝！」

馬麟作勢欲起，却被郭武接住了，季布却皺眉道：「朋友！些許微物，算不了什麼，你還是坐開一點吧，我是個不祥的人，坐在這兒你會有麻煩的！」

那漢子爽朗地一笑道：「我今天已惹足麻煩了，再惹上一點也沒關係，一鞭一劍，也沒傷了我朱家一點皮肉！」

鄰桌的四個人都是一震，郭武低聲道：「老馬，這下子可糟了，你怎麼偏偏惹上這個魔王？」

季布也失聲地道：「壯士就是齊魯大俠朱英雄？」

朱家笑道：「不敢當，朱家只是好打不平而已，可當不得英雄二字，朱某平生最痛恨官中爪牙橫行不法，欺負老百姓，平時遇上這種事非管不可，那知今天竟輪到朱某自己身上了，那滋味眞不好受！」

季布低聲道：「壯士！你還是快走，這批人可不同尋常官府差役，他們是蕭何的爪牙，個個都會武功！」

朱家道：「我知道，所以我才忍氣吞聲，那兩下算是白挨了，可是不相信他們能吃人，所以來看看他們是否能把我朱某給吃了下去！」

馬麟的臉色漲得通紅，幾次忍不住想跳起來，仍是被郭武給按壓了下去，一面低聲道：「姚兄，你看怎麼辦？」

姚天星低聲道：「看樣子你們是得罪他了，怎麼回事？」

郭武低聲把路上的情形說了一遍，姚天星頓足道：「老馬！你太糊塗了，什麼人不好惹，偏偏惹上了他，朱家有個獨門標記，他出外的時候，一定是駕着輛軥牛車！」

郭武問道：「什麼叫軥牛車？」

姚天星道：「就是用小牛拉着的車，齊魯地面上的人看見這輛車子都遠遠地躲開他，你們偏去惹他！」

馬麟在魏石磊的口中，已經約略地聽得朱家的一切，這時也知道事態嚴重，心中微慌，口中仍不服氣道：「我怎麼曉得呢，反正是已經惹上了，還怕他什麼？」

姚天星道：「不是害怕，我們是負有任務的，假如跟他衝突起來，麻煩就大了，跑了季布，你們都別想活了！」

馬麟道：「咱們有十個人，還怕一個朱家？」

姚天星道：「十個人算什麼，他家裏有上百個人呢，都是會武的好手，幹起來咱們穩吃虧的！」

郭武道：「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姚天星道：「看情形他也不願跟咱們正面作對，否則早就帶了人來了，現在只好過去跟他賠個不是，能了最好，若不能，就穩住他，等裘大哥來了再解決，記住，朱家是有名的劍客，咱們四個人合起來也未必是他的對手，在裘大哥未到之前，無論如何不能跟他動手！」

郭武道：「他要先動手怎麼辦？」

姚天星道：「他是個劍客遊俠，要顧全風度身份，絕不會先動手的，現在我過去跟他打個招呼！」

說着站了起來，走向鄰桌，朝朱家一揖道：「朱大俠，剛才敝同僚不認識俠駕，致多有冒犯，萬祈恕罪！」

朱家冷冷地道：「不敢當，朱某不過是尋常百姓，貽誤諸君的公務，理應受罰的！」

姚天星聽他詞色不善，仍自陪笑說道：「朱大俠言重了，朱大俠名滿天下，同僚無知，誤冒虎威，罪該萬死！」

朱家一笑道：「這麼說他們是不認識朱某了？」

姚天星忙道：「是的！那三個同僚是從京師來的，不識尊顏，聽說適才冒犯的是朱大俠，惶恐之至……」

朱家笑道：「他們如果知道是朱某，就會客氣一點了？」

姚天星道：「那當然，如果知道是朱公俠駕，他們一定躲得遠遠的，更不該冒犯了！」

朱家仍然笑道：「承情之至，這麼說，如果在路上遇到的不是朱某，這頓打就是應該挨的了！」

姚天星語爲之塞，不知如何回答，朱家憤然起立，一臉肅色道：「各位對朱某之器重，朱某不勝愧顏，但朱某祇是個普通平民，並不比別人，特別尊駕如果是因爲朱某才來道歉，朱某愧不敢當！」

姚天星陪笑道：「大俠見責極是，他們是不應該，即使對尋常百姓，也不應如此，姚某謹代爲致歉！」

朱家笑了笑道：「好，姚大人肯這麼說，足見是個明白事理的好官，朱某倒想請問一下，他們準備如何陪罪法？」

姚天星道：「且聽朱公吩咐！」

朱家沉聲道：「是眞的，姚大人作得了主？」

姚天星回頭看看三個同伴，勉强點頭道：「且憑大俠吩咐，姚某負責一定要他們聽命！」

朱家道：「聽說各位是蕭相國屬下，想當年蕭相輔漢主入關，訂律約法三章，令簡而意深，朱某十分欽服，尤其是最後一條，殺人者死，最合於吾輩江湖人的性情！」

姚天星臉有難色道：「他們並沒有殺人！」

朱家笑道：「朱某也沒有要他們償命，只是本此推廣其義，加諸於朱某身上的，再回敬他們就行了！」

姚天星一時也弄不清他的意思，只好問道：「大俠的意思，究竟要他們怎麼樣呢？」

朱家冷笑道：「吾輩江湖遊俠，講的是一報還一報，打我一鞭的，讓我還一鞭，敲我一劍的，讓我敲回一劍！」

馬麟忍不住跳起來道：「朱家，你欺人太甚？」

門外忽然有人接口道：「不，這很公平，馬麟！離京之時，我是怎麼吩咐你們的，想不到一出了京，你都忘了，居然敢橫行不法，仗勢凌人，快接受朱大俠的懲罰，否則我就以律法辦你！」

說着走進一個中年的漢子，一臉肅容，後面則跟着剛才出去的魏石磊，這人走進來，便朝朱家一揖道：「下官裘如龍，係蕭相屬下金吾都尉府統領，僚屬無知，冒犯俠駕，裘某敬代致歉，並願依大俠所吩咐，處置此事！」

馬麟急了道：「裘大哥，他在前面擋着路……」

裘如龍哼了一聲道：「馬麟，你還有理，路不是對你一個人開的，誰都可以走，再急的公務，你也不能把人家的車子掀翻，還要動手打人，幸虧朱大俠不跟你一般見識，否則當時就要你好看，還不快過來認罰！」

他的眼色不怒而威，馬麟不敢再違拗了，委屈地站了起來，裘如龍道：「張智，還有你，你抽了朱大俠一鞭，也該過來受罰認責！」

張智也無可奈何地過來，朱家笑道：「裘大人，朱家是湖海中人，知道你是個好漢，也知道你出京公幹，所以貴屬下跟我發生誤會時，我當時不計較，就是想等閣下來解決！」

裘如龍臉色微變，道：「朱大俠知道裘某此行任務了？」

朱家笑道：「朱某逍遙草野，不問朝事，對裘大人的公務一無所知，但裘大人的行踪却瞞不過朱某，因爲齊魯是個小地方，有什麼重要人物蒞臨，朱某總是要了解一下！」

裘如龍臉色有點不自然，却鬆了一口氣道：「好說，好說，是裘某不是，理應先去拜會朱大俠的！」

朱家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朱某只想知道裘大人千里遠行，不是爲着我朱家而來的就放心了！」

裘如龍面色更鬆了，笑道：「朱大俠說得太客氣了，你我雖然不同道，却俱是武林一脈，裘某無論如何也不會作出對大俠不利的事，裘某以前也是江湖出身，這點道義總還是有的！」

朱家臉色一沉道：「既然裘大人也是武林同道，那就好說了，朱家在齊魯地方薄有微名，今天的遭遇換在裘大人身上，相信裘大人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與處了斷方法的！」

裘如龍咬咬牙道：「是的，所以裘某已經叫這兩個手下到大俠面前來負荊請罪了！」

朱家一笑道：「朱某的車子，還被翻倒在路旁泥溝裏！」

裘如龍連忙道：「裘某立即着人去抬起來奉上。」

朱家哼了一聲道：「誰都知道那是朱某的車子，如果由貴屬抬起來送到這裏，人家也知道朱某是栽過一次了，如果彼此都是江湖朋友，那倒無所謂，可是這幾位官爺已經亮明是官家的身份，這樣一來，人家都知道是朱家向官府屈膝低頭了，這叫朱家以後在朋友面前如何抬頭？」

裘如龍困惑地道：「大俠究竟要如何呢？」

朱家道：「我的要求不會過份，委屈原車上的四位再回到那個地方去，誰推翻我的車子，誰替我扶起來，誰在那兒打我，我在那兒打回來。」

裘如龍面色一變道：「大俠的要求是不過份，別的都可以應命，祇是這季布乃蕭相指定緝捕的要犯，這一路上已經有幾撥人想下手刦持了，不能再回到那個地方去！」

朱家道：「有裘大人隨行坐鎮，還怕出漏子嗎？」

裘如龍道：「在下又發現了幾撥可疑的人，才匆匆地趕來，委實不敢冒險，請大俠賜全！」

朱家想想道：「那朱某也不敢勉强，就讓他留下好了，可是另外各位都要跟朱某去一趟作個見證！」

裘如龍道：「那怎麼行呢？我們不能把他一個人留下！」

朱家笑道：「我並不要留下他，是裘大人自己不放心，既然大人不放心還是叫他一起去的好！」

裘如龍冷笑道：「朱大俠，我把人留下，你能保證我們回來的時候，他還在這

裏嗎？」

朱家笑道：「那可不能，朱家不是官府中人，無權限制季將軍的行動，如果季將軍自己要離開，誰也不能攔他！」

裘如龍臉色陰沉地道：「朱大俠，明人不說暗話，你是不是受了誰的請託要救走季布？」

朱家哈哈大笑道：「不錯，是有人透過江湖朋友來請求，央請朱某插手此事，但朱某素來不插手官中事務，已經佢絕了，可是貴屬下硬把朱某牽了進來！」

裘如龍道：「車軸折斷是大俠下的手了？」

朱家點頭道：「不錯！朱某藉此把他們留下，專等裘大人前來解決這個問題，難得裘大人如此給面子，朱某不爲已甚，請大人依言行事，如季將軍自己走了，以各位之力，相信不難再找到他，朱某斷然不加插手！」

裘如龍冷笑說道：「假如裘某不答應呢？」

朱家大笑道：「在齊魯地面上，朱某提出的條件是不容任何人打折扣的，別說你們祇有十個人，就是再多十倍……」

裘如龍一聲呼嘯，他手下的五個人立刻採取了包圍的陣勢，長劍出鞘，比住了朱家，而裘如龍本人則以長劍比住季布道：「朱家，不管你有多少人，也別想把季布搶走，除非你要的是一具屍體，而裘某是不論死活都可以交差的！」

朱家微微一笑道：「你太自信了，我說過要做的事就一定做到，現在我先把季將軍救走再說！」

他一揮手，忽而店中燈火全黑，裘如龍連忙取出火石點亮了一個火摺子，可是眼前已不見了季布！

齊魯男兒　大義凜然

這個變化實在太使裘如龍驚訝了，他的五個手下，魏石磊、姚天星、郭武、馬麟、張智，都是金吾都尉中的好手。季布就在他眼前伸手可及之處，而朱家却在重重包圍之下，一眨眼的工夫，果然會把季布丟了。

再看看朱家，仍是好端端地站在原地，口角含着漠然的微笑，冷冷地看着他們，郭武駭然叫道：「這個人會妖術，會五鬼搬運大法，裘大哥，咱們得小心點。」

裘如龍鐵青着臉，厲聲叱道：「住口！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神仙妖鬼之說，根本就是江湖人哄騙愚民的手法，你居然也信這一套，我看你這個金吾都尉是不想幹了？」

郭武受叱後苦着臉道：「裘大哥，仙術可不是騙人的，張子房先生不是就受了仙家的傳授，用奇術助主上爭得天下，然後掛冠學道去了，如果朱家不是用法術，季布怎麼忽然不見？你能作個解釋嗎？」

裘如龍沉聲道：「我不能，但是我敢確定這絕不是法術，你給我閉上嘴！」

語畢又朝朱家看了一眼，語氣略略和順一點道：「朱大俠，你是存心跟兄弟過不去了？」

朱家哈哈一笑道：「裘大人言重了，朱家不過是一介草民，怎麼敢跟各位大人作對呢，何況幾位貴屬下可以作證，在他們重重包圍下，朱某動都沒有動，人不見了，怎麼能怪到我頭上呢？」

裘如龍被他的話堵住了嘴，覺得很難堪，乃沉聲道：「季布是蕭丞相指明追緝的要犯，假如弄去了，不僅兄弟們無法交差，朱大俠也難脫關係，這對在家都不方便。」

朱家一笑道：「隨便閣下怎麼說好了，蕭丞相權傾天下，也得講道理，季布怎麼丟的……」

裘如龍不等他說完就厲聲插口打斷道：「朱大俠，你是齊魯聞名的俠客，望重一方，且兄弟素聞身爲遊俠者最重信諾操守，季布的失踪，你果眞沒有關連嗎？」

朱家道：「人不是我救走的。」

裘如龍心中有數，一聽這個答案是避重就輕，緊逼着道：「朱大俠沒有動手，兄弟十分相信，季布如何失踪，只要大俠也說一聲不知道，兄弟立刻帶人就走。」

朱家沉思良久才道：「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必回答，裘大人認爲人不是我救走的就已經夠了！」

裘如龍道：「那大俠至少是承認知道的了？」

朱家笑道：「我無須承認，也不必否認，各位是官中人，行事當講求證據，對不起，我要失陪了！」

說着移身欲行，裘如龍道：「朱大俠要走，兄弟不敢攔阻，但是兄弟打個招呼在前面，大俠離開之後，我們有所行動，請大俠多多包涵一點！」

朱家笑道：「裘大人這話，是什麼意思？」

裘如龍不理他，轉頭吩咐道：「馬麟、張智，你們兩人把店中的人都抓起來，他們如果敢反抗就格殺不論，朱大俠，你要走就請快，我們準備放火燒屋子了。」

朱家已經移步將出店門，聞言又止了腳步道：「你們這是幹什麼？跑了人犯就拿無辜的老百姓頂災！」

裘如龍冷笑道：「我敢說這店中的人絕不是無辜的，季布之失，就是他們弄的手腳。」

朱家沉聲問道：「有證據嗎？」

裘如龍道：「當然有證據，因爲季布是在燈火突熄的那一剎失踪了，燈火就在櫃台上，顯然是店中的人弄熄了燈火，把季布給弄走了！」

朱家道：「這太寃枉人了吧，這屋中點着四盞燈炬，誰也沒本事一口氣都吹熄了。」

裘如龍道：「當然不是吹熄的，但要同時弄熄四盞燈炬也並非難事，我們都辦得到，只要一塊小石子就行了。」

朱家搖頭道：「那石子也許是從外面打進來的，要救季布的人很多，而且都是武林好手，如果有人潛身屋外……」

裘如龍道：「這是不可能的，兄弟不是第一次出來辦事，更不會如此大意，還帶了四名弟兄守備在外面呢。有人掩近店家我不會不知道，季布逃出去我更不會不知道，現在外面沒有動靜，顯非外人援手，而季布也沒有離開這家店子，所以把店家抓來問一問就知道了，他們不說就放火燒店，抓不到活的抓死的。」

朱家沉聲道：「不行，沒有人能在我的眼前欺凌我的鄉隣，裘大人對朱某的行事也應該有個耳聞。」

裘如龍冷笑道：「兄弟對朱大俠十分敬重，所以才沒把你牽涉進來，但職責所在，總得有個交代！」

張智忽然道：「裘大哥，店外面果眞還有弟兄監視嗎？」

裘如龍道：「當然了，你以爲我是說着騙人的。」

張智道：「那麼季布還沒有離開此地了。」

裘如龍道：「不錯，我交代過了，任何人要出去，都得盤查清楚，現在外面沒有動靜，顯然是沒有人出去過。」

張智一笑道：「小弟知道季布在那兒了。」

裘如龍哦了一聲道：「在那裏？」

張智道：「季布在大哥的長劍監視下，眨眼的工夫就失了踪影，假如不是趁黑溜了出去，就是升天入地兩個可能。」

裘如龍皺眉道：「張智，你放的什麼屁，季布如果會升天入地，也不會被你們從呂家抓走了。」

張智一笑道：「升天要法術，入地却很簡單，祇要在地下裝塊活板，一個人帮帮忙就行了，相爺的府中就有這種陷人的裝置，這兒難道就沒有了嗎？」

裘如龍被他一提醒，連忙用劍在地上敲了一敲，那是木板舖成的，敲起來發出空洞的聲音，忙用劍在板縫中四下戳了一陣，削斷了幾根支架的橫條後，輕輕一壓，果然有一塊木板下陷，露出了一個兩尺見方的洞口！

他忙又拿了一枝火炬，探進下面照了了一照，但見那是一個地窖，堆着許多菜蔬以及麥稈，雖看不見人，但可以確定人藏在下面，乃沉聲叫道：「季布，出來吧，你逃不了，別讓我們費事下來抓你！」

叫了兩聲，底下却沒有回應，乃皺眉道：「會不會底下另有通路，人已經跑了呢？」

張智也過來看了一下道：「不可能，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地窖，即使有通路，也在這店子的範圍之內，大哥既然在外面佈下了人手，應該蹓不掉，讓我下去抓他出來！」

說着要跳下去，裘如龍却道：「不必了，季布是在這裏下去的不會錯，但一定另有人接應配合，他們匿藏不出，顯然是想負隅而抗，你跳下去會受到暗算的！」

張智道：「我會小心的！」

裘如龍冷笑道：「這個人能無聲無息地把季布接下去，可見是個高手，你貿然跳下去，他根本不必直接出手，躲在暗中用弓箭招呼你就够了，這個洞很小，每次祇能下去一個人，想接應都沒辦法，你要是不怕死就試試看！」

給他這麼一說，張智也怔住了，搓搓手道：「那怎麼辦呢？我們難道一直這麼乾耗着！」

裘如龍冷笑道：「相爺雖吩咐最好抓活的，但必要時死的也行，他不出來就燒他出來！」

說着把手中的火炬丟了下去，正好丟在一堆麥稈上，那是已經打下麥粒的枯桿，十分乾燥，北方的農民們除了用來編織帽履等用具外，就是用作燃料，着火以後，馬上就燃了起來，暗中立刻拋出許多菜蔬來，都是大棵的青菜，很快把火苗壓熄了。

裘如龍冷笑道：「看樣子底下接應的人手還不止一個呢，而且都是有兩下子的好手，不過就憑這兩手想把季布救走還沒這麼簡單，魏天星，你出去通知外面的弟兄加强戒備，預防點子突圍，郭武！你們三個人把圈子拉大一點，把飛刀跟暗青子扣好，有人衝出來，就以暗器招呼，魏石磊，去找十幾枝火把來，我看他們是否藏得住！」

此人不愧爲領袖人物，處事細密，行事計劃穩健，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已構想得有條不紊。

但魏石磊急聲道：「頭兒，這屋子裏一共才四盞油燈，你已經丟下去一盞了，如果再弄熄剩下的三盞，屋子裏就看不見了，弄成一團黑，下面的人衝出來也看不清楚，那不是更糟！」

裘如龍叱道：「你的腦子凍起來了，這點小事都不會動腦筋想想的，一定要像官裏的排場，銅柄松燎才能算火炬嗎？我叫你去找火把，這附近有的是麥稈，紮上十幾個草把，澆上油，點上火就行了！」

魏石磊連忙應命而去，果然捧了十幾個麥稈紮成的草把來了，每一個都是油淋淋的，他燃着了其中一個，用右手高擎着奔了過來，想要走近時，忽然一個踉蹌，摔倒在地，火把也丟了，火燃着了他的衣服，連忙在地上滾幾滾才把火弄熄。

裘如龍大聲叱道：「老魏，你是怎麼了？」

魏石磊苦着臉，道：「有人打了我一鏢！」

他咬着牙，從後腿彎上拔下一支黃銅短鏢，血漬淋漓，居然沒叫出一聲痛，裘如龍搶過那支鏢來一看，鏢尾上鐫着一個篆體的朱字，乃冷笑道：「這是朱大俠的吧？」

朱家挺前一步道：「是的，齊魯地面上，只有朱家的兵器上鐫着姓氏，我想不承認也不行！」

裘如龍冷笑道：「朱大俠的暗器手法很高明呀，出手不見動靜，鏢發不聞聲息，盛名之下，果然無虛！」

朱家傲然道：「不錯，因此這鏢打在咽喉上就必死無疑，而且想躲也躲不了，我是專門用來對付心狠手辣之徒的！」

裘如龍冷笑道：「誰是朱大俠口中所說的人呢？」

朱家伸手一指洞口道：「誰要往下面放火，就對付誰！」

裘如龍臉色一沉道：「朱大俠這是存心與兄弟作對了？」

朱家點頭道：「不錯！朱某本來沒有這個意思，所以雖然有人向朱某求援，朱某也沒有答應，但朱某在路上受到貴屬下一番盛待後，就決心插手此事了，閣下既然也是江湖人出身，就該知道朱某行事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別人惹上了我，朱某就跟他周旋到底！」

魏石磊朝裘如龍道：「大哥！這件事不該給他們三個人來幹的，他們對這兒的情形不熟悉，身穿便裝，還是改不了平時的那一套，果然惹出麻煩來了！」

裘如龍冷笑一聲道：「你相信朱家的話？」

魏石磊道：「應該信得過，屬下拜訪過幾個鄉親朋友，說起齊魯兩地的情形，朱家是此地遊俠的領袖，也談過他的爲人，確實是說一不二，但不能開罪他！」

馬麟叫道：「朱家是後來趕到的，可是地窖子裏早就藏了人，分明是朱家早就準備插手管這件事了！」

裘如龍又冷笑道：「老魏！你聽見了嗎？」

朱家道：「不必問他，我可以答覆你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避實擊虛

用兵以心戰爲上，所謂「聲東擊西」實際上也是心戰的運用，而運用此策略必須探悉敵方的虛實所在，則不可不賴乎間諜從事情報的獲取。

洪秀全、楊秀清手下的太平天國軍隊，勢力盛大之際，長江以南各州縣幾乎爲其所霸佔。當時左宗棠在胡文忠 幕府當參謀，文忠諮詢平定亂軍的計策，左宗棠胸有成竹地獻策說：「太平天國能够這麼樣的猖獗，主要是靠着人多而已，其實他們都是烏合之衆，既沒有紀律約束，又沒有兵法的訓練，要攻破他們並不難。兵法不是說『聲東擊西』、『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嗎？如今的形勢既然是彼衆我寡，那就應從他們防備較弱的地方去進攻，派出虛張聲勢的部隊到西邊挑撥討戰，再發動具有實力的軍隊攻擊東邊，調派虛張聲勢的部隊到南邊挑戰，再發動具有實力的軍隊到北邊攻擊，使他們忙着四邊奔救，而我們要多派幾位間諜潛伏到對方去探查他們的實力所在，當他們忙於奔救時，便很容易查探到底什麼地方防備週，什麼地方疏漏，要是知道他們强悍的部隊聚集在東邊，我們便以强勁的軍隊從西邊攻擊，如此『避實就虛』，可以用少數的將士戰勝多數的隊伍，而所向無敵，那麼江南各州縣，不難一個一個收復！」後來李鴻章便是採用這個辦法，終於肅清了江蘇一帶的太平天國軍隊。

借口行詐

軍機不可洩，洩則危敗之日旋踵而至，這正反映出情報戰的不容疏忽，若有此見識，而明知間諜在側，故設圈套，透露假情報，則反能立下戰果。

左宗棠奉命去招撫捻亂的匪徒，可是捻匪愛理不理，左宗棠不得已上書請求調兵剿除匪徒，奏摺中寫道：「縱然是太平天國作亂剛剛平定，國家元氣尚未恢復，可是也不能堅持不動兵，而一味姑息，若此則捻匪益發囂張，終究會留下後患，況且成羣的匪寇集結坐大，便不顧忌什麼，一有機會便要爲非作亂；要是削弱他們的勢力，他們便不敢作亂，而乖乖地順服，因此，動用軍力去剿除匪寇，然後再招撫他們，才是上策。」奏摺批准下來，於是率領軍隊去進攻，可是捻匪出沒無常，僅能獲取小勝，而不能一舉成功；正準備訂定計謀，會集兵力再行進剿時，部下意外地擒住一名間諜，捉來綁在營帳下，而不加審問。左宗棠視若無睹地傳問軍糧總監，調查軍糧剩下多少，總監回答說：「僅僅剩下一日的糧食而已，怎麼辦呢？」左宗棠故意說：「只好回省城去了，不過白天開拔部隊班師回去，」說到這兒，趕緊閉着嘴巴，眼睛注視着那帳下的間諜，讓間諜看到自己說溜了嘴，而表現懊悔的態度，隨後打發總監回去休息，自己頓着脚退入帳中。暗中命令守衞，放縱間諜逃逸。左宗棠料想到間諜回去，貪圖功勞賞賜，必定不會坦白說被捕獲的眞情，而僅僅說出聽聞到的「糧盡退兵」的消息，這樣子，捻匪一定會集合部衆來追趕。於是在黃昏時，下令軍士埋伏在要道旁，等待捻匪一過便從後面追擊，同時，又下令精悍的兵士吃飽飯，餵飽戰馬，靜靜等待。到了半夜，捻匪果然趕來，終於被左宗棠的部隊前後夾攻，走投無路而歸降。

諸葛空城計

諸葛亮以一萬人駐守陽平，司馬懿帶領二十萬大軍，臨近陽平六十里的地方，此時，情勢危急萬分，而諸葛亮態度從容，故意卸下軍旗，打開四邊城門，清掃街道，使陽平城顯得十分冷清。司馬懿見此不禁猶豫起來，料想諸葛亮必是早有埋伏，遂移軍調至北面山脚，此一危局終得化解，是謂「空城計」。

塔齊布是曾國藩手下的勇將，論武勇可不下於鮑超，他每次在戰陣中，必身先士卒；他異於常人的是，唾沫從口角溢出時，表示力勁來了，則所向無敵。曾有一次，以三千人戰勝了太平天國軍隊五萬人，敵軍敗退後，他判斷對方的兵衆有自己手下的十幾倍之多，雖遭到挫敗，必不肯服輸，況且對方的將領是以凶悍出名，必定會推測我方於戰勝之後，將會驕傲起來，而疏於防備，一到晚上，一定會來刦營，在黑夜中交戰，對方人多我方人少，怎麼說也要吃虧，倒不如仿效孔明的「空城計」。以沒遮沒防的空營，使對方出乎意料而困惑起來，一旦知道我們有所準備，當然會驚慌而退。塔齊布拿定主意，於是下令退兵，在二十里外紮營，當晚，太平天國的軍隊果然到來，可是一見空營，以爲另有埋伏，無不大驚而退。

，地窖裏兩個朋友是李定國遣來的，他們向我求助，我並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只叫他們躲在這兒看看，等我來了再作決定！」

魏石磊忙接口道：「朱大俠，這可不像你平素的爲人？」

朱家一笑道：「我並沒有違背做人的原則，更不願插手官中的事，但你知道我是最痛恨官人狐假虎威，欺凌良民的，那兩位朋友說你們金吾都尉倚仗蕭何的勢力，橫行不法，我並沒有爲一面之詞所動，所以暗中躡着去看了一下，發覺你們並沒有像傳聞所言，正想撒手不管了，那知在回程就遇上了貴友厚賜，因而使我改變了決心！」

魏石磊道：「裘大哥，還是他們三個人誤的事！」

裘如龍道：「朱大俠，如果你現在罷手，我就把這三個人交給你，任憑你處置如何？」

郭武大急道：「裘大哥，你不能這麼做！」

朱家却笑道：「郭大人，你別緊張，就算裘大人有意犧牲你們，我姓朱的也不會答應，當我決定插手此事時，就是不會再改了！」

裘如龍大笑道：「我等的就是你這句話，我是堂堂金吾都尉統領，怎會對一個江湖草民低頭，我答應你，只是爲了知道你的意向，根本你就是想跟我們作對想救走季布！」

朱家笑道：「裘大人說對了，你忘了我是個遊俠，遊俠的宗旨就是拯危濟弱，當貴屬抽了我一鞭，推翻我的車子後，季布贈了我一錠黃金，就爲了這件事我也非管不可！」

裘如龍冷笑道：「聞名齊魯的朱大俠只值一錠黃金嗎？」

朱家笑道：「朱某如若愛財，把季布送到蕭何那兒，萬金可求，季將軍身在難中還肯顧及一個受苦的平民，就證明他是個恤民體下的好官，黃金有價，仁義無價，因此朱某決不能讓他落入你們手中！」

裘如龍怒道：「你救得了他嗎？」

朱家傲然道：「裘大人不妨去打聽一下，在齊魯地面上，沒有我朱家做不到的事，尤其是在我下定決心之後！」

裘如龍把魏石磊招到身邊，低聲問道：「朱家武功如何？」

魏石磊道：「聽說他技擊無雙，生平未遇敵手，大哥，這件事可不能硬來，因爲他的人太多，咱們拚不過的！」

裘如龍沉吟片刻才揮手道：「好吧！朱大俠！既然你出面了，總得賣你一個面子，你把季布帶走吧！」

朱家微微一笑道：「裘大人說的是眞話嗎？」

裘如龍道：「自然是眞話了，有你朱大俠插手，我們這一趟差事是泡定了，不如留個見面之情，大家免傷和氣！」

朱家哈哈大笑道：「裘大人，朱某可不是三歲小孩子，你打算現在把人交給我，然後再回去調集人手來對付我？」

裘如龍道：「那是免不了的，相爺非得季布不可，你朱大俠既然決定插手此事，就應該想到那個後果！」

朱家道：「我當然想過了，我也不怕你們，可是朱某還有許多朋友落籍在此，他們都有家小，可不能受此事之累！」

裘如龍臉色一變，道：「你究竟想怎麼樣？」

朱家道：「很簡單，我選在這個小村，就因爲人少，而且每個人都是朱某的朋友，不會洩露朱某在這兒做了些什麼，祇要封住了你們幾位的口，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裘如龍也冷笑道：「朱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爲殺了我們，就能掩住天下人之口嗎？」

朱家一笑道：「那當然不够，必須再多封幾個人的嘴，此地有六位，門外有四個，前程還有兩個，加上後路的四個，幸好這是一次秘密任務，你裘大人只帶了十五個人出來，免得我朱家多造孽，只要封住十六張嘴就够了！」

裘如龍臉色大變，他帶了幾個人出來，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對部屬都是保密的，却不想被朱家一口說出了。

由此可見，他們這一行人的行踪早就被朱家摸清了，善罷不能，祇有捨命一拚了，因此他一變眼色叫道：「大家上，各自突圍，祇要有一個人衝出去就行了。」

叫聲中他率先揮劍，衝向朱家而去，頓時展開狠戰，朱家劍發如電，才幾個回合，已經把這位京師第一高手劍刺倒地，馬麟與郭武張智三人合力急衝，朱家擋住了店門，也不過四五個回合，也將郭武與馬麟雙雙斬倒，張智却一拔腿，縱高兩丈許，冲破了屋頂，翻身到了外面，朱家微笑道：「我不殺你，但你跑不了的？」

沒有多久，只聽得一聲慘叫，但見店東含笑走了進來道：「朱爺，一共六個人，全都解決了！」

朱家笑了一笑，道：「謝老哥，我知道你不會使我失望的，不過，你得愼重一點，要確實知道他們死了才行？」

那店東擎着手中一張鐵胎大弓笑道：「朱爺放心，每個人都是一箭穿心，倒了下去，而且小犬去處理後事了，他不會忘記再割斷他們的頸子的！」

朱家點點頭，道：「對！只有割下首級的人，才能證實是眞正的死了，你鐵臂神箭謝東强不愧是老江湖了！」

謝東强訕然地道：「那還不是朱爺的教誨有方！」

朱家笑了一笑又問道：「另外還有六個呢？」

謝東强道：「當朱爺決定下手時，小老兒已經發出通知，叫前後兩路的哥兒們下手了，不會誤事的！」

朱家道：「我還是要等知道確信才放心！」

說着拖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又道：「這兒沒什麼問題了，你把季將軍接上來吧！」

謝東强應了一聲，在櫃台裏取出一副繩梯，走到洞口放了下去招呼道：「季將軍請上來吧！」

季布首先從繩梯上爬了出來，後面跟着兩個漢子，季布一拱手道：「多謝義士活命之恩！」

朱家擺擺手道：「不必了，眞正救你的是那兩位朋友，你們見過了嗎？」

季布道：「沒有！因爲怕驚動上面的人，不敢出聲談話，敢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

那兩個漢子之一道：「在下李南輝，這是敝友莊敬，我們是受了雷大人之託，前來解救季將軍，同時尙有四個伙伴已經遭了毒手，若非朱公義施援手，我們還是無能爲力，所以將軍還是要謝謝朱公！」

季布道：「各位都是季布的救命恩人！都要謝！」

目光一掃地下的殘屍道：「都殺死了嗎？」

朱家道：「嗯！朱某管了，自然會管澈底！」

季布忽然看見一旁的魏石磊，不禁愕然道：「這一個也是的，怎麼還活着？」

魏石磊被朱家一鏢射傷了腿彎，行動很困難，正靠在一張桌子上，臉色蒼白。

朱家道：「他受了傷，已沒有拔劍抵抗，朱某從不殺受傷而失去抵抗力的敵人的！」

季布道：「朱俠士，此人是蕭相的爪牙……」

朱家沉聲道：「將軍意下是一定非殺他不可？」

季布道：「如果消息外洩，對俠士也不利！」

朱家道：「我不在乎，將軍怕他洩露消息，不妨自己去結果他的性命便了！」

季布在地下拾起一枝劍，正要過去，魏石磊却憤然拔出劍來叫道：「季布！我自問不是朱大俠的敵手，所以才準備抵抗，但不見得會怕你，你別過來送死！」

季布遞進一劍，魏石磊擧劍相格，兩劍交觸，發出噹聲急響，季布雖是領軍的將帥，但正面相搏，怎及一般江湖武師的力大，長劍被震得脫手飛出。

李南輝與莊敬大驚失色，雙雙拔刀準備上去支援，朱家一擺手，一旁的謝東强早得暗示，長箭急扣上了弓弦，錚錚兩響，兩支箭射在二人的脚前，沉聲道：「二位再要跨前一步，小老兒下面兩枝箭就要取二位的心口了！」

李南輝一怔，但莊敬却察形觀色，已知就裏，連忙一扯李南輝，把手中的刀丢下道：「有朱公在此，那裏用得着我們多事！」

謝東强笑笑道：「朱爺不殺他，除了他已經受傷外，另有一個原故，這位魏老弟也是我們齊魯地面的鄉親，齊魯兄弟的兵刄上，不會沾上自己人的血的！」

季布一怔道：「但他會害你們的！」

朱家道：「將軍！朱某跟踪他們很久了，從他們進入魯齊地面後，就一直在朱某的監視下，只聽得他們要捉你，可沒有一句要對朱某不利的！」

季布道：「那是以前，現在不同了，如果他回到京師把情形告訴蕭何，對大俠就大爲不利！」

朱家道：「燕趙齊魯多慷慨悲歌之士，我不相信他會這麼做！將軍若不放心，朱某並沒有阻止將軍去殺他呀！」

回頭又朝魏石磊道：「魏兄！我救季布，因爲他身在危中，現在他已經脫困了，我就不再管你們的事，如果你能殺死季布，儘管下手好了，我絕不干涉！」

季布急急接口道：「朱大俠！你知道我不是他的敵手！」

朱家冷笑道：「既然不是敵手，將軍又憑什麼殺他呢？」

季布無以爲答，不知如何是好，謝東强道：「季將軍，有一件事你沒弄清楚，我們濟危扶困，可不是替人當殺手，你有困難，我們念在道義，把你救了出來，如果你要進一步殺人，只好自己動手了！」

魏石磊挺着劍走前幾步，比着季布道：「季布！你可以再拾起劍來，我們決一生死！」

季布看看李南輝與莊敬，他們在謝東强的强矢勁弓監視之下，不敢有所表示，他只得又看看朱家，朱家也漠然不理，季布臉有悖色，不知如何是好！

魏石磊却嘆了一口氣，把劍也丢下了，朱家道：「魏兄！你怎麼不殺他了？」

魏石磊道：「我也許沒出息，但絕不會殺一個膿包，這傢伙怎麼樣也看不出曾經做過將軍！」

朱家道：「你不可以這麼說他，他被擒之後，在車子上還是很有氣概的！可見他並不怕死！」

魏石磊不解的道：「那他現在爲什麼一身冷汗，滿臉懼色？」

朱家笑道：「那是他覺得你不够身分，他這樣的人，就是死，也得求一個轟動的死法，荒村野店之中，死在一個江湖人之手，太辱沒他了！」

魏石磊有感一嘆！道：「那我又何必讓他死得太委屈呢？」

朱家道：「這麼說，你也不想殺死他了！」

魏石磊道：「是的！我的抓他是奉了蕭相國的命諭，跟他並沒有私仇，現在我的同伴都死了，就算能殺了他，回去也報不了功，我又何必多此一擧呢？」

朱家道：「你殺了他，提了首級回去，一樣可以請功的！」

魏石磊道：「朱公這樣說是太輕視我了，魏某雖然投身權貴之門，有辱武人志節，但還是一條江湖漢子，我蒙朱公子手下容情，未加誅絕，心中十分感激，但要我回去將朱公誅殺同僚的事告訴蕭相國，我也做不出這種事的！」

朱家笑笑道：「魏兄不準備回京師了嗎？」

魏石磊道：「不了，同僚十六人，死剩我一個人，如果不照實說，眞難取信於人，如果照實說，則又對不起朱公，我只有回到曲阜的老家去種田了！」

朱家一笑道：「好！魏兄，總算朱家沒有看錯你，我知道齊魯男兒，畢竟還是有一份志氣與道義的，這也是我單單留下你一個人的原故，金吾都尉十六人，其餘都是其行可誅之輩，祇有你一個人還有點俠氣，既然如此，你就請吧，謝老哥，廐煩你爲他裹一裹傷！」

魏石磊道：「不必了，這一點輕傷我還挺得住，裘老大雖然祇帶了十五個人出來，但蕭相國說不定還會另外派人出來監視，我還是早點離開的好，朱公把這兒迅速整理一下，也請從速離去，以免留下後患！」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天龍應了黑鳳之約，前往廢宅和黑鳳相見，黑鳳勸他別去爲清廷效勞，應該投身於武林正義，駱天龍言及此去裕親王府做西席的目的是爲尋找靑霜劍，也有另外意圖，但他不願說出是什麼意圖，駱天龍離開黑鳳往天橋走去，正好遇上段文慶，兩人同去賭棚玩，在賭棚裏，駱天龍見一個叫郝震東的賭客在賭牌上作了手脚，想詐取賭塲三千兩銀子，但不巧他遇上煞星駱天龍，駱天龍毫不客氣地把他的勾當當衆揭穿。

太后出京去　煞星護駕忙

黑衣漢子想也沒想的探手一撩衣襟，自腰裏取下一塊鐵牌托在掌心上，冷聲說道：「你看清楚了！」

他話未說完，驀覺眼前人影一閃，托在掌心裏的腰牌，已經被駱天龍一把抓了過去。

他心頭不禁猛地一驚！急喝道：「你想幹什麼？」

駱天龍沒理他，却把那腰牌轉手遞給站在一旁的段文慶，說道：「段領班，請代我把它送到哈貝勒府，讓侍衞營的統帶大人哈貝勒那兒領取去。」

段文慶沒有說話，立卽伸出雙手接了過去。

黑衣漢子一聽這話，臉上不禁霍然變了色，呆了，傻了眼。

段文慶拿着那塊腰牌，眼睛却望着徐曉山遞眼色。

徐曉山明白段文慶的意思了，立刻輕咳了一聲，望着駱天龍笑說道：「馬爺，您……」

駱天龍含笑道：「徐大哥可是又想替人說情？」

徐曉山笑笑道：「老朽請求馬爺再給老朽一個面子，把腰牌還給他。」

駱天龍默然沉吟了一下，轉向段文慶說道：「段領班，看在徐大哥的面子上，把腰牌還給他。」

段文慶應了一聲，望着黑衣漢子說道：「劉永志，接住。」

揚手將腰牌丟了過去，劉永志連忙伸手接住，朝段文慶抱拳一拱，道：「謝謝領班。」

段文慶擺手道：「別謝我，替你說情的是徐大哥，你該謝徐大哥。」

劉永志不敢神氣了，轉朝徐曉山抱拳一拱，道：「徐大哥兄弟這裏謝謝了。」

徐曉山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劉大人別客氣。」

劉永志沒再說話，朝郝震東一使眼色，頭一低邁步往外走去。

郝震東連忙伸手提起了地上的包袱隨後。

駱天龍突然一聲沉喝道：「站住！」

劉、郝二人心頭一震，連忙停步站住了。

駱天龍冷聲說道：「郝震東，那三千兩銀子徐大哥雖然願意讓你拿走，我却不

願意！」

此時，郝震東已知今兒個碰在釘子上了，他和劉永志兩個無論是在武功或權勢上，那一方面都强不過眼前這個姓馬的。

於是，他立刻放下手裏的包袱，乾笑着說道：「馬爺，您既這麼說，我不要就是！」

駱天龍冷冷道：「光是不要還不行，你必須作一個明白的交待！」

郝震東說道：「你要我作怎樣的交待呢？」

駱天龍道：「我問你，你在這兒賭了多久時間？」

郝震東道：「一個多時辰。」

駱天龍道：「總共輸了多少？」

郝震東道：「這個……」

駱天龍雙目突射威稜地道：「說實話，否則就休怪我把你送交哈貝勒府，讓你們統帶大人往哈貝勒府去領你！」

郝震東臉色不禁大變，心神俱顫的拿眼睛望向劉永志求助。

他心裏很明白，他雖經劉永志與劉永志那一班的小領班的推荐，入侍衞營當差固是已成定局，但到目前爲止，他還未得統帶召見，還未正式成爲侍衞營的一員，他若眞被送交哈貝勒府，侍衞營的統帶怎會去哈貝勒府領他這個還未入營就在外面招惹事非痳煩的人？」

因此，他一聽駱天龍這話，又怎得不臉色大變，心神俱顫的向劉永志求助！

劉永志雖然還不知道眼前的這位馬爺，究竟是個什麼人物什麼身份？與哈貝勒有什麼關係？但他可認得段文慶以前是侍衞營的少領班，現在是裕親王府裏的護衞領班。

他心裏很清楚，內城各王府裏的護衞們，雖然都是一樣的身份，板櫈桌子一樣高，是個護衞，但是因爲多倫格格護短，替他們撐腰，所以裕親王府裏的護衞走在路上，頭總比別的王府護衞抬得高些，至於這位護衞領班，那就更不用說了。

眼前的情形很明顯，段文慶跟隨在這姓馬的旁邊，神情旣恭敬而且聽話，由此可見，這姓馬的身份必定不低，也必定是個有大來頭的人物。

郝震東向他求助，他心裏雖然有點惴惴不想開口說話，可是事實上他又不能置郝震東於不顧，只好硬起頭皮，朝駱天龍哈腰陪笑說道：「馬爺，請您……」

駱天龍倏手一擺，截口道：「這沒你的事，你旁邊站着。」

語聲一頓，倏又威震地說道：「郝震東，你答我問話！」

段文慶在旁接口說道：「郝震東，你大概是新進侍衞營的吧，這位馬爺在裕親王府裏，連多倫格格都要讓他三分，我看你還是說實話吧，否則激怒了馬爺，那可是……」

「那可是」怎麼樣？他沒有說下去，却把那個「是」字拖得長長的。

這已經很够了，所有在場旁觀的人，誰都聽得出以下的意思。

至此，郝震東知道不說實話是不行了，只得暗暗一咬牙，說道：「有二十多三十兩。」

駱天龍說道：「那牌上的鬼是你做的麼？」

郝震東吸了口氣道：「你明鑒，那確實是俺做的！」

駱天龍點了點頭，道：「好了，沒事了，你兩個可以請了。」

劉、郝二人立刻如獲大赦地齊朝駱天龍哈了哈腰，頭一低快步往外走了出去。

一衆賭客都明白了。

原來所謂「牌上有鬼」，竟是那姓郝的自己做的手脚，目的是藉此敲詐賭場，讓賭場裏的人有口難辯，不得不如數賠他的銀子。

一衆賭客紛紛回到了賭枱上，各類賭枱上的賭，又開始繼續了，賭棚裏又恢復了原先的那種盛況。

徐曉山，陳太和跟一衆手下兄弟們的心裏，對駱天龍全都十分欽佩！感激！

因爲駱天龍不但替賭場裏省下了三千兩銀子，最重要的是保住了賭場的信譽，與賭客們對賭場的信心。

駱天龍和段文慶都被徐曉山請進了賭棚後面的大廳中，爲了表示謝意，徐曉山命人擺上了一桌酒席，以欵待駱天龍，並命人把陳太和跟賬房先生李正明請進來陪客。

× × ×

劉永志，郝震東二人出了賭棚，默默地走過兩條街，郝震東忽然輕吁了口氣，問道：「劉兄，那姓馬的究竟是個什麼人物？」

劉永志搖頭道：「不知道，我沒見過，也從沒聽說過這個人。」

郝震東眨眨眼睛道：「他會不會是冒充唬人的？」

劉永志沉吟地說道：「這不可能，段文慶可是個貨眞價實的裕親王府的護衞領班……」

語聲一頓，雙目忽然一睁，道：「啊！我想起來了，可能是他！」

郝震東急問道：「是誰？」

劉永志道：「老郝，如果眞的是他，那你我同兒個的運氣實在够好的，這條命等於是檢到的！」

郝震東心中不禁一震，道：「劉兄，他究竟是誰？」

劉永志道：「名震當今江湖，人稱『煞星』的灰衣客司馬子都。」

語聲一頓又起，道：「對了，灰衣客一定是他！」

郝震東臉色一變，道：「眞是他不會有錯麼？」

劉永志點頭道：「決不會有錯！」

郝震東道：「劉兄，這『煞星』什麼時候到京裏來的？」

劉永志道：「五六天前。」

郝震東道：「他跟哈貝勒有什麼關係呢？」

劉永志搖頭道：「這就不清楚了，據說他一到京裏就遇上了多倫格格，隨後又被哈貝勒的貼身護衞鐵英齊猛跟容貝子帶去了貝勒府，第二天他就住進了裕親王府，當了裕親王府的西席陪讀。」

「哦。」郝震東道：「這麼說，他如今已經進了官家，也是官家的人了。」

劉永志點了點頭，忽然輕聲一嘆，道：「看來咱們大領班想找他替黃河十八寨

鄧總寨主等人報仇的事情，只好算了！」

郝震東道：「為什麼只好算了？」

劉永志道：「道理很簡單，他一身武學功力奇高，本來就已經夠難鬥的，現在他又當上了裕親王府的西席，多倫格格的陪讀，有多倫格格替他撐腰，不只好算了又能怎樣，誰還敢動他，別說咱們大領班了，就是咱們統帶，也未必敢動他呢！」

郝震東眨眨眼睛道：「劉兄，俺認為眞要有決心想動他，容易得很，別說他只是裕親王府的一個西席，就是一位王族貝子，一樣有辦法動他！」

劉永志目光一凝，道：「你有什麼辦法？」

郝震東道：「劉兄該知道那句『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俗話吧！」

劉永志雙目異采一閃，道：「你的意思是說……」

郝震東忽然詭秘地一笑說道：「這是天機，劉兄應該先問問大領班的意思，如果決心要動他，俺自有辦法，保證他司馬子都絕對逃不出大領班的掌心就是！」

劉永志微一沉吟，道：「好，我這就帶你到營裏去見大領班去，走！」

於是，二人腳下立刻加快地走去。

× × ×

駱天龍與段文慶回到裕親王府，時已二更將半。

段文慶向駱天龍道了別，逕自回他的住處休息去了。

駱天龍的住處在後園的水榭，那兒原是多倫格格的書房，距離多倫格格香閨也不遠。

多倫格格她不但將書房讓給駱天龍作為住處，並且還特地佈置了一番，佈置得清淨而又幽雅。

由此可見，她芳心裏對駱天龍的情意，根本沒把駱天龍當作外人。

駱天龍帶着些微酒意走進了水榭，突然，他神情不由猛然一怔！

房間裏亮着燈，多倫格格正坐在書桌前看書。

他一走進水榭，多倫格格立刻放下書，站起了嬌軀笑說道：「你回來了。」

駱天龍道：「格格您還沒睡？」

多倫格格道：「睡不着，想來找你聊聊，來了這裏，才知你出去了。」

駱天龍道：「對不起，沒想到格格晚上會來找我，讓您久等了。」

多倫格格黛眉兒微微一皺，道：「天龍，你這是幹嗎，那麼客氣，我等這麼會兒也值得說對不起麼？」

駱天龍笑笑，話鋒一轉，道：「格格到這時候還在等我，總不會得只是為了找我聊聊，一定是有什麼事兒吧？」

多倫格格甜美地一笑說道：「你猜對了，是有點事兒。」

駱天龍道：「什麼事兒？」

多倫格格道：「天龍，別老站着了，坐下來，你再跟你說。」

說着，她自己先坐了下去。

駱天龍沒說話，跨步在另一椅子上坐下。

坐定，多倫格格眨眨美目說道：「天龍，太后突然靜極思動，想到外邊去散散心，傍晚時分，命內侍來傳諭，要我收拾些隨身應用的東西，陪她老人家同行。」

「哦。」駱天龍說道：「這個與我何關？」

多倫格格甜笑地道：「當然與你有關，要不然我就不會得在這兒等你回來告訴你了。」

駱天龍星目一凝道：「這怎麼當然與我有關了？」

多倫格格道：「因為你也要和我一起去。」

駱天龍不禁一怔！問道：「我也要一起去？」

「嗯。」多倫格格點頭道：「是我向太后請求的！」

駱天龍道：「太后允准了？」

多倫格格笑道：「太后一向很寵愛我，她老人家不但允准了，而且還想見見你呢！」

「這……」駱天龍劍眉微微一蹙，道：「格格，這種事，您應該先跟我商量商量，問問我的。」

多倫格格美目一眨道：「怎麼？你不願意去？」

駱天龍略一猶疑道：「格格，我不便去，也不應該去。」

多倫格格道：「為什麼？」

駱天龍道：「格格，您該想得到，我只是個江湖人，是個……」

多倫格格接口道：「這我明白，但是你現在的身份乃是裕親王府的西席。」

駱天龍道：「西席並不是官。」

多倫格格道：「天龍，有關你的一切，我都稟奏過太后了，要不然太后怎會想見你！」

駱天龍搖頭道：「格格，我實在不想去。」

多倫格格黛眉一皺道：「天龍，你這不是存心讓我為難嗎！」

駱天龍說道：「我怎麼讓格格為難了呢？」

多倫格格道：「太后已經說過要見你，你若不去，到時候太后問起來，我怎麼回答，你還不是讓我為難嗎！」

駱天龍道：「這有什麼好為難的，太后若然問起來，格格就說我突然受了點風寒，病了，不能去就是了。」

多倫格格搖頭道：「那怎麼行！」

駱天龍道：「為什麼不行？」

多倫格格道：「我怎麼可以在太后面前撒謊，天龍，這一回你就跟我一起去吧，以後什麼事我都決不自作主張，一定先和你商量，徵求你的同意就是！」

駱天龍默然沉思了刹那，問道：「可知道是要去那兒？」

多倫格格道：「多半是熱河。」

駱天龍道：「什麼時候動身？」

多倫格格道：「明兒個一早。」

駱天龍道：「這麼急！」

多倫格格道：「太后向來就是這麼個性情，想到了立即做。」

語聲一頓，美目凝注地道：「天龍，你答應了麼？」

駱天龍點頭道：「我不答應行嗎？」

多倫格格高興地嫣然一笑道：「天龍，謝謝你，你眞好。」

那一笑好美好美，駱天龍看得神情不

由微微一呆！

旋即，他心中暗吸了口氣，道：「格格別客氣，我不敢當！」

多倫格格笑道：「算了，天龍，我說一句謝謝你，你就說一聲不敢當，我也不知道是我跟你客氣，還是你跟我客氣？」

駱天龍說道：「這當然是格格跟我客氣！」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又道：「眞是這樣麼？」

駱天龍道：「格格難道認為不是？」

多倫格格咬着香唇，沉吟地道：「天龍，我想問你一句話，你願意據實告訴我嗎？」

駱天龍道：「格格請只管問，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據實告訴格格。」

多倫格格美目倏然一凝，問道：「天龍，你告訴我，我在你心目中是個什麼地位？」

駱天龍毫不思索地道：「那還用說，是當今皇族，是一位格格！」

多倫格格道：「只是如此？」

駱天龍點頭道：「是的，格格。」

多倫格格道：「沒有其他？」

駱天龍眨眨星目道：「格格認為這還能有什麼其他？」

多倫格格搖頭道：「我要是知道，我就不會問你了。」

駱天龍沒接話，他覺得這話有點不好接。

多倫格格却接着又道：「天龍，你難道一點都不明白我的心意麼？」

駱天龍心神不由一陣暗暗震動，旋即搖頭道：「格格，我實在不明白！」

他眞是不明白麼？

當然不是，他是在故意裝糊塗！

多倫格格目含幽怨地說道：「天龍，你別跟我裝糊塗了，我知道你是個與衆不同的江湖奇英，當代蓋世奇男，所以在別人眼裏雖然我是個嬌貴的皇族格格，可是在你心裏根本不算什麼，你也根本就沒有把我看在眼裏！」

駱天龍劍眉微微一皺，道：「格格，您言重了，我怎麼敢不把您看在眼裏，眞要是這樣的話，當初我就不會答應你，進您這裕親王府了。」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天龍，你別這麼說了，敢不敢你自己心裏明白，我也很清楚，其實……」

語聲微微一頓，幽幽地輕嘆了口氣，說道：「我並不想希求你什麼，只要你明白我的一番心意我就滿足了！」

這話說得太露骨了，駱天龍沒想到多倫格格竟然這麼坦率，這麼大胆，當面說出這麼露骨的話來！

他本是個劍胆琴心，俠骨柔腸之人，何況多倫格格又是個那麼美艷絕倫的姑娘家。

他聽得心弦不由一陣激盪，再也不忍裝糊塗地說道：「格格，我感激！」

多倫格格深看他一眼，道：「天龍，我可不要你感激，只要你明白就行了。」

駱天龍吸了口氣，道：「格格，我明白，但也衷心感激！」

多倫格格柔婉地嫣然笑了笑，道：「好了，明兒個一早還得動身呢，你睡忽兒吧，我不打擾你了。」

說罷，緩緩站起了嬌軀，往外走去。

駱天龍連忙跟着站起身子，說道：「外面太黑了，我送您回房去。」

多倫格格微點了點頭，沒說話。

出了水榭，多倫格格有意地跟駱天龍走了個併肩。

兩人都沒說話，只默默地走着。

一陣一陣襲人的幽香，自多倫格格的身上散發出來，直朝駱天龍的鼻孔裏透進，使駱天龍的心裏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諭的異樣感受！

走着，走着，多倫格格的腳下突然一滑，嬌軀一歪，往斜側裏摔跌下去。

駱天龍心中陡地一驚，連忙伸手一扶，道：「格格，你怎麼了？」

多倫格格驚喘地搖頭一笑，說道：「沒什麼，不知踩着了什麼東西，滑了一下吧。」

駱天龍凝目朝地上看去，地上有塊菓皮，多倫格格必是踩着了那塊菓皮，不由一笑道：「大概是那東西。」

「嗯。」多倫格格輕應了一聲，沒說話。

那一聲，好輕好輕，輕得像蚊子的聲音。

倏然，駱天龍心神不禁猛然一震，他傻住了！

適才他沒注意，現在他才發覺到，他懷裏正擁着一個溫馨無限，軟綿綿的嬌軀，那一陣一陣襲人的幽香，更濃郁了！

這正是「軟玉溫香偎滿懷」。

原來多倫格格在他那伸手一扶之下，嬌軀已就勢倚進了他的懷裏。

駱天龍有生以來，他還從未經過這個，心神不由微微一蕩，那異樣的感受更深了！

他到底不愧是武林奇人苦心竭力調教出來的衣鉢傳人，當代江湖蓋世奇男，他心神猛然一震之後，旋即喘吸了口氣，定了定神，說道：「格格，夜露深重，快回房去休息吧。」

說着，他輕輕地推了推多倫格格的嬌軀。

「嗯。」

多倫格格這回的應聲雖然仍是很輕，但比上一次高了些兒，只是腳下却沒動，她那溫馨醉人的軟綿綿的嬌軀，也仍然依在駱天龍的懷裏，顯得嬌弱無限地低聲嬌說道：「天龍，我好乏力，你就這樣讓我倚偎着回房去，好麼？」

這，此時此刻，駱天龍他能說不好麼，又怎好說得出口？

他略微猶疑了一下，暗暗咬了咬牙，柔聲道：「格格既然很乏力，那就這樣倚靠着我走好了。」

多倫格格嫣然笑了笑，吹氣如蘭地低說道：「謝謝你，天龍。」

駱天龍就沒再說話，多倫格格也沒再說話，腳下緩緩移動地往前走去。

× × ×

回到水榭裏，駱天龍和衣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屋頂，腦子裏一片混亂，眼前盡是多倫格格那美艷絕倫的嬌靨兒！

他心底思潮起伏，也是一片混亂！

這也難怪，駱天龍他是人不是神，而

且還是個情感豐富，血氣方剛的青年，經過那「軟玉溫香偎滿懷」的一幕，他心裏怎得不亂？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終於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中，他覺得耳邊响起了一個輕柔甜美的聲音，低低地：「天龍，天龍，該起來了。」

他緩緩睜開睡眼神情不由微微一呆！

他第一眼接觸到的是一張美艷如花的嬌靨，和一雙充滿了柔情的美眸。

多倫格格正站立在床前，嬌靨兒含着甜笑地望着他。

駱天龍神情呆了一呆，道：「格格，您這麼早？」

多倫格格嫣然一笑道：「還早呢，太陽巳經出來了，快起來吧，咱們再不趕快點兒，太后恐怕要派人來催了！」

「呵！」駱天龍連忙一躍下地，道：「眞對不起，我竟然睡過了時了。」

多倫格格含笑說道：「臉水巳經替你預備好了，快去洗臉吧，我等你一塊兒吃早點，吃完早點，我們就去等着太后起駕去！」

駱天龍沒有再說什麼，立刻依言去洗臉。

他正在洗臉，裕親王來了。

多倫格格連忙走出外間，嬌聲說道：「爹，您怎麼來了！」

裕親王笑笑說道：「怎麼，爹不該來麼？」

多倫格格道：「爹，誰說您不該來了，女兒是說這麼早，您怎不多睡忽兒！」

裕親王哈哈笑道：「乖女兒，妳要陪太后出京去，爹能不早點兒起來，能睡得安穩麼？」

語聲一頓，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問道：「天龍呢？他起來了麼？」

多倫格格點頭道：「他剛起來，在裏間洗臉。」

裕親王道：「妳跟他說好了麼？」

多倫格格道：「巳經說好了。」

裕親王點點頭道：「這樣爹就更放心了，有他跟妳在一起，比帶上十個護衞還强！」

說話間，駱天龍巳洗漱完畢由裏間走了出來，上前躬身行禮道：「天龍給王爺請安。」

裕親王含笑擺手道：「天龍，別多禮，快坐下吧。」

「謝謝王爺。」

話落，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裕親王道：「天龍，你巳經答應多倫跟她一起陪太后出京去，是麼？」

駱天龍點頭道：「是的，王爺。」

裕親王道：「天龍，多倫我交給你了，在外面不比在京裏，我就這麼一個女兒，你可要好好的照顧她！」

駱天龍道：「我知道，王爺您請放心，我會盡力照顧她的！」

裕親王含笑點頭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更放心了！」

語聲一頓，目光轉望着多倫格格說道：「多倫，聽說最近外邊兒不怎麼平靜，什麼事都要多小心點兒，聽天龍的，知道麼？」

多倫格格道：「爹，您請放心吧，太后這回不但在大內侍衞中挑選了四名高手，還傳諭侍衞營統帶派出了兩個班隨行護駕，不會得有什麼事的！」

裕親王道：「我知道不會有什麼事，但凡事不能不防萬一，還是小心點好。」

多倫格格嬌笑地道：「我知道，爹，什麼事我都聽天龍的，這麼您總該滿意了吧！」

裕親王含笑地點了點頭，問道：「待會兒妳跟天龍到那兒會齊，太后跟妳說過了麼？」

多倫格格答道：「說過了，就在東安門。」

裕親王又點了點頭，目光轉向駱天龍

穿掌鎖喉

小雲

凡是練武的人，都知道咽喉是人體十分重要的部位，跟咽喉相對的背脊那邊，就是頸骨，這兩個地方都是很脆弱的，俗語有云：「豆腐頸骨」，暗指頸骨十分柔弱，即使練武之人，能够使頸肌粗壯，保護頸骨，仍是靠肌肉支持，頸骨的本身不能變大，如果骨頸受到劈掌打落，可能折斷，就此喪命，因此日本苦練掌刀，就希望憑着掌刀這一招去劈對方的頸子前後兩處，即是把喉核與頸骨視爲劈掌打落的對象，不過，練習空手道，已經有高級水準的人，不必選擇前頸後頸然後動手，即使一個劈掌打落頸子的左右兩邊，壓着血管，使血液無法送上腦袋，那個人立刻暈倒，當年拳王奇利在美國金門拳場跟世界重量級拳王李士頓劇鬥之際，第一個回合只是打了一分鐘又十七秒，他就一拳打中李士頓左邊頸動脈上面，令到對方的血液無法升上腦袋，患了急速的腦袋缺氧症，就此倒在台上，就此贏了這一仗，他施展的一招就是中國功夫「鎖頸拳」，亦即日本空手道的掌刀，在事實上，一條頸子的前後左右，都有非常重要的穴道不堪一擊，故此，武功出色的人，十分重視它，既然製造機會搶攻對方的頸，同時也全力保護自己的頸。

另一方面，由於上述那幾個部位的穴道各有不同，喉核是特別脆弱的，根本上它並非硬骨，而是軟骨，如果喉核給對方用揸住酒杯似的一種手勢，叫做「八仙敬酒」的一招，又名「鎖喉扣」，一捏一扣，便即身受重傷，故此，中國功夫對於打頸鎖喉這一套，最重視的是喉核，反而對頸子兩邊的動脈並不重視，跟日本的空手道微不有同。

南方拳脚當中有許多招是繞道走到對方背後然後出擊的，羅漢拳，或者迷踪藝，又或八卦拳，就很喜歡用走步的姿勢配合强硬的掌勁出擊，當然練武之人先要練習掌功，掌上有勁，然後可以用掌根取勝，不過，步法也是要講究的，如果走步不够靈活，給對方纏着毆打，反而不妙，因此之故，南方拳脚當中有些招式是用穿掌插喉取勝的，特別是飯籮五這一個門派有所謂討飯手，恍如乞兒伸手攞飯食，更加厲害，由於這一招是把左右兩手貼胸放置，一前一後，掌心朝天，既然似討飯食，又像是伸手接招，故此，正面作戰，佔了很有利的地位，例如對方伸手打他，用直拳出擊，給他抓住，那隻手隨即用插掌鎖喉，難以解救，故此，飯籮五當年名震一時，擊敗許多個出色的拳師就靠討飯手，實際上是「穿手插喉」這一招。

如上所述，可見咽喉重地，認眞要小心保護，師傅教落，兩人作戰之際，先要摸清楚對方的底蘊，如果對方已經擅長穿手鎖喉，貼身繞步斬頸這一套，就要「離身抛打」，有如蔡李佛的招式，絕不貼身，而且不肯雙手跟對方糾纏在一起，一經給人抓住，便即甩手，從另一方出擊，反過來說，如果自己的穿手或者蝶蝴掌特別厲害，自問遠遠的壓倒對方，就要施展一個迫字，進馬發招，迫對方還手，跟着用橋手取勝，一劈一穿，那一掌轉瞬即到，向對方的咽喉出擊。

不過，穿掌鎖喉之法，由於兩人的身體非常接近，萬一失手，可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自己的咽喉給對方以鎖喉扣抓死，亦未可料，爲着避免這種危機，先要平時苦練一穿一插的橋手，同時指力有勁。

各門各派對於穿掌鎖喉都有解救的招式，亦有搶攻的妙技，在這裏，我想把這一類招式歸納在一起，作爲研究拳理之用。

上文已經說過，穿掌鎖喉雖然是一種怪打怪攻的絕招，仍要跟步法配合，就因爲盡量避免對方施展同類的招式反攻，故此，學習攻打咽喉之際，應該平時練習扭馬，扭馬又稱麒麟步，即是把右脚放在左脚之前，看來好像身形扭轉，然後再把左脚由後面提到前面去，身形一扭，便即變成弓箭步，同時可以向橫出擊，那種步法就叫做玉蘭步，由於身形已經扭轉，對方不易捉摸，這是正面出擊的一招，運用得靈活，可以在扭馬之後隨即轉身，跟着下邊用脚掃去，即是說，右邊的一條腿放在左脚之前，坐低半步馬，便可把左脚提出來，作另一用途，既然左脚可以提到前面去，變成弓箭式，亦可把全身重量壓在右脚上面，左脚向橫飛出來，較高的橫脚，以腰部爲主，較低的是以小腿爲主掃出，叫做拐脚，坐得更低，身形伏下，左脚向後，掃了一個圈，那就是掃堂腿了，既然扭馬能够如此變化多端，練武之人，應該學習。

上述的扭馬指步法而言，跟空掌插喉同時施展，當然是更加美妙，所謂穿掌插喉，即是把自己的左右兩手靈活運用，如果左手用穿掌之法壓住對方的右手，自己的右手就可以向前插去，依照兩人相鬥的部位來說，這一個插掌正好插在對方的喉部，但要注意這一點，穿掌要很靈活的壓住對方右臂，才可以施展此法，故此這一招是用後手姿勢出擊的，並非以先手出擊。先手與後手之分暗指那一個人先攻。首先發招的人，不理它是何種招式，一概稱做先手，接招之人便稱後手，上文說過，如果對方以右邊直拳姿勢打出來，你用左手放橫把這一拳撥開，隨即把手掌的掌心向天，用掌背壓住，他的右臂，那就變成穿掌，要是穿掌跟着劈到對方的頸上去，那是日本的掌刀，中國功夫不喜歡這一套，寧願用自己的右手插向對方的咽喉，原因是對方還有左手可供運用，如果對方發覺你已經用左手壓住他的右臂，他就用左手發拳或發掌向你出擊，那就更妙，因爲你的右掌難以插掌的姿勢搶攻他的咽喉，那一隻手是很靈活的，對方以左手進攻，你當然可以把這一個插掌化爲穿掌，跟着壓制他的左手，然後再攻，那時他的雙手都受制於你，無法解救，當然輸定，但要注意這一點，發招愈快愈好，如果你的右手以穿掌姿勢壓低他打來的左掌，那隻手貼近他的胸腹之間，不必再提起來插掌鎖喉了，索性就在那一處部位以插掌姿勢去插他胸腹之間的氣門，這一插就會使他發生劇痛，支持不住，由於兩人的身體已經貼近，如果一插成功，你儘可以把插掌改變爲握拳的姿勢，以冲天炮這一拳出擊，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剛剛打中他下頷與咽喉之間的軟肉，那一處非常脆弱，打中就暈，因那是貼身出擊，他的雙手被你制服，無法解救，故此，先打插掌，後打下頷，又快又準，不必向咽喉搶攻。上述的插掌有許多種變化，正路就是左手穿掌撥開，右手以插掌姿勢向對方咽喉出擊。

插掌有兩種分別，北方拳脚喜歡用陰掌，即是掌背向天的一種，南方的拳脚則喜歡用陽掌，特別是討飯手，必然是用陽掌，即是掌心朝天，這兩種派別的掌法雖不同，各有各的妙用，北方拳脚認爲插掌落空，順勢化爲鷹爪，向下一抓，就可以捉住對方的左手或右手，到時變成擒拿手，南方不重視擒拿手，純以插掌出擊，因此只是掌心向天。練過插掌的人，五指併合，堅如鐵石，給這一招當胸一插，痛楚萬分，登時鬥志全消，如果給插掌插中咽喉，那就是加更要命。

苦練過插掌的師傅，伸出手掌來，掌心堅實，四隻手指貼合，而且幾乎是四隻平衡的，沒有苦練過插掌，就不會有這種形狀，當然中指長過無名指，無名指長過食指，食指又或長過尾指，因此之故，對方是否練習過插掌，一望而知。

問道：「天龍，你東西都收拾好了麼？」

駱天龍神情瀟洒地一笑，道：「我身無長物，有什麼東西好收拾的。」

裕親王道：「你不帶幾件換洗的衣服麼？」

多倫格格接口說道：「爹，我已經讓玉秋替他準備好了。」

「哦。」裕親王含笑地深望了多倫格格一眼，沒再說什麼。

他雖然沒再說什麼，但是那笑意，那一眼，多倫格格心裏明白，意思是在說：「妳對他可眞好，眞够體貼呀！」

於是，多倫格格不禁嬌靨兒微紅地低下了螓首。

適時，侍候多倫格格的兩名侍婢，玉秋玉梅二人手裏各自捧着一個紅漆木盤來了。

裕親王明白兩名侍婢捧來的是早點，遂即站起身子說道：「我不嘮叨了，你們快吃早點吧，吃好了就到東安門去，別讓太后先到那兒等你們。」

多倫格格與駱天龍雙雙站起，多倫格格道：「爹，您也在這兒吃吧，我讓玉梅到厨房裏再拿去。」

裕親王擺手笑道：「不必了，我的早點我已經關照過尤總管替我送到書房裏去了。」

說着朝駱天龍笑了笑，邁步走出水榭，走了。

× × ×

古北口，在密雲縣東北，出古北口就是熱河地界。

這天，未初時刻，古北口來了一支實力龐大的隊伍。

前面有八匹健馬開道，馬上是八個腰間鼓鼓，都暗藏着兵刃，個個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凸，一望而知都是功力一流的黑衣漢子。

八個黑衣漢子的後面是十六名禁軍，禁軍的後面是四輛馬車。

頭一輛，四馬雙套，氣派豪華絕倫，馬車的兩邊也緊隨着四個跨着健馬的紫衣人。

這四名紫衣人全都腰佩長劍，雙目精光如電，氣勢又自不同，功力顯然要在前面開道的那八個黑衣漢子之上。

後面的三輛馬車，雖然也都是雙套馬車，也够豪華的，但氣派比起頭一輛來却差了些，而且兩旁也只有一邊一個黑衣漢子。

只有第二輛馬車的車房多了個寒士模樣，相貌英挺的灰衣書生。

四輛馬車的後面則又是十六名禁軍和八個黑衣漢子。

這支隊伍，頭一輛四馬雙套馬車裏的人，正是當今的皇太后，第二輛車則是多倫格格的香車，那車旁的灰衣書生，不用說，他自然是那位江湖人稱『煞星』，又名司馬子都的駱天龍了。

四名紫衣人是大內侍衛，那些黑衣漢子則都是侍衛營的好手。

這支隊伍剛出古北口十多里，便遇上了事，有人在官道上現身擋了路。

那是一羣爲數三十以上的黑衣人。

職司開道的八個侍衛營的黑衣漢子一見，臉上立時全都變了色。

最前面兩個黑衣漢子，一個名叫朱大爲，一個名叫史强，二人併騎上前。

朱大爲瞪目沉聲喝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一名黑衣人跨前一步淡淡地道：「閣下看我們像是幹什麼的就是幹什麼的。」

朱大爲雙眉微微一挑，道：「你們是那條道上的？」

黑衣人道：「江湖道上的。」

朱大爲道：「你們攔道意欲何爲？」

黑衣人道：「你看呢？」

史强接口道：「你們可是想刦財？」

黑衣人道：「不一定，如果人適合的話，人也要。」

史强道：「你知道我們都是些什麼人嗎？」

黑衣人道：「不淸楚，不過，看樣子可能是官家的人。」

史强道：「既然知道可能是官家的人，你們還敢……」

黑衣人截口道：「什麼人都一樣，官家的人也不例外！」

史强雙目倏地一瞪，道：「這麼說，你們定是一羣胆大包天的叛逆了！」

黑衣人冷冷道：「你用不着拿大帽子扣人，那沒有用，我們也不怕！」

朱大爲雙眉陡又一挑，目光一凝，道：「閣下，我請問，你尊姓大名？」

黑衣人道：「你別問了，我既不想交你這種朋友，你也不配問我！」

這時，三十二名禁軍在那四名紫衣人的指揮下，已圍成了一個大圓圈，將四輛馬車護在中央，四名紫衣人全都撤出了腰間的長劍，戒備地護衛在太后的車旁，除了第二、三、四輛馬車兩邊六名黑衣侍衛和四名紫衣人一樣，戒備地護衛在車旁沒動以外，後面的八個黑衣侍衛已催馬趕到前面，和前面的黑衣侍衛會合在一起，下了馬凝神戒備地站在朱、史二人的身後。

馬車一停，車裏的太后立刻被驚動了，她正在和多倫格格聊天，所以沒問，可是時間一久，太后已察覺車外的情形有點兒不對了，不由地問道：「武成，什麼事兒？」

武成，是四名紫衣人中爲首的一個，聞聲立即躬身答應：「稟您，沒什麼，是幾個江湖刁民在前面攔路。」

「哦。」太后雙鋒一蹙道：「他們攔路幹什麼，是打刦麼？」

武成躬着身子答道：「可能是，侍衛營的人正在問話呢！」

太后道：「這些江湖刁民實在也太無法無天，太大胆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攔路打刦，你去看看去，他們要是肯讓開路就算了，要是不肯，就給我殺！」

武成躬身說道：「臣謹遵懿諭。」

聲落，立即催馬上前。

黑衣人那一句「你也不配問我」話音剛落，朱大爲立時目射寒芒地一聲冷笑道：「你閣下既這麼說，我就……」

他話未說完，武成已催馬到了他身旁問道：「朱領班，他們是那條道上的？」

朱大爲只好連忙頓住話鋒，與史强雙雙下馬，哈腰說道：「武大人，他們是一羣叛逆！」

「叛逆？」武成雙目一瞪，寒電暴射

地一掃衆黑衣人，望着那個和朱史二人答話的黑衣人問道：「你是爲首之人？」

「不錯。」黑衣人點頭問道：「閣下是大內侍衛？」

「哼！」武成道：「你們可是一羣叛逆？」

黑衣人說道：「我說不是，你會相信麼？」

武成道：「我當然不相信！」

黑衣人道：「那你何必多此一問！」

武成聲調一冷道：「這麼說，你承認你們是叛逆了？」

黑衣人淡淡道：「侍衛營的侍衛大爺已經給我們安上了『叛逆』兩字的罪名，我就是不承認，只怕跳下黃河去也洗不清了！」

武成搖頭道：「那也不見得。」

黑衣人雙目微微一睜，道：「這麼說，你也並不一定相信我們是叛逆了？」

武成道：「這還得看你自己！」

黑衣人道：「看我自己什麼？」

武成目光倏然一凝道：「告訴我，你們是那條道上的？」

黑衣人淡淡道：「這就要看你武大人的看法了，你武大人認爲我們是那條道上的，我們就是那條道上的！」

武成雙眉微皺了皺，道：「閣下不願說就算了，不過，我希望閣下能聽我奉勸一句話！」

黑衣人道：「一句什麼話？」

武成說道：「我奉勸閣下，立刻讓開路！」

黑衣人道：「如果我不呢？」

武成雙眉一軒，目射煞芒地冷聲一笑，說道：「閣下該知道那後果，只怕閣下和所有的手下人，一個也難逃死刦！」

黑衣人冷冷道：「你武大人也該知道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武成雙眉倏又一軒，道：「好豪氣，以此看來，朱領班倒並未給你們亂加罪名，你們眞是一羣叛逆了！」

黑衣人正容說道：「叛逆兩字太難聽，我只承認我們都是先朝遺民，武林忠義之士！」

「如此甚好。」武成冷笑了笑，陡地沉聲喝道：「朱領班，史領班，你們與我殺！」

朱大爲與史强聞令而動，抬手一揮，立刻率領兩班侍衛好手騰身直朝一衆黑衣人撲去！

刀光劍影縱橫交錯中，怒吼聲，慘叫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片刻工夫，侍衛營的好手已倒下了七八個。

那一衆黑衣人雖然也有傷亡，但數字却只有侍衛營的人一半。

這情形很顯然，這些武林忠義之士的黑衣人，武功身手比侍衛營的要强了些！

尤其是那個爲首的黑衣人，他的武功身手更是高得驚人，朱大爲與史强二人聯手合搏他一個，二十多招下來，不但未能佔着一點便宜，反而被迫處於下風，相形見絀！

武成跨坐馬背上旁觀，他原以爲憑侍衛營這些好手的力量足够應付了，現在他這才知道對方這批黑衣人的身手個個皆是一流，時間一久，侍衛營的人勢必全都得躺下不可！

他心頭驚懍了，也知道他不能再旁觀不出手了。

於是，他突然一聲沉喝道：「朱領班，你兩個另找對象去，這個交給我了！」

話聲中，人已自馬背上騰空躍起，手中長劍一抖，洒出了一片寒星劍雨，直朝爲首的那個黑衣人當頭撲下！

這一劍，凌空下擊，威力罕世絕倫！

那黑衣人似乎識得此一劍招的厲害，心頭不禁駭然大驚，不待武成身形撲到，猛提一口氣，飄身暴退出丈五以外。

也幸好武成在這一招的造詣上只有四成火候，其劍氣威力反能籠罩丈許方圓，否則若然練有七成火候，劍氣威力便可達三丈之外，黑衣人縱然能及時退出三丈，只怕也將難免負傷當場！

武成一擊落空，身形落地，立即揚眉笑說道：「閣下身手確實高人不凡，來，來，來，你我較量較量，只要你能在我劍下走過五十招，今兒個我便饒你不死！」

黑衣人臉色一變！旋即暗吸了口氣道：「好，同樣地，我也一定饒你不死！」

武成沒有再說話，凝神運劍，蓄勢待發。

黑衣人右手長劍平持，抱元守一，一臉凝重之色地目注武成，凝神戒備。

他已知道這個姓武的大內侍衛，是個功力劍術上乘的高手勁敵，這一戰也是他的生死之戰，他必須十分小心，全力以赴，稍一大意失愼，必將濺血橫屍當場！

突地，武成陡然一聲沉喝，振腕抖劍，劍尖洒出三朵劍花，亦快如閃電地猛朝黑衣人直刺攻出！

黑衣人身形微側，避攻，劍走偏鋒，斜扎武成右肩！

武成口中一聲冷笑道：「好身手，好劍法！」

他口說手不閒，沉肩避招，右手長劍同時變式搶攻！

刹時，頓見兩支長劍劍虹天矯地展開了一輪快攻，互爭先機的激戰！

這時，由於朱大爲與史强二人的加入羣戰，兩柄軟劍在一衆黑衣人中展開招式凌厲，矯若游龍般地揮舞翻飛，本來已屈居劣勢，漸呈不支現象的一衆侍衛，立感壓力大減，精神大振，搶佔了優勢！

不到一刻工夫，黑衣人已倒下了好幾個。

情勢很明顯，這場面再打下去，一衆黑衣人必將如武成所言，全數難逃死刦！

駱天龍對這些黑衣人是何來歷，攔道的用意目的是什麼？雖然還毫無所知，但他已知他們是武林忠義之士。

站在武林正義立場，他自是不能眼看着這許多忠義之士濺血橫屍不管，見死不救！

他心念電轉，立即單手一按馬鞍，身形騰空而起，有如天馬行空般地直朝鬥場撲去！

他身懸半空，口中已倏然一聲朗喝道：「住手！」

這聲朗喝聲音雖然不大，却震得全場所有搏戰之人心神猛地一震，立時全都不禁愕然住手停攻！

駱天龍灰衫飄飄，身形落地，立即雙手抱拳朝武成一拱，說道：「武大人請退後稍息，此人交給在下好了！」

武成雙眼一翻，臉上閃過一絲詫異之色地問道：「你是什麼人？」

駱天龍答道：「在下是跟隨多倫格格的。」

武成道：「你是裕親王府的護衞？」

駱天龍道：「在下只能算是多倫格格的護衞。」

武成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回頭武大人問問多倫格格就明白了。」

武成眉頭暗皺了皺，雙目一凝，道：「適才你怎麼說，你要我把他交給你？」

駱天龍點點頭道：「在下正是這麼說的！」

武成道：「你有把握勝得了他？」

駱天龍淡淡道：「在下有把握在三招之內斷他一條右臂！」

這話實在够驚人凜心的，黑衣人臉色不禁勃然一變！武成却也是心頭暗暗一震，雙目閃動，有點懷疑不信地道：「三招之內？」

駱天龍點頭道：「武大人請安心看我的就是。」

武成略一沉吟，點頭道：「好，我就看你的！」

話落，飄身後退了一丈。

駱天龍探手一撩衣襟，自腰裏撤出了一柄軟劍，抖了抖，目注黑衣人說道：「閣下，我的話你聽見了麼？」

黑衣人冷冷道：「我聽見了。」

「閣下聽見了就好。」駱天龍道：「請小心準備！」

他口裏雖說要黑衣人「小心準備」，右手軟劍却仍然垂着沒動。

突然，黑衣人耳邊响起一個細如蚊蚋，非常清晰的聲音說道：「閣下，眼前的情勢已很明顯，你們若是再不識相趕快退去，勢必全軍覆沒，一個也休想活得了，三招之內我一定斷你一臂，我斷你一臂是希望你帶着你的手下儘快撤走！」

這時，侍衞營的兩班好手都已知道這灰衣人就是江湖人稱「煞星」的司馬子都，因此他們全都退向一旁，要看看這「煞星」的一身武學功力究竟高到怎樣的程度，在三招之內如何去斷這黑衣人的一隻左臂？……

駱天龍傳音一落，立又開口冷聲說道：「閣下，你準備好了麼？」

黑衣人雖然明知駱天龍傳音所說乃是實情，但他却毫不領情地冷聲一笑道：「別假慈悲了，你出招吧！」

駱天龍劍眉微微一皺，淡淡道：「我若是先出招，只怕閣下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就得臂斷當塲，還是你先出招吧！」

黑衣人不禁雙眉高軒，沒再說話，突然一聲大喝，揮劍攻出了一招！

這一招，不但劍勢凌厲，而且狠辣絕倫！

駱天龍他實在够狂妄，够大胆的，眼看黑衣人攻出的劍勢那麼凌厲狠辣，他竟然站在那兒沒動，右手的軟劍也仍然垂着，直到黑衣人的劍勢已經攻到他面前距離不足尺許之際，這才倏然振腕抖劍，寒光飛閃中，「嗆」的一聲激响，黑衣人那凌厲狠辣的一劍，竟被他硬封地震得往一旁盪了開去！

黑衣人心頭不禁猛然一驚，疾地提氣運力，同時脚下就勢橫跨一步，以穩住往一旁盪開的長劍。

他剛穩住長劍，驀覺眼前寒虹暴閃，耳邊突又响起駱天龍的傳音說道：「閣下原諒，我得罪了！」

「了」字聲落，他立感左臂一涼，已被駱天龍一劍電閃斬斷！

一陣劇疼，一聲咬牙悶哼，身形暴退八尺，右手長劍插地，飛快地封點住左臂的血脈。

也就在此際，突又聽得駱天龍傳音說道：「快走！再不走，你們就全都走不掉了。」

黑衣人心念電轉，倏然一揮右手，喝道：「走！」

當下拔起地上的長劍，當先騰身疾掠而去！

站立在一旁的侍衞營好手，見狀紛紛閃動欲追。

駱天龍却飛快地抬手一攔，道：「諸位別追了，讓他們去吧！」

侍衞營的人被他一攔，立時全都站着沒動，目露疑色地望着他。

武成問道：「閣下爲何不讓他們去追呢？」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武大人，我請問，讓他們追上去又如何？」

武成道：「這還用問，對一羣叛逆，當然是殺！」

駱天龍雙眉微微一揚即垂，點頭道：「武大人說的不錯，對一羣叛逆是應該殺，可是，此時此刻，是追殺一羣叛逆重要，還是太后的安全重要？」

武成毫不思索地道：「當然是太后的安全重要！」

駱天龍道：「如此我再請問，侍衞營的人追下去了，追遠了，如果再有一羣叛逆來，怎麼辦？」

武成怔了怔，道：「事情不會那麼巧吧？」

駱天龍道：「武大人，凡事不能防萬一，萬一碰上了巧呢？」

武成道：「那也沒有關係，有我們護衞着大概還無人能近得了太后的馬車！」

駱天龍道：「武大人這『我們』二字，可是指武大人自己跟另外的那三位而言嗎？」

武成一點頭道：「不錯，我們四人足可護衞太后的安全！」

駱天龍淡淡道：「武大人這話未免太過自滿了些。」

武成雙目倏地一瞪道：「怎麼？你敢是認爲我們四人並不足以護衞太后的安全嗎？」

駱天龍冷冷道：「以你武大人的武功身手，雖然算得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不過，武大人應該明白，武林中奇人異士甚多，像武大人這等武功身手的人更多，就拿剛才那個爲首的黑衣人來說吧，其武學功力就跟武大人相差無幾，像那等武功身手的人，不要來多，只要來上七八個，他們便可以輕易的傷害或擄走太后！」

這話不錯，也是實情，像剛才那爲首的黑衣人那等武功身手之人，若然來上七八個，以四個纏住他們四人，其餘之人便可輕易的殺死那些護車的禁軍，傷害太后或是將太后刦走！

然而，駱天龍說的雖然是理，是實情，但是武成心裏却對駱天龍有了不滿。

他認爲駱天龍這些話是存心頂撞他，並且有輕視他之意，尤其當着侍衞營的人，這實在有損他的顏面，也有損他大內侍衞的威嚴！

他心中一有了這種想法，立時臉色倏地一沉，冷聲地說道：「你這是在教訓我嗎？」

駱天龍淡淡道：「武大人言重了，我不敢，我說的乃是事實！」

武成口中一聲冷哼道：「追與不追其權在我，與你無關，你給我退開！」

語聲一頓，目光轉向朱大爲與史强二人說道：「朱領班史領班，你兩個快帶着手下兄弟追下去，全部與我格殺，不得放走一個！」

朱大爲跟史强二人剛躬身應了一聲，駱天龍又攔阻地說道：「諸位別白費力氣了，那些人已經去遠了！」

朱史二人略微遲疑了一下，目光望向武成。

武成雙眉一軒，沉聲喝道：「你們別聽他的，追！」

朱史二人心中雖然明知此刻去追已經遲了，多半是白費力氣，但他們都不敢直說，也不敢不聽這位大內侍衞武成的，於是立刻抬手朝手下一衆侍衞一揮，說道：「兄弟們，我們去追去！」

話落，身形閃動，便待騰身而起！

突然，駱天龍一抖手中軟劍，寒虹電閃凜人，攔阻地沉聲朗喝道：「站住，誰要敢動一動，就休怪我劍下無情！」

朱史二人心神一震。連忙停身不動，但心裏却在暗喜，因爲他們本來就不願意去追。

武成臉色不禁勃然一變，喝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駱天龍淡淡道：「我並無惡意。」

武成道：「你爲何一再攔阻？」

駱天龍說道：「我是爲太后的安全着想！」

武成道：「你應該明白你的身份！」

駱天龍道：「我的身份怎麼樣？」

武成冷冷道：「你只是多倫格格的一名護衞，你還不够資格來攔阻我決定的行動！」

駱天龍說道：「但是，今天我却攔定了！」

武成道：「你憑什麼？可是憑你剛才所顯露的武功劍術？」

駱天龍道：「不只是武功劍術，另外還有所憑。」

武成目光一凝，問道：「另外還憑什麼？」

駱天龍道：「一個理字！」

「一個理字？」武成眼珠微轉了轉，倏然一聲陰笑道：「除理字之外，你與那羣叛逆大概還有勾結吧！」

駱天龍星目寒芒一閃即隱，淡淡地道：「你武大人要是想給我加上這麼個罪名，我也不在乎！」

武成道：「這麼說，你是承認了！」

駱天龍道：「我只是不在乎，不是承認，你武大人應該明白，如果我與那些人有所勾結，我就不會得出手對付那爲首之人，斷他一條胳臂了！」

武成道：「但也給了他一條生路。」

駱天龍神色冷漠地道：「你武大人要是這麼認爲，我就不想再多說什麼了！」

武成道：「你本來就不該再多說什麼，我認爲你斷他一臂，那有可能是一條苦肉計！」

駱天龍道：「我已經說過，你要是想給我加上一個叛逆的罪名，我都不在乎，又何在乎這個，你愛怎麼認爲，愛怎麼說都可以，也都隨你！」

武成冷聲一笑道：「你在不在乎那是你的事，憑這罪名，我立刻便能殺你！」

駱天龍雙眉微微一揚，道：「可惜你武大人不是我的敵手，殺不了我！」

武成又是一聲冷笑道：「那我就來試試！」

話未落，劍已出，倏地一劍快如電閃地直朝駱天龍胸前刺到！

駱天龍沒有抬劍封擋，脚下橫跨一步避了開去。

武成道：「你怎麼不出劍，不還手，是不敢？」

駱天龍道：「不是不敢，是不想傷害你！」

武成道：「你認爲你能傷得了我？」

駱天龍冷冷道：「你武大人的武功劍術比那黑衣人雖然略高少許，但仍難是我劍下三招之敵！」

武成臉色不由倏然一變，雙眉高軒地沉聲喝道：「你好狂的口氣！」

手中長劍疾揮，劍勢如電，奇快絕倫地猛朝駱天龍一口氣攻出了三劍。

這三劍，劍劍凌厲，沉穩狠辣兼備！

可惜，他碰上了駱天龍，無論是所學功力，劍術造詣火候上，全都比他高了甚多。

駱天龍仍然沒有出劍，只身形一陣閃幌，他攻出的三劍便全落了空，連駱天龍的一片衣角也未能沾上！

驀地，另三個大內侍衞中一個名叫金志鳴的侍衞縱馬奔了過來，揚聲說道：「武兄趕快住手！」

話聲中，金志鳴已奔到近前，武成抬眼望向金志鳴，金志鳴却騰身躍下馬背，朝駱天龍抱拳拱手說道：「駱公子，太后請您過去談話。」

駱天龍劍眉微微一皺，道：「只叫我一個人去談話麼？」

「是的。」金志鳴點頭陪笑地說道：「太后爲了要親自見您跟您談話，已經命諭宮女們捲起了車簾兒，在等着您呢！」

「哦。」

駱天龍心裏明白，這必然是多倫格格利用機會在太后面前說了些什麼，所以太后才會在這時候召見他，要跟他談話。

於是，他朝金志鳴微點了點頭道：「麻煩你了。」

金志鳴回答道：「別客氣，您請快去吧。」

（未完）

密宗十絕（十七）

慕容美著

要提文上

前文嘗至臨老入花叢的夏老頭，在萬花樓召妓留宿，萬花樓的總管古大娘，原來是這夏老頭舊相好，因此慫恿夏老頭加入風雲教，她不知道這夏老頭却是丁玄化裝的，丁玄爲探查風雲教的底細，因此虛與蛇委，將計就計，即在房裏與一名妓女燕燕溫存起來。不過他原先計劃救陰玉嬌的目的，就無法實現，使他陷身維谷……

虎豹堂羣英　圍攻風雲教

同時，有一件事，丁玄十分清楚。

就算七殺婆子尚未識破他的身份，未來的進展，也對他未必有利。

七殺婆子心腸狠毒，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這種人愈是對你表示友好，你就愈得小心提防他幾分。

所以，他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無論如何，他得先設法送走陰玉嬌這個小妞兒。

× × ×

燕燕扭着身子，嬌笑着指指床上的陰玉嬌道：「這不是新來的靈鳳妹妹麼？她幹嘛要躺在這兒床上？」

這說明燕燕雖是萬花樓的紅姑娘，但顯非七殺婆子的心腹，同時也對武功完全外行，因爲她竟然看不出陰玉嬌已被點了穴道。

丁玄笑道：「她不勝酒力，醉了。」

燕燕撥開他雙手，藉機脫身道：「她不行，我行，來來來，我來敬您老爺子一杯。」

丁玄拉住她不放道：「等一等！」

燕燕道：「等什麼？」

丁玄道：「等一會再喝。」

燕燕道：「老爺子也有了酒意？」

丁玄道：「還差得遠。」

燕燕道：「那爲什麼現在不喝？」

丁玄道：「現在我要先辦另外的一件事。」

燕燕道：「辦什麼事？」

丁玄附耳低聲暧昧地道：「我要你先去隔壁把床被收拾收拾。」

燕燕臉一紅，佯裝沒有聽懂道：「老爺子想睡覺？」

丁玄輕輕捏了她一把道：「是的，兩個人一起睡！記住，別忘了多備兩個閑枕頭。」

萬花樓的紅姑娘，當然不會這麼容易就陪客人上床。不過，這女人事先顯已經過七殺婆子古大娘的暗示，這個姓夏的老頭，無論如何開罪不得。所以，她只是虛應故事的扭捏了兩下，便低頭起身出房而去。

丁玄起身走向床邊，口中自語道：「凍壞了可不是玩的，我替你丫頭加條被子吧！」

陰玉嬌仍然把他當作是花狠夏厲，當然不會理會他這番好心。

所以，她連動也沒動一下。

但她耳中馬上就傳來一陣細語：「我是丁玄，我現在出去爲妳清道，快從偏門離開，過了這一刻，我就救不了你了！」

絲被覆蓋上身，一股柔勁隨之而至，陰玉嬌被點的穴道，頓告活開。

× × ×

丁玄走出房間，仰頭看看天色，只見繁星滿天，月兒已微微偏西，四下裏一片岑寂，只少數一二個房間裏尚有燈光透出來。

監視他的人，躲在那裏呢？

丁玄毫不猶豫，吸氣一躍，掠登屋脊，他猜測得一點不錯，一名勁裝漢子，正屁股翹得高高的，跪伏在天窗旁邊。

丁玄原想過去狠狠的踢他一脚，但轉念之餘，又忍住了。

他輕咳了一聲，微笑道：「伙計，好戲將在隔壁開鑼，這個房間沒有什麼好瞧的。」

那漢子嚇了一跳，幾乎從瓦面上滾落下去。

他旋身看清發大話的人，滿臉通紅，窘迫萬狀。

丁玄道：「老弟貴姓？」

漢子期期地道：「敝姓余，大家都喊小的余大頭。」

丁玄道：「你是風雲教的殺手？還是這裏的護院？」

余大頭道：「都是。」

丁玄道：「是古大娘派你監視老夫的嗎？」

余大頭怔道：「不，不，不，前輩誤會了。」

丁玄道：「哦？」

余大頭道：「大娘的意思，本是要小的守在高處，以防閑什人等，擾了前輩的

雅興，是小的……小的……一時……」

丁玄道：「一時好奇？」

余大頭道：「小的該死！」

丁玄道：「爲了老夫入教的事，古大娘說要派人去總壇聯絡，派去了沒有？」

余大頭道：「派去了。」

丁玄道：「派去的是誰？」

余大頭道：「莫娃姑娘。」

丁玄道：「莫娃？」

余大頭道：「古大娘的一個女徒。」

丁玄道：「回來了沒有？」

余大頭道：「小的不清楚。」

丁玄道：「已經去了這麼久，也該回來了吧？」

余大頭道：「是的，該快回來了。」

這便是問話的技巧。

他如果開口便問風雲教總壇在什麼地方，相信一定會引起這位余大頭的疑心，只要對方有了警惕，他要想再改變問話的方式，便沒有那麼容易了。

而今，他只不過要了一點小小的技巧，便使這位余大頭輕易地中了他的圈套。

風雲教總壇設在什麼地方？

很明顯的，若以這座萬花樓爲中心點，相信它一定不會超出方圓三里的範圍！

在這個有限的範圍之內，他即使採取最笨的方法，挨家挨戶的偵察，也不難在三五之天內，去找出那座神秘的風雲總壇來！

而實際上，他根本就用不着如此辛苦，眼前他便有一個更好更簡單的方法。

× × ×

一條纖巧的人影，於西廂拐角處，一閃而逝。

丁玄不由得暗暗鬆了一口大氣。

離去的人影，正是陰玉嬌。那妮子聽話離去，也等於去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現在，不論他的身份將於何時暴露，或是已經暴露，他也不再放在心上了。

丁玄心情一寬，忍不住又跟那位大頭殺手逗樂子道：「老弟，老夫今晚興緻不壞，這就要下去辦事情了，能不能請老弟換個地方站站？」

余大頭連忙欠身恭答道：「是的，是的，小的這就迴避。」

話一說完，立即彎腰彈身，一個倒縱如掠波紫燕般，遠遠返去西廂房頂一角。

別瞧這厮貌不驚人，一身輕功，還眞不弱，難怪七殺婆子會派給他這麼一份美差。

丁玄也跟着跳下屋面。

燕燕已經上了床，身子以棉被裹得緊緊的，這使人不難想像得到，她緊裹在棉被中的嬌軀上，衣服一定不會穿得太多。

不過，丁玄這時已無心去加以證實。

七殺婆子已派女徒去了風雲總壇，這意味着魔教方面很快就有大批人手派來；他要找的人，只有一個，風雲教主！他不願將寶貴的精力，耗費在那些形同行尸走肉的殺手們身上。

他走去床邊，捻小桌上的燈頭，然後彎腰在燕燕嬌紅的臉蛋上香了一下，低低地道：「我去找古大娘要烟具，等老夫提足了神，我們再……好好的……嘻……」

× × ×

丁玄剛剛退出房間不久，跨院四週高處，立即出現數十名勁裝蒙面漢子，如形雲四合般，密密封死了這座跨院的每一條出路。

這羣風雲殺手裏面，有沒有那位風雲教主混在其中呢？

就算有，也無人能够辨認。

因爲今夜這批殺手，人人衣着相同，再加上一人一幅深色面罩，如果彼此默不出聲，恐怕就連他們自家人，都難以一下辨別出身邊的伙伴是誰。

其中只有一個人例外。

花狠夏厲。

由於一身無藥可治的風流瘡，這位大統帶已好幾年無法穿着緊身衣褲，所以這位大統帶不論走到那裏，都無法不以本來面目出現。

好在認得出他的人已不太多，他已不必爲自己的身份有所顧忌；也正因爲如此，他今夜是以嚮導的姿態，走在最前頭。

衆殺手佈妥局勢，余大頭立即露面上前向花狠夏厲哈腰道：「卑屬余天虎，叩見夏統帶。」

花狠道：「小子走了沒有？」

余大頭道：「沒有。」

花狠道：「還在下面？」

余大頭道：「是的。」

花狠道：「那個房間？」

余大頭道：「紅二號。」

他們說話的聲音不算低，這表示他們已不像以往那般諸多顧忌；他們以相同的衣着出現，顯然只是爲了掩護他們那位教主。

花狠夏厲立刻從懷中取出一支噴筒，遞了過去道：「爲防萬一起見，先去賞那小子幾口烟吸吸。」

余大頭一愣道：「酥魂香？」

花狠道：「是的，是教主特頒的一級品。」

余大頭期期地道：「可是……」

花狠道：「可是怎樣？」

余大頭道：「聽說這種酥魂毒藥性極强，縱有一身上乘武功，只要吸入一口，也會昏迷數日之久……」

花狠道：「你怕那小子受不了？」

余大頭道：「不，不，卑屬的意思，是說房間裏還有本院一名姑娘。」

花狠道：「萬花樓的姑娘多的是，死掉個把，算得什麼？」

余大頭道：「不，這個姑娘不同。」

花狠道：「哦？」

余大頭道：「她是本院的紅姑娘燕燕呀。」

花狠眼珠一轉，忽然露出會意的神色道：「聽說你在萬花樓有個老相好，可就是這位燕燕姑娘？」

余大頭微微低頭，不敢辯白。

花狠突然面孔一寒道：「好大胆的奴才，竟敢以私廢公？快去！如果事情辦不好，明天馬上調你回總壇。」

聽這語氣，派駐萬花樓，顯然是份優差。

余大頭爲了要保住差事，不敢再嚕嗦，接過噴筒，趕忙躍落院心，悄悄走向丁玄和燕燕準備安歇的那個房間。

× × ×

酥魂毒是從窗縫中噴進去的。

余大頭爲了老相好，還是在執行命令時做了一點小手脚。

他機鈕照按，但力氣並未使足。

因爲一個沒練過武功的人，如果吸多了這種酥魂毒，內臟會受很大損害，縱然留得性命，也會殘廢終身。

他深知道這種酥魂毒的威力，只須吸入稀薄的一口，便可失去知覺，對拏下丁玄來說，這已足够了。

他不希望燕燕受到傷害。

隔了片刻，花狼大聲道：「够了，進去瞧瞧！」

余大頭依言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房中一燈如豆。

燕燕業已昏迷，棉被落在地上，床上的人兒，幾近一絲不掛。

但是，丁玄呢？

余大頭心中一慌，也顧不得去替燕燕蓋上被子，火燒屁股似的，轉身便從房中衝了出來。

花狼也喫了一驚道：「裏面出了什麼事？」

余大頭氣極敗壞地道：「不好，出了大事了，房裏沒有人，小子溜了。」

花狼一呆道：「溜了？小子溜了，你不知道？」

余大頭結結巴巴的道：「我……我……我……」

他沒有理由回稱不知道，但事實上他的的確確不知道。

他甚至連自己都感覺有點奇怪，奇怪自己何以會不知道小子已經溜了？

當他退向西廂時，他使的倒縱身法，所以他的一對眼光始終沒有離開過紅二號房間。

他看到房間裏的燈光暗淡下去，也隱約地聽到從房間傳出來的笑語聲，然後一切便沉寂了下來。

他當時的感覺，只是很難受。

因爲他是燕燕的老相好，他清楚這女人在某種情況下的反應以及一擧一動，他幾乎只要一閉上眼皮，便能領會到那種銷魂滋味。

如果換了他是那小子，即使想溜，也會檢一個便宜再說。

而那小子，居然能懸崖勒馬——

花狼冷峻地接着道：「那麼，你知不知道你一頓喫幾碗飯？」

自己一頓喫幾碗飯，余大頭知道。

不過，他也知道，如果他據實回答了這個問題，他下一頓還有幾碗飯可喫，就不知道了。

這時，只聽南邊殺手羣中一個冰冷的聲音道：「去傳七殺婆子來！」

語氣中充滿了威嚴，短短七個字，每一個字上都像塗抹了一層厚厚的冰碴子。

能發出這樣一道命令的人，其人之身份，自是不問可知。

更令人駭異的是，儘管人人可以聽得出，這道命令是來自南廂上房的殺手羣中，但却無人能辨別得出發聲的確切方位。

這無異說明，那位風雲教主的一身功力，無疑已臻神化之境。

不一會，七殺婆子古大娘應傳出現。

南廂房上，那個冷峻而飄忽的聲音道：「古統帶，你受命羈留的那名疑敵，如今人在何處？」

七殺婆子因爲過份信賴殺手余大頭的辦事能力，一時顯然尚未能聽出風雲教主語氣中的嚴重性。

他疊手胸前，微微一福，從容回答道：「本座爲了避免引起那小子的驚愕之心，當一切安排妥貼之後，便吩咐余天虎兄弟……」

風雲教主冷冷打斷她的話頭道：「好，余天虎，由你來說，你受命監視的敵人，如今何在？」

余大頭牙齒打戰道：「卑屬可以賭咒，那小子進入紅二號房後，卑屬的的確確沒看到那小子再從房裏走出來。」

七殺婆子像獲得了某種保證似的，搶着接口道：「余兄弟一向行事謹慎，目力超越常人，他說那小子沒有離開二號房，那小子就一定仍然躲藏在二號房中，請容本座帶人入房，重新仔細的搜一搜。」

七殺婆子堅信余大頭未虧職守，是否有護短之嫌？

余大頭說他始終未見有人走出二號房間，可是實話？

答案都是肯定的。

七殺婆子確具知人之明，而余大頭也的的確確沒說謊話。

血鏢丁玄，事實上的確沒有離開過二號房間一步。

直到目前，仍然如此！

× × ×

如果風雲教主肯聽從七殺婆子的請求，讓這位黃衣統帶領人入房搜索，七殺婆子也許不須進入房間，便可揭穿整個事件的眞象。

你見過蝙蝠吊在洞穴中的樣子嗎？

如今的丁玄，就正像隻蝙蝠似的，靜靜的吊在二號房間的滴水簷下。

× × ×

丁玄並不是有心弄險，而是當他想離開時，已晚了一步。

因爲他剛跨出房門，四面廂房上，便已如飛蝗般，爲數十名風雲殺手所重重包圍。

當時，如憑他的一身武功，他當然可以强行突圍。

可是，値得那樣做嗎？

就算沒人能攔得住他，他下一步又去那裏再製造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

他不是要找出那位風雲教主，以及風雲教的魔窟麼？

今晚來的殺手中，縱然沒有那位風雲教主，只要他善加利用，他還愁不能從這批殺手身上達到目的？

所以，他念頭一轉，決定留下。

× × ×

有人說過：「處於某種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目前的情形，便是如此。

不管七殺婆子在風雲教中的地位有多高，也不管這婆子平時如何能言善道，今夜這個跟斗她都算是栽定了。

她誇讚余大頭行事謹慎，目力超越常人，而余大頭已入房搜查過了，證明房中除燕燕之外，別無他人。而今，她竟然請求入房重搜，這在風雲教主聽來，豈非蠢

不可耐？

只聽風雲教主冷冷笑了一聲道：「好得很，時間還有的是，古統帶，你慢慢搜吧！天亮之前，你最好能將搜出的人犯，親自送去總壇！」

× × ×

七殺婆子呆呆地站在院子裏，直到她恢復神智，從困惑中清醒過來，她才發覺如今院子裏已冷清清的只剩下她和余大頭兩個人。

她皺起眉頭，自語似的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余大頭搓着手道：「是啊，小的也莫名其妙，小的明明沒見那小子離房，但房中偏偏又不見了那小子的人影子……」

七殺婆子輕輕嘆了口氣道：「說起來也是老身的不是，這一副重担子，老身本來就不該把它托付給你這麼樣一塊料。」

一陣冷風吹來，余大頭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寒戰。

他非常清楚，七殺婆子此刻心中的感受。

由於他追隨這婆子已非一日，他也非常清楚這婆子如果無法把事情擺平，最後將會以何種手段來宣洩胸中這口烏氣。

所以，他如今只有一個活命的機會，儘快設法，找出丁玄那小子！

可是，丁玄那小子滑如泥鰍，他能去那裏尋找？

再說，就算找着了，憑他余天虎這幾手玩藝兒，他又能拿那小子怎麼樣？

七殺婆子轉過身子，以眼角冷冷的瞅着他，似乎在等他進一步爲自己提出解釋：既然你肯定丁玄那小子未曾離開二號房，那小子究竟那裏去了？

余大頭咬唇沉吟了片刻，忽然走近兩步，湊到七殺婆子身邊，低低地道：「報告統帶，卑屬想到原因了。」

七殺婆子道：「原因？什麼原因？」

余大頭道：「就是那小子何以會突然失去了踪影！」

七殺婆子道：「哦？」

余大頭伸手一指，悄聲道：「統帶有沒有留意到二號房裏的燈光？」

二號房裏點的是一盞煤油燈，因爲許久未剔燈蕊，燈光已漸漸暗淡下去，如今，映在窗戶上的，只是一片霧濛濛的黃影子。

七殺婆子轉過頭去，打量了兩眼，忍不住詫異道：「燈光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余大頭道：「關係太大了。」

七殺婆子道：「哦？」

她這一哦，本來是個疑問號，但很快的就變成了一個驚嘆號！

她忘了余大頭除去一身輕功之外，還是一個使用袖刀的能手。

銳利的袖刀，七寸長，二指寬，就像一枝巨大的狼牙。這枝銳利的狼牙，如今已全部送進七殺婆子的胸腔。

以七殺婆子的一身功力，就算出其不意的挨上一二刀，也不見得就會送命。

只要七殺婆子中算之後還能挺得住，余大頭就有得瞧的了。

而這一點，余大頭比誰都清楚。

所以，當七殺婆子轉頭之際，他並未立即出手，直到他憑觸覺找正了部位，才將刀尖從七殺婆子左側腰間輭肌中狠命的插了進去。

刀尖直指心臟！

他狠定心腸，必須一刀奏效，所以當七寸長的刀身完全插盡之後，他又咬牙使勁，將刀尖攪了幾攪，才雙拳一送，棄刀掠出。

七殺婆子一生陰險毒辣，殺人無算；像余大頭這種趁人不備的下作手段，她這一生中，也不知道使用多少次。而今夜，她一時不察，居然陰溝裏翻船，結果連說句狠話的機會都沒有，就在哀嚎聲中，飛摔出去。

身軀落地，只滾了兩滾，便在一陣抽搐之後，慢慢的伸直了雙腿。

余大頭瞪着七殺婆子的屍體，心跳手痲，似乎有着一種虛脫感。

他知道他今夜能順利得手，全憑是僥倖。

如果時光向後倒退，要他從頭重來一次，相信他絕沒有這份勇氣。

夜更深，風更冷，庭院中也是顯得更爲悽清陰森。

若是換了別人，這時也許早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但余大頭可並沒有這樣做。

在風雲教中，他雖然只是一個小人物，但在過去的黑道上，他可並不是一名等閑角色。

他也是經過不少風浪。

他知道目前雖然逃過一刼，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

驚惶失措，並不能解決問題。

過去的經驗告訴他，長期逃亡，無錢不能辦事。

所以，他等神魂稍定之後，先去七殺婆子身上起回那口袖刀，再將屍體移去陰暗處，這才像沒事人兒般，從容地走向後院偏門。他非常清楚這座萬花樓從哪兒可以弄到大宗金銀。

× × ×

通往庫房的走廊很長，也很陰暗。

余大頭沿着長廊慢慢走過去，步伐穩定，神態自如，就像平時輪値巡夜一樣。

七殺婆子一死，他已經沒有什麼顧忌了。

現在他只希望看守庫房的蔡老頭已經入睡，那樣將可以省去他不少手脚。

蔡老頭平時待他不錯，如非萬不得已，他實在不想再讓那口袖刀沾染血腥。

× × ×

蔡老頭果然已然睡着了。

只是睡法有點不對勁。

余大頭不須上前查看，便知道蔡老頭是被人點了穴道。

因爲蔡老頭一向潔淨，如今却將一雙沾滿泥土的棉布鞋穿了上床。

點蔡老頭穴道的人，會是誰呢？

余大頭驚疑地一轉身，便看到房門口正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正在冲着他悠然微笑。

× × ×

余大頭像突然中了定身法似的，呆在那裏，動彈不得。

丁玄微笑着道：「輕鬆一點，余兄，

咱們如今處境相同，用不着害怕，也用不着緊張，我不會替七殺婆子報仇的。」

余大頭不覺一怔道：「少俠——都看到了？」

丁玄笑道：「清清楚楚。」

余大頭道：「少俠難道眞的沒有離開二號房間？」

丁玄笑道：「始終沒有。」

余大頭迷惑道：「那麼……」

丁玄笑道：「以後有時間，你慢慢想吧，說穿了就一文不值了。」

余大頭道：「少俠預先等在這裏，是不是有什麼吩咐？」

丁玄道：「想向余兄打聽兩件事。」

余大頭道：「哪兩件事？」

丁玄道：「第一，我想知道風雲敎的總壇在何處。」

余大頭毫不猶疑的接口道：「從紅藥橋進去，有片竹林，林後是吳家廢園，總壇便在廢園地下。」

丁玄道：「地下？」

余大頭道：「是的。」

丁玄道：「如何進入？」

余大頭道：「平時出入是在園後涼亭裏的一張石桌下面。」

「石桌是活動的？」

「是的。」

「移開石桌，便會露出入口？」

「是的。」

「有沒有安置機關？」

「好像沒有。」

「好像？」

「是的，因爲我只能這樣說。余某人身份卑微，平時難得回壇一次，縱然奉召回壇，也沒有機會細心察看。」

「你說這是平時的出入口，難道出入口不止一處？」

「應該不止一處。」

「何以見得？」

「因爲總壇人數衆多，內部警戒森嚴，爲了安全着想，絕對不可能是由一處出入。」

丁玄點頭，因爲這是一種很合理的推斷。

關於這一方面，他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以這位余大頭的地位來說，問了也是白問。

他想了想，又道：「那麼，你知不知道，你們這位敎主是什麼來路？」

余大頭答得很干脆：「不知道。」

「眞是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關於這一點，余兄能不能稍爲解釋一下。」

余大頭苦笑了一下道：「如果少俠今夜始終未離二號房間一步，只要回想一下剛才的情景，就該明白我們這位敎主的爲人。關於我們這位敎主的出身來路，別說敎中一般兄弟莫測高深，就是現有的十多位各級統帶，恐怕都不定人人清楚。」

丁玄微微點頭，他知道這很可能也是實情。江湖上的一般邪帮魔教，領導人爲了掩飾過去卑微的出身，或是加強部屬的崇拜起見，往往會故弄玄虛，多方面製造神秘，不以眞面目示人，便是手段之一。

他沉吟了片刻，又道：「余兄入敎多久了。」

「三年左右。」

「一直派駐在萬花樓？」

「是的。」

「回過總壇幾次？」

「七八次。」

「除了七殺婆子，也經常與敎中其他殺手保持接觸？」

「是的。」

「那麼，余兄有否聽敎友提及你們這位敎主某些特異的行徑？」

余大頭笑了笑道：「只有兩件。」

丁玄道：「哪兩件？」

余大頭笑道：「處女，老鼠肉。」

丁玄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余大頭道：「這就是說，我們這位敎主也有寡人，不過非處女不樂，而平常飲食方面，則以老鼠肉爲無上佳肴。」

丁玄眼中微微一亮道：「他喫老鼠肉時，經常都是怎麼個喫法？」

余大頭道：「生烤。」

丁玄輕輕吁了口氣道：「時間也不早了，庫房就在隔壁，你余兄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 × ×

揚州多富豪，富人多怕死。

所以揚州的廟宇也特別多。

清光寺，是揚州城中香火最冷落的寺廟之一。

原因是寺裏的和尙不懂得巴結、奉承，因爲廟產不豐，收入日薄，廟裏的和尙也由十多個慢慢的變成了兩三個。

自從和尙們不耐清貧，紛謀他就以後，清光寺也就益發門可羅雀了。

而這一點，也正是目前三名留守和尙的心願，因爲他們跟太平鎭普渡寺的了緣、了雲、了雨一樣，都是假和尙。

了緣，了雲、了雨，是丁玄的好友，也是心腹兼耳目。

如今，清光寺這三個和尙，則全是淮揚帮的弟子。

帮主徐宏武的死士。

這件事在淮揚帮中無人知道，徐宏武對這一措施多少算是藏了點私心，但也幸虧如此，否則，這要如是帮內公開的秘密，在神龍上官杰投身風雲敎之後，這三名假和尙，無疑早就遇上麻煩了。

× × ×

陰天，細雨，寒風砭骨。

街上行人稀少。

清光寺前，路滑草濕，更顯得悽清寥落。

但在寺後的一間膳堂中，這時却有着一個令人難以置信，既壯觀而又肅穆的大聚會。

兩張條桌連接一起，兩邊坐了三十多名衣着不一的漢子。

他們全是天亮之前趕到的。

在他們來到這座清光寺之前，他們也許根本就沒聽說過清光寺這座廟宇。

他們全是淮揚帮虎豹堂中的精英。

勇猛而忠貞。

他們接到的是帮主的密令。

密令中指示他們必須於昨夜抵達揚州西門李三鐵店，然後由一名持帮主令符的僧人指引聚集地點。

現在，他們均已如限趕到。

沒有人知道他們帮主爲什麼要這樣做，也沒有人提出詢問。

不過，人人心裏清楚，帮中目前一定發生了什麼大事情，所以每個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而嚴肅。

淮揚帮的存亡榮辱，是與他們息息相關的。

養兵千日，用於一朝。

他們都是肝胆相照的血性漢子，他們沒有疑慮，也絕不急燥，他們只是聽命行動，耐心等候。

只要帮主一聲令下，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 × ×

膳堂中一片冷清，沒有爐火，也沒有茶點招待。

當帮主徐宏武和金帶護法惡鬍子陸富先後走進膳堂時，這三十多名虎豹弟子只當沒有看到一般，沒有人起身迎接，也沒有人出聲問好。

每個人仍照樣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如說有所不同，那便是每個人反比先前坐得直端正，神情也更嚴肅。

因爲帮主已經出現，行動即將開始。

他們每個人都必須集中精神意志，讓自己在行動開始之前，儲足全部力量，有如一把引滿待發的強弩。

以便一旦行動開始，化成一羣名副其實的猛虎捷豹！

雙鬢已斑的徐宏武，連日來也許受了心情的影響，一張本就清癯瘦削的面孔上，如今看上去更像是突然老了好幾歲。

這位帮主慢慢走去頂端空位坐下，環顧了衆弟子一眼，點點頭道：「各位辛苦了。」

他不等有人回話，又轉向剛於身側坐落的惡鬍子陸富道：「剛才你怎麼說？」

陸富道：「他答應過，只要不出意外，今天黎明時分一定會趕來這裏會合。」

「現在什麼時候？」

「卯末辰初。」

「這麼說，約定的時間，豈不是早就過了嗎？」

陸富道：「這正是本座一直放心不下的原因。」

徐宏武道：「你担心我們那位老弟眞的出了意外？」

陸富皺皺眉頭，沒有開口。

他的確有點担心。

因爲丁玄一向言而有信，答應過的事，不論隔多久，都不會忘記。

如果不是出了意外，怎麼到現在還不見露面呢？

徐宏武也皺起了眉頭道：「那麼，依你意思，要不要派幾個弟兄，到萬花樓那邊去察看一下？」

陸富搖搖頭道：「用不着。」

徐宏武道：「爲什麼？」

陸富道：「這位老弟辦起事情來，神鬼莫測，他曾一再交代，萬花樓那邊，我們不必插手，等有了眉目，大夥兒再共商行止，如今我們如果貿然採取行動，說不定會壞了他的大計。」

徐宏武道：「那怎麼辦？」

陸富道：「只有繼續等。」

他頓了一下，又道：「再說，如果萬花樓那邊眞的出了毛病，現在派幾個人去，實也無濟於事。本座雖然爲他老弟的安全担憂，而另一方面，本座却更相信，他老弟誤了約定時間，必然是爲了某種突然的變化，以致———」

門外突然有人大笑接口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鬍兄，你陸大護法竟全猜對了！」

笑語聲中，一人推門而入，正是血鏢丁玄。

× × ×

當丁玄將萬花樓那邊發生的事故，一字不遺地述完之後，徐宏武欣然道：「魔酋，魔窟，全有了着落，而我們這邊，也可說一切準備就緒。還有什麼好等的？如今就全憑你老弟調度了！」

丁玄點點頭，緩緩接口道：「如今的態勢，正應了一句老話，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他頓了頓，又道：「不過，晚輩另有一句話，可不得不說，那便是請帮主對這次行動最好別抱太大的希望。」

徐宏武不覺一怔道：「爲什麼？」

丁玄微微蹙額道：「到時再說吧！但願晚輩的顧慮，只是杞人憂天。」

惡鬍子陸富正想接着追問下去時，丁玄已站起身子，取出炭筆，清點人數，開始圖劃行動的作業。

× × ×

殺手余天虎說的果然全是實話，從揚州西門外的紅藥橋進去，果然有一大片竹林，林後果然有一座吳家廢園。

廢園裏有座涼亭。

涼亭裏有張石桌。

石桌果然是活動的。

用手輕輕一推，石桌便移開了，石桌下面，果然露出一個洞口。

丁玄爲了安全起見，他將三十六名虎豹堂弟子分爲三組，徐宏武帶領第一組分堵吳家廢園四週出口要道，惡鬍子陸富帶領第二組分頭搜尋地窟的出口秘道，一方面留心信號，以便隨時返身支援作戰。

第三組由丁玄率領。

這一組是先鋒組。

換句話說，也是任務最具危險性的一組。

因爲這一組將依殺手余天虎提供的綫索，從涼亭石桌下的入口正面挺進。

如果地窟中設有機關埋伏，這一組人員，勢將首當其衝。

丁玄是這一組的領隊。

也是這一組人員走在最前面的一個。

地洞入口露現，丁玄深吸一口氣，領先一躍而下。

這一組的淮揚虎豹弟子，可說都是經過遴選的敢死之士。

如今看到丁玄這種了無所懼的豪勇精神，就連這批淮揚死士，都不禁爲之暗担一把冷汗，同時，也爲之油然泛起一片敬意。

丁玄曾跟衆弟子約定，如非必要，決不可作無謂之犧牲。

這也就是說，他進入地道之後，身後衆人，未獲信號，決不許輕易跟入。

地道坡度不大，也很寬敞平坦，丁玄

站定身子，凝神諦聽了片刻，戒備着繼續向前移步。

自過橋穿入林園以來，一路未遇阻擋，堂堂一座魔教總壇，防範眞如此鬆懈？

沒有人敢作如是想。

丁玄也不例外。

丁玄今天之所以敢以這種方式冒險挺進，他可說完全是在跟自己打賭。

以自己的生命賭自己的判斷力！

出發之前，他要徐宏武對這次行動別存太大的希望，便是因爲他對這次突擊魔壇有一種別人也許無法接受的預感。

一個能控制無數黑道煞星的風雲教主，在經過萬花樓事件之後，他會乖乖的守在巳失去隱秘性的總壇，在明暗異勢的情況下，等候敵人找上門來

如果他連這點機智也沒有，他還够格充當一教之主？

但是，丁玄不便明言。

因爲這到底只是一種預感，預感不一定就會成爲事實。

同時，他還認爲，即使他的預感成爲事實，讓大家撲一個空，他相信此行也必然會多多少少有點收穫。經營這麼一座魔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縱然人溜光了，蛛絲馬跡，總會留點下來的。人手旣巳集齊，沒有一個交代，又如何對得起這批虎豹弟子？

×　×　×

通道愈來愈寬，一座敞廳，巳遙遙在望。

大廳中居然懸着一盞風燈

最令丁玄感到意外的是，如今燈下居然還坐着一個人。

三丈見方的大廳中，僅有一燈一椅，這個人就坐在燈下那張僅有的石椅上。

這個人丁玄認識。

他便是昨晚領路，前往萬花樓，衣不蔽體，一身毒瘡，如假包換的正牌花狠夏厲。

丁玄停住脚步，戒備地四下裏迅速環掃了一眼。

花狠悠然含笑道：「丁少俠？」

丁玄道：「是。」

花狠笑道：「丁少俠帶來了多少個人呢？」

丁玄道：「不多不少，足够支配。」

花狠笑道：「要見敝教主，必須先過夏某人這一關。夏某人身染殘疾，行動不便，少俠何不先行出手賜教？」

丁玄朝他身前那片石板地面瞄了一眼，冷笑道：「少來這一套，像這種滑板之類的小花樣，早就過時了。」

花狠狡計被人識破，不但沒有老羞成怒，居然哈哈大笑道：「行，行，血鏢丁玄，果然名不虛傳！」

丁玄冷冷接着道：「大夥兒溜光了，爲何只留下你一個人？」

花狠道：「人各有志。」

丁玄道：「志在必死？」

花狠居然點了點頭道：「是的，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丁玄注目緩緩地道：「現在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來談談條件如何？」

花狠道：「談什麼條件？」

丁玄道：「你朋友這一身毒瘡，並非絕對無藥可治。」

花狠微微一楞，眼皮不住眨動，似乎沒有能一下聽淸丁玄說的話。

丁玄催促道：「怎麼樣？」

花狠輕輕哼了一聲，緩緩搖頭。

丁玄頗感意外道：「閣下不信本少俠具有這份能耐？」

花狠仍然搖頭。

丁玄道：「那麼，你是担心本少俠口是心非，沒有這份誠意？」

花狠依然搖頭。

丁玄詫異道：「否則——」

花狠忽然嘆了口氣，苦笑着道：「密宗十絕藝，神乎其技，密宗弟子，一諾千金，夏某人焉有不信之理，只可惜的是，在下認識你少俠，實在太晚了些。」

丁玄道：「爲什麼？」

花狠苦笑道：「少俠旣擅岐黃之術，應該不難看得出，夏某人這一身病毒，業巳深入骨髓，雖然華陀再世，扁鵲復生，還不是照樣……」

丁玄道：「這固然是實情，但本俠可以保證，如果施藥恰當，它至少可以減輕你的痛苦，不讓病情繼續惡化。」

花狠道：「巳損之官能旣無法復原，還不等於廢人一個！」

丁玄道：「至少你還可以像正常的人一樣活下去。」

花狠道：「那種活法，有什麼個意思呢？」

丁玄道：「旣然你覺得那樣活下去沒有意思，像你目前活得如此痛苦，又有什麼意思？」

花狠慘然一笑，道：「說來的確矛盾，這也許就是古人所說的千古艱難唯一死吧？」

丁玄忽然點頭道：「現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原來你今天自願一人留下，爲的就是想假他人之手，來一個英雄式的了結。」

花狠道：「不錯，這一點一開始我就表示得很明白了。」

丁玄道：「你跟本少俠素未謀面，跟淮揚帮也談不上什麼恩怨，而今天你於臨死之前，却想憑這座秘窟的機關佈置，引誘別人陪你同歸於盡，這算什麼英雄？」

花狠道：「知恩報恩。」

丁玄道：「誰於你有恩？」

花狠道：「風雲教！」

丁玄道：「恩從可來？」

花狠道：「它至少養活了我一段不短的日子。」

丁玄苦笑道：「這麼說，我們談不攏了？」

花狠道：「爲了報答你老弟的一番盛情，我可以告訴你老弟一件事。」

丁玄道：「哦？」

花狠道：「那便是你老弟最好別想從一般風雲教弟子口中，打聽我們那位教主的身世，以及他日常的出沒之處。」

「爲什麼？」

「因爲這兩個問題誰也回答不了。」

「包括你這位黃衣統帶在內？」

「是的。」

「這說得通嗎？」

「實情如此。」

「難道你連你們那位教主的本來面目也沒見過。」

「兩三年來，我只見過二三十副精巧的人皮面具。」

「武功呢？」

「不錯。」

「到什麼程度？」

「你老弟我不敢說，至少徐宏武及該帮四大金帶護法不是他的對手。」

丁玄沉吟了片刻，點頭道：「好，至少你巳把你所知道的告訴了我，同時，聽說你這一身風流病，純然是因爲貪戀歡場所致，你並不像一般好色之徒，仗着一身武功，專門汚辱良家婦女，所以我說過的話，也得算數。」

他說着，取出一隻小藥盒，丟了過去，又道：「這是內服藥，一天三顆，服藥期間，可將酸菜浸在淘米水裏，俟淘米水變色後，以之洗滌瘡口，不出三個月，保證有效。」

花狠接住藥盒，連看也沒有看一眼，又丟了回來，搖搖頭道：「我巳說過，謝謝老弟，這些巳用不着了。」

丁玄愕然道：「咦！你眞的不想把病治好？」

花狠從石椅上站起，面泛紅光，愉悅地道：「今天眞是個好日子，因爲我這還是第一次聽人說我夏厲不是一個壞人。」

丁玄道：「這跟治病，又有什麼關係呢？」

花狠道：「能被血鏢丁玄當朋友看待，活一天强過活十年，這巳超過我原來的希望太多太多了。」

丁玄心中一動，正待加以喝阻時，巳嫌慢了一步。

只見花狠右手一擺，做了一個再見的手勢，突然騰身躍起，一頭向左邊的石壁上撞了過去。

×　×　×

像一團魅影似的，淮揚道上，突然出現一個風雲教，但曾幾何時，這一魔教，竟又消失了。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該教自知於淮揚上立足不住，自動解散了？

丁玄、淮揚帮，以及其他淮揚道上的黑白道人物，都知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唯一的答案，應該是：那位奸詐多疑的風雲教主，因連番失利，結果不僅密宗絕藝沒弄到手，反而喪失不少重要的爪牙，一定認爲內部組織尙不够嚴密，每次計劃與行動，也不够週詳，只得暫忍一口氣，重新佈置，重頭來過。

×　×　×

天氣壞透了。

接連四五天，濛濛細雨，下個不停，由於時序巳近仲冬，這種反常的天氣，更令人感覺煩悶窒息。

丁玄坐在駱家老棧大廳裏，一個人默默地喝着悶酒，心情比天氣更爲惡劣。

他是三天前，從揚州冒着風雨趕回來的。

他這次從揚州再度返回這座殺手鎭，並無預期的目的。

圍攻魔窟撲空之後，徐宏武巳率虎豹弟子，像集合時一樣，分路離去，惡鬍子陸富則被丁玄逼着去設法尋找那位多情而又痴情的冒牌九尾金狐——蛇山陰太君的孫女兒——陰玉嬌

他帶去的三個假和尙，了緣、了雲、了雨，則被他重新支配，沿淮揚道，分赴各處，以「處女」「老鼠肉」爲綫索，設法去刺探那位風雲教主的行踪

最後，只剩他自己一個人。

他經過一番思攷，決定重回太平鎭。

他重回太平鎭，並不是因爲那位風雲教主有隱匿於太平鎭的可能，而是因爲這是一個他比較熟悉而喜歡的地方

綫索突告中斷，除了前來太平鎭消消遣，他又有什麼地方好去？

他來太平鎭三天，三天都在下雨，他除了喝酒，什麼事也沒有做

不是不想做事，而是無事可做

他在決定前來太平鎭時，完全疏忽了一件事。他忘了今天的太平鎭，巳不復是幾個月前的太平鎭。

今天的太平鎭，太太平平，巳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太平鎭」！

殺手小方、老吳、老陳、張老實，三死一傷，正牌八爪鷹張禿子和九尾金狐江寡婦，有情人終成眷屬，巳雙雙遠走高飛了。

連馬婆子也因身份暴露，而將妓院交給澆花水壺老張，走得不知去向。

太平鎭上一下子少掉了這一大批人物，試問還有什麼情趣可言？

×　×　×

細雨下個不停，天空一片灰暗。

丁玄愈喝心頭愈煩，心頭愈煩又愈想喝。

以酒澆愁愁更愁。

很多人就是這樣喝醉的。

丁玄雖還沒有十分醉，但也差不多接近七八分了。

吸血鬼孫二忽然走過來陪笑哈腰道：「丁爺，湯菜都冷了，要不要拿去熱一熱呀？」

這位吸血鬼，認識丁玄，也認識管大爺，但顯然還不淸楚丁玄和管大爺是同一個人。

所以，當丁玄以不同的身份出現的時候，這位吸血鬼招待態度和心情，也完全兩樣。

他見到管大爺，如接財神，見到丁玄，則有如遇上瘟神

丁玄在棧裏歇了三天，喝了三天酒，他也提心吊胆的受了三天活罪。

管大爺一到，他希望管大爺住得愈久愈好，丁玄住進來了，他則希望最好只住一天，走得愈快愈好。

如今，他走過來獻殷勤，你以爲他是眞的關心丁玄冷東西也許會吃壞了腸胃？

要這樣說，當然也可以，因爲他本來對丁玄就如鬼敬神，隨時陪陪小心，不讓丁玄發脾氣，總是好事。

不過，他眞正的用心，還是在以暗示方式提醒丁玄，大爺酒喝得够多，也够久了，如有正事待辦，也該去辦辦正事了。

丁玄搖搖頭，表示用不着。

如果孫二是暗示他該去辦正經事，他搖頭也就表示他沒有正經事要辦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苗疆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姑跟着苗王離去，鳳嬌急着要救英姑，趁龍江釣叟睡着時，自己跑下山去，正好遇上苗王和幾個苗民抬着軟兜在走，而龍江釣叟也不知何時出現在苗王面前，釣叟用些言詞來取得苗王對他信任並和他合作，同時也巧言使苗王對鳳嬌不起疑心，並把鳳嬌抬着走，鳳嬌以爲這釣叟見利忘義，十分氣憤，不斷大罵龍江釣叟爲大混蛋，但她瞥見英姑也是一派安詳，而且還不斷地替苗王說好話，使鳳嬌不明白眼前是怎麼回事？

夜離布依峒　巧遇女師尊

但英姑就是發覺不出，好不辛苦，才把布包繫在背上，也繫得緊了。喘了半天氣，才把衣衫又穿好了。

眞沒想到英姑又蠢又笨，鳳嬌一路南來，血劍一直在她背上，若不是仔細瞧，誰也不明她背上藏有血劍，但英姑她……背上高高凸了起來，任誰一瞧，也知她背上有物。

她鳳嬌才不管哩，哼！英姑又喘了半天氣，才說得出話來，說道：「小妹子，我可眞沒力氣了，待會侍女進來，再替你穿上衣衫，我得……歇一歇。」

她蹣蹣跚跚，回去那床上了，當眞她中的是甚麼毒藥？眞厲害，行動自如，却軟弱得像個久病初癒的人，眞想不到小寶那麼聰明，簡直是個鬼靈精，他娘却恁地愚蠢，眞是蠢如牛。

英姑兀自在喘氣，忽聽門响，進來了一個苗婦，衣裙都用金綫繡邊，後面跟着兩個苗女，捧着盤兒，原來是茶食糕餅，鳳嬌又飢又渴，那三個苗女却直向英姑床前走去，鳳嬌心中一動：金綫繡邊？那賊苗王不也是金綫繡邊麼？莫非是賊苗王的甚麼人？

英姑唇邊帶笑，要掙扎起身，那苗婦噯了一聲，道：「妹子，別起來，你大哥說，這趟眞苦了你啦，我來替你把枕頭墊高些。」

說着，已扶起英姑，傍邊一個放下盤兒的苗女，已搶了過來，把枕頭塞在英姑背下。

哼！鳳嬌看得明明白白，不但那苗婦摸了她背上的假劍一下，連那苗女假意塞實枕頭，不但也摸了摸，而且捏了一下，顯是這兩人因爲英姑看不見，故爾毫不掩藏。

哼！鳳嬌心想：你們摸也罷，捏也罷，一般的長短粗細，休想辨得眞僞。

原來她爲了要亂眞，早已把樹枝削成半截劍模樣，又裹着厚厚的布塊，摸捏怎能辨得出眞假。

那苗女可不是在對苗婦一點頭，英姑自是看不見，是了，先前英姑把那把假血劍從鳳嬌身上解下來，必是被這苗婦瞧見了。

鳳嬌溜了一眼，當眞人家要偸瞧屋中人的一舉一動，容易之極，別說那門是虛掩了，而且左右兩面都有窗。

只聽英姑道：「你……你是誰啊，我該怎麼稱呼你？你不是我們苗族的人吧？」

當眞那苗婦不但說得一口好漢語，而且還帶中原口音，若不是英姑問起，鳳嬌倒忽略了。

那苗婦笑道：「我知妹子你早通漢語，又在外面居住了多年，是以用漢語交談，倒更便當些，我也眞蠢，來到你們這布依峒已有七八年了，始終把苗語學不好，所以……妹子，我一見你，眞喜歡得了不得，今而後總算有了個交談的人了。」

英姑道：「我猜，你是我嫂子吧。」

那苗婦笑道：「妹子你眞聰明，你猜對了。」

英姑道：「嫂子，我大哥眞有福氣，又美，又好一身功夫。」

那苗婦顯然心頭一震，人也一怔，但立即堆下滿臉笑容說道：「妹子好眼力，你大哥說，妹子一身功夫，好生了得，果然不假，我也不瞞你，我和你大哥相識，可早得很了，若不從小兒一塊練功夫，我也不會跑到苗疆來，穿上這樣的衣裳。」

說着她牽了牽她那金綫繡邊的衣裳，還撇了撇咀，那意思顯然是說她不稀罕。

英姑點了點頭，道：「苗家那及得漢家的富貴榮華，可眞委屈嫂子了。」

那婦人道：「瞧我只顧和你說話，忘了是替妳送解藥來的，妹妹快快服了！」

「解藥！」鳳嬌不信這賊苗王會有這樣的好心，但英姑却喜形於色，道：「眞的麼？不，我是說，你們怎有人屠戶的解藥，難道那賊子……」

婦人道：「別人不曉得也罷了，難道妹子你也會不知，要說提煉毒藥，對毒性的了解，你們苗人稱了第二，誰也不敢稱第一，那人屠戶的毒藥倒有一半取自苗疆，不過是自行調配吧了，雖說各種不同的毒藥，不同的份量，也各有不同的解法，何況人屠戶又是把各種不同的毒藥配合使用，但毒性可是變不了的。」

英姑喜道：「這麼說，大哥眞是能解了？」

那婦人道：「妹子你且慢高興，你大哥適才吩咐了我，只能試着用藥，慢慢來，但無論如何，藥性是錯不了的，早晚必能復原，妹子你現在把這藥服下了，即使不能立即化解你體內之毒，至少也可行動自如，再也不像適才……不，我是說：你再也不會四肢軟弱無力。」

鳳嬌暗哼了一聲，這婦人差點兒不打自招，若不是她偸瞧，怎知英姑適才做甚麼？

英姑點點頭，說道：「我明白，四肢會有些力氣，但武功却失了。」

婦人道：「那也未必，只不過得慢慢來，若能抓到人屠戶，迫他交出獨門解藥，你豈不就武功立即恢復了麼！妹子，快來把藥服了，想必你也餓了，厨下一時來不及，他們說妹子你從小喜歡吃這樣的糕餅餅，妹子你將就吃一些。」

英姑道：「多謝嫂子。」當下把藥服了。

會不會……會不會那藥裏有古怪？但見英姑含笑點了點頭，說道：「這藥服下就覺一陣清涼，看來對了症，多服兩劑，只怕能解得這毒。」

那婦人道：「人屠戶那賊子再狡獪，可還沒那麼容易逃出咱們手掌，你大哥早識透了他的陰謀詭計，妹子你放心，那賊子早晚必來，咱們必不讓他逃出手去。」

鳳嬌一怔！賊苗王的狠子野心，人屠戶的詭計，她知道得清清楚楚，敢情也不曾瞞得過這苗王夫婦，以往大夥兒全把注意力放在人屠戶身上，看來這苗王……啊，還有這婦人，更加可怕。

只聽英姑吁了一口氣說：「嫂子，這藥眞有效，我兩臂可不是有些力氣了。」

那婦人詭奇的一笑，道：「可是好哩！妹子早早好了，咱們也好早早慶祝一番，妹子，你回來了，你大哥不知有多高興，一刻也等不及，已飛馬往各峒報喜去了，只不過登位大典，還得押後些時候，那是你們布依族多大的喜慶，籌備也得些日子。」

那婦人說着，兩眼望着英姑，瞬也不瞬。

英姑把眉頭皺了皺起來，說道：「我已對大哥說過了，不料大哥辜負了我一番苦心，唉！」

婦人驚訝道：「妹子你這是怎說？」

英姑道：「嫂子，她二人可是你近身的……」

婦人忙道：「妹子，你放心，我既然帶她們前來，自是心腹之人，妹子有話，只說不妨。」

英姑道：「這話可是傳揚不得的，嫂子你也休對人說，甚至休對大哥言及，嫂子，當年我爲何不辭而別，讓大家都以爲我生死不明？這十多年來，我也一直隱匿不回來？」

婦人道：「端的爲何？」

英姑道：「便是爲的這土司之位，若按族中的規矩，除非我已不在人世，或生死不卜，這才輪到大哥繼位，嫂子，你明白了麼，我眞心誠意，這些年來，更受盡了萬苦千辛，不料大哥他……嫂子。」

英姑忽然坐起身來，肅容道：「大哥若然硬要迫我接掌這土司之職，我只有一條路可走，若不能再遠走中原，那就只有……只有死路一條，死了，大哥也就不再迫我了。」

婦人道：「噯喲，妹子，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來，這事好商量，大哥只不過對老土司一片眞誠，可不是迫你，妹子，你可千萬別別……」

那婦人掩飾不了她那滿心喜歡！忙又說道：「妹子，你才服了藥，別坐起來，啊，我說這藥有效吧，妹子你一坐起身來，可不是腰上已有些力了麼？」

英姑道：「嫂子，我是心急，大哥竟然一點也不明白我的苦心，嫂子，這事得勞你在大哥面前勸解，請千萬別迫我。」

婦人連聲道：「好好，我一定勸解你大哥，妹子，你可千萬別想不開。」

鳳嬌把一雙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眞不相信她所聽到的會是眞。

英姑道：「嫂子，多謝你了，不過，我還要求你一件事。」

婦人忙道：「噯喲！妹子你說那裏話，只怕是我無能爲力的，妹子，你只管吩

咐。」

瑛姑向鳳嬌一指，說道：「這小妹子年幼無知，嫂子，這番她護送我布依族的神器權劍南來，豈祇受盡了千辛萬苦，而且幾番險死還生，沒功勞，可也有苦勞，而且若不是她機靈，這權劍怕不早非我們所有了，嫂子，我知你不但武功了得，而且內家功夫也高人一等。」

那婦人得意地一揚眉兒，道：「妹子端的好眼力，不過要論功夫，我那及得上妹子你，桑大俠名震武林，聽說妹子你已盡傳桑大俠一身所學了。」

瑛姑嘆了口氣道：「嫂子，你錯了，早年我雖也隨師傅練過幾年功夫，但你們當然也知道，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些年來，我非但無寸進，且早已把功夫擱下了，要不，我豈會着人屠戶的道兒，嫂子，我眞不騙你，否則我也不會求你了。」

那婦人愕然道：「妹子你要我做甚麼呢？」

瑛姑道：「就是這小妹子，她可是我們布依族的大恩人，她一路拚死保全了我們的權劍，却被那釣叟點了穴道，只怕時候久了……」瑛姑頓了一頓，又說道：「她年紀小，又沒練過內家功夫，若不替她快快解了，若然受了內傷，將來傳揚出去，我們還有臉見武林中的朋友麼？妹子，你內功深厚，我一見你那太陽穴就知道了，求你替她解了。」

那婦人笑道：「妹子，我還道是甚麼大事，我的功夫再不濟，解穴也許還行，讓我來試試看。」說着，已向鳳嬌床前走了過來。

鳳嬌忙不迭閉上眼，說甚麼她也不信這婦人安着好心，若然從鳳嬌眼中瞧出在心裏罵她，必有苦頭吃了。

那婦人把鳳嬌一陣推拿，只聽她咦了一聲，說道：「奇怪，怎會解不開？」

瑛姑啊了一聲，說道：「是了，是……一定是……」

那婦人道：「一定是甚麼？眞怪，我可眞不信。」話聲未落，已一掌拍落，鳳嬌一聲哎喲，痛得她咬牙，但却又明白，雖是內臟一陣翻騰，眼中冒金星，却明白婦人只是不服氣，並非是懷有惡意。

瑛姑生怕鳳嬌口出不遜，忙道：「嫂子，不用費勁了，點這小妹子穴道的人，乃是當今天下有數的人物，嫂子必聽說過龍江釣叟吧，大哥現下正陪他在外，他的點穴功夫原是獨門手法。」

那婦人的眼睛睜大了，忽然左脚滑出，但又立即收了回來，想掩飾她的驚嚇也不行了，顯然她也不再掩飾，道：「原來是……那糟老頭兒竟是……」

瑛姑看在眼裏，心下一怔，但把聲調柔和了，說道：「嫂子，你一定想不到吧，咱們竟得到這位老人家相助，若不是他助我，我只怕仍落在人屠戶手中，若不是他向大哥報信，又豈能把我救出來。」

鳳嬌的內臟不那麼劇烈翻騰，痛苦也低減，正氣無可出，登時潑口大罵，殺千刀，殺萬刀，要把那老不死的千刀萬砍。

瑛姑也不阻止，道：「嫂子，不怪這小妹子恨透了釣叟，她的穴道就是被龍江釣叟點的，我猜想過不但閉了穴，而且鑽了筋，你我是無能爲力的了。嫂子，辛苦你了。」

那婦人點了點頭，說道：「這就不怪了，令我奇怪的却是……妹子，你說他眞會幫咱們。」

鳳嬌早接口道：「那老不死的見利忘義，忘恩負義，怎麼不幫你們，老而不死，早晚不得好死。」

瑛姑道：「妹子，你罵錯他了，那釣叟重利是不假，却未忘義，更未忘恩，你也眼見他把我從人屠戶手中救出來，又向大哥報信把我救出來，如何負了義。嫂子，你明白了麼，當年在大雪封山的一天，我曾救過他一命，是以他感念我對他的恩，是以救了我，更保血劍不失，非是他要難爲這小妹子，而是……嫂子，你附耳過來。」

瑛姑在她耳邊說了幾句，鳳嬌住口不罵了，但仍然不知瑛姑對那婦人說了些甚麼，只見那婦人把頭連點，說道：「原來如此，看來他倒是眞心幫咱們，那我也放心了。」

瑛姑的聲音提高了些，這番鳳嬌聽得清楚了，只聽那瑛姑說道：「所以，咱們對這小妹子要好生待她，大哥尙有用她之處。」

那婦人又點了點頭，瞟了鳳嬌一眼，說道：「不用妹子吩咐，你放心。」

瑛姑又環掃了一眼，說道：「十年沒回來，這裏的房舍全建造了新的！嫂子，既然你明白了大哥的用意了，不知道這裏嚴不嚴密。」

那婦人的眉兒登時挑了起來，說道：「這個你放心，管教他們有來的路，就沒出去的道，我說呢，怎生好端端的，他倒送你們這裏來。」

瑛姑一怔，道：「可是……可是……這屋子……」

婦人笑道：「妹子，你放心，沒事呢，這房子仍是平常的房子，一旦有事，那時就會變成鐵壁銅牆，來兩個咱們準能擒一雙。妹子，你先吃些糕餅，我得去替你備下些吃食的來。啊，這種粗糙的糕餅，怎也送來給妹子吃。」只見她吩咐苗女道：「快端回去了，換過我房裏的來。」

苗女應了聲是，掉頭就走。

瑛姑分明見她對那苗女使了一下眼色，却裝做未見，反而對她連聲稱謝。

待得三人出房去了，鳳嬌哼了一聲，把頭一掉，她是把瑛姑氣上了，眞不料小寶那麼聰明，他這娘却這麼蠢，再蠢的人也瞧得出那苗王不懷好意，龍江釣叟那老不死的負義忘恩，她倒把人家當作好人，竟還千恩萬謝，眞是奇蠢無比，瞧着就眼寃。

却聽瑛姑啊了一聲，說道：「妹子，你，你能動彈啦，你眞……啊……」

甚麼？她能動彈了？當眞適才可不是能掉頭了，先前只能轉動眼珠子，也不過咀能動，只是能罵，當眞能動彈了。

鳳嬌喜得心跳，不不，這瑛姑奇蠢無比，可別讓她知道了，當下轉過頭來，頭轉身子可不轉，說道：「誰說我能活動了，我這頭原本就能轉動的。」她却暗裏運勁，試着悄悄轉動手臂，那手臂不但能動，試用左手握拳，非但能握了，而且竟還有勁。

鳳嬌這一喜，非同小可，雖說他不會點穴，可也知道穴道初解的，那渾身一定軟弱無力，這不是奇怪麼？

她心下雖是大喜，可不露聲色，也無暇探究原故，只聽瑛姑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你的穴道已解了。」說着，把聲音放低了，悄聲道：「妹子，不過你放心，那釣叟雖點了你的穴道，但一定無惡意，也一定有緣故，我猜想，也不過是委屈你一日半日。」

鳳嬌哼一聲，索性把眼睛閉上了，她才不理這瑛姑哩，哼，若不閉上眼睛，會被瑛姑瞧出她在裝假，那可不妙，而且她得盤算，早打定主意。

那瑛姑又喚了兩聲，鳳嬌更索性打起鼾來。只聽瑛姑嘆了口氣，說道：「可憐的小妹子，爲了我，受盡了驚惶，可苦了啦，睡吧，好好睡一覺。」

她聽得出，瑛姑已下了地，在房裏走動起來，那是窗前，她一定是走到窗子的前面，向外間眺望。

她本是裝睡，那知她也眞倦極了，那眼睛一閉，就再也睜不開來，而且眞打起鼾來。

待得鳳嬌醒來，房裏一片黑，只有窗上才有一點微光，似是月光，隱約可見到瑛姑在對面床上，也睡熟了，聽了聽，只有呼嘯的風聲才隱約可聞。是了，這布依乃是在山高處，是山風灌入峭壁之間發出來的呼嘯，啊喲，怎麼她竟睡了這麼久，顯然已是深夜了。

鳳嬌看得清楚些了，瑛姑已熟睡，屋中也無他人，坐起身來試一掄臂，可是她已熟睡了一大覺之故，只覺渾身勁力充沛之極，眞怪，她被龍江釣叟點了穴道那麼大半日，竟然不傷不痛，勁力倒覺更勝以往。

她悄悄溜下地來，試一踢腿，那腿踢出竟也覺得倍加有力，聽！再聽聽，一些兒聲音也沒！唔，好香，甚麼香啊？

原來桌上留着飯菜，是了，這必是瑛姑留下給她的，可不是眞餓了，餓肚子聞着飯菜味兒，那自是倍香。

但鳳嬌只是嚥了一口口水，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雖不知是甚麼時候了，也不知東西南北，也不知那月亮是東昇近中天，還是已然西墜，既然聽不到人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這倒不忙，她那寶劍仍在衣底，把劍繫在背上，托開窗戶。

鳳嬌不禁回頭望了一眼，說甚麼瑛姑也是小寶的娘，眞料不到竟然恁地蠢，身入虎口，却毫不知兇險，可憐的瑛姑！

鳳嬌狠了心腸，她不走，難道要和瑛姑同陷羅網，陪她送死嗎？她走了，無論找到誰，她師傅玉羅刹，梅姥姥，不，梅姥姥獨自一人，可摸索不到苗疆來，若是找到她師傅玉羅刹，她一定要求師傅來救瑛姑，再說，季公子和小寶，還有那老花子，也該來了？

鳳嬌毅然一掉頭，托窗一竄而出，啊喲！怎麼地下軟軟的？

幸是她在脚才點地之時，心中一動，左肘一屈，身子便掛在窗檽上了，是她驀然想起那婦人的話來，今日那婦人對瑛姑說道：任他是誰，有來的路，可沒出去的道，莫非這地下有機關陷阱？

鳳嬌試着用脚尖點地，只聽刷刷連聲，果然窗下是翻板，翻板上蓋着一層泥土，若不是她機靈，可不是上當了？

鳳嬌忙不迭縮回脚來，借着月光一瞧，丈餘外有一堵短牆，心下一喜，牆頭上可不會有翻板，振臂騰身，一躍脚踏牆頭，啊唷！怎會脚下會踏了個空，身子往下一墜，登時慌了手脚，那還能提得起氣來，却不料就在那刹那間，她那身子竟然騰了空，罷了！

她只道已被人擒住了，却不知一股無形的勁道，把她拋了出去，鳳嬌蜷腿一翻身，竟輕飄飄落到距那屋子五六丈外的房上，且還是石屋，連輕微的聲响也沒有。

鳳嬌還未明白是怎麼回事，驀地人影一幌，已被人抓住胳膊，雙脚也登時離了地。

幸是那一掌沒劈出，啊，師傅！是玉羅刹，在她耳邊喝道：「噤聲！你好大胆！」

不用半盞茶工夫，已落到崖壁上，玉羅刹把鳳嬌一托，低聲喝道：「小心，上去？」

鳳嬌不敢再出聲，不驚而喜，原來是師傅來救了她，可再不怕了。

那崖壁極是陡峭，鳳嬌心下喜極，自是精神百倍，捷如猿猴一般，翻上了崖頭，她自覺從未有過的身輕快捷，不料脚下一停，早見面前已站定一人，啊師傅！

又是玉羅刹，她要有師傅的一半功夫，那就好了，她是眞個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玉羅刹，適才又在那危急關頭救了她，那孺慕之情，怎會不油然而生，不自覺向玉羅刹懷中撲去！

但鳳嬌却一脚踏出，却又霍地一挫腰，道：「師傅，你你……」

玉羅刹只不過瞪大了一雙眼睛望着她，不料倒嚇了鳳嬌一跳，還道玉羅刹惱了她，却聽玉羅刹道：「奇怪，幾日不見，你這身手怎會……過來。」

原來玉羅刹不是惱了她，鳳嬌立即撲上去，叫道：「師傅，你怎知我在這裏，若不是你救了我，差點兒上了那賊苗王的當，師傅，當眞那是怎麼回事，明明是堵牆，我又不是眼花，瞧得清清楚楚，怎麼一脚踏上，那牆却沒有了？」

玉羅刹從懷裏把鳳嬌推開了些，道：「你說甚麼？我幾時救了你，你，不是發燒吧？」

玉羅刹還是眞摸了她的額頭，難道適才救她的人，眞不是師傅？那麼會是誰？是了，鳳嬌喜道：「師傅，若不是你，那必是他們也趕來了，可好了。」

玉羅刹道：「你究竟說些甚麼？可把我弄胡塗了，剛才我不過剛剛到，才竄上那房恰見妳已落下來，因是我發現左後方有個人影，只道是有人追你下來了，我對敵情不明，又不熟路，難道先前你遇了險，有人救了你？」

鳳嬌喜道：「那麼，一定是咱們的人到了，師傅，那可好了。」

玉羅刹道：「且慢，這裏不是談話之所，隨我來，跟在我身後。」落山又上山，又落在一個山溝裏了，所行之處，不但山深，而且林密。

鳳嬌叫道：「師傅，你等一等。」

腳邊也有個月亮，碎了又復圓，原來是溪水映月，鳳嬌雙膝一軟，跪在溪邊，捧起水來，喝得肚子快脹了，氣也喘了，玉羅刹道：「把這塊乾糧吃了罷，你有多久沒飲食了？」

鳳嬌大大咬了一口，說道：「讓我想想看，兩天，不，快三天了。」

玉羅刹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些，想想看：三天沒飲食了，却仍能跟得上她，而且是躍上躍下，原來玉羅刹是存心試試她的腳頭，一路行來，不但極快，而且專走極難行之處，鳳嬌竟然不慢，而她却是三天不曾飲食，怎生才不過半個多月不見，這丫頭的腳下功夫增長了這許多？怎不令人驚奇，對她又喜又愛。

玉羅刹說道：「慢慢吃，我帶着好多，多得很。」

鳳嬌又吃了一大塊，羞赧地一聲嬌笑，道：「師傅，你怎麼老是不轉眼望着我，我……不吃啦。」

玉羅刹摟過她來，說：「可憐的孩子，你餓壞了，現在，你慢慢吃，可要快快告訴我，你怎會獨自去到布依峒裏？說眞的，我驀然一見，還眞嚇了一大跳，你好大胆，那布依峒你也敢去？」

鳳嬌道：「為什麼不敢？」

玉羅刹道：「我雖少來苗疆行走，但認識過一個傳授那土司……」

「賊苗王。」鳳嬌不服道：「他不是土司。」

玉羅刹道：「好罷，一個傳授過那賊苗王武功的人告訴我，他上了賊苗王的當，哄得他把武功傾囊相授後，才發現那賊苗王面似忠厚，其實心藏奸詐，但後悔已晚了，因為賊苗王不但已盡傳了他的功夫，另外還有兩個門派也上了他的當，待他發現，徒弟的武功已勝過他許多了。他可是個守正不阿的人，若然賊苗王用他傳授的武功去為惡，他可難辭其咎，是以不動聲色，到苗疆來查考他的所行所為，那賊苗王倒也還當他是師傅來接待，自然也住到這布依峒裏來。」

鳳嬌道：「哼，他必是又上了那賊苗王的當了。」

玉羅刹道：「你這丫頭眞聰明，可不是又上了當，賊苗王對他一般恭敬又誠懇，坦言他之所以苦練了三個門派的武功，乃是因苗民多年來受盡漢人的欺凌，他指的是官家朝廷，是以勵志要為苗民造福，利民保疆，我認識的那人可不是又上當了，非但再也不疑，也是他在苗疆查訪了不少日子，那賊苗王果然沒甚惡蹟，是以信以為眞，且被他感動，又助他重建了這布依峒。」

鳳嬌道：「是了，不怪師傅進出峒裏，如入無人之地了，昨日我們來時，那賊苗王得意忘形，露了口風，那前面入峒之路，無異鐵壁銅牆，他只要一聲令下，簡直是每一株樹也能殺人於無形的？」

玉羅刹道：「後來我認識的那人，終於明白了賊苗王的狼子野心，之所以不見惡蹟，那不過是他在收買人心，示民以惠，總算他見機得早，早早逃了出去，若其不然，待得這峒建成，他必然沒命了，是他把這後山的出入之路告訴了我，因為峒崖陡峭，天然險阻，也唯有這一處，才沒陷阱機關。」

鳳嬌道：「師傅，他可對你說過，怎生明明是牆，我一腳竟會踏了空。」

跟着鳳嬌這才把以往之事，對玉羅刹說了。

玉羅刹道：「那必是賊苗王另請人設計的了，就像練武功一樣，另成了一門功夫，又練另一門功夫，這一來，就沒人能奈何他了，當眞狡獪之極，却是奇怪，那又是誰救了你呢？」

鳳嬌道：「師傅，那麼眞不是你了？師傅，你不是一個人來的吧？你可見到我的爹？」

雖說她已知道她爹安然無恙，但已多時不見，怎不想念又關心，只見玉羅刹搖頭，道：「却是見到了你那苗子叔叔和那老賊婆。」

鳳嬌呶起嘴來，說：「師傅，你不講理，怎麼知道姥姥沒殺你爹啦，仍然恨人家啊，那梅姥姥對你爹有多痴心，又多可憐。」

玉羅刹霍地站起身來，嚇得鳳嬌直往後退，不，玉羅刹只是緩緩轉過身去，說道：「走吧，既然那瑛姑暫時無險，倒不用急着救她出來。」

玉羅刹竟會救瑛姑？鳳嬌跟在她身後，一怔之後，心花怒放，心想：師傅若是仍恨梅姥姥，倒會救瑛姑麼？只不過多年懷恨，何況說甚麼她爹也是死在姥姥掌下的，那心中的仇恨怎能消除得那麼快。

鳳嬌叫了聲師傅，玉羅刹道：「說吧，別大聲說話，下面就是大路了，若然他們已發現你逃了出來，必要封鎖這左近的出路，你不見前面就是那山口了麼？」

果然左面山下，已見兩山環抱，正是今日進郎岱的入口，但玉羅刹帶着她，却只行山路，正繞過一座山峯向右面轉去。

鳳嬌道：「你還沒告訴我，那日鳳姐姐是和你在一起的，她可已沒事，也來了麼？」

「你是說那屠鳳麼？」玉羅刹道：「難得，眞是鷄窩裏生出鳳凰來，賊窩裏長大的姑娘，竟能夠分得出邪正。」

鳳嬌道：「師傅，你還不曉得哩，若不是鳳姐姐相救，我和爹早沒命了，鳳姐姐陪同我來苗疆，就是為了保護我，不讓她爹傷害我，師傅，鳳姐姐可來了，我眞想念她。」

玉羅刹道：「我已打發她回去了，有她在一起，一旦遇上了那賊子，倒反會碍手碍腳。」

鳳嬌道：「師傅，你說得是，遇到人屠戶那賊，殺他也就狠不起心腸來了。」

玉羅刹哼了一聲，好氣又好笑，這丫頭竟然讚她說得是，不成話，不過這丫頭也眞聰明，心下也着實喜歡。

鳳嬌道：「師傅，你眞沒見到小寶麼，若是季公子來了就好了，還有那個姓桑的老花子，師傅，我我……提起來我就恨，早晚我捉住他，殺他千刀。」

玉羅刹回過身來，說：「你怎說？那老花子怎麼啦，你把他恨成恁地？」

鳳嬌說：「嗳呀，我不是說他，那老花子雖然也壞死了，專會作弄人，但我眞喜歡他，師傅，你是不知道，有時他又會

令你笑痛了肚子。啊啊……」

噗嗤一聲，鳳嬌忍不住，竟格格笑起來。

玉羅刹說道：「瞧你這丫頭，敢是瘋了。」

鳳嬌說：「我想起來了，是我心裏一想起那個老不死的來就恨，就沒說出名兒來。」

玉羅刹道：「到底你恨誰？」

鳳嬌臉兒一繃，說：「還有誰，就是龍江釣叟那老不死的。那個殺千刀，殺萬刀的，忘恩負義的老頭兒。」鳳嬌越罵越有氣，蹬着腳兒，但罵來罵去，也只是殺千刀，殺萬刀。

玉羅刹先是一怔，繼而也格格地笑了起來，一笑起來，玉羅刹就更年輕了，她本就美艷如玉，看來只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婦。

鳳嬌把一雙眼兒睜得……是瞪得又圓又大了！師傅甚麼？有什麼好笑的？咦！師傅的笑聲怎麼變啦，格格的嬌笑，怎麼變成了蒼老的呵呵！

玉羅刹陡然止住了笑聲，也瞪了眼，倏地斜身一掠，一掠三丈有餘！

鳳嬌叫道：「師傅，你那去啊？」

玉羅刹從那株枝葉濃密的大樹上，又竄上另一株，一株又一株，瞬即繞着她們那立身之地，搜查了一遍。鳳嬌已明白玉羅刹發現了甚麼，但半個人影也沒有。

玉羅刹又落下身來，說道：「怪怪！好像有人也在打哈哈，鳳嬌你聽到麼？」

鳳嬌道：「好像……好像，師傅，我還以為你變了嗓門兒，但沒人啊。」

玉羅刹掃了一眼，說：「哼，一定是咱們聽錯了。」

聽錯了，那還哼甚麼？鳳嬌倒急於知道她適才有什麼好笑的，她一問，玉羅刹又綻開了笑靨，說：「這麼大的丫頭啦，連罵人也不會，就只會罵殺千刀，殺萬刀的。」

原來是笑她，鳳嬌傻兮兮地望着玉羅刹，她眞不明白，這有什麼好笑的？她倒想起昨兒來，昨兒她罵龍江釣叟，可不也罵得那老兒連聲呵呵。是了，她不是眞聽到有人打哈哈，而是想起昨日那老兒的連聲哈哈，那哈哈之聲就又回到耳邊，道：「師傅，是沒人，也沒人笑，是你笑我。眞怪，師傅，我昨日罵那該死的老頭兒，怎麼他也直打哈哈，罵他，他不惱，倒笑呢？」

玉羅刹道：「是麼，你還沒說出那釣叟怎生忘恩負義來。妳說來我聽聽。」

鳳嬌把瑛姑當年救釣叟之事說了，道：「師傅，你說他是不是忘恩負義，為了賞金，為了討好那賊苗王，竟把他的救命恩人送到賊苗王手中，又點了我的穴道，也被那賊苗王囚禁起來。師傅，求你救救瑛姑，快些把她救出來，那賊苗王口蜜腹劍，我知道，他不安好心，一旦他找到了寶藏，瑛姑就沒命了，那時小寶就沒娘了，那有多可憐，師傅，將來你也一定會喜歡小寶的，小寶眞可愛。」

玉羅刹一聲不响，但她的眼珠子對着鳳嬌，却在不停地轉，怎麼她點起頭來？

玉羅刹點了點頭，才道：「是麼？你說，那婦人替你解穴，却解不開？」

鳳嬌道：「如何不是，瑛姑說：那該死的老兒點穴有獨特的手法，除了他，別人無法解。」

玉羅刹的眼睛突然發亮了，說：「但你忽然能動彈了，鳳嬌，你想想看，從被他點了穴道，到能活動了，前後隔了多少時候？」

鳳嬌道：「讓我想想看：那時太陽剛剛爬上山頭，後來到了郎岱，約莫過了六個時辰，因為我醒來就逃出來，我被師傅救上崖頭，不過醒來才一會工夫。」

玉羅刹道：「不怪他要笑了，我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走吧，這條山路雖然隱秘，但也得小心，我也只不過是得人家指點，那苗王是否也加上了埋伏，尚不得而知。」

玉羅刹帶着她走了，越走越高，那山路也越險，有時分明無路，其實，壓根兒就沒路，該說是分明無落腳之處，但玉羅刹總有法兒攀登，若不是她不時拖一把，托一把，鳳嬌才眞找不到落腳之處。

入山越深，月亮也落下去了，來到一條小溪邊，鳳嬌抬頭一瞧，頭上只有一綫天，不怪那麼黑了。

玉羅刹說道：「就是這裏了，果然天險。」

鳳嬌道：「師傅，這到底是甚麼地方啊。」

玉羅刹道：「咱們現在又回到布依峒了。」

鳳嬌大吃一驚，怎說又回去了，是疑多於驚，但玉羅刹既然如此說，也必有原故。

玉羅刹向四外瞧瞧，說道：「這山後就是布依峒，那人對我說，這崖下有條秘徑，是一個打通了的天然山洞，不過被堵塞了，等天亮了，咱們找找看，一定找得到，現在歇一歇，別出聲！」

玉羅刹突然低喝了一聲，抓住鳳嬌斜身一竄，躍過山溪，溪那面只有亂石堆，玉羅刹帶她躍上一塊大石，夜風把崖上掛下來的葛藤，直拂到她們的臉上來。

玉羅刹在她身邊說：「別出聲，有人來了，啊！還是兩個人！」

鳳嬌一瞧，其實小溪就在腳下，其實也不是溪，不過是山澗，山泉從亂石堆中流下來，那兩面山崖相距寬不過三五丈，風化的岩石滾落下來，令那谷底更狹窄了，見不到一塊草地，只有亂石堆中生長出來的樹木，自然也不是高大的樹木，身在高處，數丈之內，淸楚可見。

鳳嬌循着玉羅刹的目光，看見了，打左面一前一後來了兩人，只見到兩條黑影一起一落，是那來的兩人在亂石堆中竄上竄下。

她瞪大了眼睛，心下一陣劇跳，好像……像是她爹！

老鏢師甘霖護血劍，下苗疆，匹馬單人，本是扮作個生意買賣人，穿的也是長袍，那前面的一人可不是長袍麼。

狹谷中的黑夜，月亮又落下去了，數丈外就看不清楚，但那長袍，鳳嬌可一眼就認得出來，不自覺抓緊玉羅刹，那心兒像要跳出了口腔。

想想看啊，她有多久沒見爹了，她長了這麼大，從沒離開過爹，但却多時不見

了，她和爹又眞是死裏逃生，險死還生。

怎麼不見了！那人影突然隱去，心下着急，可又不敢開口，忽然，右面傳來了話聲，有人說道：「是這裏了，這裏一定是那條秘道入口之處，一次酒後，他曾對我吐露，不料那傢伙醉了也機警，一發覺失言，我再怎麼誘他說，他也再不透露了，但布依峒那面，我却發現了那一頭的秘道。」

鳳嬌抓住玉羅刹的手鬆了，大失所望，怎生忘了她爹的衣衫，已穿在人屠戶身上，不禁啐了一口，她怎麼把人屠戶認作爹了，這賊子！

是人屠戶，不用說，另一個人是鬼影子了，現在，她看到了，人屠戶站在溪那面的一塊石上，鬼影手在他身側的一塊低一些的石頭上。

人屠戶在上下望，望那面的崖壁，和溪這邊側面相向。

鬼影手說了，道：「那一定錯不了，可惜天色太黑了，沒法尋找，不如歇一歇吧，反正天也快亮了。」

人屠戶沒出聲，但在石上坐了下來，鬼影手恨恨地嘆了口氣，說道：「這是打那兒說起，本是到了手的物兒，倒會飛了，你的人也落了空。唉，若是我把劍早取到手中，那就好了，偏你要阻……」

「阻止你，」人屠戶轉面向他了，說：「你是在怨我阻住你？哈哈！」

人屠戶突然打了個哈哈，但倏然住了聲，因爲狹谷傳聲，直似一個霹靂，倒把他自己嚇了一跳，急忙向兩面望。

鬼影手道：「別望了，再大聲些，也沒人聽得到，壓根兒就沒人，誰會到這裏來，你打哈哈，難道我說錯了，你說，該不該怨你？」

人屠戶就像壓根兒聽不到似的，在那裏不斷的打着哈哈。強如鬼影手也被他的笑聲攝服，一時手足無措了。

人屠戶道：「我打哈哈就是笑你不謝我救命之恩，反倒怨起我來，眞可笑。」

鬼影手哼了一聲，顯然他不敢惹人屠戶，忍住了那口怨氣。

人屠戶道：「好吧，我要不坦白告訴你，你死了，可也不會知道是怎麼喪的命，我不要你取那血劍，實是一番好意，鬼影手，你也不想想，若是眞有萬兩黃金的賞格，早就輪不到你了，你怎不想想，別說劍了，連人也早落到我手中，我若要，是不是如探囊取物，還會輪到你麼？」

人屠戶說的可不是實情麼？鬼影手怔了怔！

人屠戶又道：「那血劍你不取到手，也不送去郎岱，也許還能多活兩日，一旦進入郎岱，也就是你喪命之時，鬼影手，你也是老江湖了，怎不想想，那苗王可是等閒之人，論武功，不在你我之下，若不是狡獪的，他也謀奪不到那土司之位了，再說，壓根兒他就拿不出這筆賞金來。」

鬼影手道：「我我……不……」

人屠戶說道：「你不信，是不是？哈哈，却也難怪你不信，這郎岱土司，稱王苗疆數千百年，布依族各族臣服，年年奉獻。」

鬼影手道：「但你怎說連萬兩黃金也拿不出來？」鳳嬌在玉羅刹身側，和這兩人相隔數丈遠，亦可看得出，鬼影手的一雙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

人屠戶道：「好罷，現下我坦誠相告，我兩人處境大是不妙，咱們兩面受敵，以往還不過是爭奪血劍，現下這郎岱土司已人劍兩得，反倒也不放過咱們了……你別打岔，老實告訴你，那土司壓根兒就不是爲了劍，不過是要從血劍上尋出人來，那姓季的亦復如是，把血劍交付鏢局子護，乃是要令天下人皆知，目的也在人，便是那個瑛姑，她乃是前土司之女，也即是土司的繼承之人，亦即是姓季的妻子，我既然洞察這土司的奸計陰謀，又豈要那劍呢。

「要知他非是沒金銀珠寶，只不過收藏那金銀珠寶之處，只有那瑛姑才知曉，你現下明白了麼？」

鬼影手道：「原來是用劍引出來，找到人，也才能找到那寶藏？」

人屠戶道：「你要是聰明的，昨晚你也該明白了，不過現下明白也不遲，我坦白告訴你，我也將計就計，之所以帮他謀設計，也就是要找到這瑛姑，嘿嘿，鬼影手，你萬想不到，懸賞萬兩黃金尋血劍，不瞞你說，這還是我的主意。」

鬼影手啊啊連聲，道：「敢情是你出的主意，不怪恁地清楚了，可把天下人都瞞騙了，那終南三惡和生面佛，死得可眞寃。」

人屠戶得意地一笑，說道：「若不死他幾個，天下又豈能人人皆知，現下你明白了，也不爲晚。」

鬼影手道：「我却又不明白了，那瑛姑已落在你手中了，你爲何不追查寶藏所在，倒費盡辛苦，把她弄到這裏來，現在，完了，你豈不是人財兩落空。」

人屠戶一聲呵呵，說道：「鬼影手，看來你眞還欠一點道行，若是在以前，我擒到了她，怕不也像你所說的，立即追查那寶藏的所在，但得知道這瑛姑便是前土司之女，我就改變了主意。」

鬼影手道：「爲甚麼？」

「爲甚麼？」人屠戶眉頭揚了揚，相隔數丈，也看得出他揚眉兒，原來月亮已昇到中天了，從那一綫之天照射下來。

那人屠戶道：「因爲我認識這瑛姑近十年了，說來慚愧，她在我地頭上住了十年，我竟不知她就是郎岱土司之女，甘心過那麼窮苦的生活，甚至比最窮苦的人家還要窮苦，你想，若然不知道那瞎婆子武功蓋世，也還罷了，她二人都有一身非凡的武功，要回苗疆，把這篡奪土司之位的堂兄趕走，雖不容易，却也非不可能。」

人屠戶歇了半晌，續道：「她爲何甘心情願過那窮苦生活？可見她已淡泊了名利，這樣的人，也就是富貴不能淫的人，鬼影手，凡是富貴不能淫的人，也必然威武不能屈，甚至連生死也置之度外了，你想迫她道出寶藏所在，簡直是作夢。而且……而且……那麼一來，嘿嘿，就算是陰謀吧，寶藏未曾尋到，陰謀倒敗露了，鬼影手，難道你仍不明白了。」

鬼影手說道：「現下我才明白了，以往我那知道有這許多原委，敢情……這麼說，你是故意讓那個苗王把瑛姑接回去的了。」

人屠戶讚道：「好好，我二人連起手來，何愁大事不成，我就知你這鬼實是聰明得很，要不然人家也不叫你作鬼了，與其我去迫那瑛姑道出寶藏所在，不如由那苗王去作惡人。」

鬼影手道：「妙極，妙極了，這就叫做以逸待勞，咱們暗地裏檢便宜，當眞妙極了。」

人屠戶一聲呵呵，好不得意，道：「還有哩，你想想，那苗王得到了瑛姑，一心一意要尋出寶藏來，自然也就不再防我了，那瑛姑落在他手上了，那一夥爭奪血劍的人，自也就一心一意的對付那苗王，本來咱們兩面受敵的，這一來，哈哈……」

鬼影手搓着鬼手，猛點頭，道：「好計，好計，不怪你不讓我把血劍取到手了，那夥人隨後就到，也一心一意要救那妞兒，那時候啊，他們自是兩敗俱傷，拚個你死我活，這豈僅是一石二鳥，佩服，佩服。」

人屠戶道：「所以我把你引到這裏來，不僅是這裏有一條通往布依峒的秘徑，而且這一綫天最是隱密，更妙的是，苗人不奉苗王之令，誰也不敢到這裏來，強過別處時刻都得小心提防，咱們睡大覺也不用担心。」

說着，人屠戶不但坐了下來，而且靠在石上，大大伸了個懶腰，道：「說眞的，辛苦了這麼久，我眞有些倦了，眞得歇息一兩日，咱們得養足精神。」

鬼影手道：「我又何嘗不倦，這些日來，眞是目不交睫。」說着，也大大打了個呵欠。

鳳嬌在玉羅刹耳邊，叫了聲「師傅」，道：「可不是眞妙麼，這兩個賊子倒來送死……」

玉羅刹掩住了她的嘴，搖了搖頭。只聽人屠戶又在說了，道：「你看出那苗王的用意來了麼，眞虧他想得到，你等着瞧吧，他要演出一齣讓位的把戲，哈哈。」

鬼影手坐起身，說：「爲甚麼？」

人屠戶道：「既是把戲，就不當眞，那時，他豈不就成爲繼承之人了，按他們苗族的傳統規矩，瑛姑就得把寶藏之所告訴他，那時……」

鬼影手道：「那時她就沒命了，好主意，的確是好主意。」

人屠戶笑了半聲，說道：「我猜，這苗王必然也要把這些年搜括的金銀珠寶，獻給瑛姑，好令她絲毫不疑，不用說，那奉獻的珠寶金銀，也要送去收藏了，也就是說，那瑛姑若然對他還有些疑心，便也再不疑了，不但會告訴他寶藏所在，而且還會帶他前去。哈哈，鬼影手，別說我們不一定能迫她說出藏寶所在來，而且，哈哈……」

人屠戶越說越得意，又打起哈哈來。

鬼影手連聲說：「而且，若然先下手，就不能得到他這些年來搜括的財寶了，眞好主意，虧你想得這般周到。」

人屠戶忽然嘆了口氣，說道：「只不過有一點，我得對你明言，我兩人可不得生異心，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和湘江一判焦不離孟，有道是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林，你可知道湘江一判已遭了毒手，這就是分則力弱，我是誠心誠意和你連手，再說，你可比湘江一判強多了，我眞心誠意，對你並無二心。」

鬼影手道：「我明白。我也說句眞心話，先前我還眞是時刻在提防你，現下你少了我可不行，老實說，兩面受敵的是你，不是我，大不了我白辛苦一趟，誰也不會難爲我，你可不同了，任誰一方面都不會放過你，但是我萬里迢迢而來，所爲何來。」

人屠戶道：「咱們是開誠相見了，你明白就好，雖說我現下少了你不行，但你這條命可是我救的，將來你到手的，又何止萬兩黃金，話已說明白了，天可快要亮了，睡吧，在這裏，咱們放下心來睡大覺也不怕了。」

兩人躺下去了，再沒聲息，不大工夫，便已傳來了兩人的鼾聲。

鳳嬌道：「師傅，這兩人的死期到啦，要不要……」

「噤聲！」玉羅刹低喝一聲。

果然，那石後有了動靜，先是鬼影手悄悄坐了起來，敢情他是裝睡，分明他對人屠戶仍然心存猜疑。但顯然人屠戶倒眞睡着了，那鼾聲不絕於耳。

鬼影手又躺下去了，再無聲息了，不，是鼾聲更響了。

玉羅刹這才把鳳嬌帶到山澗那一頭，說道：「睡吧，這崖上隱秘，我們也睡一大覺。」

鳳嬌道：「但……這兩個賊子……」

玉羅刹道：「他要我們和苗王鬥個兩敗俱傷，我們爲何不來個漁翁得利，何況我正愁找不出那秘道的出入口來，別說了，這兩個賊子狡猾得很，必仍互相猜疑，小心他們不是眞的睡着了。」

鳳嬌這才不言語了，玉羅刹閉上了眼睛，她也打了個呵欠，在師傅身邊，她自然也放心睡個大覺，再也不怕了。

一覺醒來，咦！師傅呢？

她身邊已不見了玉羅刹，陽光也强烈得令她睜不開眼來，原來她是睡在一株虬松之下，盤曲的樹根，成了個天然的睡床，上面松枝雖密，却遮擋不了初昇的陽光斜照。

她坐起身來一瞧，只見羣山盡在脚下，原來身在那狹谷的另一頭的谷口崖上，不僅羣山在脚下，頭上的山崖，也雲環霧繞。

師傅去了那處啊！必是入谷去了，鳳嬌落到那狹谷底，小心翼翼，忽然聽到一陣轟隆轟隆的聲響，是石頭從崖上滾落下來的聲響，驀然聽來，直似地烈山崩，好不不驚人。不過相隔至少在十數丈外，是以倒也不怕。

她怕什麼，師傅玉羅刹豈會丟下她獨自走了的，她急忙溜進狹谷。

只聽前面發出一聲歡呼，有人叫道：「在這裏了，可被我找到了。」

是鬼影手的聲音，只聽人屠戶的聲音道：「不錯，這就是那秘道的出口了。」

鬼影手的話聲透着得意，道：「不怪一早上也尋找不到，我們一直在崖脚下找，敢情這出口在崖上。」

鳳嬌已揉昇到對面崖上，只見人屠戶與鬼影手在對崖，露出半截身子，石塊紛紛自兩面滾落下來，一塊高有數丈的裂石

，兩人在那石縫中。

只見人屠戶直起身子來，說道：「行了，別把這出口弄大了，否則易被人發現。我們還得把藤蔓拉下來掩蓋着。」

鬼影手道：「我們不過去麼?」

人屠戶道：「你沒瞧這是甚麼時候，別急，我自有主意。」

人屠戶必是又用石塊堵塞住了洞口，鬼影手則把藤蔓拉下來，那糾結的藤蔓拉長了，連那大石也掩蓋了。

那人屠戶翻落下去，回頭端詳又端詳，道：「好了，即使有人前來也發現不出來，走吧。」

人屠戶道：「你忘啦，隨後有多少人來，再說，那和尚也早在左近，別以為那瞎婆子不能來，有人隨行，她就有了眼睛，我們得帮那苗王，可不能讓他們把瑛姑救走了，要不然，我們仍是徒勞無功，兩手空空。」

鬼影手道：「好，我最恨的是玉羅剎，那婆娘最是可惡。人屠戶，我們有言在先，遇上那婆娘，你可別插手，一劍殺了她，那是便宜了她，我非生擒不可。」

人屠戶怪聲一笑，說道：「好好，我答應你，一定不和你爭奪，說眞的，那婆娘徐娘半老了，却嫩得像個黃花閨女一樣。我明白，你恨她是假，愛才是眞。」

鳳嬌恨得切齒咬牙，狠狠啐了一口，師傅呢?明知這兩個賊子在這裏，一定不會走遠。

但玉羅剎踪跡不見，却見鬼影手色迷迷，說道：「既然你明白，那我也不瞞你，這婆娘壞起上來，可也眞像個羅剎，偏又美得其顏如玉，眞是教人又恨又愛，有朝一日捉到了她，嘿嘿，哈哈……噯!你你……你為何打我?」

鬼影手摸了一下額角，却摸了一手血，從額角到臉頰，現出一條血痕，眨眼間，滲出來的血就流了下去，那血痕也直伸到頦子上了。

噹啷一聲響，寒光一閃，鬼影手拉出劍來，人屠戶却早滑步一旋身，隨已拔起身來，落在石上，只不過正眼也不瞧鬼影手，兩掌在胸前一錯，封着門戶。

那鬼影手似乎也醒悟了，一劍撥雲見天，噹的一聲響，一塊酒杯大的石子，被他砸落在崖壁上，發出一連串聲響。

「好猴兒崽子!」鬼影手左手一揚，只見崖壁的松枝一晃，一隻吱吱叫的猴兒，向更高處竄去了。

人屠戶道：「可惜，你的袖箭又少了一支，要是我，就留待緊急的時候用，你那一筒袖箭能有多少支?這苗疆可又打造不出來，你這袖箭竟能打出五六丈去，比常見的威力大了一倍，我還不知你帶着這玩意兒。」

敢情不是玉羅剎暗懲鬼影手，鳳嬌雖然失望，但總算出了一口氣。

鬼影手用袖管擦抹那流到頦子上的血，忽見人屠戶霍地騰身，從右到左，迅速把崖上搜了一遍，鬼影手愕然，把還鞘的劍又拔了出來，但崖上分明仍只有人屠戶，在向上面望，但上面可不能藏得了人。

鬼影手倒不愧號稱高手，立即發覺了，向人屠戶道：「你可是……發現甚麼了?」

人屠戶落下來了，走近鬼影手的身邊，向他臉上的血痕望了望，說道：「你這傷痕由上到下，眞怪，若是那猴兒擲的石子，能有多大的勁道，豈能傷得了你，而且這傷痕如綫，倒像是刀劍劃出來的。」

人屠戶說着，俯身在先前鬼影手立身之處尋找，隨見他兩指夾着甚麼，相隔數丈，對面崖上的鳳嬌便看不清，可見那物兒細小得很。

人屠戶道：「傷你的原來是這個，你瞧，上面還帶血。」

「松子!」鬼影手睜大了眼睛!

人屠戶道：「還是一顆最小的乾縮了的松子，傷你的就是這個。哈哈，鬼影手，不料你才是比大閨女還要嬌嫩，走吧，我們得去先找些吃的，把肚子塞飽了再說吧。」

鬼影手搔着頭，隨着人屠戶走了，鳳嬌目送兩人去得遠了，却兀自向對面崖上望，她可不信小松子會有這麼大的勁道，怎麼人屠戶倒絲毫不疑，啊喲!刷的一聲，有人來了。

崖下亂石堆中，竄出一條人影，直投到她脚下來，快得像一陣風，但再快她也看得出來，來的不是玉羅剎，而是一個大男人。

原來鳳嬌是躲在崖縫裏，崖縫約有三四尺寬，裏面生長着一簇簇灌木，把崖縫塞滿了，鳳嬌便是躲在灌木叢中，她人小自是不易被人發現，但她却發現了來人。

人屠戶!敢情是這個狡獪的賊，顯然他先前非是不疑，不過是教人以為他不疑，却暗裏狡獪地溜回來，若不是鳳嬌兀自在迷惑，幾乎被他發現了。

只聽脚下一陣簌簌聲響，甚至鳳嬌不用瞧，已感覺得到人屠戶就在脚底。

師傅呢?玉羅剎在那裏啊!人屠戶只要一長身，就會發現她，甚至會碰到她的脚，她連大氣也不敢出，幸是那人屠戶也沒長身。

鳳嬌心定了些，當眞是甚麼人打傷了鬼影手?好奇之心又壓制了恐懼之心，她伸頭瞧了又瞧，只見人屠戶在脚下也在伸頭瞧，但對面崖上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就在這瞬間，只聽左面傳來一聲驚呼，是鬼影手啊啊兩聲!下面亂石堆中，那山澗邊上，鬼影手也驚惶地現身出來，在張惶四顧，他一轉頭，只見他右面臉上，又多了一條血痕，顯然那傷口更大，因為血流得更多，他那劍又出了鞘，連那流出來的血，也顧不得擦，倏地左旋身，倏地右轉。

鬼影手在罵了：「呔!是誰暗算老子，有種的，就滾出來，啊啊……」

他叫聲未落，噹啷一聲響，手中劍已落入亂石堆裏，他正捧着右手往傍邊一躍跳開。

血!從他指縫裏流下來，把脚下的石頭也染紅了。

但就是沒人現身出來，先前還可說是崖上的猴兒擲下松子傷了他，現下他身在澗邊，傷的可又是手腕，鬼影手再也不敢罵了，竄過去拾起劍來，如飛逃了出去。

人屠戶在她脚下自言自語了，說：「怪事，這是甚麼人?怎又不現身出來?」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之二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堯（距今約四千三百年）

堯，號陶唐氏，故一稱唐堯；為我國古史傳說中之賢君，亦係我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理想帝王。堯係黃帝玄孫，曾建都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南），有德政、致民間興康衢、擊壤之歌。相傳在位九十八年，以其子丹朱不肖，乃求賢者以自代，諸侯薦舜，堯乃試以政事，後令舜攝行天子職。堯為政以仁慈寬大著稱，孔子曾推崇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陳捷先敬撰　江正誠拜書





全新世界
美夢成眞

怎樣使妳更美？
專家畫家替妳扮靚
十萬圓滿漢全筵
獨家介紹圖片製法

請留意出版日期：

新女性自療自衛
即看即用生動有趣
健康生活幸福家庭
全部由妳自己掌握
新夢劇場名家創作
氣派雄渾精挑細選
美容時裝服務專欄
嶄新觀點夠威夠醒

彩頁逾百
只售港幣弍圓